吾土吾情

【韋基舜◆著】

第二版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3 1761 08869844 4
444

成報出版社

作者簡介

- 韋基舜，廣東三水人，1933年生於香港的一個大家庭，年幼恰逢戰亂，從幼稚園至中學，十多年間先後入讀多間學校，計為西南中學幼稚園、真光小學、嶺南小學、培正小學、澳門嶺分、仿林中學、華仁書院及新法書院。其後負笈美國，完成大學學業後於1956年返港，投身社會工作，推動香港體育運動，有「體育字典」之稱，出錢出力，不勝枚舉。
- 1958年出任香港乒乓球總會主席，同年膺東華體育會主席，東華三院總理，1959年任保良局總理。
- 1958年開始參與電台播音、電視台新聞報導、體育評述；並任香港電台《城市論壇》主持長達十年，創該節目最長時間主持紀錄。
- 韋氏生於斯長於斯，熱心參與各種社會活動，深入社會各階層，相識滿天下，對香港事物有深切認識，經常在各報刊發表文章，故亦有「百曉生」美譽。
- 結集付梓著作有《國術的訓練與運用》、《信口集》、《邁向九七》及《吾土吾情》。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S 1A5

吾土吾情

【韋基舜◆著】

成報出版社

吾土吾情

作　　者：韋基舜
執行編輯：何錚
封面設計：成報美術部
開　　本：140mm X 210mm
出　　版：**成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101 號成報大廈 4 樓
電　　話：2570 2201　圖文傳真：2512 6611
網　　址：www.singpao.com
承　　印：**海洋電子分色製版有限公司**
2005 年 4 月 初版
2005 年 9 月 再版
©Sing Pao Publishing Limited 2005
ISBN 988-98268-0-1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魂牽夢繫話香江

同文薛興國兄在一年多以前代報館向我約稿，講明主要是寫香港舊人舊事。

我一向沒有寫日記的習慣，但對於這一片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從童年、少年、中年到老年，實在有太多的回憶。耳聞目睹着香江這一甲子以來的滄海桑田變幻，只憑記憶，只憑這份根深蒂固的鄉土情感，也可以話說從頭，所以，所然應允了這一份稿約。

不知不覺寫吾土吾情專欄至今已有四百多個日子；本來，以為專欄文字只有一日壽命，寫了便算，哪裏知道，與我同輩的朋友或來電，或來信，多所回應，而年輕的朋友竟也對香江舊聞無限嚮往，願聞其詳，尤其是已移居海外的讀者朋友，離鄉別井後對香江的懷念與日俱增，讀了我的專欄可說慰情聊勝於無，所以迴響更大；不少長期讀者與我的友人們都對我表示希望能結集成書做為一個紀念。

我一向寫政治評論或做體壇評述，想不到這類軟性文章也受到這樣多鼓勵，這實在始料不及。

這本書的出版，除了紀念我與讀者因這個專欄而結緣，也算是紀念我自己對這片土地魂牽夢繫，剪不斷理還亂的感情吧。

在此，並多謝畫家黃黑蠻先生特別為此書繪畫封面及蔣芸女士、李君夏先生、孔憲康先生、莫光先生、周奕先生、鍾文略先生、仇永平先生、江啟明先生、陳青楓先生、香港佛教聯合會、星島日報、成報出版社提供寶貴意見；及借出珍貴圖片，襄助本書得以成冊出版。

韋基舜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於香江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6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31761088698444

目錄

魂牽夢繫話香江

百載香江 —— 1

水坑口 —— 2

洗太平地 —— 3

轟動一時箱屍案 —— 4

海員大罷工 —— 5

酒樓堂口西慶堂 —— 6

太白海鮮舫「生死戀」 —— 7

全餐菜色十一道 —— 8

餐廳設簾睇二奶 —— 9

得雲茶樓官司 —— 10

順記雪糕堪回味 —— 12

茶室與餐廳 —— 13

經紀聚腳鱷魚潭 —— 14

昔日公堂趣事 —— 15

鬼哭神嚎 —— 16

「鬼仔」報恩救女主 —— 17

麥理浩夢繫秀茂坪 —— 18

軍政府管制香港 —— 19

大佛口神女露底 —— 20

華人行前老鼠貨 —— 21

國軍荷槍逛中環 —— 22

寫意遊船河 —— 23

香港華德奇案 —— 24

球迷火併英海軍 —— 25

肥仔祺際遇神奇 —— 26

匯豐大班兩愛將 —— 27

講波佬義助阿香 —— 28

球人茶座太平館 —— 29

鞋櫳暗藏「大棉胎」 —— 30

妙哉南海十三郎 —— 31

跑馬地紙盒藏屍 —— 32

球國元勛莫哥仔 33
半山橫街夜香陣 34
避風塘夜夜笙歌 35
《中國殺人王》 36
北角麗池夜總會 38
天宮崛起撼麗池 39
傳奇人物李裁法 40
渡海泳行將百載 41
「太平山飛魚」 43
文物廟排解紛爭 44
啟蒙上香拜二帝 45
釋道儒濟濟一堂 46
傳媒杯葛選港姐 47
狄波拉曾膺港姐 48
全城瘋狂「Z 彈」 49
曾記否《春情熱舞》 50
花團錦簇出水芙蓉 51
智能身份證 52
大天二勒收行水 53
武俠世界跨金禧 54
三毫子小說鼻祖 55
物盡其用管理學 57
「西水大」拳賽賑災 58
賑災義演 60
白鶴派掌門人 62
兩虎鬥和氣收場 63
新加坡武林大會 64
馬場大石鼓鬼相 65
最是懷念大馬票 66
無心插柳中馬票 67
毓秀街荔盧舊侶 68
新馬虔誠拜呂祖 69

新馬與美國無緣 70
蟹中極品數黃油 72
黃油盈溢滿蟹爪 74
馮漢柱挽鞋之疑 75
江德仁與蘭桂坊 76
拖老華一季入 37 球 77
聞鼙鼓思良將 78
美心餐廳有舞跳 80
響螺盞幾成絕唱 81
響螺盞講究刀章 83
一流蟹黃不帶肉 84
三頭馬車辦報刊 85
太平山下有虎蹤 87
城門水塘尋虎蹤 88
富裕人家燒坡柴 89
蒙民偉 25 歲創業 90
蒙民偉泱泱助學 91
兩「響」開啟新路向 92
《晶報》車房印《天天》 93
耀目流星話《星報》 94
籃聯會主席之爭 95
冧騎樓除舊立新 96
陳德泰與彭國珍 97
利用點唱賣廣告 98
《鏗鏘集》臨時易稿 99
先施開啟工展會 100
日治時期工展停辦 102
鱷魚小姐度領圍 104
工展高潮選工姐 106
南固台怪異何來？ 107
Comprador 與金必多湯 109
太古買辦莫幹生 110

陸恭蕙外祖父莫慶榮 111
財主佬生閹濶少 112
謙謙君子陸孝佩 113
酩酊兵丁停梃聽 114
宣傳新鈔惹官司 115
拾我牙慧講「樣本」 116
華南影帝吳楚帆 118
67 騷動遍地菠蘿 120
騷動烽煙誕歌后 122
夜夜笙歌無懼騷動 124
老外特務扮左派 125
豪宅只售三萬八 127
老牌政團華革會 128
漆咸營見證歷史 129
長髯飄逸馬文輝 130
文韜武略長衫客 131
黑膠綢英武凜凜 133
港英政治部之謎 135
贏沙蟹買老虎獘 136
狗王「果種」擺酒退役 137
三院總理「沙蟹」局 139
印尼陳牌九傳奇 141
李藥商棄甲曳兵 142
重犯蠱惑保餘生 143
早年學子大襟衫 144
萊頓書院火紅校褸 146
春雨綿綿悼老金 147
金堯如仗義挺勞務 148
水喉大王李耀祥 149
蕭明伉儷揚威體壇 150
「記體會」與「體記會」 152
《馬與波》生不逢時 153

早年三家健身院 154
香港先生尤德新 156
港姐李蘭艷壓群芳 157
但茱迪為港爭光 158
太極源於河南陳家溝 159
修頓平民夜總會 160
棋檔逢人讓雙馬 161
銅鑼灣桃花依舊 162
跳舞學校一蚊通場 163
太平山下美人魚 164
維園球場憶忌廉 165
維園英女王銅像 166
維園風水剋猛虎 167
杜記小姐唔揍鬼 168
良師益友余鴻翔 169
姻緣石有喜有悲 170
《生死戀》谷旺海鮮舫 171
艇簾相隔度良宵 172
國家教練梁卓輝 173
睇西片聽譯耳風 174
歎茶須講究水質 175
打雀刺激過打狗 176
「樓下閂水喉」 177
羅宋大餐湯任飲 178
僑生逃亡梧桐山 179
十號風球有喜愁 180
妙哉三義君廟 181
灣仔警署有特色 182
師姑街見證革命 183
炮台里平台之謎 184
酹酒馬場悼英魂 185
馬會打齋度亡魂 186

放眼馬場風雲湧 187
兒時同窗鄭棣池 189
帶梅道登打網球 190
黎根仔「阿婆賴屎」 191
造輸不造贏 192
借我過橋 193
探貼士百怪千奇 194
一人一隻腳 195
三院總理滿漢全席 196
宴請皇夫躬逢勝餞 197
載麟趾拂袖離場 198
舞院風情夢依稀 199
金陵、中華、百樂門 200
金陵舞廳賣枱 201
大廳風光曇花一現 202
差人查牌有下文 203
金鳳池茶舞最旺 204
都城・雲華・麗宮 205
香港之鶯徐小鳳 206
出街鐘買到凌晨四點 207
冠軍騎師郭子猷 208
人才輩出浪淘沙 209
富豪「到會」用膠筷 210
向晚凌霜傲寒月 211
渣甸東倉每呎 22 元 213
大丸帶旺銅鑼灣 214
灣畔露天夜總會 215
報業公會慶金禧 216
油價上升報紙加價 217
華革會首倡政改 218
港英敵視華革會 219
柯撚炒粉的來由 220

勵進泳團猛將如雲 222
「華人與狗」的年代 224
景賢里古意盎然 225
沙龍十傑第一人 226
醫生「打龍」知名度高 227
任培與《飛瀑慾潮》 228
德國「祿來」闖港 229
昂首出入香港會 231
夏鼎基宴請午餐 232
70 年代肉彈涉賣淫 233
黃賭毒氾濫蓮花宮 234
銀行擠提英鎊救急 235
廣託資產多過債項 236
文章題目犯誹謗罪 237
報壇怪傑人間蒸發 238
健美小姐滄海遺珠 239
水手館憑弔人力車 240
策馬蹂躂太子道 241
博士銜頭用錢買 242
「買辦」與「出番」 243
租屋須付頂手費 244
昌利建築創世界紀錄 245
打賞昌利 120 萬 246
上環街頭老鼠貨 247
作家打躉美利權 248
華人行電梯傳奇 249
胡錦釗陀槍上波樓 250
古惑仔熄燈搶錢 251
韋利來港任職車行推銷 252
草紙與玉扣紙 253
古言「更衣」乃如廁 254
粵式唐裝不捲白袖 255

上海旗袍獨領風騷 256
收藏皮裘有學問 257
葉錫恩為民請命 258
洋警司因禍得福 259
熱血青年落髮為僧 260
怡香為我安裝冷氣 261
怡香集團聲名大噪 262
九叔拒我入股怡香 263
發冷切勿食大蕉 264
司晨雞啼也有罪？ 265
幸運號碼講意頭 266
1號車牌香港尊嚴 267
鄭裕彤「四條八」車隊 268
殖民地的香港警察 269
嚤囉差時日有異 270
燈火着，鬼搵腳 272
戰前舖頭舖底深 273
壽終「正」寢是為福 274
錫紙鳶有英雄感 275
放紙鳶鍾情大馬拉 276
天台「讀書會」 277
米糧缺乏蘿蔔果腹 278
李世華執韁策騎 279
舊樓衍生的行業 280

百載香江

百年滄桑，香港從一個海隅小漁港發展為亞洲金融中心。大都會的成長，經歷過無數的喜悅和辛酸；飽受過戰火與天災衝擊。

如今，成長了，回歸了。回首前塵，是榮是辱？孰歡孰哀？留待史家評議。

最近，中央圖書館展覽廳舉辦一個名為「吾土吾情」的專題展覽，讓市民從文化角度，更深刻認識自己生活的地方，喚起民眾對香港的熱愛。這專題展覽展出我國文壇巨匠、政治家對香港觀感、經歷的文章，他們包括有：聞一多、魯迅、巴金、茅盾、徐志摩、蔡元培、胡適、田漢、郭沫若、張愛玲、戴望舒及白先勇等人。

但令人覺得有點美中不足，這些「天皇星」們，只是「香江過客」。限於主、客觀條件環境，他們對香港的描述，只屬浮光掠影，令人有「瞎子摸象」之感。

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仔」，不是文學家，沒有生花妙筆，難化腐朽為神奇。然而，生活在這一方熱土已有大半個世紀，對那半山區街道的煤氣燈，兵頭花園的一草一木；九龍城寨一磚一瓦，也有深厚感情。

時代進步了，從「巡城馬」進步至現在的「Email」，從「大頭綠衣」到如今的「藍帽子」，從「經濟食堂」至現今的「富貴飯堂」，從賭「字花」轉而買「六合彩」，整個香港也在不斷地轉變進步中。踏着前人足印，追上時代步伐。

古訓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今步入「從心所欲」之年，有點憾意的是沒有寫日記習慣，每事只憑記憶，悠悠歲月，難免有所失誤、遺漏。

但願倚仗一管禿筆，書錄我生長時代的鱗爪，若有失誤、遺漏，祈望長者、同年代的老香港讀者諸君不吝賜教，讓那封塵的、淡忘的歲月，百載香江重現眼前。

水坑口

對於一個行年七十的「翁」來說，言述百載香江，有目睹、有耳聞。然而，無論是史家書載，或為小道消息，仍須有所分析，辨識真偽。

鴉片戰爭，清廷割讓香港。英國口口聲聲宣稱：米字旗豎立扯旗山之前，香港是一荒蕪小漁港。言下之意，沒有英人佔據，便無香港今天。

查實非然，早於清廷割讓前，尖沙咀曾發生英國水兵在酒吧殺人事件，足證香港在「聞埠」前，已具城市規模，豈只是漁民避風港。

悠悠歲月，僕僕紅塵。當年英兵上岸，於上、中環交界之水涌汲水，此處人稱水坑口；今雖水涌無存，但水坑口之名百年不墮。

水坑口與敝鄉親「廟祝鄧」見證中、上環發展，息息相關。

話說香港仍為清廷管治年代，廟祝鄧之先人以賣武為生，從三水南下，沿途賣武抵達香港。廣東佬賣武與外江佬不同。外江佬賣武，表演完拳腳功夫後，便捧着銅鑼討賞錢。

廣東佬賣武以賣藥為主，舞槍弄棒後便賣大力丸、跌打藥。若當年香港只為小漁村，人煙不稠，廟祝鄧之先人在水坑口賣武，僅三數日便應再無觀眾。但賣武鄧卻得以在此盤桓持久，圍觀者眾，生意滔滔，足見當年水坑口已人煙稠密旺盛。

話說回來，一日，賣武鄧在水坑口賣武，見水涌有一觀音像逐水漂流，登時福至心靈，連忙將觀音像撈起，於水坑口建一廟供奉，是為觀音廟，且棄武從文，自任廟祝打理祭祀各事。

皇天不負善心人，觀音廟香火鼎盛，廟祝之職鄧氏歷代承襲。水坑口歷史逾百載，水流觀音於「開埠」前已出現。觀音廟帶旺水坑口，上世紀五十年代，中華巴士仍有「水坑口路線」行走。及至十多年前，廟宇產業拍賣興建大廈，觀音仍供奉在大廈內至今，香火不衰。

洗太平地

非典型肺炎肆虐香江，打擊本地經濟民生，危害市民生命，影響之大，較之亞洲金融風暴時，洋大鱷狙擊港股、港元的威脅猶甚。今全港上下，團結一致，奮戰炎魔，成功地控制疫情。較早時，世界衛生組織宣布撤銷本港旅遊警告，只須全體市民繼續努力抗炎、防炎，本港撤除疫區之名為期不遠。

為徹底抗炎、防炎，不容這世紀疫症在香港再現，董特首任命政務司司長曾蔭權，領導全港清潔策劃小組，指揮全港清潔工作。本來，政務司職責為管理全體公務員，督行政府政策，職位僅次行政長官，為一人之下，七百萬市民之上。所以，行政長官外訪、上京述職或休假，便由政務司長暫代特首職位。如今，由政務司領導全城清潔策劃小組，雖有人指為大材小用，但亦顯見特區政府對清潔香港的重視。

政務司擬訂全城清潔政策，其中一項為每年洗「太平地」一次。本港洗「太平地」歷史由來已久，與鼠疫（又名黑死病）有關。中世紀時，黑死病肆虐歐洲，逾半數歐洲人口死於此疫，群醫找不着病源，束手無策，只能採隔離政策。十九世紀末，本港亦曾發生黑死病，一位在港行醫日本醫生，是全世界第一位研究到此疫菌寄生於老鼠身上，由鼠虱傳染。港府防止鼠疫擴散，實行家家戶戶每年大掃除洗「太平地」一次。當年普羅市民睡木板牀居多，政府製備大批長形鐵缸，注滿臭水、殺菌藥水，將牀板放入缸中浸藥水殺死虱及各種跳虱。

洗「太平地」由「衛生幫」監督帶隊，住家洗「太平地」倒無大礙，但商店廠房洗「太平地」須暫停營業，若洗上一天半日，生意受損。「衛生幫」監督洗「太平地」時，首先將外衣掛在現場，再到處監督清洗，折返穿回外衣，摸摸口袋，若為「有料到」，便立刻收隊，不再妨礙店家做生意，否則諸多挑剔。不怕官只怕管，商店、食肆、工廠愈開愈多，「衛生幫」人數有限？！

哄動一時箱屍案

蕪文首刊之日，見「神州百態」刊出內地兇殺傳奇，使我想起上世紀六十年代，哄動本港一時的「箱屍案」。

上世紀六十年代，本港民風純樸，若殺人，無論誤殺或謀殺，均引起社會哄動震盪。不似如今之戾氣充斥，打開報章，入目盡是血淋淋打打殺殺，或偷呃拐騙新聞。

家兄喜練健身，創立世界健身院，設於銅鑼灣怡和街，交由舊同學吳應銳管理。一日，我在中環著名食府，戲稱「韋家食堂」的大同酒家午膳。突然接獲吳應銳電話，說道學員何子炎將一個大鐵箱搬上健身院，大鐵箱發出惡臭。

我聞訊，着他稍安無躁，勿移動各物，自己立刻飛車前來處理。抵埗，果見大鐵箱放在屋內，淌出黑水奇臭，何子炎卻已離去，遂立刻報警。其後，警方發現大鐵箱內藏有被肢解男性屍體。

人命關天，警方追尋何子炎。何子炎被捕後供認殺了老闆鮑 Sir；並供稱鮑 Sir 曾調戲其任職酒吧的妻子。鮑 Sir 年已六十，何子炎僅廿餘歲，身高六呎，力大如牛，有一次醉酒，手舞足蹈，四名大漢合力也難制服。

這案件關鍵在於「謀殺」？或是「誤殺」？

據云，何子炎因鮑 Sir 調戲妻子事發生爭執，將鮑 Sir 箍死後，肢解斬件，用蠟紙包住藏於大鐵箱內，置於家中，箱屍發出惡臭，惹來鄰居投訴。何子炎遂用木頭車，將箱屍由菲林明道、軒尼詩道推往怡和街。當時灣仔正進行填海，今港灣道一帶窪地眾多，何子炎若將箱屍棄於窪地或海中，便成無頭公案，但冥冥之中，竟然一腳高一腳低，長途跋涉將箱屍搬到健身院。

「謀殺」與「誤殺」關鍵在於何子炎事前未備有兇刀，而是在箍死鮑 Sir 後才買刀肢解，因而官判誤殺。何子炎入獄後，在獄中自縊身亡。何子炎一表人才，可惜未受過教育，若有人循循善誘，相信早會在演藝界出人頭地。

海員大罷工

時下年輕一代談論本港工運，多以上世紀二十年代的海員大罷工為始，海員大罷工源於海員爭取酬勞及工會的地位。

海員大罷工平息後兩年，1925 年爆發省港大罷工。當年上海發生「五卅慘案」，事緣上海一家日資棉紗廠開除工人；工人代表顧正紅與日商進行交涉時，被日商開槍射殺，觸發上海學生及各界市民聲援工人，在租界散發傳單、演說、遊行示威。租界當局向示威群眾開槍，打死四名學生，及傷二十餘人，釀成「五卅慘案」。剛成立之上海總工會立刻號召全市總罷工，聯同學生、商人進行罷課、罷市。

「五卅慘案」消息傳到廣州，廣州各界舉行示威遊行，香港亦以海員、電車、印務工人為首發動罷工，聲援上海。

6 月 23 日，香港罷工工人與廣州各界群眾十萬人在廣州示威遊行，當年正任教黃埔軍校之周恩來，亦率領師生、校軍二千人參加。遊行隊伍行經沙面租界對岸沙基，遭租界英法軍警開槍射擊，當場射殺五十餘人，重傷一百七十餘人，輕傷無數，造成「沙基慘案」。

慘案發生後，全國敵愾同仇，各地支援省港大罷工，封鎖香港、斷絕交通，港人紛紛返回內地，全港人口剩二十萬人，香港變「臭港」。為悼念「沙基慘案」，廣州有一條馬路取名「六二三路」。

但本港有一次罷工，年輕一輩「史家」鮮有提及，此為 1949 年電車罷工。當時電車罷工，巴士響應，兩大公共交通停頓，電車軌也長滿雜草。當年我住跑馬地，家母花一百五十元買輛單車給我代步，踩上羅便臣道華仁中學上課。鄰座同學住筲箕灣，每日均步行往返筲箕灣與羅便臣道兩次，每次單程達十英里，幸好他是足球健將，若是文弱書生，可不知如何應付。當日坊間流行的一句戲文：「英雄被困筲箕灣，不知何日到中環！」便由此而來。

酒樓堂口西慶堂

民以食為天，華夏飲食文化淵博浩瀚，古往今來，飲食經譜，萬櫃藏溢。有謂「食在廣州」，香江海隅，脈承南粵膳風，出處不如聚處，香江老饕焉不大快朵頤。

近坊間見有鄭寶鴻編撰，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出版之《香江知味：香港的早期飲食場所》一書，闡述本港早年食肆風貌，諸如茶樓、酒樓、包辦筵席店、平民茶居、外江菜館、小館、大牌檔、粥麵店及西餐廳等。食品亦分門別類，洋洋大觀，倒做了不少考據工作。此書中英文對照，資料豐富，圖文並茂，誠屬難得。

閱畢，心有所動，狗尾續貂，將上世紀二十年代，塘西曾發生酒樓工潮一事公諸於世。

本港禁娼前，酒樓集中於西環。酒樓業有「堂口」組織，此非黑社會「堂口」，而是商會組織，只為古今名稱不同而已。酒樓業「堂口」名西慶堂。

西慶堂成員包括：廣州、澄天、陶園、太原、聯陞、洞天、洞庭、香海、太湖、共和、亦陶陶、香江及金陵等十三間酒樓。

1922 年，酒樓西家（伙記）要求加薪加佣，經由香港酒樓總工會與西慶堂進行談判。人工方面，西家曾提出月薪最少者以二元為本位。初時，東家認為每日二元，本不為多，但由工會規定，真是放縱，侵犯公司話事權，但最後還是答應。

此外，每月補薪三天及開除須補薪一個月亦達成協議，但被開除者須立刻離店，確保酒樓及食客安全。至於小食方面，包括檳碟、生果、牛肉乾、涼果、芥醬、瓜子回籌、汽水回籌、煙仔等分紅、回佣，類目繁多，東家西家各持己見，一時之間難達成協議，雖由「華民」(華民政務司) 出面調停，仍師老無功。

最終在各方努力下，陳述利害，以小工計，連同下欄達二十元之多，在當年來講相當可觀，且謀生不易，最終在雙方互為讓步下，塘西酒樓工潮方告平息。

太白鮮舫「生死戀」

曾有人說，香港仔於戰前已有海鮮舫。余生也晚，戰前未曾到過香港仔食海鮮。當年生活水平低，交通不便，香港私家車不多，縱是富裕人家亦不會長途跋涉往香港仔食海鮮。此外，大戶人家住大屋，庭院闊落，十之有九在家請客。亦有孤寒財主，為着「慳雞」，便召包辦筵席上門「到會」奉客。

香港仔海鮮舫大行其道，拜荷里活電影「生死戀」所賜。上世紀五十年代，威廉荷頓與珍妮花鍾絲主演此電影，以韓戰時期的香港為背景。來港拍外景時，其中一幕取景香港仔太白海鮮舫。經此，「太白」聲名大噪，東家袁添容與足球圈熟絡，友多呼為「冷容」，此人腦筋靈活，凡有聞(音問)人光顧，必相邀合照，相片懸掛舫上，大收宣傳招徠效應。從此，凡有遊客訪港，往「太白」食海鮮為必備節目。

話說回本港早年海鮮酒家為新亞怪魚酒家，位於灣仔菲林明道與軒尼詩道交界。戰後，位於上環禧利街國民酒家在地下設有魚池，飼養生猛海鮮供客人選擇。國民酒家未改建前為五層高唐樓，五樓部長阿祖擅於拉攏客人，舉凡採購有合時海鮮、食品，便致電熟客邀往午膳、鵲局。當年鮮有之黃油蟹、龍蝨扣，每有供應，阿祖均第一時間通知我前往品嚐。其後國民酒家歇業，阿祖過檔位於中環尾、水坑口頭之中央戲院鄰側的同樂，亦籠絡熟客前往捧場。

同樂為魚翅專門店，向其他酒家供應已「發」好之魚翅。當年普羅大眾宴客，多數食魚肚羹或雞蓉粟米羹，鮮吃魚翅，因而一般食肆少有預先「發」翅。及至有所需時，便着夥計攜煲往同樂購買回來奉客。同樂門口建有意大利批盪翅缸，分門別類、有平有貴。阿祖過檔同樂之初，該店仍沒有冷氣，縱是熟客捧場，無理由食到身水身汗，最多為一次起兩次止。阿祖有見及此，與東家商量後，在閣仔安裝冷氣機。從此，我家族往光顧時，便在閣仔歎冷氣。

全餐菜色十一道

香港華洋聚居，飲食文化除中菜外，西餐亦大行其道。

《春江知味》一書，談及當年西餐廳 ABC 愛皮斯店，位於九龍旺角。但我印象中，港島中區雪廠街與大道中交界，今之置地廣場前址大單邊亦有間 ABC，當時招牌豎立直寫，連 ABC 三個英文字母亦如漢字一樣，由上而下直立。ABC 是小學同學許國雄兄家族開設，打仗至今六十多年來，未通魚雁，心懸故人康泰！

此外，大道中新世界中心，戰前名為太平洋行，設有加拿大餐廳，知名度亦高。加拿大餐廳另有支店於銅鑼灣利舞台戲院側，現今禮頓中心前址。每年暑假，先母也帶我們兄弟姐妹往吃全餐，全餐共十一道菜，但卻將牛油、麵包各算一道菜，咖啡或茶算一道菜，全餐每客八毫半。但以當年生活水平來說，已相當貴。

當年我在史塔士道（今稱司徒拔道）「嶺分」上學，每頓午膳亦只一毫子。（按：因史塔與屎笸同音，視為不雅，戰後有師爺提出易名司徒拔，沿用至今。）加拿大餐廳較特別之處，用餐刀將牛油弄成球形，並刻有刀紋。此外，餐枱置有五味架，提供調味料、汁。

及至戰後和平，利舞台戲院斜對面，美心酒樓地址之美斯餐廳開業。該處為一幅爛地，未知何方神聖有通天本領，能在此建一幢兩層高平房，美斯餐廳開後，成為外江佬（上海人）聚腳處，屋頂後大單邊刊巨幅電影廣告，吸引途人。

戰後物資缺乏，普羅大眾生活貧困，一家八口一張牀，鮮開火爨（寸音）。港府分別在上環水坑口近荷里活道大笪地，及灣仔修頓球場設「經濟食堂」，供應廉價膳食，最受歡迎為大肉飯，一大碗白飯加一大塊肥豬肉，若為熟客則多予滷汁，食有味飯，據云每碗售價七、八毫子。其後，半山區璧臣氏餐廳、小祇園、安樂園先後啟業，此乃後話。

餐廳設簾睇二奶

上世紀中葉，半山區堅道四家著名餐館，分別為安樂園、璧臣氏、小祇園及有「椰子大王」之稱的甄沾記。

四十年代末期，港府開設的經濟食堂，足以果腹的大肉飯每碗售價七、八毫子。當年未有「學生餐」這名堂，但半山區的餐館對我輩學生均予優惠，「碟頭飯」每碟一元，同學們最喜吃的是小祇園羅漢齋麵，滿滿一碟大快朵頤。

《香江知味》一書談述本港西餐廳時，提及一家著名餐館占美餐廳，卻疏漏了在五十年代知名度甚高的 PG 巴黎扒室。當年 PG 巴黎扒室位於大道中新世界中心地下（重建前稱大廈行）。PG 巴黎扒室老闆謝先生長袖善舞，並設有巴黎農場，位於香港仔黃竹坑現鄉村俱樂部側，警察訓練學校入口附近。

銅鑼灣利園山道利園酒店落成，設有利園餐廳，店東邀得鄉村俱樂部梁總管過檔主理。開業前，曾向我徵詢意見，我指其全英文餐牌大有商榷之處。當時銅鑼灣已相當旺，客人以華人居多，但英文仍未普遍，全英文餐牌無形中是考客人英文，若攜女友往「撐抬腳」卻又英文不靈光，弄至尷尬出洋相，便會卻步。

但當事人則認為，採用全英文餐牌，餐廳才顯高貴，未有接納我提出中英文對照意見。這餐廳經營不久，便「賣抬」，由日本岡半集團接手經營，直至利園酒店重建。

另有一家位於威靈頓街與大道中交界之威靈頓餐廳。威靈頓餐廳斜對面有小巷通往九如坊，這小巷名安和里，俗稱二奶巷。表面看，二奶巷雖在餐廳斜對面，而餐廳與「二奶」連在一起，另有淵源。

威靈頓餐廳如一般餐廳設有卡位，不同之處為卡位設有拉簾。客人入座將簾拉上，可遮掩座中人。事緣欲「金屋藏嬌」者，由媒人撮合二奶，相約於威靈頓餐廳，入座卡位拉簾相睇，不為旁人知悉，合意則成，一時之間蔚成風氣。

得雲茶樓官司

昔日，香港仍未取消大清律例時，港人合法娶二奶，威靈頓餐廳成為相睇二奶聚處，卡位垂簾內，春意盎然。

威靈頓餐廳位於中環威靈頓街尾與大道中交界處，該處俗稱「狗孖捻」（音能上去聲）。「狗孖捻」之名由來已久，何解以此為名？人言人殊。一說是該處由文咸街、蘇杭街、大道中及威靈頓街聚匯點，有如犬隻交尾相纏；一說昔日位於該處之水車館（消防局）飼養的犬隻，常與附近店舖犬隻鬼混，街頭雜交，因而得名。

「狗孖捻」最出名之逸事，乃是水車館與得雲茶樓的官司。在當年「民不與官爭」的年代，得雲打贏官司，傳誦一時。官司為水車館入稟狀告得雲茶樓，指其早市嘈吵，廚房夥計在每日凌晨三時便開始準備點心，嘈雜喧嘩，令正在館內宿舍休息的「火燭鬼（消防員）」難以入睡，便入稟申請禁止得雲開早市。官司一直打到英廷。經法庭研訊後，裁定水車館理據不足，官判敗訴。

案結後，坊間傳說今次得雲打贏官司，乃請有好狀師（律師），狀師指得雲門牌為上環文咸東街，水車館門牌為中環大道中，兩者為不同地區，不會有影響。查實，此說頗有商榷。試想一下，雙方律師陳詞，法官不會只聽一面之詞。得雲與水車館對門對戶，政府律師可以拍下現場照片或繪圖呈堂，一目了然，豈容狡辯。

當年，我家老店「二天堂」位於大道中一百八十二號，毗鄰便是水車館，我對該處地形十分熟悉。以我所知，得雲打贏官司，乃得雲開業於前，水車館設館於後。水車館早知得雲早茶於凌晨五時啟市，廚房亦須於啟市前準備點心，明知該處凌晨必會嘈吵，仍設館於此，與人無尤。

查本港法例，發展商欲在市區興建戲院，須於地盤豎立告示，等候有無反對？若無人反對，或反對理由不充足，工務局方

批准興建。但該戲院存在後，才在此區居住、營商者則無權反對這戲院營業。

是案得雲設於先，水車館設於後，亦同一道理。

順記雪糕堪回味

香港譽稱「美食天堂」，中西佳餚、大盤小點，美不勝收。談及小點，不期然想起那老幼咸宜，上世紀已風靡太平山的雪糕雪條。

太平洋戰爭結束後，我由澳門返港。姐夫潘輝南即攝映名家潘少初帶我往大道中興瑋大廈地舖安樂園，品嘗一杯雪糕梳打。這甜品售價每杯五元，以當年家庭女傭月銀亦只為五元，相對而言，這杯雪糕梳打確是貴價食品。

戰前，本港雪糕品牌有牛奶公司、安樂園及菲士蘭。

牛奶公司是大路貨。當年交通不便，港島居民海浴，多數前往南區深水灣、淺水灣、中灣及南灣游水。我家眾人在南區泳畢，家兄必着司機駕車前往薄扶林道牛奶公司牛房買雪糕。本來，市區已有牛奶公司雪糕發售，但先母認為牛房的雪糕最「新鮮」。我最欣賞安樂園的三文治雪糕，以兩片威化餅夾着雪糕，可以手持慢慢品嘗，這款式直至六十年代仍有出品。

菲士蘭雪糕則有自己特色，雪糕底處為一少許紅色帶有酸味雪糕，當滿口甜絲絲時，卻摻和一些酸味，雖有些怪怪的，但另有一番風味。

戰後，中環雲咸街與威靈頓街交界《南華早報》斜對面，順記雪糕開業。本地人咸稱順記雪糕全港最佳，這不單止受港人歡迎，甚至識飲識食的羊城客也慕名而來，以一嘗順記雪糕為香港遊節目。除順記外，堅道甄沾記椰子雪糕別樹一幟，亦受歡迎。甄沾記譽稱「椰子大王」，以出品椰子糖稱雄省港澳及東南亞。一般而言，椰子與糖漿一齊煮，椰子汁經熱後容易揮發掉，但甄沾記的椰子糖能保持濃郁椰子味，視為一絕。

港人慣稱紙杯雪糕為蓮花杯，未悉其名來由。及至七十年代，才有雪糕甜筒出現。現今，物流先進，各種口味外國雪糕紛紛銷港，洋洋大觀。我有位好朋友史提芬林，曾有段時間引進乳酪雪糕，頗受歡迎。

茶室與餐廳

爐峰舊事，粵人喜品茗，茶室（俚稱茶居）大行其道。時人言及茶室，多以陸羽茶室最出名。但另有家茶室，坊間知名度甚高，這是拳王江富德尊翁開設，與香港地產物業發展息息相關，位於灣仔修頓球場與英京酒家之間，現已停業的敏如茶室。

上世紀四十年代，三行散工每晨在敏如歎過早茶一盅兩件及盅頭飯後，便往修頓球場側，貝夫人診所門前，或站或蹲等待開工。只見有貨車駛至，車上地盤判頭高聲招工：「泥水×個」、「木工×個」、「釘板×個」、「擔石仔×個」，各工種散工聞聲，紛紛應聲爭先上車，額滿即止，見遺者等待下一車招工開工。上日談及往昔雪糕甜品，補記一筆，牛奶公司與安樂園各具擅長。

安樂園除出品雪糕外，並產餅乾，也是西餐廳，東主張先生是一位虔誠基督徒，他在餐廳內掛滿聖經箴言，諸如：「當信你的主，上帝」，「天國近了，你們要悔改了」。

牛奶公司並非餐廳，只售雪糕及三文治小食，不供應西餐。牛奶公司的餐牌全為英文，侍應穿白色唐裝衫、黑褲、唐裝鞋，但令人「火滾（生氣）」之處，乃是如果你呼之為「夥計」，侍應便充耳不聞，但你若叫聲「Boy（外江佬行文寫為『僕歐』）」，則馬上趨前招呼。在四十年代，作為侍應，多為能了解客人所講英語而自滿，而殖民者對唐人呼「Boy」，心存輕蔑。讀者如果在美國對黑人侍應呼「Boy」，不被對方打到「嘔電（吐血）」才怪。談及西餐廳、咖啡茶座，戰後和平的「鱷魚潭」知名度之高，一時無倆，無論是上流社會、中產商人均耳熟能詳。「鱷魚潭」為當年中環畢打街香港大酒店咖啡座的綽號，為何會呼作「鱷魚潭」？這與當年本港最暢銷的《新生晚報》之已故作家「三蘇（高雄）」、「過來人（蕭思樓）」的文章有關。時下見有些人也談或寫「鱷魚潭」，其生也晚，看來只是從前輩文章或傳說中剽用一二而已。

經紀聚腳鱷魚潭

「鱷魚潭」（大酒店咖啡座），不單只與經紀行業有關，也與電話有關。戰後和平，通訊落後，別說像現今中環陸海通大廈的街頭電子熒幕資訊報道欠奉，縱然是收音機也視為奢侈品。至於通訊，除了由電話公司駁線入戶的電話外，Call 機及「大哥大」仍未發明。

由於物資缺乏，生活困難，謀生不易。很多人便從事經紀（俗稱行街佬）為生。當年經紀並非現在的物業代理，其業務涉及諸式貨品，乾貨濕貨包羅萬有。只需得悉誰人有貨？或誰人需貨？便居中聯絡搭路，介紹買賣，做成生意收取佣金。大多數經紀沒有寫字樓，沒有電話。事實上，當年申請電話不易，我家老店申請在藥廠安裝電話，付出「茶錢」才駁得一個手搖電話，從中環駁線到灣仔謝(渣)菲道。

說回經紀們之所以聚於「鱷魚潭」，皆因該處的電話可借用。只須予侍應小費，每有電話相尋，侍應便呼喚接聽，不怕失客。這種情形，各位如有興趣，可往大會堂圖書館翻閱當年《新生晚報》副刊，三蘇「經紀拉日記」及蕭思樓「托盤私記」，當年「鱷魚潭」風貌歷歷在目。

經過三年零八個月的苦日子，能有一套像樣西裝的人不多。於是，乃出現一種「香港少爺」裝，這是由短袖白恤衫、藍斜短西褲、白長襪（如衛生幫辦）及黑皮鞋組成的服裝配搭。穿着這「香港少爺」裝，可以出入大酒店。當年也由於物資缺乏，物價高昂，一排朱古力或一個金山橙均售價五元。當年家庭女傭月銀亦只為五元的日子中，此為普羅大眾可望不可及的高級食品。另有現今每支售價只三、五元的走珠筆，當年因為原子彈炸廣島、長崎，日本投降，「原子」之名大振，乃名之為原子筆。說道原子筆筆液用之不盡，可在水底書寫。惟售價令人吐舌，每支六百元，金筆店以圓形塑膠桶盛載，置於櫥窗中，供市民鑑賞這相等於普通工人幾年薪水的「貴嘢」。

昔日公堂趣事

《香江知味》一書，引發我對爐峰美食舊事緬懷，若一一道其詳，仿如台灣名曲《水長流》，書之難斷。今換個話題，跨出飲食圈，且言公堂趣事。

日前，一位大學副教授乘搭的士，不滿司機兜路多收十一元車資，雙方曾發生爭執，副教授落車後折返，揮拳擊中司機面頰，並趁司機落車理論時，饗以飛腳。公堂上，副教授自辯被對方「問候」全家，不甘受辱才動粗。但法官認為被告身為大學教授，縱被粗口辱罵，也不應以暴力還擊。乃判罰款三千元；賠償事主五百元。

公堂明鏡高懸，「庭上」亦有妙人。

四十多年前，有位法官審小販阻街，依法判罰款後，憐恤小販貧困，乃從法庭濟貧箱中取錢救濟被罰款的小販。

當年仍未有海底隧道，汽車過海要用汽車渡輪，將汽車載往對岸。每班汽車渡輪，約運載廿餘輛車，等候上船之車輛經常大排長龍。一日，渡輪稽查稱一位駕車排隊的中年女士為「師奶」，引起對方不悅，告上法庭。原來這位「師奶」尚未結婚，同是這一位法官判被告有罪，罰款逾千元。當年渡輪稽查月薪僅二百元，一聲「師奶」，卻罰了半年零半個月薪水，慘不堪言！昔日，一般人以為呼「師奶」是對女性的尊敬，但此案後，引起一陣彷徨，不單只稱未結婚的女性為「師奶」有罪；而稱呼已結婚的女性為「小姐」也會被控告。這也不是、那也不是，結果是一律稱作「女士」才解窘。這位法官判詞不乏妙不可言，令人聞之捧腹。有市民興訟，指對方罵自己為「契弟」，人格遭受侮辱。「契弟」是廣東話中對男性最侮辱之詞，一如「屁精」，為男同性戀中之「雌」，亦如北方人所言之「操你屁股」。但審此案的老法官獨持異議，判詞中指「契弟」是親密之詞，「共你老友」才呼「契弟」，一時之間傳為笑柄。自此之後，曾有段時間，中環環頭，「契弟」之聲此起彼落。

鬼哭神號

南中國氣候影響，香港濕潮，霧、雨不缺。香港雨季由每年六月中旬開始至十月初冬，尤以六、七月為最。今年六月只下了幾天豪雨，若以農耕而言，已是雨水少。

望着窗外大雨，腦海中浮現「6・18」這個日子標記。現在鮮有人會記得這日子。然而，三十一年前的「6・18」（六月十八日），是一個鬼哭神號的日子。這一天，暴雨傾盆，港九山泥傾瀉，半山旭和道，九龍秀茂坪廈毀人亡，哀鴻處處。

這是一個暴雨不歇的星期天，在此之前，已是接連多天暴雨不停。當時，我應日本鹿兒島旅遊局邀請，與本港一群聞（音問）人正在鹿兒島觀光，已有團友接獲家人長途電話，說道半山寶馬山山泥鬆浮瀉下，催促提前返港。

翌日，我返抵香港，事前未吩咐司機接機，自行乘搭的士返家。當告之的士司機往半山旭和道時，司機臉帶詫異道：「講笑呀，旭和道啲樓冧咗咯。」我答道：「冇可能，石屎樓點會冧？」當的士返抵旭和道，已見山泥、折樹阻途，的士難以抵達家門，只好落車步行。驟見眼前景象，心裏涼了一截，毗鄰的旭和大廈不見了，原址上長滿了遍長三呎高的野草。

我喜愛養狗，住最低樓層，毗鄰旭和大廈。啟門入內，大吃一驚，睡房內一塊巨石破窗而入，正落在牀旁。此石之巨，在維修時須用碎石機打碎，才能搬走。

「6・18」山泥傾瀉前，旭和大廈有人，有車，傭人司機穿梭，遊樂場不絕傳來兒童嬉戲笑聲，一片熙和景象。但山泥傾瀉後，只見神情肅穆的英軍及消防員在推土挖泥，尋找會否仍有人活埋在山泥中。

在這驚世慘事中，種種「傳奇」，傳誦坊間。其中最為人樂道的是，一位到旭和大廈探朋友的大律師被埋在山泥中，不斷地唱歌激發求生意志，拯救員聽到歌聲，把他從死神手中救回。

「鬼仔」報恩救女主

古語有云：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世間事，好像冥冥之中早有安排。

三十一年前「6・18」旭和道冧山泥，整幢旭和大廈在頃刻之間消失在暴雨與山泥中，至今仍有四十八名失蹤者蹤影仍杳。事隔多年，每年六月十八日，便有人攜備香燭，到旭和大廈舊址拜祭亡魂。

人世間有幸有不幸，「6・18」事件，有枉死冤魂，也有逃過一劫的幸運兒。

一位醫生朋友，他那兩層高的花園洋房座落旭和大廈對面。當年六月十八日，經過連場暴雨，是日仍大雨傾盆，屋後突有山泥瀉落，壓死後花園的愛犬。他見狀便帶同家小，往對面旭和大廈的另一位醫生家中避雨。主人好客，熱情招待，邀他共進晚膳，並招呼在家中留宿。醫生朋友說道自己人多，未便打擾，還是趁着天色未黑，與家人往市區找酒店度宿，斯時約為黃昏六時左右。入夜後，消息傳來，晚上八時左右，旭和大廈冧山泥，全廈盡陷，那熱情招待的主人全家罹難。我那醫生朋友全家，生死存亡繫於一線。

另一位姓張朋友也住旭和大廈。當年我啟程往鹿兒島觀光那天，他剛巧往美國。張兄鶼鰈情深，嫂夫人大腹便便，分娩在即，仍往啟德機場為丈夫送機，我等機場相遇，少不免寒暄幾句。「6・18」山泥傾瀉之夜，張太一時意動，饞嘴出外晚膳。當時暴雨如注，張太大腹便便，仍掌傘冒雨由旭和道步行落羅便臣道，找白牌車往市區享口福。白牌車司機見狀，大表關懷，說道如此大雨路滑，「大肚婆」落斜路，一旦滑倒不是鬧着玩。張太品嘗美食後返家，料不到，旭和大廈已陷，全幢消失，見狀嚇至目瞪口呆，當場流產。自此之後，難再生育。有人說是「鬼仔」投胎報恩，張太才會在當日意動，冒着暴雨傾盆仍落山晚膳，避過一劫。是耶非耶，人言人殊。

麥理浩夢繫秀茂坪

三十一年前，發生「6．18」山泥傾瀉事件，當時麥理浩甫上任不久，對這天災十分緊張，印象深刻。及至退休返英前，香港電台安排，由英國記者羅蘭士，《工商日報》社長何鴻毅及本人，同時訪問麥理浩任港督期間，印象最深刻是哪宗事件？他坦言為「6．18」秀茂坪山泥傾瀉事件，並表示如果當年處理不當，會引起社會很大反響。

話說回來，當發生秀茂坪山泥傾瀉嚴重傷亡事件後，當局一方面立刻投入救災，另方面由香港電台火急推出一個節目，向公眾解釋這次事件，這節目由殷巧兒監製，我負責出鏡。

節目播出前的周四，工務局送來節目英文稿正本，交由電台翻譯部譯成中文，翌日（周五）由我出鏡。節目拍妥後，菲林交麗的沖印，準備按原定安排在周日播出。

豈料在周六早上突接獲通知，節目需重拍並另採用新撰英文稿。由於已是周末，電台翻譯員工已下班，只好由我逐段口述內容，殷巧兒筆錄。在這時間緊迫下，我再沒有時間背記講詞，只好講一段，譯一段，拍一段；拍至晚上方完成。

周日中午，工務局局長與一位華籍公務員前來香港電台「睇片」。播映室內，所有人不准發言，由工務局華籍人員將節目內容、台詞對白，翻譯為英文給工務局局長聽，工務局局長「收貨」後，便於周日晚上播出。我做了這麼多電台節目，這是最緊迫的一次，也可見政府對這次事故十分重視。

歲月悠悠，卻留下後遺症。現今，政府有關部門動輒頒令業主負責維修山坡、斜坡，然而，這些「坡」的業權屬誰？仍有待商榷。

若非住在靠近山邊的居民，也不會知道維修山坡、斜坡的費用是如此驚人。屋苑還好，業主眾多可以分攤負擔，如果是獨立屋的話，需由自己單獨負責維修，可就慘矣！

軍政府管治香港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日軍全面侵華，1939年希特拉納粹德軍在歐洲發動戰爭，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遂令世界和平，在硝煙、鐵蹄下破滅，從此，許多家庭過着家破人亡苦難歲月。然而，在這看不見曙光的黑夜中，二次大戰突然結束，意外得令人驚喜不已。在當年形勢而言，光看美軍在太平洋島嶼戰事何等慘烈，人們不難想像得到，盟軍一旦反攻，與日軍在本島交鋒時，肯定是一場苦戰，傷亡會更為慘重。

然而，誰料到兩個原子彈「掟」落廣島、長崎，赫令日皇宣布無條件投降，香港也結束三年零八個月淪陷日子。

有人指摘蔣介石，為何太平洋戰爭結束時不立刻收回香港。這指責只是「想當然」而已。當時，內地交通落後，日軍在中國仍然發動大攻勢，國軍正在廣西、貴州戰區撤退。但英美互通消息，英國已得悉美國會使用原子彈轟炸日本，立刻指令夏慤將軍率領艦隊部署在南中國海，日皇宣布無條件投降後，便立刻搶先前往接收香港。當時來說，國軍收接淪陷區，還需依賴美國空軍運輸，又何能搶先在英軍之前接收香港。

夏慤登陸後，組軍政府管治香港，一年後才由楊慕琦重任港督。夏慤軍政府年代，本港只有六十萬人口，戰後和平，物資缺乏，民生貧困難舉炊，軍政府撥款十萬元濟貧。現今十萬元不足付呎價三千五元的五百呎單位一成首期，但在當年來講足以救濟全港居民。

同期，「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成立，華南總部由嶺南大學李應林校長主持救濟事宜。印象最深刻的是所派發的「救濟包」，其外形與最近在電視上看到美伊戰爭結束後，美國在巴格達派發的救濟盒一模一樣，同為紙皮盒，稱為「救濟包」，每家每戶派發一個，內有一罐地捫桃子罐頭，兩排硬如磚塊的朱古力，要用刀削粉沖水飲，急救藥物及一包飲用野外生水時用的「淨水劑」。

大佛口神女露底

太平洋戰爭時期，香港經歷三年零八個月淪陷日子，及至日本投降，港人方得重見天日。

戰前，我家有五部私家車，日軍入城後，戰事吃緊，英軍徵用了兩部；日軍入城後，亦徵用餘下三部。停火後，我不足十歲，先父攜我坐巴士往上環銀龍酒樓品茶，巴士有告示，書為「昭和十七年」，即 1942 年。其後，先父帶領全家往澳門避戰難，至一九四六年日本投降後，暑假返港。

港澳一水之隔，如今交通方便，噴射飛翔船航程僅四十五分鐘，二十四小時服務，平時為半小時一班，繁忙時間則十五分鐘一班。但上世紀四十年代，坐船來往港澳確為苦事，最快也要四小時，慢船如「廣福祥」、「永利航」則航程為九小時。其後「西安」、「佛山」、「大來」先後啟航，設備較佳，航程稍快。四六年返港時，港海內滿是戰艦，英艦淺灰色，美艦深灰色，眾多電船仔穿梭其中。先父物業眾多，但甫和平，羅便臣道大宅仍被英軍徵用，其他樓宇亦已出租，返港後只好暫住大道中一百八十二號老舖樓上。

當年公共交通主要為巴士與電車。電車票價小童僅一毫，當年筲箕灣未通車，東行至鰂魚涌便折返西環屈地街。六時左右晚飯後，沒有甚麼娛樂，便坐電車遊車河，車行緩慢，由中環上車往鰂魚涌再折返，已是晚上九時。遊電車河，靠窗而坐，迎風舒泰。沿途景色令我輩「青頭仔」驚訝。印象深刻的是灣仔大佛口綺冶風光。（於此須補一筆，灣仔軒尼詩道與大道東交匯處稱作大佛口，緣於戰前該處日人聚居、店舖林立，有一大佛廣告，故市民呼為大佛口。）戰後，灣仔酒吧林立，香港禁娼，不准「企街」。妓女穿旗袍，坐在三輪車上兜客。這種三輪車本是商店運貨用，車夫在前面車兜加上橫板，妓女坐在板上，雙腿擘開，露出內褲，在區內招搖過市，巡迴兜兜轉，此舉並不違法，卻收吸引水兵、嫖客之效，警員亦無可奈何。

華人行前老鼠貨

戰後和平物資缺乏，只要有門路找到貨品，不愁銷路。當年本港藉着「一水」（一批）貨而發達的人，不勝枚舉。

二次大戰結束後，美軍在亞洲戰場剩有不少「剩餘物資」，諸如降落傘、吉甫車、罐頭等。本港有位中型商人，從沖繩島美國空軍手上購得一批因戰事結束無需再用的降落傘返港，「拆骨」出售。這批降落傘布料及繩索均上乘，「拆骨」後運往內地，這在經過八年抗戰，衣食均缺的幾億人民市場，甚為暢銷。這商人得獲豐利成巨富，其後便出任南華體育會主席。

另一位市民，雖然英文不甚了了，但憑藉在美國的朋友傳譯，向福特汽車廠買入一批舊車，運返港作的士用，成為的士大王。

四十年代後期，本港市面充斥着「剩餘物資」及「老鼠貨」。當年因應物資需求殷切如火如荼，衍生出「爆倉」這一行業。「老鼠貨」與「爆倉」可謂血肉相連。

當商人購得貨物，落船運返本港時，已於彼岸碼頭或中途遭「爆倉」盜竊。當貨物抵港入倉，還沒有在市面發售，已有「老鼠貨」充斥市場。這種情況，四十年代王谷柳在他的小說《蝦球傳》中有詳盡描述。此書當年風靡一時，受歡迎程度不下於如今的《哈利波特》。

年輕讀者若有興趣想知當年「爆倉」狀況，可往中央圖書館及大會堂圖書館借閱《蝦球傳》一讀。

話說回當年的「老鼠貨」在中環華人行門前、上環文咸東街及蘇杭街集散、售賣。小販手持貨物，或將貨物擺於摺枱上叫賣，遇有差人掃蕩，立刻收檔「走鬼」。當年利源東街亦有此流動小販。一次，穿皮靴印警在掃蕩時，踢死小販黃水祥，導致軒然大波。事發時，成報頭版報道，頭條標題為：「黃水祥祥實不祥」，傳誦一時。事後風波平息，利源東、西街街邊特准小販擺檔，出現商店門前面另有攤檔的現象，延存至今。

國軍荷槍逛中環

戰後和平，「老鼠貨」除了在中環華人行門前擺「走鬼」檔外，亦在中環文咸街、蘇杭街擺地攤。「老鼠貨」種類繁多，有甚麼貨攤販便賣甚麼貨，沒有規範。

兩枚原子彈頓令日本無條件投降，「原子」之名震懾五湖四海，「原子」成為先進、高級的代名詞，各種商品爭相冠以「原子」之名推銷。原子筆、原子布、原子皮帶充斥市面。上日曾講原子筆，不再重複。所謂原子布，宣稱用以裁縫衣裳，洗滌後便可穿著，查實，這布料只為縐布，洗滌擰乾便可穿着，不能漿熨。至於原子皮帶，實質上是透明塑膠皮帶，又稱玻璃皮帶，由於是塑膠料子，用久會變黃；皮帶室窿(扣孔)歪斜撕裂，不及牛皮、羊皮美觀耐用，但由於時尚而廣受歡迎。

二次大戰時，美國 P51 野馬型戰機力挫日本零式戰機，揚威寰宇，於是，「51」之名大振，派克筆廠出品新款金筆亦取名派克 51。當年流行一句「金筆煌然」的讚譽，乃表示擁有一對派克 51 金筆，視為身份象徵。當年金筆，由墨水筆、鉛筆組成一對，穿着西裝時，便將這對派克 51 金筆插在西裝外衣表袋處，箭形筆夾外露；若穿唐裝，同樣插於面衫上袋，示人以箭形筆夾；但若只穿着恤衫，亦將其插於衫袋，露出箭形筆夾，炫耀一番。此外，亦有 51 針玻璃絲襪，此絲並非真正蠶絲，而是尼龍質料，以每吋 51 針編織，透明幼滑，女士視為上品。

戰後初期，國軍與英軍同屬盟軍，因而可攜械自由進出香港，中環亦經常遇見一些國軍攜備帆布袋來港採購洋雜貨物，採購後返回內地。當火車往廣州途中，抵達自己駐防地時，便將一袋袋的貨物從車窗拋出，早有同僚在外接貨，這樣便無須繳付關稅。

當年，中環「狗孖捵」前的廣源西街、廣源東街，全條街也是洋雜店舖，入口貨也在此集散。國軍來港採購，荷槍穿梭其中，市民見慣不怪。

寫意遊船河

香港槍械管制十分嚴厲。但戰後和平，國軍不單止因為與英軍同屬盟軍，因而可以攜械自由進出香港，甚至在九龍塘住宅區也有國軍駐防。

國軍與英軍摩擦的事時有發生。某夜，天星碼頭槍聲卜卜，國軍與英軍火併，互用衝鋒槍掃射。為何會火併起來？不得而知。奇怪的竟然是雙方也沒有傷亡！

現在的天星碼頭美輪美奐，碼頭前為大會堂及花園，景色宜人。但當年的天星碼頭只為一座綠色木碼頭，記得碼頭內出現的第一個廣告，是《阿里山風雲》電影廣告。

天星小輪從啟航至今，票價分頭、二等。當年小童票價（十六歲以下），坐頭等亦只一毫子，這對我輩來講，花一毫子遊船河為最愜意享受。坐天星小輪，不像現今這般抵達對岸後須離船上岸，而是只要不上岸，便可以不斷來回中環與尖沙咀，那時候小輪船頭沒有玻璃窗，夏天約了朋友遊船河，坐在船頭談天說地，涼風陣陣，十分寫意，直至坐「飽」或航班收工才返家，整個晚上也只花一毫子。

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期，本港有兩位大地產商，便坐天星小輪頭等來回遊船河，傾妥多宗大生意，一時傳為行內佳話。及至七十年代，這種不上岸可以無數次來回遊船河的情形，才因改例為抵埗必須離船才停止。

天星小輪有不少告示牌，其行文如今看來令人啼笑皆非。例如警告乘客須顧及安全的有「不得攀登」、「意圖攀登」、「試圖攀登」、「企圖攀登」等，重複累贅的法律條文。而與此行文有異曲同工之妙者，乃見諸電車。電車公司提示乘客在「如遇大風」、「颶風」、「高速度風」不要打開窗等。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天星小輪靠岸後，跳板上的「請行快啲」，及馬路邊的「沿步路過」（意指着途人行斑馬線），「如要停車，乃可在此」，這些不倫不類、令人發噱的告示，亦為當年特色。

香港華德奇案

「華德」，本來是一個很普通的洋名，諸如威爾遜、約翰、彼得、保羅等等。然而，上世紀一宗英國政壇醜聞，「華德」竟成為「扯皮條」的代名詞。

這宗醜聞，源於有位名叫華德的英國醫生，介紹一名女伴給俄國間諜；同時也介紹這女伴給英國國防大臣，最終導致國防大臣掉官。由此，「華德」之名大噪，頓成為「皮條客」代號。

上世紀中葉，人呼「香港華德」之小梁，遭殺害棄屍後巷，到底是劫殺？謀殺？至今仍未破案。而最令人詫愕者，乃警方發現小梁屍體時，其陰毛遭人燒掉，到底何以至此？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小梁身世坎坷，由寡母撫養成人，曾就讀青山嶺南中學初中三，為勵社同學，人有小聰明，唯獐頭鼠目。香港淪陷輟學，自稱寫風月小說養母，但我從未見過「大作」。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小梁替一家舞廳收數。當年未有簽卡，大戶講派頭，飲食消遣均簽單，不會付現鈔。例如著名食府大同酒家，則於端午、中秋等大時大節，才派員上門收數。至於杜老誌、金鳳池等大舞廳，則按月收數。

小梁平時坐在廳內黑暗角落，不為人注意，因替舞廳收數而認識一些老細、豪客。因而心生一計，索性轉行「扯皮條」，不再替舞廳收數。小梁物色稍有姿色、稍有知名度之女子後，冠以乜乜小姐、物物小姐銜頭，介紹給老細、豪客，相約在餐廳或酒店咖啡座「相睇」，居中收佣。

小梁的「皮條」生意愈做愈旺，索性在尖沙咀租一層樓，闢作休息室，電約客人與小姐在上址見面，如意即成，休息室作陽台，無須公然同行外出覓房那麼尷尬。如此一來，小梁賺佣又賺租，收入甚可觀。小梁只不過是一個「皮條友」，按理說不會有甚麼仇家，何以罹致殺身之禍，連陰毛亦遭燒光，亦屬七十年代一宗奇案。

球迷火併英海軍

西班牙足球班霸皇家馬德里，隊中世界頂尖球星之多，諸如施丹、朗拿度、費高及最近轉會費高達約兩億港元的碧咸，粒粒皆星，一時無兩。

香港為振興「非典」後經濟，刺激消費，邀請皇馬來港，與中港聯隊作一場表演賽。皇馬六粒「天皇星」全部出場，結果以4:2 贏中港聯隊。香港能在勁旅手上入球，乃因大連球員助陣之功，遂令全場球迷如痴如醉。過去，本港譽為「亞洲足球王國」，是東南亞地區足球運動發展最早的都市，早於 1898 年，已舉辦正式足球比賽，本港學生踢足球亦得風氣之先。

戰後和平，英軍來港駐防，無論甚麼兵種的英軍足球隊，抵埗後均可以直接參加本港甲組足球聯賽。英軍球隊中以陸軍實力最強，另外還有海軍及金緬多(特工)這兩隊。記憶中，麥理覺議員來港時，也是效力金緬多。

有一次，賽事在海軍球隊舉行，由星島與海軍對壘。當年海軍球場位於銅鑼灣現在的香港中央圖書館側，前面是高士威道。維多利亞公園仍未興建，為香港避風塘。

球賽進行中，星島球員張金海（綽號「拚命三郎」，其子裔張子岱、子慧亦為本港球星），踢中對方球員，發生衝突，大打出手。場中球迷多是華人「擁星薑」，見狀立即衝落場，加入戰團，華裔球迷人多勢眾，海軍球員寡不敵眾，陷於捱打劣勢。

但海軍球員到底是受過訓練的軍人，只見軍官一聲號令，各人奮勇搶前，將竹棚看台的竹桿拆下，手持竹桿如茅似槍，列成陣勢，向場中華裔球迷衝打過來。海軍球員雖是人少，但訓練有素，列陣衝打，來勢洶洶。眾球迷只是烏合之眾，見狀連忙抱頭四竄走避。

未幾，軍部已聞訊派出軍車前來，接載球員離開。當海軍球員全部安全上車，軍車開走時，場中球迷又再聚集起來，不知從甚麼地方檢來磚頭石塊，追截軍車，弄致高士威道滿途磚石。

肥仔祺際遇神奇

多年來，球事衰落，昔日車如流水，球迷擁塞的加路連山道，縱有甲組賽事亦冷冷清清。

柳暗花明，今有皇家馬德里訪港，足球圈再掀狂潮，久未聞「撲飛」之聲又再湧現，足證太平山下識波者大有人在，球迷非見棄足球，只在於戲碼吸引與否而已。

談及球事「撲飛」，昔之「南巴大戰」，老球迷津津樂道。本地球迷「擁南薑」最多。但在戰前，洋人球隊較佳，計有號稱「大柆客」的香港會及聖約瑟、陸軍等，其中大、小告山奴，有人認為二人球技媲美球王李惠堂。及至南華體育會足球隊崛起，迅即成為班霸，其後南華分出中華，中華亦成氣候，龍門「攝鐵手」包家平更享譽亞洲。「兩華」對陣，叫座力不下後來之「南巴大戰」。戰後和平，「老虎仔」胡好麾下的星島冒起急勁。胡好為虎標永安堂少東，疏財好客，酷愛足球，網羅全港華裔高手效力星島，諸如「神腿」馮景祥、「佛爺」黎兆榮、「鐵鏟」李天生、「猴子」侯榕生、「拚命三郎」張金海及「左腳王」許竟成、「龍駒」宋靈聖等盡納旗下。

「香港之寶」姚卓然，未露頭角時在修頓踢小型球，幸得往修頓「揀蟀」之「肥B」黎仲賢賞識，提拔效力傑志，1953年後冒起，才譽為「香港之寶」。李、姚二人各有擁薑，成為香港足球之光。

上世紀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在李惠堂收山與姚卓然冒起前的這段時間，另有一位球員，其知名度雖不及李、姚二人，但球技不下二人，且蒙本港一位大亨眷顧，際遇神奇，此非別人，乃身材肥矮僅五呎五吋高、胡好愛將、綽號「肥仔祺」的郭英祺。「肥仔祺」為星島「老虎仔」胡好愛將，司職三閘（中衛），雖身材肥矮，但有小聰明，走位佳，跳頂頭球時間把握得準，往往頂贏高大的洋球員。「肥仔祺」奇在得寵於香港大亨，卻未成巨富，其傳奇性可撰入「怪」人列傳。

匯豐大班兩愛將

香港殖民地年代，地位權勢僅次港督的人，便是匯豐銀行大班。葛量洪時代，匯豐銀行大班摩士，位高權重。猶記得當年摩士退休之日，此地官紳送行之時，座駕車繫以絲帶，摩士坐在車內，由多位太平紳士牽着絲帶，從匯豐銀行總行牽着，緩緩牽往卜公碼頭，再坐遊艇過海，乘搭飛機返英，如斯隆重儀仗，一時無倆，足見其地位之崇高。

摩士喜愛賽馬及足球，任匯豐銀行大班時，最疼愛圈中二人，一為香港馬會業餘時代騎師布迪盧上校，另一為星島足球名將「肥仔祺」郭英祺。

摩士出席體育界的宴會，也攜同布迪盧上校及郭英祺出席，二人分列坐其左右身旁，足見二人在摩士心目中的地位。

布迪盧上校本是俗稱義勇軍的香港志願軍指揮官之一。太平洋戰爭，日軍進攻香港，義勇軍多為葡萄牙裔將士，負責死守黃泥涌峽道，力阻從赤柱登陸的日軍進入跑馬地。這一仗，義勇軍付出沉重代價，傷亡慘重。現於中區大會堂花園的紀念神龕中，供奉有太平洋戰爭時為港捐軀的義勇軍將士名冊。布迪盧上校在這戰役中指揮義勇軍抗日，在港府及馬會中地位頗高，受到摩士器重。

至於郭英祺，有人認為他有小聰明，為人善於鑑貌辨色，且踢得一腳好波，乃獲摩士寵愛。有一次，摩士見他年事漸長，能在球場馳騁日子無多，乃問有何要求，趁着自己仍有權勢，可以扶他一把。郭英祺則謂別無他求，但求入馬會為會員。當年馬會是洋人天下，入馬會較現今困難百倍。未知是否郭英祺喜愛賭馬，當年未有外圍投注站，為方便入場搏殺方有此要求。

如果他真個是聰明人的話，可以向這位財神提出，要求予以經營地產上的信貸方便，有這麼大的靠山，則早已成為香港首位地產大亨了。看來，坊間所言「肥仔祺」之小聰明，只屬蠱惑而已。

講波佬義助阿香

04 年 8 月 1 日開始，馬會正式接受足球傅彩投注。在這本港球事進入新紀元的時候，老球迷每多緬懷那「亞洲足球王國」顯赫歲月。

從上世紀二十年代開始，香港已代表中國參與國際賽事。1958 年東京亞運，中國晉身決賽與南韓爭奪足球金牌。決賽安排在閉幕禮舉行，雙方激戰九十分鐘未分勝負，需加時作賽分出高下。這時，隊中各人及擁華球迷均涼了半截，暗忖今番凶多吉少，要奪標談何容易。

香港球員以技術見稱，南韓則氣力充沛。香港習慣七十分鐘賽事，現踢足九十分鐘，已是氣力不繼，加時三十分鐘又如何支持！何況傳說南韓球員平時食高麗參補氣，一百二十分鐘的賽事應付有餘。衡量敵我形勢，場邊「緊張大師」楊根保更為坐立不安，教練「球王」李惠堂亦雙眉緊鎖。

加時未幾，林尚義踢對方球員被逐離場，我方僅十人應戰，形勢更為惡劣。然而，將士用命，在加時完場前片刻，我隊全場最矮之一的「牛屎」黃志強，飛身頂入決定性一球，擊敗南韓，登時全場轟動。黃志強這一「頂」捧了金牌，也保住了香港的「亞洲足球王國」美譽。

昔日，英人表面上鼓勵港人發展足球，卻另藏機心，將華人捧上半天高後，再予打擊。1960 年夏天，英國甲組降班球隊黑池訪港，隊中擁有年事已高、季後便「收山」的「魔術腳」馬菲士。這英國「降班馬」與本港精英匯聚的華聯作賽，大勝華聯「七個一皮 (7:1)」，令到全港華人面目無光，本地英人趾高氣揚地說「都係祖家叻啲」。「七個一皮」後，唯一造福本港的是當年麗的足球評述員麥他維殊（史隆）先生自費送張子岱往黑池受訓一年；當時張子岱正效力我出任主席的東華體育會足球隊。一年後，「阿香」返港，球技大進，有如脫胎換骨，成為本港六十年代足球名將，人稱「黑池腳」。

球人茶座太平館

細說香江球壇逸事，少不得灣仔菲林明道時代的太平館餐廳。這個上世紀的球人茶座，充滿傳奇，見盡星冒星沉，人生百態。

太平館源自廣州，為五羊城第一間西餐廳。自從在「大圈（廣州）」搬來「桂枝（香港）後，已有百年歷史。」（作者按：昔日省港澳另有別稱，「大圈」乃指廣州，並非湖南幫；「桂枝」為香港；澳門則稱「梳打埠」。）

早年，菲林明道時代太平館的消夜最旺。深夜十一時半舞廳打烊後，客人與小姐往夜總會消夜，而金鳳池小姐則多數帶客人往太平館。

「金」記小姐先來一客焗豬扒飯炒底，自己填飽後，臨走時還要一隻燒乳鴿「打包」，拿給「表哥」。「瘟生」花錢買鐘帶小姐出街，還須「資敵」，此加零一的笨蛋，在當年來講，為我等太平館台柱的笑話主角。不過，話說回來，太平館燒乳鴿亦大行其道。

當然，太平館燒乳鴿若非美味可口，選料上乘，亦不會馳名港九。太平館鴿籠置於天井，男廁附近，活生生乳鴿飼養籠中。乳鴿年幼未能啄食，需由侍應餵飼。夥計阿初負責餵鴿，用口咬碎綠豆後，有如母鴿一般，嘴對嘴餵給乳鴿。遇有客人要吃燒乳鴿，便即叫即劏即燒，絕非時下之以冰鮮鴿或以「油炸」奉客。

後來，有足球圈班主、球員及體育記者、編輯在此相聚擺「龍門陣」。最初出現的是「輯爺」何鴻略，繼而是「肥雞」霍寶生。霍寶生為當年省城及澳門最大賭商霍芝庭之子，父蔭下，一生人享清福，無須視事便找人相伴談天說地過日辰，亦以太平館聚腳。另一太平館常客則為「三狼案」主角，綽號「波七」之黃應球。侍應阿初眉精眼企，每夕見黃應球入門，立刻奉上一杯「波七」（波打酒溝七喜汽水，「波七」之名亦由此而來），並無需吩咐便着廚房烹調一客黃應球飯「雞絲炒飯」上枱。

鞋櫳暗藏「大棉胎」

菲林明道時代太平館球人茶座，冠蓋雲集。「輯爺」何鴻略本為粵戲清唱家，以薛（覺先）腔稱著。「輯爺」與華足聯關係淵深，每年舉行「和和盃」時，均為座上客，足總認為其對香港足球有貢獻，每年也餽予兩張免費入場券，任何賽事均可免費入場觀戰。「輯爺」孤家寡人未置家，每夜均往太平館大擺「龍門陣」，消磨時間。

「肥雞」霍寶生，亦為太平館台柱之一，「肥雞」為傑志體育會班主，得父蔭，無所求，玩世不恭，優哉游哉。

另一「肥」，「肥Ｂ」黎仲賢，他出現球人茶座，一如天文台之謂「間有驟雨」，實則別有所求。「肥Ｂ」人稱「球場伯樂」，曾膺愉園體育會重臣。他一手發掘「香港之寶」於修頓球場。當年肥Ｂ年已四十，仍未成家。惟他心有所屬，鍾情銅鑼灣避風塘艇妹細美。肥Ｂ每夕到太平館，旨在邀我與他一齊往避風塘遊艇河，助他追求細美。正所謂「君子成人之美」，落艇後，肥Ｂ與細美款款談情，由我掌櫓，遇有對頭艇時，便呼對方「扳（蠻字上平音）櫓」，避免碰撞。可惜，襄王有夢，神女無心。一日，晴天霹靂，細美嫁給一位澡堂擦背師傅。從此，肥Ｂ不再涉足太平館，遑論遊艇河了。

日前談及之名將「辣椒仔」肥仔——郭英祺，亦為太平館常客。他喜將馬會予會員函件展示人前，炫耀自己為馬會會員。一日，心絞痛入院救治，肥仔祺以為今番必死無疑，乃向病榻前幾位好友吩咐後事，言及在自己常穿着之鞋，左右腳鞋櫳內分別暗藏一張俗稱「大棉胎」的匯豐銀行五百元面額鈔票。其後，肥仔祺康復出院，但這兩張「大棉胎」卻不翼而飛。當年來講，一客常餐為三元半，全餐亦只五元八角，如此的兩張「大棉胎」，已是中下市民兩、三年薪水，今被身邊好友「起尾注」，焉不心痛。此正是，肥仔祺所託非人，籠裡雞暗起尾注。此事，一時之間成為太平館笑談。

妙哉南海十三郎

太平館茶座奇人逸事多如夜空繁星。其中一人既非球國中人，亦非茶客，卻是「常客」。此乃前年曾將其事迹改編成舞台劇，在藝術中心上演的南海十三郎。

我見南海十三郎時，他已神智不清。每夕，南海十三郎左肩背着其全副家當：一張蓆（鋪蓋）；他蓬頭垢面，渾身污漬而來。他到太平館後，只討一支煙夾於耳後，便站着找人談天說地。與他傾談，最忌坐卡位，因他一旦動氣，居高臨下亂噴口水，坐在卡位難以走避，異常狼狽。後來，電影明星梅綺（據說是南海十三郎的親戚）接他往羅便臣道威勝大廈地下單位居住，梳洗清潔後，倒也斯斯文文。但入住不久，卻又做出為業主、住客討厭之事。南海十三郎於每晨六時就在威勝大廈大門口大便，看更勸誡無效，只好報警，送入精神病院，從此不再見其影蹤。

另一人為上日提及的「波七」黃應球。

一夕，抵太平館，友人說道黃應球失蹤。當時我對此消息半信半疑。因去宵晚上十一時左右，我仍在灣仔與他「對頭車」相遇。當時我駕着全港只有三部的白色平治開蓬跑車，載着籃球名將「蛇腰」吳乙安，黃應球則與名體育記者錢景麟同車。相遇下，黃應球打聲招呼，卻未有停車。我連忙調頭，卻失去其蹤影，以為他二人往巴喇沙舞廳耍樂，尋不見，便作罷。

事後，方知他二人往仙掌夜總會消夜。是夜，如果調頭找着黃應球，事情發展則會不同。因每日凌晨二時左右，我也會與昌利建築老總張華倫在灣仔白宮酒店前之生果檔食生果，黃應球若與我在一起，吃罷生果遲了回家，則埋伏在北角清風街寓所附近之綁匪，久候不見他蹤迹，便會心慌離去，是夜可能不會被綁架。黃應球失蹤後，我載着五名記者往淺水灣深水灣一帶尋找他的私家車，但未有發現。

後來，這車由警方在三角碼頭發現。及後「三狼」落網，警方才在淺水灣與深水灣交界山頭掘出黃應球屍體。

跑馬地紙盒藏屍

半世紀前，本港若發生命案，諸如黃應球被標參撕票、何子炎之箱屍案，均全城哄動，成為傳媒頭條新聞。除黃、何兩案外，另一宗跑馬地「紙盒藏屍案」，也是哄動一時。

跑馬地「紙盒藏屍案」是香港開埠以來首宗以「科學鑑證」判案的案件。這「科學鑑證」是否無誤，時至今日服刑者亦獲假釋，仍見人言人殊。事情發生於廿多年前，清潔工人在跑馬地電車總站附近垃圾堆發現一個大紙皮箱，打開一看，赫然藏有一具赤裸少女屍體，立刻報警。警方交由「光頭神探」負責偵查，發現死者陰毛被灼燒。經過一段時間偵查後，警方懷疑附近一家雪糕店兼職夥計歐陽炳強有可疑。

此案，警方首次向法庭提供「科學鑑證」，證明疑犯殺害女死者。其「鑑證」為在女死者身上找到一根纖維，與疑犯家中的一件西裝的纖維一樣。此外，另有兩名出任警方證人的少女，指稱案發幾個月前在北角渡海輪上，被疑犯用香煙灼燒下裙，以此證明疑犯有虐待狂。警方並向法庭稱；女死者是在疑犯店舖中借電話時被殺害。雖然案結多年，但我心中疑點至今未釋。當年來講，安裝電話不易，並非每間店舖也會安裝電話。跑馬地電車總站附近有兩處生果檔營業至深宵，且設有電話，何以死者捨易圖難，不向燈光火着的生果檔借電話，偏偏拍疑犯門借電話？又怎知這雪糕店一定有電話？

此外，死者為體重百餘磅的肥妹仔，藏屍紙盒沒有挽手，疑犯也只百餘磅重，難以捧着這藏屍紙盒棄置在幾十米外的垃圾堆（各位可以在健身室捧着與自己體重相等槓鈴，且看能走多少步）。如果從店內開始拖着藏屍紙盒往外走，沿途路面凹凸不平，必有碰撞，但驗屍報告並無指出屍體有碰撞瘀傷。

幾十年鐵窗生涯，歐陽炳強雖獲假釋重投社會，卻已妻離女散。唯一堪慰的是他在獄中自學不懈，考得學位。傳媒訪問他時，對過去的遭遇心無怨恨。

球國元勛莫哥仔

上世紀香港足球圈人才輩出，其中一人，可稱「中港足球之父」，享年近百歲，備盡榮哀善終。此非別人，乃人稱「莫哥仔」或「大粒煙」的莫慶。

莫慶生於清末，有人謂他吸鴉片，背後呼為「大粒煙」，但我從旁觀察，未覺他有「橫牀直竹」之癖，倒是臉上有一巨痣，痣上長毛，別具型格，人呼「大粒煙」，可能與此相關。

1908 年，即為清光緒三十四年，莫慶在本港成立第一支學生軍足球隊，在當年來講，洋務視為時髦，而搞足球亦為時髦玩意。莫慶除開創香港足球歷史，也是南華體育會開路先鋒。南華體育會前身為南華遊樂會，借用育才書舍為會址，莫慶為籌辦人之一。

1913 年，舉行首屆遠東運動會，莫慶組織香港球員成足球隊，代表中國足球隊參加。則師關頌聲（坊間傳為荷里活影星關南施尊翁）亦出席該屆遠東運動會。1923 年，莫慶帶隊遠征澳洲，在這中國處於落後年代，全華班足球隊訪澳，令洋人耳目一新。這次訪澳，人稱「球怪」的李惠堂表現出色，奠定了其「球王」地位。

六十年代，足總主席王志聖涉嫌運毒，被港府驅逐出境。莫慶補其缺，擔任足總主席多年，直至退休。莫慶君子也，喜愛跳交際舞。八十多歲年紀仍常在英京夜總會跳華爾茲，古語有云：「七十非人不暖」。莫慶閒來每夕喜往新加美舞廳帶「牛奶嘴」（莫慶對年紀細到可做孫女之小姐諱稱）出街。一夕，莫慶如常帶「牛奶嘴」出街，行經洛克道天橋底，遇上「見紅黨」。當年歹徒猖獗，「打腳骨」最少須奉上「紅底（百元）」一張，否則拮一刀「見紅」。然而，天下間亦有如斯妙事：歹徒亮刀指住莫慶，一看之下乃道：「慶叔，係你呀，五皮喇」。可能是莫慶身為足總主席經常見報，知名度高，而這個「見紅黨」也是球迷，便放莫慶一馬。事後，莫慶與友談及此事，各人無不捧腹大笑。

半山橫街夜香陣

前篇談及莫慶（莫哥仔）往新加美舞廳耍樂，帶「牛奶嘴」出街，行經洛克道天橋底遇上「見紅黨」。此翦徑小賊可能是球迷，認得莫慶，乃放一馬，只取五元，免受血光之災。查實，莫慶一向高大，年輕時身手不凡，大可以一敵十。可惜英雄遲暮，也只好乖乖地奉上五元。

莫慶一生人多姿多采，活至九十多歲才撒手紅塵，其強身養生之道在於步行。

莫慶居於半山羅便臣道二十八號側之橫街——嚤囉交加街。每夕夜遊興盡，便由灣仔步行返半山寓所。我住半山羅便臣道，深宵駕車返家，若於途中見他踽踽（音舉，獨自的樣子）而行，便順路載他返家。

嚤囉交加街為戰前舊樓，沒有水廁，深宵夜靜，家家戶戶均將馬桶放於門口，大排屎桶陣。每夕，政府派出糞車，由俗稱「倒屎婆」之「夜香婦」跟車，在羅便臣道及西摩道一帶之橫街逐街挨戶「倒𣍐（音塔）」，清理洗淨後將馬桶放回原處。

我每夕返羅便臣道住所，經過嚤囉交加街街口時，陣陣「夜香」攻鼻，惡臭難受。但當年生活困難，婦女為着生計，忍受惡臭而為「夜香婦」；是故「擔屎婆」之歇後語乃為「冇鼻」（意為沒有鼻子，不聞其臭）。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之間，謀生不易，稍有多少文化的婦女多為大戶人家女傭，沒有文化的除業「夜香婦」外，亦有在地盤扒石仔，或擔磚擔沙。當年建築業操作仍落後，諸如碎石機、吊車仍未採用。因而，碎石由女工手作。女工用車胎膠製成指套，套住持石塊的大拇指及食指，以免用鐵鎚扒石時不慎打傷手指。也由於仍未採用吊車搬運沙磚上高處，因而由女工用筐載着，沿着跳板，一步一步地擔上十層八層高的樓面。

這個年代的人十分能吃苦，廣東話之所謂「捱得鹹苦」。

避風塘夜夜笙歌

上世紀五十年代與六十年代，避風塘遊艇河之風大熾，及至七十年代，市政局頒布諸多法例，遊河小艇須領營業牌照外，並須設有廁所，而熟食艇及生果艇亦須申請有關營業牌照，如此一來，無形中將藉此為生的艇家趕上岸，避風塘遊艇河之風亦告式微。

遊艇河全盛時期，每夕，避風塘燈火輝煌，客艇、熟食艇、生果艇及歌艇穿梭其中，人聲、笑聲、歌聲、絃樂聲充斥避風塘，猶勝市集。當年由於冷氣機仍未流行，夏夜悶熱，往避風塘遊艇河，在水中央，晚風吹來涼浸浸，吃喝玩樂，打麻將，消磨一個晚上，甚至在艇上度宿一宵，天光上岸歎早茶。客人終宵耍樂飲食，總有三急須如廁，但艇上沒有廁所，艇家乃撐至人稀暗處，予以一蓆圍身在艇尾作「高空轟炸」，男女如是。

避風塘熟食諸如炒蟹、炒蜆、東風螺、燒鴨粥、艇仔粥、粉麵及韭菜花等，林林總總。後來有些熟食艇被迫上岸經營，仍以「避風塘風味」招徠。生果艇則供應生果、汽水及香煙，至於歌艇另有一番風光。

歌艇有歌者及拍和琴絃，流行曲、粵曲俱備。每艘歌艇均掛上不同燈號為記，遊人欲聽歌的話，告訴艇家找自己喜愛之歌者，召來點唱娛樂助興，每支歌收費十元，當年來講，十元已是普通人家一天的餸菜錢。歌艇最怕客人點唱《客途秋恨》，雖收費貴兩三倍為三十元，但這曲「涼風有信、秋月無邊……」曲詞長，一般亦不願唱。

歌艇之中，以「大細B」司徒姐妹花造詣最高，自唱自打洋琴（圈上聲），二人於七十年代上岸在美麗華夜總會登台。「輯爺」何鴻略亦喜遊艇河，他召來歌艇拍和，自己引吭薛覺先名曲，「輯爺」之「薛腔」享譽梨園，引來其他客艇趨附恭聽。

《中國殺人王》

日前談及南海十三郎，不能不談及報壇名宿、《紅綠日報》社長任護花先生。因為有些人在表揚南海十三郎時，對「先生」（業界對任護花的尊稱）有所揶揄，令有些人會問及「先生」到底何許人？

任護花為一個文采稱世報人、小說家，也是戲班「開戲師爺」。任太紫葡萄為粵劇紅伶，二人隨戲班在金山（美國）生活一段日子，對唐人埠情況十分熟悉。上世紀二次大戰前三十年代，任護花開始撰寫小說《中國殺人王》。當時美國正掀起排華潮，其「中國殺人王初到三藩市」，講的是華埠堂口之爭。一紙風行，主角「詫利」鋤強扶弱，排難解紛，頓為華人心目中英雄偶像。其後「中國殺人王大鬧墨西哥」面世，講述詫利如何幫助華僑對付當地匪徒。

任護花的《中國殺人王》書集，每個故事峰迴路轉，引人入勝，故事中的外國街名均採用當地唐人慣用的稱謂，令人看來有親切感。

任護花的小說心思慎密，小處也着工夫。例如預防汽車臨時打不着火，事前將車倒後開上斜坡，行事（殺人）後，將車順着斜坡溜下，利用衝力「撻」着引擎。例如描述中國殺人王槍法準確，雙槍齊發，同時射穿對方汽車左右後輪，寸步難行。又例如在屋內遇襲，便立刻關燈，一方面由於習慣屋內強光，望出屋外一片漆黑，難以還擊，另方面，屋內燈光火着，易成受襲目標。

任護花以筆名「周白蘋」撰寫《中國殺人王》，若用英語講這筆名，則為「白蘋周」，可見其幽默之處。戰後和平，四十年代改寫《牛精良》，此西環草莽英雄，在日軍入城後返內地抗日打游擊。當年，《牛精良》與《蝦球傳》並列普羅大眾心愛讀物。

任護花辦《紅綠日報》，營運手法「鋪鋪清」，每日報販交數後，立刻扣取支付每日夥計薪酬、稿費及行政開支，餘款便盡

入自己袋中。報行內「鋪鋪清」的另有蔣大方的《超然報》，「四嫂」每日均準時將當天薪酬放在各夥計枱面，開工收錢，從不拖欠。

■四零年代香港美人魚黃婉貞（左）黃婉笙（右）姐妹。1948 年全運會在上海舉行，黃婉貞勇奪四面金牌，鋒頭一時無兩。

北角麗池夜總會

午膳，友人笑言我既自稱「晨歸客」，對香港的聞人逸事，應知之甚詳，乃問及「李裁法」其人其事。依我估計，年未及半百的中、青港人，對李裁法沒有甚麼印象，但花甲老翁對此海派作風夜生活大亨，會印象難忘。

戰前，無人得悉有李裁法此人，戰後和平方告崛起。當年要在香港夜生活佔一席位，殊非易事，遑論稱王稱大亨。然而，他獨具慧眼，在港島北角建造麗池花園夜總會。

戰前，港島東區土木待興。當年，商務印書館有見地價低廉，購入現今北角電車總站毗鄰之僑冠大廈地皮興建印刷廠，市民前往七姊妹游水，視為郊遊。李裁法在北角建造麗池花園夜總會，不單止開拓夜生活新一頁，也壯大香港游泳池行列。在此之前，本港只有尖沙嘴西青會；必列啫士街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及如今中區大會堂側市政局所在的維多利亞游泳會 (VRC) 設有泳池。麗池泳池長三十三碼，說不上標準，但上世紀四十至五十年代的水球比賽，及游泳比賽也在此舉行。代表香港參加 1952 年奧運四名泳手之一的「太平山飛魚」張乾文，也是在麗池崛起。

麗池於 1947 年落成，為當年全港首屈一指正式夜總會，紳商名流匯聚。未見過當年麗池的人，還以為建築宏偉，其實只為一幢金字頂平房，以現今規模來講，只是一座臨時建築物。但其內部裝修華麗，除夜總會、泳池及小型高爾夫球場外，因其建於海傍，設有浮橋（活動碼頭）於海濱，備有小艇供客人遊艇河或海浴。夜總會聘菲律賓樂隊、歌星長駐演唱，每夕均有歌舞團演出，極盡聲色之娛。

早年，冷氣機未流行，舞廳夜總會亦只用電風扇。麗池要與同行對手競爭，必須追上潮流，全面安裝冷氣，這是一個大改進。正如李裁法於 1951 年在麗池四周年紀念之「四載之回憶」中所言：「今歲在麗池花園，如已無夏季，嘉賓咸集，若處清涼之宮，有人專司冷氣之調節，雖日告滿座，亦涼爽宜人。」

天宮崛起撼麗池

前篇談及李裁法在北角的麗池花園夜總會落成後，未幾便面對一些財力雄厚的同業競爭，這得補述一下 1948 年港島「小上海」的出現。事緣 1948 年中國內戰燎原，上海人紛紛南下以避，聚居於港島東區北角清華街、堡壘街一帶的滬式食肆，諸如四五六菜館、喬家柵菜館亦告開業，區內居民多操上海話，乃有「小上海」之稱。

早年，曾任東華三院總理、本地富商郭雙鰲（別名春秧），在友人游說下，投資北角地產建成春秧街，及在現今之南方大廈現址建月園遊樂場，並聘得來自上海的舞業大王之洋人——差利，開設天宮夜總會與李裁法的麗池分庭抗禮。天宮夜總會首創「彈弓地板舞池」，增加跳舞時的輕盈感。差利並從上海抽調下屬鍾先生來港出任天宮經理，鍾先生之子成長後，亦為本港演藝界紅人。話說回麗池知名度得以攀登高峰，乃拜舉辦「香港小姐」所賜，鋒頭最勁的為 1952 年但茱迪當選那一屆。當年，李裁法邀得我國外交元老王正廷博士主持「港姐」加冕，盛極一時。其後，但茱迪代表香港參加是年六月在美國加利福尼亞舉行的「世姐」選舉獲第四名。李裁法在夜總會事業中春風得意，卻一個跟斗栽在另一冒險事業中，被港府驅逐出境。

上世紀中葉，香港警力之大，令人吐舌，這可見諸綽號「爛仔亨」的前警司韓德在他的回憶錄中言及六十至七十年代的情況，這更遑論五十年代。當年警務處兼管出入境、交通事務，只要認識一個見習幫辦已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

韓戰爆發後，美國對中國實施禁運。李裁法因經營夜總會結識一名警方高級官員，合謀走私，以為萬無一失。豈料並非由港府揭發，而是美國中央情報局 (CIA) 拍攝其在麗池碼頭上落貨過程，證據確鑿。在美國壓力下，這名警務處高官為英人，乃勒令提早退休了事。但李裁法是上海人，並非香港出生，遂判驅逐出境。

傳奇人物李裁法

李裁法可稱得上是上世紀中葉一位港台傳奇人物。有人說他是上海青紅幫中人，但在 1946 年至 1947 年之間，香港很少上海人，杜月笙的徒眾仍未在香港謀出路。有人說他是抗戰時期的南京政府地下情報員，也有人說他是日軍侵華時中國派往美國受訓的特工之一。從而亦引伸出他當年被港府驅逐出境時，遣往台灣而不往內地的結論。種種傳說，人言人殊。

但有一個至今仍解不開的謎，李裁法何來這麼多錢在香港投資？選擇當年電車東行終站，遠離市區的鰂魚涌，成功地建造、經營規模龐大的麗池花園夜總會。

李裁法被驅逐出境，遣送台灣後，沉寂了一段日子。直至二十多年後，台灣警方指他謀殺男子吳家元，發出通緝令，李裁法的名字又再見諸台灣及香港報章。

這位吳家元曾是國民黨特工，也是大老千，李裁法與他賭錢，輸掉巨款，方知中了千局，便殺掉吳家元，夤夜逃亡。

由於當年內地關防封閉，兩岸關係嚴峻，台灣人縱能偷渡入境亦難以藏身。李裁法逃港後，匿藏於北角電氣道民居，接濟他的是《華僑日報》何建章總編輯。何老總與李裁法只屬泛泛之交，李裁法搞麗池時，何老總前往消遣，二人得以結識為友。何老總為人義薄雲天，為朋友可以雙脇插刀。而李裁法也不是在香港犯事，每日，何老總均派家人送飲食往電氣道接濟李裁法。

本來，李裁法匿港，神不知鬼不覺。但他逃亡來港另有目的。由於當年被港府驅逐出境時，仍有不少家財及麗池生意留在香港，悉數交由香港的妾侍代管。他潛逃來港，準備向妾侍收回這些財物。然而，相隔二十多年，桃花依舊，人面已非。李裁法致電妾侍索取財物，洩漏行蹤，昔日枕邊人報警將其拘捕，遞解返台灣。

從此，李裁法結束了他在獅子山下傳奇的一生。

渡海泳行將百載

北角麗池花園夜總會泳池，曾訓練出「太平山飛魚」張乾文，這位幸運游泳會健將替香港華人爭光不少。

早年只有三個泳池，一個是尖沙咀西青會，一個是位於港島必列啫士街的中青會，另一則是當年設於現今中環大會堂側市政局的域多利游泳會。西青會及中青會是室內泳池，域多利游泳會則是露天泳池。

域多利游泳會的泳池為海水池，在上址圍作一池，引入海水而成。後來，西環及七姊妹海邊才出現泳棚，分別為西環鐘聲泳棚及七姊妹南華會泳棚。

上世紀初葉，香港沒有大型水運會舉行，及至 1906 年，域多利游泳會創辦一年一度渡海泳，成為受廣大市民歡迎及參與的一項大型體育活動。

當年渡海泳起點為九龍尖沙咀碼頭與水師碼頭中間的水域，終點則設在港島皇后碼頭與域多利游泳會中間岸邊石壁，全程長 1743 碼。

雖然每年渡海泳途程碼數固定，但由於每年舉行時的水流、風向不同，因此，不單只講求泳術、氣力，還須懂得看「水線」，還要講點運氣。

從第一屆開始，往後三十年來每年也是洋人天下，直至 1936 年，才由華人麥煒明打破洋人壟斷局面，奪得該年度渡海泳冠軍，但嗣後 37、38 兩屆又是洋人天下。39 年開始，華將再度冒起，「氣袋」陳震南一口氣奪得兩屆渡海泳冠軍，替本港華人爭一口氣。除震南是中青會勵進團泳手，中青會泳池雖不合標準，但為室內池，陳震南每日如常練氣超過一百個「塘」，不受天氣影響。

1941 年仍舉辦渡海泳，該屆由一名年僅十五歲的華人小將尤世坤奪標。其後，因戰火蔓延，42 年至 46 年，渡海泳停辦，及至 47 年才又恢復。

1947 年，也是年僅十五歲的張乾文一鳴驚人，摘得該屆渡海泳桂冠。張乾文為幸運游泳會健兒，幸運游泳會沒有泳池，以麗池夜總會泳池為訓練基地，此一聲色犬馬銷金窩，竟訓練出「太平山飛魚」，麗池的知名度更響。

■「太平山飛魚」張乾文（左）與「捷后」C 依架，代表香港首次參加 1952 年芬蘭赫爾辛基奧運會。

「太平山飛魚」

香港傳媒予張乾文冠以「太平山飛魚」稱號，與東洋文化有關。

二次世界大戰，日本無條件投降，全國沮喪。戰火中，盟軍地氈式轟炸，美國分別在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本是大城市被炸得盡是頹垣敗瓦的日本更見千瘡百孔，經濟陷於底谷。

然而，1946 至 47 年間，日本泳手古橋廣之進，由 400 公尺至 1500 公尺捷泳項目打破世界紀錄，舉國歡騰，稱為「富士山飛魚」。

張乾文創下香港捷泳最快時速紀錄，傳媒便稱之為「太平山飛魚」。

最初，香港仍未有港體協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及至 1950 年才成立這組織。當年的域多利游泳會、南華體育會及中華青年會均為創會會員，這三會雖非單項總會，但在本港體壇歷史悠久，推動港體協工作及本港體育不遺餘力，因此，至今在港體協的七十二個會員中，僅此三會不是單項運動總會。

港體協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成立後，「揸弗人」全屬社會知名人士，會長為匯豐銀行大班（主席）摩士，副會長郭贊、沈瑞慶、奧雲曉士，主席為史堅拿，副主席馬文輝。

港體協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成為國際奧委會會員後，於 1952 年，首次派隊參加在芬蘭赫爾辛基舉行的奧運會。當時，本港原準備派出足球隊及泳手出賽，但大多數球技較佳足球球員已代表中國參賽，難以再組軍，便只好派出四名泳手參與。

游泳代表隊由當年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秘書長沙利士先生領隊，率領四名泳手遠赴赫爾辛基參賽。

這四名泳手分別為兩名男子、兩名女子，而且其中兩名為華人、兩名為洋人，名額分配均勻。兩名華人泳手為張乾文（男子捷泳），郭錦娥（女子蛙泳），而兩名洋人泳手為蒙帝路（男子捷泳），施依架（女子捷泳）。

文武廟排解紛爭

英國人常說，他們進入香港前，此地只是一個小漁村，香港之所以能在世上揚名，乃其開發之功。查實，這只是英國人在自己臉上貼金而已。

早在英國人進入香港前，港島上環水坑口已有居民聚居，當年九龍的橫水渡也在此上岸，行人熙攘十分熱鬧。我曾在寫專欄時講過，鄉里阿鄧的先人便是在水坑口賣武時見有水流觀音，連忙撿起，建廟供奉。其後因城市發展，這觀音廟需遷走，如今，觀音像則供奉在一幢大廈內，香火仍盛。若當年水坑口篳路藍縷，人煙不稠，阿鄧的先人在此賣武，只兩三日便沒有圍觀者，又怎能長年累月在此賣武，絡繹不絕。

水坑口觀音廟見證香港發展，另一歷史悠久的廟宇，不單只也見證香港發展，同時是上代港人訟裁、神靈見證、斬雞頭燒黃紙發毒誓的地方——這是至今屹立不倒，香火鼎盛的港島荷里活道文武廟。

文武廟建於何時？準確年月難以稽考。現今廟內存有清光緒二十七年（公元 1894 年）「重修香港文武二帝廟堂碑記」，碑文中言及此廟曾於道光庚戌年間（公元 1850 年）已作過重修。廟宇重修，一般而言，最快也在落成開光後四、五十年，若以此推論，文武廟可能建於清嘉慶年間。

由上世紀至今，文武廟歸由東華三院管理，每年均舉行春秋二祭。春秋二祭隆而重之，必須穿唐服——長衫馬褂，不穿西裝。但中西司憲、官員則可酌情穿西服出席。1958 年，我做三院總理，恭逢盛會，場面隆重肅穆，至今未忘。

開埠之初，唐人若有紛爭，多不信任當時的英國法律，若要令人心服口服，必須遵奉唐人慣例。纏訟雙方各自攜帶一頭公雞前往文武廟，用黃紙寫下毒誓，在文昌、關帝像前焚燒，並斬雞頭。當年民智未開，相信會有報應，不敢發假誓，這招「斬雞頭、燒黃紙」果然煞食，紛爭往往因而得以排解。

啟蒙上香拜二帝

文武廟供奉文昌、關帝。相傳文昌君姓張名亞子，字梓潼，晉朝人，掌管人間祿簽之神，元代仁宗延祐三年，加封為「輔文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後又將之與天上主文運文星宿文昌里合一，稱為文昌帝君。

昔日，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思想下，加上農民世世代代受盡壓迫、欺負，便寄望子弟考取功名，謀得一官半職，也好保家衛土，不再受欺凌。乃求於文昌帝君，保佑得以高中(音種)，是故學而優則仕風氣大盛，文昌帝君香火歷代不衰。

關帝——關羽（雲長）義薄雲天，忠義事迹家傳戶曉。歷代帝王敬其忠義，尊為關聖帝君，其間，明朝天子則封為「協天護國忠義大帝」。

上世紀，香港警界對關帝尊崇有加，回歸前，各區警署除了懸掛英女皇像外，必設有關帝神位，香燭供奉從不間斷。此外，老一輩警務人員家中也供奉關帝。若於街外從窗口望入屋內，見有紅光（燈泡光）透出，此乃關帝神位之長明燈，則十之八九，戶主應為警務人員。

話說我年僅兩歲的時候，與家兄基堯，在司機及傭人陪同下，大清早前往荷里活道文武廟上香啟蒙。抵達後，上香、鞠躬行禮，至今印象模糊，倒也是返家後，由西賓執手開筆的印象較深刻。一般人家的西賓，多為教書先生。我家聘有男管家，掌管夾萬鎖匙，打理帳房帳目、每日開支。男管家字墨不差，由他揸手寫「上（讀『上落』的『上』音）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據講，這是孔夫子寫給父親，但孔子三歲喪父，這與文中「化三千，七十士」時間上有距離，則此文之源，大有商榷。

開學除往文武廟上香，西賓揸手開筆外，還備有藤書篋，置一棵葱在內，祈求聰明好學，另於椅上置一餺帳（讀若朴撐），坐於上，取意屁股黏住不離椅，勤力向學。可能拜文昌時，家兄較為虔誠，所以他取得博士學位，我只是碩士而已。

釋道儒濟濟一堂

中華民族以農立國，春祈秋報，自古以來遵奉不移，東華三院每年均假文武廟舉行春、秋二祭，春祭祈膏雨，五穀豐收，國泰民安；秋祭慶豐年酬謝神恩。

我自從 1958 年以東華三院總理身分出席在荷里活道文武廟舉行戊戌秋祭後，幾十年來也再沒有往文武廟。最近，拙文談及文武廟舊事，特地再往一行，懷緬這兒時啟蒙老廟，可仍是舊模樣。

荷里活道改為向東單向行車，驅車上荷里活道，須由大道西往水坑口再轉上。荷里活道新廈林立，昔日《華僑日報》社址，亦改建成高聳商業大廈，往日舊樓寬闊木樓梯、營業部銅枝欄柵的景色，看來只有在舊照片中尋索。

文武廟桃花依舊。我從第一個門口進入，舉目一看，為之愕然，馬上止步。只見大門有一大紅紙寫着「佛光普照」四個大字，竟然是文武廟。

中華民族胸襟廣闊，有兼容之量。觀音為佛教菩薩，文昌、關帝及包拯則為道教中人，卻能兼容於一間廟宇內，在外國人眼中，對於中國人那來者不拒的寬宏量度，有點難以了解。

觀我黃土高原，你信奉甚麼宗教，悉隨尊便，沒有人反對你，也沒有人對你有所歧視。釋、道、儒，「滿天神佛」和平共處，唯中華民族才可見，也是我們文化先進優越，不拘於尺澤之地，不將個人信仰規範在指定的範疇內。

反觀歐西各國，經濟、科技發達的歐美，彼等多信奉基督教，但對其他宗教見有抵制排擠，不同宗教信仰，未能兼容。同一民族亦因族人之間宗教信仰不同，爭拗訴諸武力者屢見不鮮，令人扼腕莫過是以、巴之爭。

上世紀以來，烽火連綿、血流成河，這兩個國家本是阿伯拉罕的子孫，同一族人只因宗教信仰不同，同根相殘，互相殺戮卻為何由。

傳媒杯葛選港姐

歲月如流，無綫主辦香港小姐選舉，從 1973 年至今逾卅載。前周選出 2003 年度香港小姐，是夜電視台全力以赴，力盡聲色之娛。

香港彈丸之地，形形式式選美此起彼落。在無綫主辦香港小姐選舉之前，亦已有此選美。

記憶中，本港第一任香港小姐是李蘭，同年的香港冠軍騎師為黑先生。現在不單沒有人知道李蘭是誰，甚至資深馬迷也不曉得有黑先生。

以前，本港選美活動沒有專利，只要有興趣、資金充裕便主辦。但無綫與環球小姐選舉掛鈎後，便形成其獨家經營局面。

早年香港小姐選舉頗有風波。有一屆港姐，選出後發現竟是有三子女的「香港媽媽」，鬧出笑話。

另有一年港姐選舉在新開張之中環希爾頓酒店舉行（今希爾頓酒店亦已改建為長江集團中心），這次選舉由一個商會主辦，可能這商會以英語為主，乃與本港一份英文報章合辦，豈料卻犯了報行大忌，因為其他報章若報道選舉，變成替該英文報章宣傳。周三初選，各報仍有報道，但主辦機構在初選時大排筵席、款待來賓，卻薄待傳媒，成為導火線，引發全港傳媒聯手杯葛，對周末舉行之決賽不予報道。

主辦機構接獲此消息，為之「發晒茅」。不知是誰向這商會舉薦，臨急邀我為「魯仲連」，希望平息杯葛之事。

周末上午，也就是決賽日的上午，主辦機構找着了我，表達來意，我本着「助人為快樂之本」之庭訓，便約了新聞界代表與主辦機構代表，於中午在「韋家飯堂」中環大同酒家見面，在我的斡旋下，雙方舉行和談。和談時，場面火爆，曾因一言不合，新聞界代表拿起大同的酸枝椅擲向對方。

和談由中午一直至下午四時，雙方才獲得諒解，當晚港姐選舉才告順利進行。

狄波拉曾膺港姐

歷年「香港小姐」中，以 1952 年在北角麗池夜總會舉辦之港姐選舉、艷壓群芳的但茱迪成就最高，至今仍未見有佳麗能超越。有關但茱迪的成就，前文已有談及，不再重複。

六十年代，一位名叫阿查的美國人，單人匹馬前來香港「掘金」，對傳媒宣揚舉辦港姐選舉，並藉此有了知名度，便在跑馬地香港會舉辦一個演唱會，滿以為可以賺個盤滿鉢滿。

這演唱會請來美國影歌雙棲，綽號「身材」的瑪莉麥當娜助陣，瑪莉麥當娜雖然身材惹火，唯是徐娘半老，在本港沒有甚麼號召力，演唱會門堪羅雀，瑪莉麥當娜返回美國後，傳出自殺噩耗，此乃後話。

阿查雖為美國人，但身高僅五呎四吋，在美國人眼中可算「畸形」。未知是否物以類聚，或另有原因；令人發笑的，倒是阿查選出的港姐也是「細碼」：身高僅五呎差一吋，為自有香港小姐選舉以來，身材最矮細的佳麗。

本來，這位「細碼」港姐加冕後便要到美國參加環球小姐選舉，但阿查鑊羽香江，夤夜「教腳」，「細碼」港姐眼看赴美參加環姐選舉好夢成空。幸好「細碼」港姐之姊為演藝界中人，交遊廣闊，得朋友義助，方圓赴美參選環姐夢，自此長居花旗，不再返港。

1970 年，香港小姐選舉仍在中環希爾頓酒店舉行，贊助機構突然打退堂鼓，由另贊助商——本港出品之煙草公司及化妝品公司頂上。該次司儀為剛從聯合書院畢業、仍未飾演「大軍閥」的許冠文擔任。接着，參與選美組織之人東方選美公司，舉辦了兩屆港姐選舉，第一屆當選的一位是露華濃的化妝小姐；而第二屆（1973 年）則由狄波拉奪魁。同年，無綫與環球小姐選舉掛鈎，首次舉辦香港小姐選舉，選出應屆港姐孫泳恩。因而，一年內有兩位港姐誕生，也僅此一次而已。很多人以為狄波拉只屬影視藝人，殊不知其出身是香港小姐。

全城瘋狂「Z彈」

上世紀中葉，上海舞業大王差利，南下香江，鼓其如簧之舌，說動富商郭春秧投資娛樂事業，在北角開設月圓遊樂場及皇都戲院。與此同時，郭春秧並進軍北角地產，建春秧街。但投資大、回報少，五〇年初，這富甲一方，早於民國十四年已是東華三院總理的富豪，亦告「倒灶」。差利去世後，大弟子歐德禮繼承衣鉢，在香港以「Impresario」（劇團演出人）之名在本港大開拳腳，邀請世界著名樂隊來港演出。

上世紀五十年代中，一名為「Z彈」艷舞女郎，令全城瘋狂。其取名「Z彈」，因二次大戰時，美國投落廣島的原子彈簡稱「A彈」，A為英文字母之首，而Z為英文字母之終，「Z彈」乃喻在此艷舞女郎之後，已後無來者可比擬。「Z彈」身材惹火，舞姿大膽誘惑，冶遊男士趨之若鶩。每場表演爆瀉不在話下，而捧場者除男士外，亦有甚多舞小姐。本來同性相拒，何以舞小姐亦如此熱烈捧場？原來與「Z彈」伴奏的是一位菲律賓鼓手，鼓手打的是長形的邦高鼓，鼓聲「冬冬」，非洲土人用此鼓聲千里傳訊。鼓手為一俊男，打鼓時扭腰相伴，與「Z彈」同樣傾倒眾生。正所謂「鹹魚白菜各有所愛」，男士捧「Z彈」、舞小姐捧俊男鼓手，這台秀夜夜旺場。然而，俊男鼓手對捧場之鶯燕不屑一盼，但卻對一位年紀較他稍長的國語時代曲女歌星情有獨鍾，二人共諧連理，並誕下兩個孩子，孩子有二人的 DNA 遺傳，能歌善舞，在本港演藝界佔一席位。令人起敬的是，這俊男鼓手與女歌星結緣數十載，從未傳出緋聞。

當年本港歌壇獻唱分級數，首為歐西流行曲，次為國語時代曲，再次為廣東歌。歐德禮在 1950 年中，邀請世界著名美國樂隊領班、黑簧管演奏家賓利谷文來港，在皇都戲院演出，其中一場邀得方逸華小姐助陣高歌一曲。

當年，方小姐為本港著名歐西流行曲歌星，其聲線似柏迪比芝，擅唱流行的《田納西州圓舞曲》。

曾記否《春情熱舞》

上文講及「Z彈」艷舞瘋魔全城，很多人聽到這「艷」字，便以為必極盡性感誘惑之能事。只不過，其衣著為巴西森巴舞女郎服裝，扭腰搖臀而已。但在當年，民風樸素，僅屬如此亦令全港哄動。

1949年，有齣電影《春情熱舞》在皇后戲院上映。這年代，未有電影三級制，電檢處尺度十分嚴謹，這影片送檢時，能否通過，議論紛紜。

《春情熱舞》片主是當年《華僑日報》何建章總編輯。這年代，《華僑日報》是全港芸芸中文報章中，三家被政府承認刊登廣告法律有效之一。而當年絕大多數中文報紙零售每份一毫，但《華僑日報》與《星島日報》則售兩毫。

《春情熱舞》獲電檢處通過，開畫之日全城轟動，戲院里大排長龍，人龍延至大馬路，上映後場場爆滿，不知誰人有此本領，取得大批戲票，黃牛黨乘勢出動，「炒飛」大熾。當年，有些同學投身紀律部隊，做了見習幫辦，便穿著制服直入票房「買飛」，毋須排隊。

這《春情熱舞》，標榜是美國脫衣舞電影，但戲中脫衣舞孃搖臀扭腰一番後，脫掉手套，及至剩下褻衣時，鏡頭便又一轉；另一場「脫衣舞」上演。這有如平時前往海灘看穿泳衣的女性無異。這《春情熱舞》是黑白片，攝製極劣，畫面震動不定，音樂效果也奇差。看罷只得一個字——國罵。

何老總另有一齣電影《生育寶鑑》，在該年代上映，也收個盤滿鉢滿。很多人以為這齣電影有「嘢」睇，爭相入座。其實只是一齣生育衛生、調理常識影片，教育女性懷孕時及生育後應注意的保健、調理事項而已。《春情熱舞》與《生育寶鑑》給何老總帶來二十多萬元豐利，在1949與1950年間，北角地皮只售幾毫子一呎，二十萬元可以買四、五十萬呎地皮。如果當年何老總將這筆錢在北角買地皮，現在最少值五十億元。

花團錦簇出水芙蓉

何老總的《春情熱舞》收個盤滿鉢滿。

戰後第一部來港上畫的美國彩色歌舞影片，是由比提葛拉寶主演的《剪貼女郎》。

二次大戰時，比提葛拉寶是美國大兵的「剪貼女郎」、夢中情人。當年，人人皆稱讚比提葛拉寶有一隻美腿，亦為美國大兵夢中情人，但她那齣《剪貼女郎》在本港上映時，卻不哄動。

反而，1946 年來港上映的另一齣彩色水上歌舞電影《出水芙蓉》，則全港哄動，也帶旺了皇后戲院。《出水芙蓉》在皇后戲院上畫幾十日不衰，女主角愛絲德威廉絲在戲中所梳的髮型：將秀髮束於頭頂成髻狀，更成為全港女士們爭相模仿的髮型，稱為「出水芙蓉裝」。

愛絲德威廉絲本是美國參加奧運游泳代表，為戰火阻礙未能參與奧運。戰後，晉身藝壇，將游泳技術配合劇情表現在鏡頭前，那穿上泳衣的健美身材，及花團錦簇的水上芭蕾，令觀眾嘆為觀止。

當年《出水芙蓉》上演後，有人說，如果要看香港靚女可以去天星碼頭，或皇后戲院門前。

此外，荷里活的戰爭片也成為該年代香港青年的精神糧食，令到青年學子人人也想參軍。

1947 年，由加利谷巴與英格烈褒曼主演的彩色戰爭片《戰地鐘聲》公映，不單只受觀眾歡迎，也成為校外輔導課程。

《戰地鐘聲》改編自海明威的世界名著，講述上世紀三十年代西班牙內戰。這電影公映時，老師多會鼓勵學生前往觀看，然後引起閱讀原著的興趣。

但到了 1950 年美國麥卡錫年代，指這影片為共產主義張目，掀起軒然大波。《戰地鐘聲》原著名為《喪鐘為誰鳴》，其後一度成為流行的口頭禪。

智能身分證

2004 年，特區政府替全港居民更換新的智能身分證。

智能身分證將居民個人資料盡納入電子版內，有關部門若需核對有關資料時，方便快捷準確。

香港開埠以來，中國人可以自由進出香港。但自從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港府於 49 至 50 年間，便規定居民須領有身分證。

全港首次登記領取身分證，港島地區設於昔日灣仔譚臣道救世軍總部。當年負責登記、發身分證的人員，大部分是嶺南大學勵社同學，與家姊同窗，因而，我家各人毋須排隊輪候，很快便領到身分證。

當年第一批身分證是 A4 紙般大，咭紙對摺兩次，我記得身分證是粉紅色，戶主為淺黃色。

開始了領取身分證後，1950 年代中，除了由內地返港須出示身分證外，由澳門返港也須出示身分證。

當年警察幫辦兼負移民官工作，每有港澳船泊岸後，站在登岸跳板上查證。當時有喜討便宜者，當女客上岸時，便高聲：「擘開俾幫辦睇」，其意乃着女士將身分證打開，方便幫辦查核。

其後，身分證的外形設計作過多次更換。八十年代，我曾提出建議將身分證的面積，採用時下銀行信用卡那般大小，方便收藏攜帶。事實上，全球發卡公司經過多次反覆研究實驗，才認定這 8.5cm 乘 5.5cm 的尺碼最適合，皮具製造商的銀包亦據此進行設計。

當時，有位高官認為我的建議合理，答應與有關部門進行研究。但最後答案是身分證有很多持證人資料，如果像信用卡那般大小，難以貯藏這麼多資料數據。事隔多年，現今特區政府更換的智能身分證，其面積不正也是信用卡那般大小嗎！有些人便是這樣，舉凡不是自己構思、提出的方案，必定否決。

大天二勒收行水

戰後和平，香港仍未有身分證。從廣州、澳門返港，毋須經過海關，移民局檢視證件便可以自由上岸。

其後，「永利航」轉行港穗線，由香港往廣州，船行內河，大天二（大賊）向船公司勒收「行水」（打單）。內河河道狹窄，兩岸為田壩，若船隻快速行駛，捲起激浪，會沖毀田壩，因而須緩緩而行。匪徒便趁此「打單」，若不就範，在淺窄河道內放置水雷炸船。

當年，賺錢最多，搵快錢最易者為「水客」，「水客」帶貨入內地，其利甚豐。家兄有位朋友，綽號「高佬七」，為游泳健將。一次，帶貨上廣州，船被炸，以其身手，水遁當可無恙，豈料跳水時，如在泳池表演一般，頭先入水，但內河水淺，河牀為淤泥，其頭直插入泥中，窒息喪生。

話說太平洋戰事結束後，由澳門返港稱為「復原」，意指當年因避戰難，由港逃澳，今返原里。舉家賦歸，行李繁多。

當年，港澳船抵埗，仍未泊妥，苦力（咕喱）便以綁有鐵鈎之長竹竿鈎住船欄，沿竿爬上船，爭替旅客搬行李。苦力們遇上不出慣門的旅客在討價還價時，便提走行李上岸作鳥獸散，旅客縱失財物亦徒呼奈何。

因而，出慣門之人，將行李堆在船旁；以繩網蓋好，家人則坐在行李堆上，由其中一人與咕喱頭講價，講妥價錢，再由咕喱頭着人搬上岸，若有遺失，唯咕喱頭是問。

戰後和平，沒有機動貨車，行李搬上岸後，由「八爪魚」載運，此為兩輪手推木頭板車，中置疏間木板，貨物置於木板上，車後有兩根木把手，車頭由八人用八根粗繩牽引。

當年莫說貨車欠奉，甚至連中華巴士也由軍用貨車改裝，這些巴士，車尾懸有一麻繩，乘客搭車，手執麻繩踏着車尾梯級上車。

武俠世界跨金禧

我自幼便喜看武俠小說，孩童時對《江湖奇俠傳》、《七俠五義》已看得滾瓜爛熟。

武俠小說雜誌中，最長壽首推《武俠世界》。羅斌先生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創刊至今，超過半世紀，仍然出版。

上世紀中葉，羅先生在上海生活時，曾任當年上海兩本流行雜誌《西點》、《藍皮書》發行人。

年輕時，看《西點》，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名叫邵洵美的文章，邵先生的專欄以描述美國事物為主，其後，邵先生於四十年代末期移民美國。少年時得以吸收不少美國知識，亦拜於此。

1950 年年初，羅斌先生從上海來港，當時上海出版的《西點》、《藍皮書》已告停刊，但羅先生則在本港繼續出版這兩本雜誌，及創辦《武俠世界》。我認識羅斌先生已有四十多年，他出版的雜誌彩色封面，由我家族的二天堂印務有限公司代印。我在工廠內設一健身室健身，羅先生與家兄基澤亦常於此健身，因而認識。在此之前，羅先生已出版《武俠世界》。

《武俠世界》多名家執筆，佳作如林，其中亦拍成電影，諸如《如來神掌》、《天殘腳》等風行一時。

此雜誌名家中，有位作家蹄風，筆耕與梁羽生、金庸同期。

蹄風的武俠小說歷史背景，從女真（滿人）入關前，一直寫到入關。記憶中，蹄風是第一位在武俠小說中描述喇嘛武功「柔門十八雙推掌」的作者。

蹄風不單只是武俠小說名家，亦為香港出名馬評家叔子是也。1961 年，簡而清兄（簡老八）任《明報》馬經版主編，舉辦一個馬評人盃賽，廣邀全港馬評人參加，每次賽事，每人提供一隻貼士，下注五元，待馬季結束時，積累勝出彩金最多者捧盃。老八與叔子叮噹馬頭，鬥至最後一個賽馬日決勝負。由於老八是主編，須讓叔子先揀馬，叔子揀了場熱門勝出捧盃。叔子本名周叔華，其子正是港大周永新教授。

三毫子小說鼻祖

羅斌先生是我認識的人中最懂管理學的一位。羅老闆雖沒有大學學位，但他若在大學任教工商管理，綽綽有餘。

羅老闆從出版兩本雜誌開始，繼而出版「三毫子小說」，再出版《新報》，拍電影，這全仗他管理得宜，節省財富下來，進行投資。他首創出版「三毫子小說」時，香港的中文報章每份零售亦只一毫。

當年「三毫子小說」風行一時，名家如林，其中依達，今仍活躍文壇。

依達是一個天才，我認識他是在《天天日報》周年紀念晚宴。當年我主持《天天日報》社務，周年紀念晚宴席設中環大同酒家三、四、五樓，款待全港官紳、作家及同業。當時依達才十七歲，與女作家亦舒（倪匡之妹）一齊赴宴，外表看似中學生，卻已寫了不少小說。

歲月如流，唯依達樂於筆耕不疲，仍撰寫小說及旅遊文章。

羅老闆出版《新報》，他將副刊小說擇其優者出書之餘，並拍電影。記憶中所拍的第一部電影，為《一王四后》，這電影在電車路新世界戲院公映。上畫後，羅老闆駕着「綿羊仔」（意大利偉士牌小型電單車），載着太太，每日往視察票房情況；與此同時，並巡視各區報攤「補紙」「補書」，以其賢伉儷「重磅」身材，倆人駕着「綿羊仔」在人車熙攘的鬧市中穿梭，可真替他倆抹一把汗。

六十年代，《新報》小說《二世祖手記》，大受歡迎。

作者楊天成為上海人，他有一怪習慣，不在家中寫稿，而在餐廳行文。他長駐銅鑼灣大丸附近加寧街紅屋餐廳寫稿，有些同行譏他「扮嘢」。

楊天成甫來港時，任《華僑日報》體育記者，當時體記月薪上限僅二百元。

有一年過年，楊天成有急需，將一幅家傳國畫轉讓給我，換

取頭寸周轉。所謂「君子不奪人所好」，我婉拒接受他的國畫，而無條件給予資助過年。

楊天成為人有古風——感恩圖報，其後在我主理的報紙撰稿，堅持只收取象徵式稿酬。

■1970 香港小姐選舉假座希爾頓酒店舉行，贊助商為芝柏表、露華濃、瑞興百貨及黛安芬。圖為大會舉行新聞發布會，作者（左四人）為發布會發言人。

物盡其用管理學

楊天成的《二世祖手記》，讀者遍及港澳、南洋一帶。每年南洋客到訪，多會問及認識「二世祖」與否？

67 年騷動後，68 年楊天成在大坑道買入一個單位，走告於我，價錢相宜，九百呎單位只售三萬八千元，首期萬二，月供三百。猶記得，他當時以「社長」相稱謂：「社長，買得過，買番間，唔住可以租俾人。」我信其言，買入一間，於 1972 年以廿八萬元沽出，獲利不俗，滿懷高興。

其後，本港地產大旺，這區同樣面積單位，樓價高達七百萬元，此乃後話。誰料天妒英才，楊天成罹染一怪病早逝，令人惋惜。隔了十幾廿年，易主後的《新報》重刊《二世祖手記》，仍大受歡迎。

話說回羅斌先生的商業管理，能力之高，令人折服。

物盡其用，是羅老闆管理學之一。

他將《新報》吃香的副刊，付印三毫子小說出版，無須再排字，只須將已檢排好的鉛字稍為整理一下成單行本的規格便行，正如廣東人所言「慳水慳力」。如果單行本受歡迎，便又將這小說拍成電影，一稿三用。

羅老闆拍電影時，在台灣開設沖印公司，除了替自己的影片菲林沖印外，並替一些獨立製片公司沖印影片菲林。曾有一段時間，羅老闆也生產發售成藥，出動旗下影業公司的男女明星配合宣傳推廣。談及羅老闆之所以會涉足成藥，可能與他出版另一份報章《新夜報》有關，當時《新夜報》有一醫藥專欄，由總編輯阿樂（王世瑜）主持，大受歡迎，讀者來函問症絡繹不絕。

因而可能觸發其「濟世」之念，遂投資成藥生產。

同樣，因為出版報刊、小說日多，便自設印刷廠，該廠並承接外間之商品目錄、產品介紹單張。期間對一家託印之傢俬產品公司產生興趣，認為經營傢俬大有可為，取得一個北歐名牌傢俬港區總代理權。

「西水大」拳賽賑災

上世紀五十年代，新派武俠小說崛起。無巧不成話，香港兩個武林高手——吳派太極吳公儀掌門與白鶴派「白鶴三夫」之一陳克夫師父；因某傳媒渲染信息報道，掀起罵戰，其後在澳門舉行「吳陳比武」。

南粵武林罵戰，時有發生。早年，旅居五羊城之北五虎之一顧汝章師父挑戰黃飛鴻宗師弟子林世榮師父。但「南天王」陳濟棠認為兩虎不宜相鬥，乃命顧師傅往湖南跟隨省主席何建，另着先嚴帶林師父離開廣州前往越南。

及至四十年代，穗港兩位西洋拳教頭罵戰，擬辦挑戰拳賽。許大偉是廣州輕量級冠軍；李劍琴則是老教頭。二人相約比武，皆因當年「西水大」，粵省水災嚴重，二人古道熱腸，欲作拳賽賑災。

未講「許李拳賽」之前，先向讀者闡釋一下，「西水」乃指西江，此江水由桂入粵，經敝鄉三水，然後匯入珠江。1947年，西江水位暴漲，即俗稱「西水大」，氾濫成災，珠江兩岸頓成澤國。當年我僅十四歲，獨自坐火車上廣州，早上九時在尖沙咀火車總站（鐘樓）上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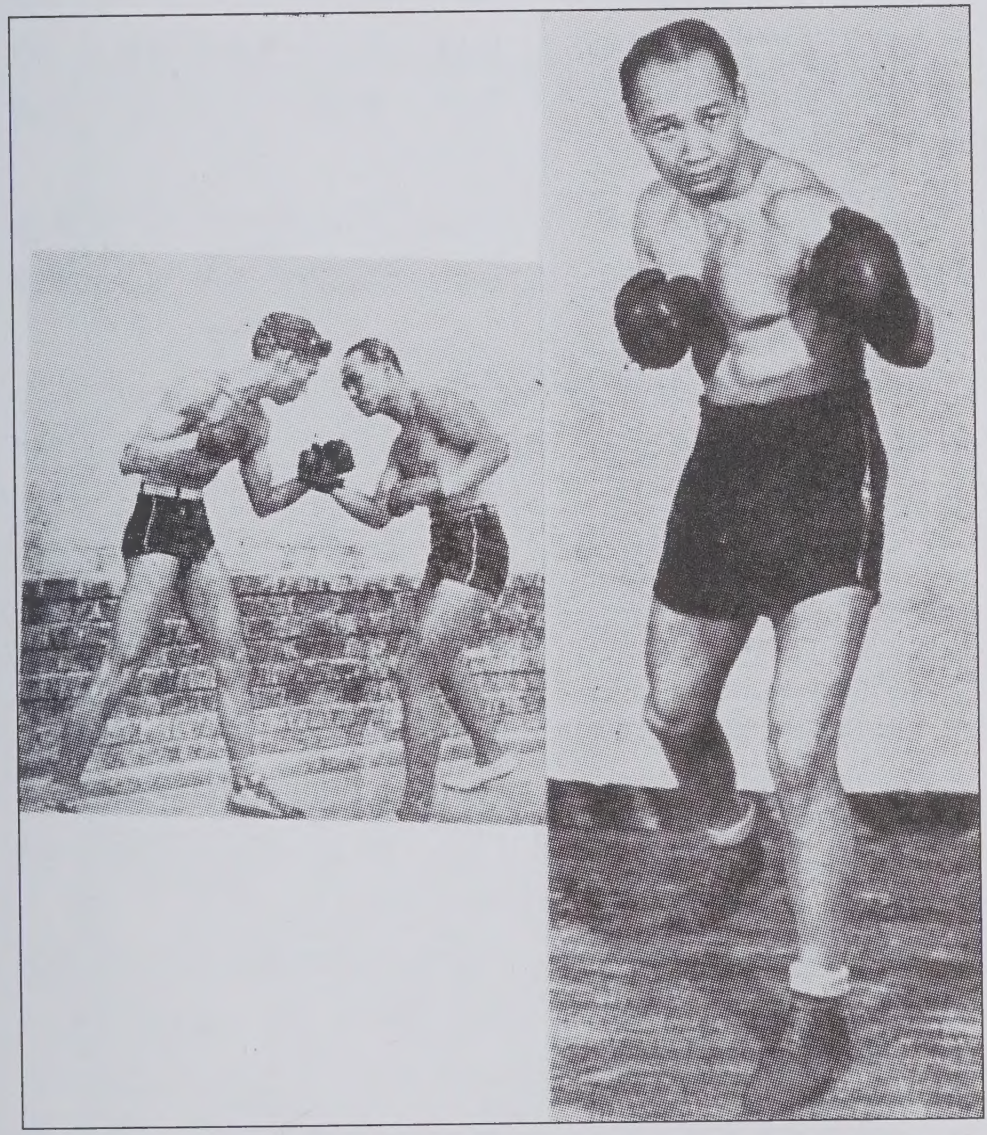
談及九廣火車，話分兩頭，不知是哪位聰明人將交通方便的尖沙咀火車總站搬去「半天吊」的紅磡。未搬站前，港島居民坐天星小輪過海，出閘向右轉步行幾分鐘便可以搭火車，十分方便。

說回 1947 年「西水大」，我前往廣州。

早上九時在尖沙咀火車總站開車，北行沿岸田野一片汪洋，只露出電線桿，抵達石龍時，已經肚餓。火車停站，我與其他乘客一樣，買碗白切雞飯充飢。陶碗盛飯，木筷一雙。

火車稍停便又開行，小販懶得上車收碗，各人吃罷，碗筷順手(飛碟)掉出車窗外。水浸令車行緩慢，至黃昏七時才抵達石牌中山大學（今之暨南大學）。

這次災情嚴重，至今未見。幸好，我家之廣州舖頭派夥記與私家車來接車，不然的話，一個十來歲的孩子人生路不熟，不知如何是好。



■（右圖）香港西洋拳之父李劍琴。（左圖）李劍琴師傅（右）親自授徒時情形。

賑災義舉

1947 年「西水大」，水患成災，粵人鄉情濃厚，不知是誰提及賑災之事，廣州許大偉教頭去函挑戰香港李劍琴教頭，作一場賑災義賽。

本來，二人體重不同級，年齡有距離。

當年，許大偉重 135 磅，年僅二十五；李劍琴則體重 142 磅，年已四十開外。廣東人所謂「打唔埋牙」，但為着賑災義舉，二人展開罵戰。

李劍琴來頭不小，1936 年與陳月法同是中國出席柏林奧運西洋拳代表。但當年國家缺乏經費，須自費參加，二人遂未成行。

戰後和平，李劍琴在香港首先推動擂台拳賽。在港島衛城道中華中學操場舉行拳賽，本港首位拳王黎東芬，亦出於李劍琴門下。

話說回這次賑災「許李大戰」，從 1947 年開始罵戰，直至 1948 年才落實舉行。合約規定分別在香港及廣州各作賽一場，每場打四回合，每回合兩分鐘。

首仗在香港南華會舉行，當年我無份登台，而負責帶位。這一仗，李劍琴以點數取勝後，卻不往廣州打第二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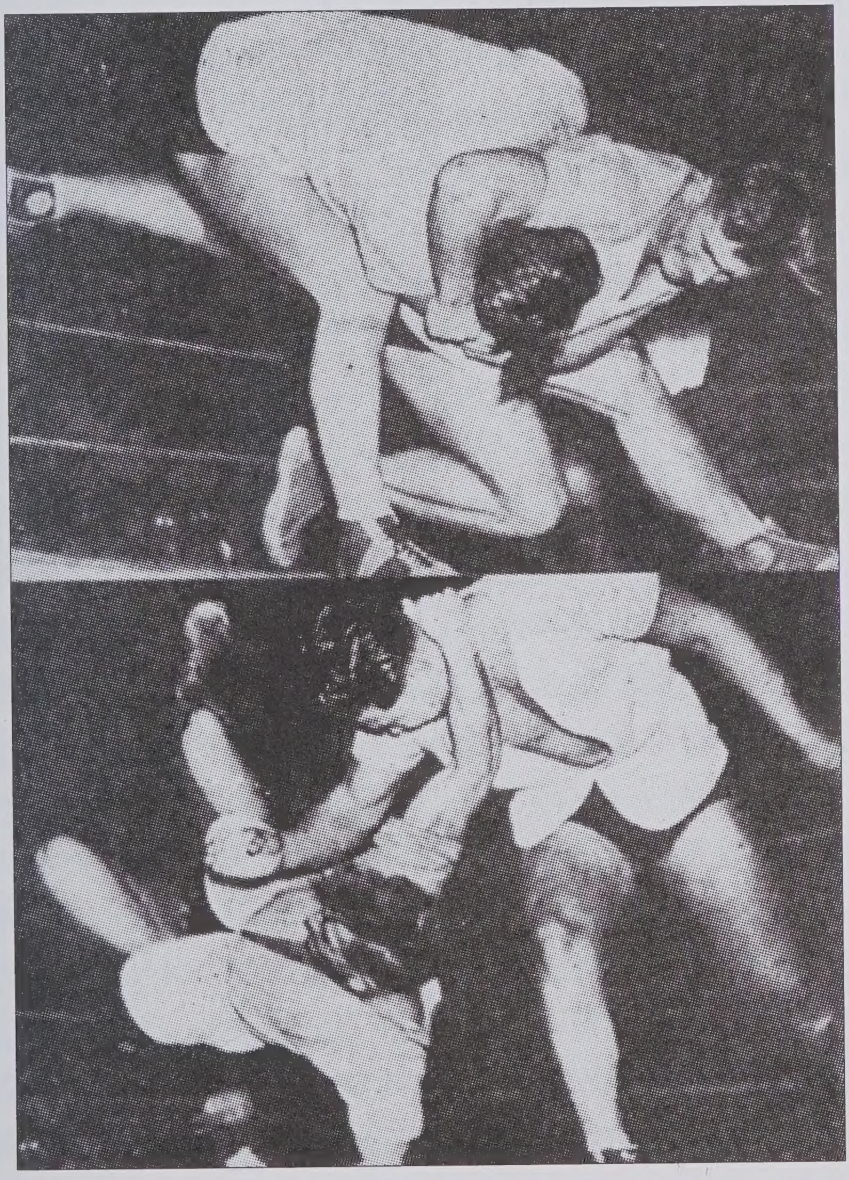
此有如時下所見之「公園棋王」，贏了一局後亦不再弈，對手無法反先，自己永遠是「勝利者」。（一笑）

歲月如梭，及至五十年代，本港吳派太極眾弟子替吳公儀掌門賀壽。席間，吳掌門之子吳大葵言及時下常有「講手」發生，恰巧被《中聲報》記者聽到隻言片言。

事緣昔日武林，包括香港在內，仍有「踢盤」習俗。凡沒有派別靠山，沒有師父「睇頭」，單人匹馬開館者，必有人上門「踢盤」，測試其功夫。

本來，吳大葵之言只屬席間閒談。但是，翌日《中聲報》則大字標題謂太極派挑戰全港武林。

報道出街後，縱然太極派立刻澄清更正，亦無補於事，因市民及武林中人眼中只見「挑戰」，無睹「更正」。此事，立刻引起白鶴派的強烈反應，「白鶴三夫」之一陳克夫師父，公開挑戰吳公儀掌門。



■1948 年，第七屆（上海）全運會摔跤冠軍程開年迎戰駐港英軍冠軍堅些亞，最後，程開年以一招「大別子」摔倒對方，博得全場掌聲。

白鶴派掌門人

香港白鶴派掌門吳肇鍾，乃我三水同鄉，門下愛徒「白鶴三夫」為陸智夫、鄺本夫及陳克夫。

若論武林輩分，陳克夫挑戰吳公儀掌門，俗語所謂「越級挑戰」，不符武林規矩。無論切磋或比武，應為掌門對掌門，門人對門人方合。今番白鶴陳克夫叫陣，對象應為太極吳大葵。一直以來，世人多認為唐人比武亦無賽例，拳腳無眼，一出非死則傷。因此，港英嚴禁擂台比武，白鶴派與太極派的罵戰，只能見諸報章，未能付諸行動。

事有湊巧，兩派罵戰之際，澳門總督夫人舉行聖誕慈善籌款，港澳熱心人士建議邀吳、陳二人往澳門比武，響應慈善籌款。「吳陳比武」從罵戰至落實，擾攘過了聖誕，至翌年才在澳門新花園舉行。

在「吳陳比武」之前，內地最後一次擂台比武，為上世紀三十年代，由湖南省省主席何建主持在長沙舉行那仗，這仗無甚瞄頭。今番「吳陳比武」，與長沙打擂台一役，事隔二三十年，對於愛好中國武術的人來講，如久旱逢甘露，莫不一睹為快。更何況兩派助拳者，均為名重一時武林高手。太極派助拳高手計有鷹爪劉法孟、猴拳耿德海、楊派太極董英傑及南華會教頭葉雨亭。而白鶴派在香港為大門派，人才鼎盛，助拳高手包括精通中外拳術的李劍琴。因此，此事傳出，立刻哄動港澳。

澳門新花園位於荷蘭園利宵球場對面，四十年代仍是一個棄置地盤。太平洋戰爭時，先嚴攜家小居澳門避戰火，住火藥局斜巷。我於每日黃昏補習後，必行經新花園返家。及至五十年代，發展商整理這地盤，才將埋在瓦礫中的游泳池清理出來，重新啟用為公眾游泳池。當年「吳陳比武」，在新花園泳池上蓋搭擂台舉行。大會總裁判為現今澳門特首何厚鏵先翁何賢先生。何賢先生是當年澳門首屆全國政協代表之一，亦為澳門華人代表、中華總商會會長、銀行公會理事長，名重一時。

兩虎門和氣收場

「吳陳比武」舉行之日，我在美國讀書，未能目睹此武林盛事。

返港後，坊間對此盛事仍津津樂道。更有電影公司將比武實況拍成紀錄片，在銅鑼灣紐約戲院公映。

影片開場，先由許志民先生作柔道「摔」、「投」動作示範。許先生師從日本柔道大師金井干城，示範動作雖精彩，可惜鏡頭太少，對學柔道的人來講，未免太「短癮」。

比武開始，先由太極鄭榮光師父上場表演氣功，邀觀眾上台，任擊其腹。只見一青年上台，狂打鄭師父腹部幾十拳，鄭師父臉不紅、氣不喘，若無其事。半世紀後，這青年已是人所尊敬的港澳知名人士。最近，見有重播「吳陳比武」紀錄片，可惜鏡頭零碎，更沒有播出鄭師父「任打唔嬲」的鏡頭，較諸比武相搏尤為精采的過程，認真「走寶」。

正本戲上場，吳公儀掌門外御長衫，厚底布鞋，脫下長衫，內為唐裝短打，一派宗師風範。陳克夫師父則功夫整束打扮，文化衫、束腳功夫長褲、功夫鞋，精神奕奕。

大會總裁判何賢先生敲響開賽鑼聲，吳掌門臉露微笑，雙手輕搖，姿態悠然。但見陳師父二話不說，衝前連施插搥，吳掌門冷不提防，扑向台邊，手按圍繩，一足向後蹺起。

事後有「解畫」稱吳掌門此一後蹺腳暗藏殺着，若陳師父再進馬，必然中招，如是云云。且說陳師父得勢不饒人，再趨前連施插搥。吳掌門連忙翻身還擊，一記掛拳——翻身撇身搥，擊中陳師父鼻樑，鮮血直冒。

本來，看慣西洋拳或自由搏擊，鼻樑中拳流血為常見之事。但大會總裁判為斯文人，少見血腥場面，連忙敲鑼停止這一回合。及至第二回合進行時，吳陳二人均極度尊敬對方，僅遠距離作戰。終於，陳師父凌空踢出一腿，比武宣布結束，不分勝負。

新加坡武林大會

「吳陳比武」後，掀起新派武俠小說熱潮，其後發展成一個文學新領域。與此同時，習武風起雲湧，一時之間，國術大行其道。

1956 年，台灣舉辦擂台比武，香港多個門派亦派人參加。其中包括：太極胡勝、鄭天熊、蔡李佛黎雄、柔功門廖子強、白鶴倪沃棠、詠春黃純良等武林高手。眾人在領隊陳德超（香港早期私家偵探）帶領下，赴台打擂台，盛況哄動一時。

當年，亡友龍國雲正任職《紅綠日報》，跟隨「先生」任護花，為見習記者，亦隨隊出發報道這次擂台比武。

自「吳陳比武」後，港人久未見有比武報道，得見今番武林盛事，亦再度在本港掀起練武、學國術高潮。

及至 1969 年，新加坡為慶祝開埠一百五十周年紀念，舉辦第一屆東南亞武術邀請賽，參加的國家、城市有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及香港。

賽事以體重分六級進行，各級均設有金、銀、銅獎牌。本港五大門派均派出門下弟子出戰。我亦帶領天天體育會健兒參與此盛會，其中最輕兩級賽事，由陳觀泰及劉大偉奪得金牌。

陳觀泰揚威擂台後，人生亦有所轉變，憑其敏捷身手，得以進入電影圈拍武打片。他演出的第一部電影是吳思遠的《蕩寇灘》，其後加盟邵氏，演出《馬永貞》後喜見走紅。

話說回本港國術界，參加完 1969 年在新加坡舉行的東南亞武術邀請賽後，各門派有感於國術界須加強聯繫，遂排除門戶之見，眾心一致，組成國術總會，推動本港國術運動，至今亦有三十多年不倦。

從 1969 年開始，東南亞武術邀請賽每隔兩年舉行一次，及至第六屆，由香港國術總會主辦，將賽事範圍擴展為「世界擂台邀請賽」，在新伊館舉行，廣邀各地武林高手參與。

馬場大石鼓鬼相

歲月如梭，再過十年，我這個香港賽馬會資深會員便可享受毋須交會費的優待。然而，四十多年來，我這資深會員卻鮮有在賽馬日入場投注博彩。我入會，主要是方便先慈可以隨時入場觀看賽馬。

日前，閱及亡友簡而清（簡老八）兄的《香港賽馬話舊》，啟引起自己對昔日馬場逸事片鱗半爪回憶。

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先嚴曾多次帶我入場觀賽。本來，馬會規定兒童不能入場觀看賽事，但在跑「馬王」的那天例外，兒童可以入場湊熱鬧。

當年我只六、七歲，與家兄基堯倚着欄杆看出賽馬匹落草地，一方面被騎師們七彩繽紛的彩衣吸引，另方面也對昂首闊步的馬匹着迷，看見出賽的白馬泛有暗黑色，乃指為「桃花馬」。

那年代的博彩只有「獨贏」與「位置」兩種，場內售票窗口寫着中文「溫拿」及「皮里士」。而騎師及出策馬匹的名字以木牌懸掛，稱為「掛牌」，由工人以繩索扯上扯下，十分原始。

上世紀初，香港馬會的建築物仍停留在有部分為竹棚年代。1918 年，火燒馬棚，馬迷走避不及，釀成巨災，當年谷中枉死亡魂，葬於荒野(現今政府大球場)。

戰後 1946 年左右，中區雪廠街一家影樓（影相舖）MEE CHEUNG 說是在「大石鼓」拍攝到「馬場鬼相」。「大石鼓」於黃泥涌道旁，昔日頗多沒有入場馬迷或傳媒攝影記者，多站於圍欄外高處觀看，或拍攝競賽時馬匹「上山」情形。

該影樓攝影師在拍攝馬匹過「大石鼓」時，拍攝到其中一馬匹，除了那位出策的姓梁騎師外，有另一位騎師坐在其身後，二人同騎一匹馬（？！）。

這情況可能是當年攝影機古舊，菲林質素差，故有此「疊影」的現象。該年暑假有位老師與這影樓相熟，帶我去看這「馬場鬼相」，信之不誣。

最是懷念大馬票

有所謂「行船跑馬三分險」，據云，戰前已有華籍騎師在「大石鼓」墮馬死亡，因而乃傳出，人鬼同策一馬，「馬場鬼相」的怪事。在那女皇御准香港皇家賽馬會年代，雖由洋人掌權，但多年來亦有意外發生，司馬克、何偉航的先後墮馬身亡。馬會為求心安，亦曾在快活谷舉行中式超渡大會，場內豎起大幡，眾高僧祈福誦禱做法事，繞場一周，超渡亡魂。

百年來，馬會不斷改進。賽馬博彩從早年只有「溫拿」「皮里士」，發展至今的獨贏、位置、連贏、位置連贏、三重彩、單T、孖T、三T及三寶，林林總總，五花八門。

我最懷念的是開大馬票。馬票分大馬票與小搖彩，及至六合彩的出現才代替馬票。

大馬票每張售價二元，靠售賣馬票也養活不少人。

當年的茶樓內，有些小女孩手持竹竿，竹竿綁有橫枝，一張張的馬票夾在竹枝上，靠賣每張多收一毫子。

茶客為求方便，不往馬會購買，多花一毫子幫趁小女孩，祈求幸運之神眷顧。一天內靠賣十幾二十張馬票，對一個小女孩來講，這收入已是不俗。

中馬票，講彩數。有幸運之神擦身而過，失諸交臂；亦見寵愛有加，一生人連中兩次大馬票。

有位朋友在灣仔茶樓品茗，在兜售馬票的女孩手中，取一本內其中一張，他取的那張，差三個號碼便中頭獎，如果當時他整本（十張）買下，便中頭獎。

一般來講，一生人之中，祈望中一次馬票頭獎也難，但另有朋友卻中兩次頭獎，確是羨煞旁人。

這位朋友是中華遊樂會會員，平時喜往中遊會打網球。中游會為方便會員買馬票，先行在馬會買入一批馬票，然後將馬票號碼列於更衣室外，會員認購的話，在馬票號碼後簽上名便行，款項留待在會費月結單中一併收取。

無心插柳中馬票

上世紀四十年代，擁有家財百萬羨煞旁人，坊間流行「黃百萬」之語，乃為富豪代名詞。

我那位中華遊樂會「波友」中了馬票，獲得六十多萬元彩金，這可不是一個小數目，他在中區華人行地下，開了兩間百貨公司——萬成、建成，與龍子行毗鄰。

中華遊樂會的會員買馬票服務，持之恒久。那位曾中頭獎的朋友，特別受幸運之神眷顧，隔了幾年，有一次打完波，另一位朋友在告示牌的馬票號碼上，一口氣順序認購了一大堆，但可能認為其中一個號碼不吉利，便跳劃一個。那位幸運「波友」沖完涼，更衣後行經告示牌，看見這一個號碼沒有人認購，便簽名認購。天下間便是這麼奇妙，正所謂「無心插柳柳成蔭」，這正是頭獎號碼，他又中了一筆百萬橫財。

昔日馬會規例：紅牌（見習騎師）只須勝出十場頭馬，便可以升「大師父」。騎師之中有林國樑、國強昆仲，大師父也，人稱「大細雞」，我有一位林姓朋友人稱「中雞」，蹉跎歲月，遲遲未能畢業升大師父。

一日，「中雞」在粉嶺習騎後，與師兄弟驅車往元朗榮華飲茶，順手在茶樓門口老婦的煙仔檔買了一張馬票，中了頭獎，彩金高達一百五十萬元。

「中雞」中獎後，立刻專誠驅車往元朗，打賞五百元給煙仔檔老婦。當年，煙仔檔買一張馬票只賺一兩毫子，老婦獲五百元打賞，自是喜出望外。從此，「中雞」身嬌肉貴，不見再出賽。

昔日，中了馬票，幸運兒如果識得門路，將馬票賣出，最低限度可以較彩金賣高一成。事緣於有些公務員的財富「見唔到光」，在開馬票之前，便放出聲氣，如果有人中了馬票，而又願意轉讓的話，可以加多一成收購這張馬票。

這些公務員買了這張頭獎馬票後，便可公開宣布中馬票，大條道理解釋財富的來源。有了這筆橫財便可避免收入不符之嫌。

毓秀街荔廬舊侶

有人誤將「肖」字為「蕭」字的簡化字，便將姓「蕭」寫成「肖」。查實，「肖」本身是一個姓氏，讀音俏。日前我在他報曾講過，戰前有位粵劇紅伶肖麗章，便是姓肖。

余生也晚，不單只沒有看過肖麗章演出，甚至連馬師曾及薛覺先也沒有正式認識交際，倒也是與新馬師曾（新馬）有點交情。

上世紀四十年代尾至五十年代，新馬住跑馬地毓秀街「荔廬」門房樓上。

「荔廬」是《循環日報》老闆溫荔坡先生寓所，六十至七十年代《星島日報》名體育記者溫觀偉兄，是溫荔坡先生的公子。

《循環日報》歷史悠久，十九世紀已出版，主筆為「長毛狀元」王韜。

王韜曾在太平天國任事，太平天國失敗後，遠走上海，輾轉來港。

當年《循環日報》人才鼎盛，抗戰初期，不少左翼文人南下，或為撰稿，或為參與編務。日治時期，美機轟炸灣仔，《循環日報》中彈大火，排字房鉛字落於烈火中，報館無鉛字排版，乃告停刊。

1948 年，我也住毓秀街，斜對面便是「荔廬」，與溫老闆眾子女相熟。我們一群年輕人組織少年社，學習音樂、柔道及拳擊。

「荔廬」門房上的建築物約四百呎左右，新馬居於此，直至摩利臣山道永祥大廈落成方遷出。新馬居毓秀街時，他那輛美國潘迪黑色開蓬大車，經常泊在「荔廬」門外，新馬矮細，開蓬車大，他坐在車中只露出半個頭，每於泊位時須有人在車外「睇位」。

有時候，新馬坐在門口跟人學唱京戲，有人說授者是馬連良。我不認識馬連良，是耶非耶？不得而知。

新馬虔誠拜呂祖

新馬師曾（新馬）信奉呂祖（呂洞賓），十分虔誠，早晚均做功課——誦經。他住所臨街且矮，途人經過亦聽到有節奏的木魚聲。有人說此「扑、扑」聲響，正好掩蓋屋內有人抽大煙之聲。新馬抽大煙之說，坊間傳說不息，但我未有親眼見過，只是半信半疑。

新馬唱腔上乘，及對呂祖的虔誠，深受社會人士愛戴。1960 年東華三院主席張玉麟（三叔）對新馬十分支持，凡是新馬參與的慈善籌款，三叔也有「墊底飛」點唱，以求達到心目中的善款數字。經常與三叔支持新馬籌款的，還有另一社會名流「老友記」盧述卿。

與新馬交往，他縱然答應任何事，也未落實，他仍須問過「爺爺」才行。「爺爺」者，呂祖也。如果「爺爺」反對，新馬縱已應承亦反口。所以，當年三叔有句口頭禪：「爺爺話唔得就冇命」！

新馬當年十分活躍，駕駛開篷大房車外，也學電單車。

當年流行的英國電單車馬力大，駕駛時車身拋動大。新馬體重輕，須找「秤砣」坐在車尾，增加重量，減低車身的拋動。一次，新馬載着「坪砣」從山村道轉入毓秀街，該處有小斜坡，新馬在「掟彎」時翻車，「秤砣」飛撻受傷。從此，不見新馬再開電單車。新馬與妻兒居於毓秀街，相安無事。及至 1957 至 1958 年間，新馬與九龍一家小舞廳舞小姐金麗華打得火一般熱，並帶返毓秀街同住。此事引起太太不滿，婚姻破裂，據報道，女方在離婚後去了英國，不再返港。舞小姐不單只自己入住毓秀街，並帶同媽媽一同入住新馬家。

我有位做騎師的同學也鍾情此舞小姐，但當年騎師不及紅伶吃香，我那癡心同學來我家騎樓，眺望新馬寓宅可有甚麼動靜，一連三日，毫無結果便離去。

未幾，可能條件談不攏，金麗華母女也離開新馬家。

新馬與美國無緣

在社交場合中，新馬師曾（新馬）經常言想往美國演出，但未知甚麼緣故，總是辦不到入境簽證。

當年，鄧樹勛先生在美國新聞處任事，職級頗高。鄧先生離開美國新聞處後，有段時間在麗的映聲主持教授英語節目。新馬請鄧先生協助申請美國入境簽證，在銅鑼灣白沙道「老正興」請客，邀我作陪，座中還有電影明星李麗華小姐。

席間，新馬對李麗華表示：「我是南方伶王，妳是北方影后，我二人合作，天下無敵」。我聽他這麼一言，心中不由得暗暗發笑。但這飯局後，新馬的美國入境簽證乃沒有下文。

及後，無綫電視「獎金？獎品？」問答遊戲節目主持胡章釗說道可助新馬搞美國入境簽證，相約在希爾頓酒店（今長江實業集團中心）飯局，研究有關事情，我亦為座上客，結果也不成功。

這可能是新馬與美國無緣！

過了一段日子，麗的電視選舉第二屆沙灘小姐，我與新馬同是大會評判。會上休息期間，新馬向我透露，牛津大學與劍橋大學也爭着頒予博士銜。

事實上，以新馬的唱腔及其在粵劇中造詣成就，獲得人文學榮譽博士銜，當之無愧。可是，當年香港大學卻忽視了這位「慈善伶王」，令人有滄海遺珠之嘆。

當時新馬並表示，多數人上台接受榮譽學位時，要發表簡短演說，但他若上台，則唱支粵曲表達心意。

結果，牛津、劍橋之行未見實現，新馬也沒有在爵宮學府禮台上接受榮譽博士銜時一曲表心聲，否則的話，可真是校園創舉。

1958 年，我從毓秀街搬返羅便臣道祖屋居住，不再與新馬做街坊。

及後，他對自由搏擊運動興趣濃厚，每有大賽，也見他與太

太雙雙到場觀戰。我為賽會評判，每於賽事中與新馬會晤。

主辦單位見「慈善伶王」蒞臨，均以此為榮，邀他上台授以獎項誌念。

■1959 年，華僑日報何建章總編輯（左一人）、名伶新馬師曾（左二人）與「老友記」盧述卿先生（右一人）及作者（右二人）歡聚於酒會上。

蟹中極品數黃油

「寒露」甫過，黃油蟹過造，大閘蟹登場。

三十年前，一日，與一眾好友飯局，座中有作家也有食家。席間談及「無腸公子」，有海派作家力讚大閘蟹為蟹中極品，當時我按捺不住，乃言未曾品嘗過黃油蟹，當不知何謂蟹中極品。

在座好友，《超然報》老總羅秀（秀官）聞言，立刻打蛇隨棍上，提議搞一次黃油蟹宴，品嘗此天下美食。當年《超然報》與《紅綠日報》性質近似，收入全仗銷紙，不靠廣告收益，每份零售一毫亦夠享夠長。

上世紀中葉，上環國民酒家以海鮮稱著，四樓部長阿祖善於籠絡熟客，每有及時海鮮供應，也致電通知我往午膳或鵲局品嘗，尤其是有供應商交來黃油蟹，均會第一時間通知我。國民酒家為老式酒家，鵲局用的是酸枝麻將枱，酸枝枱打麻將，分外有勁，將麻將撻在枱面，反彈一下，格外醒神。

然而，這次由秀官提出，電話陳主催的黃油蟹宴卻設在香港仔海角皇宮海鮮舫，而非國民酒家。

話分兩頭，電話陳原名陳澄郭，與我同屬嶺南校友，低我一級。他是日本「日通工」(Nitsuko) 按鈕具分機功能電話的首家代理，當年公共場所全部採用這灰色按鈕電話，因此，友輩多稱澄郭兄為「電話陳」。

話說回香港仔海角皇宮海鮮舫老闆，同為告羅士打酒家歐霖老先生。電話陳與歐霖伯相熟，便提議在海角皇宮海鮮舫設黃油蟹宴，廣邀新聞界朋友，作家、食家共聚一堂，品嘗此天下美食。

所謂有肴無酒非盛會，人頭馬拔蘭地酒宣傳部經理鄧小姐當仁不讓，表示攜來每瓶售價一千元的「人頭馬 205 紀念拔蘭地」予大家分享。

當年來講，「路易 13」售價亦只四百元左右。而這「人頭馬 205 紀念拔蘭地」是為紀念建廠二百零五年而推出的陳年佳

釀，若以「路易 13」曾漲價逾萬，這「205 紀念版」若留至現今，價值難以估計。

黃油盈溢滿蟹爪

這「人頭馬 205 紀念拔蘭地」紀念版裝潢華麗隆重，放在一個電影中常見的木製「藏寶箱」中。「藏寶箱」內四周墊以藤絲及天鵝絨，並有紅絨牌本、熨上金字的「出世紙」，印記着出廠年份為 1974 年。

買家購入此「205 紀念版」後，便立刻將名字熨印在「出世紙」上。「藏寶箱」設有精巧小銅鎖及兩枚鎖匙，果也視如瑰寶。一般來講，黃油蟹要在七、八月間才大造，這還得要講天氣。如果天雨連綿，蟹便不上膏。黃油蟹之所以如此值錢，在於蟹膏甘香，走遍全身，連蟹爪也有膏。當年的黃油蟹每斤只售三十五元，事隔多年，現今每隻也不只此價錢。

話說回這一頓海角皇宮黃油蟹宴，每席十五人，以大盤大盤蒸上，各人挑選最多膏者品嘗，對不合意者則「打回頭」，不似現今之往酒家食黃油蟹餐，縱為稍差亦須受落。是夜，可真個是賓主盡歡，大快朵頤。

此宴後，專欄作家及食家筆下寫的盡是黃油蟹，可惜見諸報刊時已過造，老饕欲嘗此佳品時，須待來年。

從此，黃油蟹亦身價大漲，有些商人，索性自行設塘「飼養」供應。亦有供應商千方百計「谷油」，俾能達到各蟹在燈光下渾身呈現金黃蟹膏，連爪尖也隱約見到金黃色。

我曾自嘲，因我之倡導，世人爭嘗黃油蟹。他日恐落黃泉，可能會遭蟹群圍攻，鉗住不放。

歲月如梭，當日海角皇宮黃油蟹宴，同席十五人，其中《華僑日報》總編輯何建章、《快報》總編輯鄺蔭泉、精工錶廣告經理黃墅、《天天日報》總編輯湯仲光 (李家園)、《超然報》總編輯羅秀（秀官）、作家蕭思樓（過來人）、何行、《成報》採訪主任黎之明、《明報》採訪主任、食經作家龍國雲（陳非）及主人家電話陳——陳澄郭，今均已騎鶴西去。

夕惜流水逝，鏡睹華髮生，果真是人生如夢。

馮漢柱挽鞋之疑

日前閱某周刊，有報道上世紀五十年代球國逸事，言及當年南華會主席馮漢柱替「香港之寶」姚卓然挽鞋（波鞋）。

馮漢柱為馮國經先翁。五十年代我已與漢柱公認識，他是南華會主席。1956 年，漢柱公邀我任籃球部主任，但由於有人作梗而罷。其後，我加入東方體育會，主掌籃球部，但無損我倆交情。

漢柱公在世時，與我同為花園道愛都大廈樓上樓下鄰居，正所謂：朝見口晚見面。在未談及「挽鞋」之事，是否言過其實，或為以訛傳訛之前，先談談當年足球圈內的風波。

五十年代，陳南昌「下山」（南華會設於加路連山道，故圈中人稱離開南華會的球員或重臣為「下山」），協助傑志會組「十萬大軍」，向南華會「四條煙」挖角。南華「四條煙」為：香港之寶姚卓然、雙鎗將何祥友、莫牛莫振華、牛屎黃志強。

當年社會生活水平低，一般組班費亦只二萬元左右，十萬元搞波是一個驚人數字，平時聯賽或銀牌爆棚，收入有一兩萬元。

當年香港足球稱「半咖啡」業餘時代，球員表面上收取菲薄車馬費，枱底則收取班主所予可觀酬金，但當球季結束未落班前，枱面枱底收入均銳減，甚至全無。

因此，每至球季結束，必有家政班組合球員，以球隊名義南遊，往越南星馬泰及印尼作賽「掘金」，幫補抖暑開支。

別以為「南遊」作賽，既有收入又可遊埠享受。正所謂：有辣有唔辣。前往每一埠作賽並非也坐飛機，有時須搭長途巴士，沿途顛簸苦不堪言。

當地沒有甚麼娛樂節目，球員白天作賽，晚上只好聚在一起竹戰，有時更通宵達旦。翌日上陣，天陰還可，最怕烈日當空，事關一夜不眠，一見太陽必然腳軟。

南洋一帶賭波甚熾，華僑愛國，每有香港球隊出賽，必落重注賭港隊贏，一旦輸波，暴動都有份。

江德仁與蘭桂坊

陳南昌組「十萬大軍」，掀起「四條煙」挖角潮。當球隊南遊返港時，班主及家政班紛紛往啟德機場接機拉角。

當日我不在場，未知漢柱公有否替「香港之寶」姚卓然挽波鞋。按常理而言，當年南華會足球部主任，人稱「肥佬江」，綽號「法魯王」的地產商江德仁。但如果要接機拉角、替姚小黑挽波鞋的，應是足球部主任肥佬江，不可能是身為主席的漢柱公。

話說肥佬江，他是第一個發展蘭桂坊的人，視為「第一個吃毛蟹的人」（寓意敢於嘗試）。昔日蘭桂坊是一條凹凸不平小巷，主街為德己立街（前名德忌笠街），肥佬江在德己立街建德仁商業大廈。

當年，德己立街與威靈頓街交界路口，擺滿花檔，俗稱擺花街。由於花檔阻塞交通，車輛難以通行，加上蘭桂坊愈來愈旺，擺花街遂搬往威靈頓街與荷里活道交界前之中間一段路至今。

肥佬江在德己立街興建德仁商業大廈後，帶動蘭桂坊發展。他平日喜往舊娛樂戲院地下商場大都會餐廳食燒排骨，對餐飲業大感興趣，便在德仁商業大廈舖面搞建煌餐廳，同時在地庫經營建煌超級市場。

五十年代，肥佬江曾有一段時間往台灣發展，其後返港大展拳腳搞地產。及至六十年代後期，李福兆、伍秉堅等人創立遠東交易所後，肥佬江的建煌地產上市。此人對文康活動、傳媒事業甚有興趣。建煌上市後，與傳媒中好友商議，收購了黃玉郎的「遠東（經濟）」易名《遠東日報》，自任社長。

《遠東日報》為一綜合性報紙，除仍以經濟股市為主外，並設馬經版，由董驃擔大旗，馬評人左明相輔。未幾，又再收購《紅綠日報》，將兩報合二為一，在一位與台灣關係密切的傳媒朋友建議下，易名《聯合報》，由於編採人事變動，出版了一段日子便停刊。其後，發生家庭糾紛，肥佬江對諸事亦有點意興闌珊，後因罹患惡疾而辭世。

拖佬華一季入 37 球

陳南昌下山組班向南華挖角，師老無功，「四條煙」只有姚小黑下山，「十萬大軍」無疾而終。

在此補記一筆，為何「香港之寶」姚卓然又稱姚小黑？事緣「東方馬菲士」何應芬人稱「大黑」。姚卓然球技不遜何應芬，皮膚同為黑黝，但出道較何應芬遲，故圈中人呼為「小黑」。

話說傑志雖組不成「十萬大軍」，但當年勁旅林立，計有「老虎隊」星島，「少林寺」南華，「原子巴士」九巴。

當年「南巴大戰」哄動全城，撲飛熱潮可媲美日前皇馬訪港。這「原子巴士」九巴，最高統帥雷瑞德、瑞熊昆仲。德叔專注巴士業務，熊爺主掌足球隊，麾下猛將如雲，正前鋒鄧宜傑，身材雖非高大，但其衝鋒陷陣勇猛異常。

鄧宜傑來自澳門。同為來自澳門，為楊根保賞識，初期亦效力九巴，其後上山加盟南華成為「四條煙」之一的黃志強，原亦出身澳門聯義。澳門聯義來港效力南華的，還有「蝦仔」郭錦洪及早於黃、郭二人，於 1950 年已來港效力傑志，與我於澳門嶺南分校同學的「李榮仔」李光榮。

1956 年，東方獲三料冠軍，足球圈內鋒頭之勁一時無兩。該年代甲組球會，還有警察、「大檯客」港會、海軍、陸軍及經常「包榜尾」的空軍。當年鑑於來港英軍流動性大，足總對英軍球隊有特殊優待，隨時可派隊參加甲組賽事。

英軍的流動性大，尤以海軍為最，其球技水平要視乎哪支艦隊來港，若艦隊中擁有英國球隊高手，則這一次的實力足與華爭雄。至於陸軍方面亦有過好人才，例如麥理覺議員，當年便效力陸軍金緬多。另外，和平後一直代表香港隊把關，有「鋼門」之稱的包維路，也是陸軍守門員。

其後，東華三院總理搞東華體育會，我任主席。東華人材濟濟，1958 至 1959 年球季，正前鋒「拖佬華」郭滿華，創下一季內個人射入三十七球的紀錄，至今仍沒有人打破。

聞鼙鼓思良將

投資推廣署與美國商會聯合舉辦的「維港巨星匯」，幾番波折，邀得滾石樂隊來港表演。

據報道，「維港巨星匯」在滾石樂隊抵港前，各場演出反應欠佳，須派入場券支撐場面。事實上，十六場的演出若要求場場爆滿，實非易事。正所謂，事非經過不知難。

2002 年第二季，本港非典型肺炎肆虐，本已百業蕭條的市面，經濟更陷谷底。欣喜全港上下經過近百日奮戰，終能控制疫情。人心安定，在內地的支援下，經濟有起色。

與此同時，特區政府推出一連串活動，復興經濟。較早時的英國、西班牙足球勁旅利物浦、皇家馬德里先後訪港，及這次「維港巨星匯」，特區政府均「包底」支持。

美國商會今番與投資推廣署合作，舉辦「維港巨星匯」，出發點是支持特區政府的復興經濟，刺激消費活動，絕非茲茲為利，這種胸襟令人敬仰。此文執筆時，「維港巨星匯」只演出數場，若評為失敗，未免言之過早。

多年來，本港也舉辦過多次外國歌星演唱會，計有比知兄弟、「瘦皮猴」法蘭仙納杜拉、「女貓王」安・瑪嘉烈及岩士唐等，當年均屬世界頂尖藝人。他們先後在舊大球場，或大會堂，或戲院，或希爾頓大酒店演出。這全屬個人、公司主辦，沒有政府資助。

聞鼙鼓思良將，過去，本港的私人或公司主辦的演唱會，最成功是上世紀四十年代末期，身無分文，單人匹馬，從上海南下闖天下的歐德禮 (Harry O'Dell)。歐德禮這位演出經理人 (Impresario)，來港搞演唱會，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他搞過不少名歌星演唱會，若非場場賺錢，焉可走紅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一段長日子。如果蝕本，一次便「埋單」，再無翻身機會。而這演出經理人 (Impresario) 的稱號，自歐德禮去世後，至今沒有第二個人用。

話說回這次「維港巨星匯」，特區政府承諾「包底」，初步估計「包底」之數可能會超過一億元。如果這活動由私人公司主辦的話，未知特區政府會否一視同仁。

■1958 年東華體育會第九屆職員就職，主席韋基舜致辭（是年韋氏年方廿五歲），華人代表郭贊太平紳士（左四人）監誓。主禮台眾嘉賓為王澤森校長（左一人）、會長陳謙（右四人）、郭贊夫人（右三人）、東華三院應屆主席張鎮漢（右二人）、黃琛銘（右一人）。

美心餐廳有舞跳

「美食之最大賞」邀我擔任評判，主辦機構為加強宣傳，向公眾介紹評判資歷。凡應邀擔任評判的人，需提供個人飲食心得。我非食經專欄作家，從無著書立說講飲講食。只唯飲穌食德，若有品嘗到美食，才會介紹供諸同好。

悠悠歲月，我的家族環境，自幼便培養與美食結緣。若說及涉足飲食業，六十多年來最大的活動便是經常光顧酒樓、酒家。兒時，每晨返學前，先父已帶我往中環「聰明人」(Wiseman)餐廳食早餐。上世紀三十年代，「聰明人」為本港唐人西餐廳中的高級餐廳，位於現今中區置地廣場德輔道中出入口那端。「聰明人」設於地牢，樓上為電話公司，據云當年電話公司的機樓亦設於此。

當年我在「聰明人」吃的早餐是火腿蛋及燴魚。火腿蛋是煎雙蛋，進食時盡量不讓蛋黃流出，保持餐碟潔淨；無論吃火腿蛋或燴魚，使用刀叉時，也不要弄響碟子，此為飲食禮儀。至於燴魚，則是番茄燴石斑。

幼時，庭訓已注重飲食禮儀。飲食並非只求果腹充飢了事，更何況在「聰明人」這一流西餐館，豈可有失儀態。

「聰明人」餐廳內，有一座貓頭鷹時鐘報時，餐廳以此為標誌，與 Wiseman 相配合。

每晨九時，貓頭鷹時鐘敲響九下鐘聲，吃罷早餐，司機已駕車在電車路門口相候，載我上學。那年代本港汽車少，縱為鬧市，私家車也可以隨意停泊，不像如今這麼多禁區。

及至五十年代末期，第一間美心餐廳開業，本港餐飲業進入新紀元。當年的美心餐廳為西餐廳，啟業初期，晚上播送舞曲音樂，供客人翩翩起舞。一夕，「沾哥」伍沾德兄宴於美心，「原子巴士」班主雷瑞熊夫婦亦為嘉賓，熊爺邀張亨利及菲籍舞師教交際舞及拉丁舞，賓主共度一個愉快晚上。其後，張亨利在麗的映聲，「一呀！」「二呀！」教交際舞。

響螺盞幾成絕唱

1935年廢娼，塘西風月不再，飲宴為港人最主要娛樂。一般飲宴鮮有女賓（堂客），只有家宴，座上才有女性。

三十年代，先父間中亦攜我這黃口小兒赴宴，得見當時風光，留下印象。這年代，一般老闆較早放工，尤逢有飲宴，午後三、四點便在酒家開枱打麻將，耍樂至晚上八時左右才開席。開席前，酒家以高腳錫碟盛酸薑、瓜子等口果奉客，席間設「響局」，八音動興唱女伶。開席，先享用八熱葷，嘗畢已半飽。戰後和平，嫌八熱葷太多，改為四熱葷，及後一再變動，至今多為聊備一格的兩熱葷。

近年來，京滬飲食風氣南移，亦有以八小碟代替熱葷。八小碟為鴨舌、海蜇、五香牛肉之類。此源於外省人喜在筵前品釀交談，小食輔飲。

但粵人無此習慣，仍享用熱葷。

粵人對熱葷十分講究，挖盡心思，務求讚譽盈堂，賓主俱歡。我個人偏愛響螺盞。響螺盞甚考功夫，無論選料、刀法、烹調，均一絲不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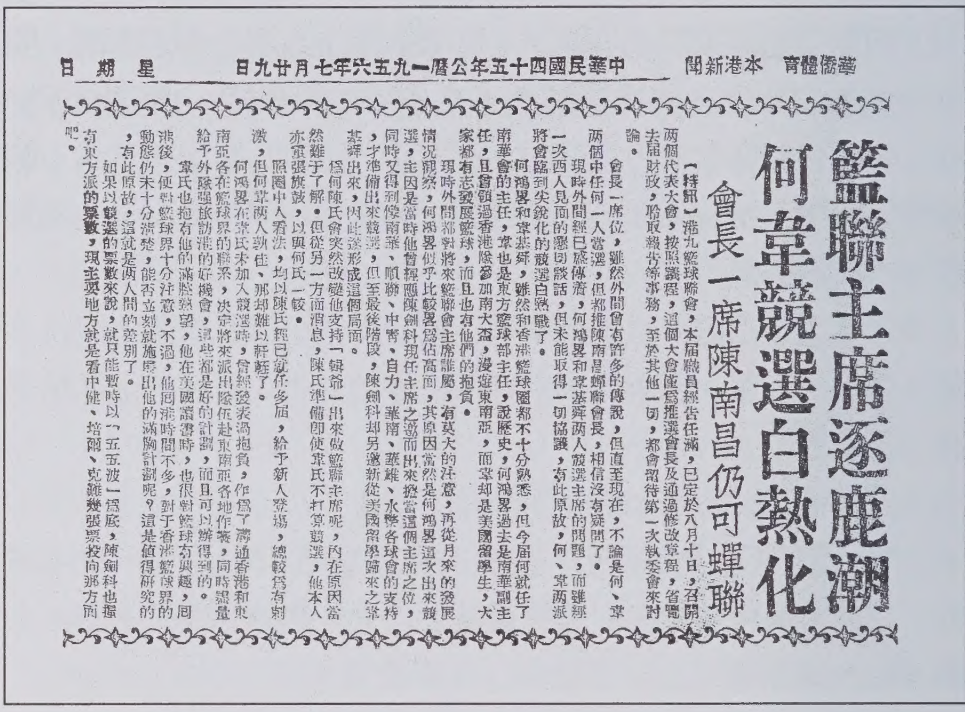
三十年前，有位朋友商場得意，言及未食過響螺盞，如今「使得起」，不吝腰間錢，務求享此口福。友輩傳言，澳門葡京潮州酒家有此佳餚，某年年卅晚，我等一行多人，專誠往葡京潮州酒家食響螺盞。一食之下，我乃言此非響螺盞而是螺片。酒家忙稱翌日能找到響螺盞之原材料。唯此「翌日」已是大年初一，各人需與家人過年，也就作罷。

三十年以來，吃盡大大小小酒家，至今仍未有一家酒樓可以做出合我心意的響螺盞。

五十年代，一圍酒席，包括鯉魚門老鼠斑在內，亦只七百五十元左右，但一片響螺盞便已五元，一碟十四片為七十元，約席金一成，昂貴可見。查一席十二人，何以一碟響螺盞會有十四片？事緣若剛好一人一片「刮碟底」有失禮儀，因而必多備兩

片。當時我僅二十來歲，女招待必多分給我一份。

憶及當年我姐夫曾言，五元一片響螺盞，甚貴。我謂：如今不食，將來有錢亦冇得食。今果應了此言。



華僑體育 本港新聞 中華民國四十五年公曆一九五六年七月廿九日 星期日

籃聯主席逐鹿潮
何韋競選白熱化
會長一席陳南昌仍可蟬聯

【特訊】港九籃球聯會，本屆職員經告任滿，已定於八月十日，召開兩個代表大會，按照議程，這個大會僅爲推選會長及通過修改章程，省畧去屆財政，聆取報告等事務，至於其他一切，都會留待第一次執委會來討論。

會長一席位，雖然外間曾有許多的傳說，但直至現在，不論是何、韋兩個中任何一人當選，但都推陳南昌蟬聯會長，相信沒有疑問了。而雖然現時外間已經傳着，何鴻畧和韋基舜兩人競選主席的問題，但兩派一次兩人見面的懇切談話，但未能取得一切協議，有此原故，何、韋兩派將會臨到尖銳化的競選白熱戰了。

何鴻畧和韋基舜，雖然和香港籃球圈都不十分熟悉，但今屆何就任了南華會的主任，韋也是東方籃球部主任，說歷史，何鴻畧過去是南華副主任，且曾領過香港隊參加南大盃，漫遊東南亞，而韋卻是美國留學生，大家都有志發展籃球，而且也有他們的抱負。

現時外間都對將來籃聯會主席誰屬，有莫大的注意，再從月來的發展情況觀察，何鴻畧似乎比較畧爲佔高面，其原因當然是何鴻畧這次出來競選，主因是當時他曾經應陳劍科現任主席之邀而出來擔當這個主席之位，同時又得到像南華、順聯、中青、自力、華南、華維、水警各球會的支持，才準備出來競選，但至最後階段，陳劍科卻另邀新從美國留學歸來之韋基舜出來，因此遂形成這個局面。

爲何陳氏會突然改變他支持「蝦爺」出來做籃聯主席呢，內在原因當然難于了解。但從另一方面消息，陳氏準備即使韋氏不打算競選，他本人亦要張旗鼓，以與何氏一較。

照圈中人看法，均以陳氏經已就任多屆，給予新人登場，總較爲有刺激，但何韋兩人孰佳、那卻難以輕輕了。

何鴻畧在韋氏未加入競選時，曾經發表過抱負，作爲了溝通香港和東南亞各在籃球界的聯系，決定將來派出隊伍赴東南亞各地作賽，同時盡量給予外隊強旅訪港的好機會，這些都是好的計劃，而且可以辦得到的。

韋氏也抱有他的滿腔熱望，他在美國讀書時，也很對籃球有興趣，回港後，便對籃球界十分注意，不過，他回港時間不多，對于香港籃球界的動態仍未十分清楚，能否立刻就施展出他的滿胸計劃呢？這是值得研究的，有此原故，這就是兩人間的差別了。

如果以競選的票數來說，就只能暫時以「五五波」爲底，陳劍科也握有東方派的票數，現主要地方就是看中健、培爾、克難幾張票投向那方面吧。

■1956 年，作者年方廿三歲，熱衷體育，與何鴻略（輯爺）競逐港九籃球聯會主席，圖為當年華僑日報對「何韋競選」之報道。

響螺盞講究刀章

選料是美食的先決條件，白灼響螺盞也不例外。有上佳原材料，還須上乘廚藝。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晶報》督印人鍾萍兄說道上環鑽石酒家的白灼響螺盞甚有水準。結果品嘗下，與昔日大同酒家之水準仍有一段距離。

早在清代，白灼響螺盞已是李中堂（李鴻章）桌上珍，列為八小碗之首。陳榮師傅，在其《入廚三十年》著作及授徒中，亦有述及白灼響螺盞的選料及烹飪之方。

上世紀五十年代，陳榮師傅在飲食業聲譽頗隆，其廚藝學院畢業生，廚藝資格為外國承認，因而，凡持有畢業證書者若移民海外，均可獲得工作簽證。

話說回白灼響螺盞，這菜式須用螺肉九両，選料為原隻大響螺五斤，每斤除殼後只得螺肉一両八錢。碎螺殼取肉洗淨後，將螺肉邊緣盡行削去，只採用中心部分，橫切成燈盞片形。

取肉切盞講功夫，螺肉的厚薄須恰到好處，才有口感。時下常見有些酒樓之白灼響螺盞，可能為了慳料，又或是所用之響螺不夠大，因而原材料方面保留頗多「邊」，吃來與吃螺條無異。

陳榮師傅烹製白灼響螺盞，乃先以生薑、葱及生抽起鑊，再注入清水將薑葱煎透方棄去薑葱渣；留薑葱水，並加入白醋三滴，將螺片放入鑊中灼片刻後，再將螺片撈起，以乾潔毛巾索（乾瀝）去螺片水分。

弄妥後，再燒紅鑊至猛，注少許豬油，將螺片放入鑊中略炒幾下，隨即贊下紹酒，便可上碟。白灼響螺盞上枱，最忌碟有水，碟中有水乃為敗筆。據陳榮師傅講，灼螺片用白醋有乾水之功。

幾十年來，我只識食，下廚則自認敝鄉。今談及白灼響螺盞，乃將陳榮師傅如何起鑊，薑葱水灼螺片為何要加白醋，如何乾水等烹飪程序公諸同好。

一流蟹黃不帶肉

白灼響螺盞既名貴，又講究巧手，視為熱葷之首，另一熱葷的聲價及身價亦未遑相讓者，乃為蟹黃官燕。

近年來，吃燕窩的人多了，燕窩的價錢不斷上升，無論燕盞、燕條或碎燕，若與五十年前比較，漲價何只五十倍。

可能由於售價昂貴，遂有不法商人以「西貝貨」冒充，或將碎燕「壓成」燕盞出售，牟取暴利，此乃別話。

話說回一客十二人享用的蟹黃官燕，用料為三兩半燕盞；及同等分量的蟹黃。選用的燕盞須上乘，這不在話下。蟹黃俗稱蟹膏，選用蟹黃，不能有半點馬虎，不能帶有蟹肉，須為純膏。若帶有蟹肉，這與北方食譜中將螃蟹肉及膏一同拆碎而用的蟹粉無異。廣東食家好吃蟹黃，另一熱葷碧玉珊蝴，亦為筵席中常備菜式。這是蟹黃與蘭度（小度芥蘭）配合的美食。蟹黃鋪在蘭度上，金黃翠綠相輝映，令人食慾大增。

然而，姑勿論蟹黃官燕，或是碧玉珊瑚，識飲識食的廣東老饕對蟹黃選用要求嚴格，若帶有蟹肉便退回廚房。

另一熱葷曾有一段日子幾乎斷市，此為男士們趨之若鶩，俗稱雞子的雞腰。早年，方榮在電台講古「大閹雞、牛白腩」年代，盛行閹雞，乃有大量雞子供應。

當年飲宴，多為純男班，鮮有女賓（堂客）參與。這雞子雖非甚麼貴價菜，但男士們迷信具豐富荷爾蒙的雞子，有補腎壯陽之功，每有筵席，無此不歡。

星移物換，打針雞流行，針雞睪丸不發達，雞子欠奉。近年來，雖略見稍有恢復供應，已大不如前。事實上，將來實行中央屠宰，三鳥集中一起在「機劏」後入凍房，街市不再劏雞，又何來雞子登場。我國民間食譜有三鳥，劏雞可真隆重其事。遇有慶典，過時過節才會劏雞殺鴨。時至今時今日，養雞仍為農村生計之一。這雞，從雞毛到雞血，及雞肉、雞子、內臟，每一樣也有用，堪稱渾身是寶。

三頭馬車辦報刊

悠悠歲月，昔日高水準之白灼響螺盞口福，今再難品嘗。蕪文曾提及幾十年來，其中一次白灼響螺盞飯局，為前《晶報》督印人鍾萍兄主催。

「督印人」這名稱，看似陌生，查實，督印人就是出版人，前者為昔日內地慣用名稱而已；以個人名義為出版人，亦為老一輩報人的作風。

今社會進步，出版人絕大多數是一家有限公司，不再由個人擔任。

戰後和平，在本港出版報刊，只須前往華民政務司（簡稱「華民」）登記，繳交一萬元按金便可以出版。在當年來講，一萬元是一個大數目，遇有訴訟，若刊物無錢賠償時，可從這按金中扣除。及至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我離開這行業時，這一萬元按金的制度仍沒有取銷。

出版一份報刊，須由三位本港人士登記簽署，這包括出版人（督印人）、總編輯及承印人。出版人與承印人可以是有限公司，法律上屬於「法人」，但總編輯必須是個人身分負責。

因而，當總編輯暫時離開香港時，須向「華民」申報，由另一人暫代，負起法律責任。出版人負出版之責，每日須簽署兩份當天出版的報章；送交「華民」存檔。若為期刊、雜誌，亦須照辦存檔。一旦遇上法律訴訟，涉及總編輯責任時，須由總編輯個人負責，若出版人及承印人為「法人」，可派代表或聘用律師代表出席。

昔日，個別老一輩報人對本港出版法律不大明瞭，仍採用內地舊的一套管理，視出版人有無上權力，左右報章出讓，牢牢抱着「督印」權不放，友輩多戲稱此為「印人督」。

同時，上一代人辦報，喜作俗稱「埋股份」的合股經營，股東各掌編、印及營業部門大權，遇有意見不合，未能達成共識時，便將報章停刊。

時移世易，社會文化生活日益繁浩，印刷廠忙個不可開交，承印商沒有充分時間詳細審閱每一份報刊的內容。

政府有鑑於此，近年已取消承印商的責任規定。

太平山下有虎蹤

近日，元朗南生圍沼澤地發現野生鱷魚，漁農自然護理署及警方大為緊張。

本港發現兇惡野生動物，亦非首次。

1917 年，也曾發生過老虎咬死警察事件。當時，有新界居民發現虎蹤報警，警方半信半疑，派出兩名英籍幫辦前往視察。二人前赴現場視察，不見虎蹤，便擲石入林，探察虛實。

此時，老虎突從林中撲出，咬傷其中一人，另一人連忙用手槍還擊，但手槍口徑細，老虎有如搔癢，竄回林中逸去。

事件發生後，港府立刻抽調英、印籍警員組成打虎隊，惟成員只是警員，並非獵人，沒有狩獵經驗。打虎隊在圍捕這老虎，人虎交鋒時，一名僅持警棍印籍警員慘遭噬斃；但這頭兇殘猛虎亦喪命在帶隊打虎的助理警務處長槍下。

其後，這頭老虎製成標本放在警方物料倉，及至八十年代，才從封塵中將虎頭取出，陳列在灣仔峽道警察博物館，距今已近百年。

最近，本港一份西報刊出當年打虎英雄及獵物的「全家福」照片，照片中持大口徑獵槍者為英警，持短槍者為印警。

現今，若說香港這石屎森林有老虎出沒，大多數市民也不會相信。但在戰前 1939 至 40 年之間，曾有市民見有老虎隨着在維港飄流的垃圾堆，從九龍游來港島。

及至太平洋戰爭，日軍入城後，晚上戒嚴。日軍派出兇猛軍犬巡邏，噬咬違反戒嚴令夜出市民。豈料，翌日發現這些軍犬遭巨型猛獸咬死。後來，日軍在跑馬地擊斃兩頭老虎，此事，1942 年的報章亦有報道。

這年代的老虎從何而來？有人認為，日軍入城時，沈常福馬戲團仍在港，在兵慌馬亂中，走失老虎大有可能。亦有人認為當年日軍在赤柱登陸，沿黃泥涌峽道，金督馳馬路攻入市區，可能將馬戲班的老虎趕入跑馬地，所以後來才會在跑馬地擊斃猛虎。

城門水塘尋虎蹤

香港虎蹤，日治時期，除在跑馬地曾擊斃「山君」外，亦有在囚禁英籍人士的赤柱集中營附近發現疑是老虎的大型野獸腳印。

和平後，1948 年，沙田一位姓吳村長，報稱曾遭老虎襲擊，力抗下幸保性命。襲擊吳村長的老虎，可能是體型較細的華南虎，若所遇為龐然東北虎，便會凶多吉少。

同年，與同學們踩單車遊新界，在十八咪暢泳後繼續行程。隊中足球隊隊長中途抽筋，拖慢車速，至大埔時已天黑。時為蕭索深秋，加上沒有路燈一片漆黑，更添恐懼，各人均言若有老虎出現，便團結一致抗虎。及抵沙田坳落斜坡時，便各顧各飛馳而下，但求盡快脫離險境，所謂「君子不立危牆下」，甚麼團結一致抗虎，渾忘腦後。

1957 年，道風山發現大野獸腳印，初時疑為老虎，其後有豹子在邊界被擊斃，本港發現豹蹤僅此一次。

另一次「猛虎疑雲」則發生在 1958 至 59 年之間。當年有市民報稱在城門水塘發現虎蹤，水塘附近泥地上，赫然出現疑是老虎的巨大野獸腳印；亦有人指稱於晚上發現一雙虎眼閃動，陰森嚇人。

於是，幾家報館之年輕記者，相約一齊前往採訪。初時，各人鬥志高昂，熱血沸騰，光天化日下，虎蹤未見，守候至深夜，風聲呼嘯，樹動影搖，各人心中開始有些悸慄，交談下，言及若真個老虎出現，怎麼辦？最後，得出共識是：回頭走！查實，一旦老虎撲出，縱不嚇到雙腳發軟，就算能逃跑，也不及老虎跑得快。各人守候了幾日幾夜，仍不見虎蹤，便收隊作罷。

後來，發現所謂虎蹤是一個印人的惡作劇。他用兩根掃把柄，分別繫虎爪，然後印烙於水塘附近泥地上，偽裝成曾有老虎出現，至於夜間出現的虎眼閃光，可能是電筒效果。由於當年執法沒有那麼嚴謹，故沒有將這惡作劇印人繩之以法。

富裕人家燒坡柴

十一月七日，信興集團假座會展舉行金禧誌慶酒會，及產品成就展覽。我與信興蒙民偉總裁認識已有四十多年，歲月彈指即過，半世紀時光盡在興談中。

早年，一群電器行同業搞了個無線電聯會，在中區鐵崗雲咸街與已廉拿道交界處買了一間會址，方便會員、從業員及親屬有聚腳地方及午膳。我也加入這聯會，會所內，至今仍應該有我的相片。

香港在二次大戰前，即 1941 年前，只有兩家電器行服務唐人，一家名叫代月，另一家名叫華美。

這兩家電器行同設在電車路，現今國際大廈之昔日舊樓地舖毗鄰營業。當年的電器行以買賣燈飾為主，至於時下家電中十分普遍的雪櫃、收音機則十分罕有。

戰後和平，1947 至 48 年物資缺乏，香港生活水平低，並非家家戶戶有雪櫃。同時，由於當年煮食仍用柴火燒灶，稍為富裕人家燒坡柴（新加坡木柴），一般人則燒雜柴。

香港地寸金尺土，除了大戶人家有柴房外，一般分層單位並沒有柴房，木柴便堆放在廚房內，縱有雪櫃也只好放在客廳。

如果家有雪櫃，鄰居則無的話，他們便會上門希望代為冷藏牛油。何以代為冷藏牛油，不代為冷藏生果、餸菜之類？皆因當年生活艱苦，大多數家庭每日買的餸菜，只夠一日用，鮮有剩餘，而生果則無須冷藏。但牛油卻不同，若不冷藏便會溶化。

所以，經常會出現每天早上鄰居敲門取用寄取貯在雪櫃中的牛油食早餐，用畢後又再敲門放回雪櫃內，如是者習以為常，見慣不怪。

這情況，一直維持至韓戰後。

五十年代，仍未發明原子粒收音機，當年的收音機為真空管（大膽）機，其中以荷蘭及英國產品最耐用，用上十年八年視為平常。

蒙民偉 25 歲創業

四十年代的收音機多是龐然大物，並且需用天線接收。

當年一般住宅均有公用天台，住戶在天台上分距豎立兩枝竹桿，中間繫着一根鐵線相連，然後將天線接駁在這鐵線上接收電台廣播。戰後和平，物資缺乏，收音機視為奢侈品。家中若有一個收音機，鄰居多會前來聽講古。當年市民對時事沒有現今那麼敏感和關注，電視台亦未出現，在娛樂節目不多的情況下，聽電台講古乃為最佳家庭娛樂節目之一。當年香港只有一個電台——香港電台，港台的呼號為：香港廣播電台 ZEK。

及至約為 1948 年，廣州電台之李我天空小說大行其道，蓆捲省港澳，港人多轉收聽廣州電台。電台收益靠廣告支持，收聽率高，便不愁廣告上門。

當年廣州電台的兩大廣告為「何濟公」及「亞洲汽水」。一時之間，「何濟公，何濟公，止痛唔使五分鐘」及「有亞洲汽水咁好汽，冇亞洲汽水咁長汽；有亞洲汽水咁長汽；冇亞洲汽水咁好味」之聲不絕於耳，弄里皆聞。

韓戰爆發後，美國助日本復興經濟，工業再生產。1953 年，開始有日本製造收音機來港推銷，打開家電市場新局面。同年，二十五歲的蒙民偉先生創立「信興行」，寓意「有信則興」。當年信興行寫字樓位於德輔道中八十一號一幢商住木樓內，辦公室用膠合板間格而成，公司只有蒙先生及兩名職員以及一具電話。蒙先生始於此斗室，開始他的電器王國墾拓，及日本 National 產品（主要為收音機）在香港及周邊地區的發展。

當年在香港拓展日本產品市場頗有阻力。一方面由於我國經歷八年抗日戰爭，民族意識上仍未能完全消弭戰禍災難影響。另方面，從戰前到戰事爆發，國人一直抵制日本貨，稱為「日半貨」，指其不耐用。

不過，話說回來，科學不斷進步，日本產品也日新月異，差不多每年均轉新款式，若仍用舊款家電已追不上時代。

蒙民偉泱泱助學

上世紀四十年代的家電，耐用見稱。

戰時，先嚴開辦的太和醫院置有美國 GE 牌雪櫃，當年款式樣子古怪，「凝結器」(Condenser) 安裝在雪櫃頂。其後，太和醫院停辦，這個大雪櫃搬往皇后大道中「二天堂」正舖，前後用了四十多年，冷藏效能運作正常，僅外殼噴過幾次新漆而已。

現今社會進步，商品日新月異，猶以家電商品為最。市民每當看見有新商品、新款式時，多會心思思換款。以收音機為例，從真空管的龐然大物，發展到可以隨身攜帶收聽的原子粒收音機，這已是跨時代的進步。在香港電台獨佔市場的日子中，首先挑戰港台的是麗的呼聲。這家澳洲資本公司，以電線接駁音箱（播音器）入屋，收聽該台廣播節目，月費五元。當年五元對一般人來講已是高消費，因而，有些涼茶舖在店內安裝麗的呼聲，俾人客一邊飲涼茶，一邊聽電台講古，以廣招徠。

1957 年，原子粒收音機面世，與此同時，商業電台開台，邀得麗的鄺天培及天空小說家李我加盟，形成港台、麗的、商台三雄並立局面。由於原子粒收音機攜帶方面，毋須接駁天線，隨時隨地可以收聽廣播，遂導致港府立例，禁止在公共交通內收聽原子粒收音機，以免滋擾旁人。

當年無線電聯會會員中，「四大天王」分別代理不同日本牌子家電，名噪一時。這「四大天王」，包括上日談及代理樂聲牌子的信興行蒙民偉外，還有代理山水牌音響、標準牌收音機的和記電業李永森；代理樂聲牌收音機的滬商李達三；及代理新力牌子家電的中原電器趙藹華。他們四人同於 53 年開始崛起，同為無線電聯會中堅分子。

信興蒙民偉最成功為引入電飯煲，這可以說是廚房革命。從此，煮飯煲粥毋須燒柴燒炭燒火水，主婦毋須睇火，可以抽出時間處理其他家務。此外，蒙先生喜助學，這些年來捐款作育英材，數以億元計。

兩「響」開啟新路向

有位公務員朋友為人好學，平日雖公務繁忙，也不斷自我增值。他剛讀完中國文學碩士學位，仍繼續追求一個博士學位。

一日，幾個朋友相敘。這好學友人可能正在寫博士論文，內容涉及報業出版，問及座中人，知否昔日香港報章中，曾有兩份名為《響尾蛇》及《響尾龍》的報紙出版？當時，我雖在座，卻未有回應。

查實，這兩份報紙，於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期，約為 1959 年左右，由一位綽號「大頭柳」的報人出版。此兩報實則二而一，只是在封面封底分別用「響尾蛇」及「響尾龍」不同報頭而已。

《響尾蛇》是一份十六開度（時下流行之報紙為八開度），專門選刊秘聞的報紙，有如現今的周刊。當年港人，不像如今之「諸事八卦」，加上出版法例所限，辦報之人，要籌集一萬元往「華民」註冊，實非易事。不似今之集團辦報刊，財力雄厚，不怕打官司。

因此，這類揭秘的「細」紙出版經營困難，買少見少，未幾，兩「響」亦告停刊。

但是，《響尾蛇》及《響尾龍》的出版，其撰刊秘聞的辦報方針，卻開拓了香港報壇一個新路向。或許因此之故，友人在他的博士論文中，涉及香港報紙範疇時，才問及兩「響」的事。

兩「響」停刊後，未幾，《明報》出版，發刊時也為十六開度「細」紙，稍後才跟大隊，採八開度出版至今。

本港以十六開度「細」紙出版的報紙中，《英文星報》亦叱咤一時。《英文星報》出版，說來，多多少少也與我有關。

當年，我主持《天天日報》，這是全球第一張滾筒（非平版）柯式印刷彩色日報。由於這技術甫剛啟步，印刷速度較慢，一小時只能印一萬四千份單張，在每日每份出紙兩大紙（八大版）的情況下，報館雖然購用兩部滾筒柯式印刷機，仍應付不來，內頁須委託其他印刷廠代印。

《晶報》車房印《天天》

現今報紙厚厚的好幾疊，動輒十幾二十大張；甚至超逾之數，若本身車房（印刷廠）應付不來時，也會委託其他印刷廠承印其中一部分。個別報館車房，若是時間許可，不影響本身「出紙」，也會安排時間承印其他報刊。

當年《天天日報》，採用全球第一部滾筒（非平版）柯式印刷，出版彩色日報。由於採用新科技，印刷速度較慢，便委託《晶報》車房——《循環日報》機構印刷公司代印內版。《晶報》車房——《循環日報》機構印刷廠位於皇后大道東《循環日報》大廈地下，領班花師傅今已退休。當年，我每晚也往循環車房看出紙，花師傅待人和藹，每次見面也予我一根香煙，我本是不抽煙，但不想拂他拳拳盛意，亦與他一齊「煲煙」。

每一報章均在版面的上端，俗稱「報眉」印上日子。有用「公元」，也有用「中華民國」。記憶中，兼用「公元」及「中華民國」紀元的報章，除了《天天》外，還有《華僑》、《星島》、《工商》及《香港時報》，其他的報章則多數用「公元」。交由《晶報》車房承印內版時，難得的是，印刷廠從沒有要求我改「報眉」。

當年《天天日報》購置的滾筒柯式印刷機，每部售價一百六十萬元，雖是分期付款，也不是一個小數目，必須物盡其用。由於《天天日報》為日報，深宵付印，這昂貴的印刷機若只是夜間運作，白天閒置，便浪費資源。為充分使用這資源，我構思參考德國最暢銷的《鏡報》，出版一份英文晚報，於是找曾健士先生商量（其後，曾健士先生主持《英文星報》出版，此乃後話。）

曾健士先生是一位「中國通」，戰時正在內地擔任外國通訊員。五十年代前往星加坡，任職《星加坡海峽時報》。

我家族的二天堂印務有限公司，與《星加坡海峽時報》有業務上來往，替海峽時報印製彩色刊物。五十年代末期，海峽時報派曾健士先生來香港有任務。

耀目流星話《星報》

話曾健士先生奉《星加坡海峽時報》之命，來港收購《南華早報》。當時，由舍弟借給他一部美國大車代步，連同司機也一起供他使喚。可惜收購《南華早報》師老無功，便又轉而收購《英文虎報》，亦告失敗。

兩番收購行動失敗後，曾健士先生返回星加坡覆命。未幾，再度來港，任職於一家外資廣告公司。

及至我主持《天天日報》，購入兩座滾筒柯式印刷機，為着充分發揮資源功能，這昂貴的滾筒柯式印刷機能物盡其用，有意仿效德國最暢銷的《鏡報》，在香港出版一份十六開度的英文晚報，便找曾健士先生商量，研究有關出版事宜。

當時，曾健士先生開出一個資金數目，作為每個月編採部運作開支。對此，我亦表同意，交由他着手進行籌備出版事宜。

但未幾，他轉而與星島報業胡仙小姐合作。據講，合作者除胡仙小姐外，並有英國東南亞新聞處退休處長史密夫先生，和記祈德尊爵士等人。在胡仙小姐帶頭下組成集團，出版《英文星報》，編採部及版房設在邊寧頓道，但卻沒有邀我這「原創意者」參加。

《英文星報》出版後，頗受年輕讀者歡迎。其後，又出版《中文星報》。中、英文星報發展相當快，一度傳說每天銷路達十萬份。在當年來講，是一個龐大銷售數字。

由於該報曾有報道指黑社會分子控制發行，導致報館與區頭發行之間不和，有所爭拗。於是，報館便買了多部小汽車，不再委託區頭代理，自組發行部，實行效法《南華早報》，自己發行。可能因此而導致銷路受影響，這一份十六開度的成功綜合性報章像天際流星，發出一陣閃耀光芒後，便告停刊。

中、英文星報停刊後，曾健士先生一直沒有離開香港。退休後，卜居九龍塘之老人院，閒時仍與華洋舊部相聚。這難得的報壇奇材，在安逸中頤養天年，直至幾年前辭世。

籃聯會主席之爭

同文珠珠，在《公關小姐繽紛筆》中，日前談及得雲茶樓的點心。這家歷史悠久的茶樓，當年與水車館（消防局）的官司，哄動一時，蕪文亦已談過，不再重複。

得雲除了「老婆餅」馳名外，每年中秋節賣月餅時，其門面上的大型活動廣告牌「嫦娥奔月」「三英戰呂布」，活靈活現，栩栩如生，亦為市民駐足觀賞景物。

得雲茶樓位於中環「狗孖捵」，與我家皇后大道中老舖「二天堂」斜對面。我與得雲文氏家族亦十分熟絡。文家兄弟中，文鑑潮喜愛籃球，與我同讀新法書院。中學時，文鑑潮為流星籃球隊隊員，整隊流星籃球隊效力新法金隊；我則效力新法書院籃球隊。

或許有讀者會覺得奇怪，為何我會讀這麼多間學校？事緣1950年於華仁書院畢業後，我往廣州嶺南大學升學，由於某種原因，註冊後便返回香港，再申請往美國讀書。

在等待前往美國升學期間，為免不致荒廢學業，便暫時入讀灣仔聖佛蘭士街新法書院，至51年1月14日離開香港往美國繼續求學。我入讀新法書院雖短短半年，王澤森校長待我甚佳，至今難忘。

1956年由美國返港，參加東方體育會，出任籃球部主任。適逢籃球聯會（今稱籃球總會）陳劍科主席任期屆滿引退，我少不更事，在一些人慫恿下競選籃聯主席。與此同時，南華會籃球部主任何鴻略（輯爺）亦有意角逐此位，形成了球場外的另一場「東、南大戰」。輯爺為「唱家班」，在演藝界享有盛名，唱腔造詣深得薛老渣（薛覺先）真傳，譽稱「薛腔傳人」。

競選中，我這寂寂無聞黃口小兒，頓成每日報紙體育版新聞人物。競選潮擾攘約兩個月，輯爺宣布退出角逐。

然而，在投票前兩星期，突然殺出流星籃球隊領隊文鑑培宣布參選。文鑑培正是文鑑潮的兄長，也是得雲茶樓老闆。

冧騎樓除舊立新

1956年，籃聯選舉主席，可真熱鬧。是日公推由幸運會鄺耀雅代主席，主持選舉事宜。

投票前，出現一小插曲，華雄體育會鬧出代表雙胞案。體育記者馬兆華（筆名「黑馬」）代表華雄出席投票；但另體育記者錢景麟則持華雄會圖章，代表華雄出席投票。二人堅持自己合法資格。經大會商議，因鬧出雙胞，乃議決取消華雄投票權。

投票結果，我與文鑑培各得十三票，拉成均勢。本來，鄺耀雅有權投下決定性一票。但他沒有行使這權力，而提出再度投票。第二次投票，也是十三票對十三票。在這難分高下，大會於是決定以抽籤方式決定新一屆主席誰屬。以抽籤方式定選舉結果的做法，為本港社團組織選舉中，前所未有的事。經抽籤後，文鑑培勝出，出任籃聯新主席。今番角逐公平競爭，無損我與文家友情。我與文鑑培堂兄弟文灼斌交情至篤，幾十年不變。

歲月如梭，此事轉瞬間已四十七年。當年的黃口小兒今亦已是老翁。今思及此少年事，心中有點悔歉之意。此非關成敗，而是若非少不更事，受慫恿參選，與「輯爺」角力，以年齡言，日後自己機會眾多。事實上，其後我亦出任乒總主席、拳擊總會主席。反觀「輯爺」當年已逾四十，再無機會做體育會主席，我若拱讓予他，「輯爺」亦應無憾。

話說回得雲茶樓，毗鄰店舖，相信很多人沒有印象。此一幢四層高戰前舊樓，門口稍斜向西，舖面較窄只十二呎。但此舖大有來頭，景福金舖是也。志雲哥擇此開舖，可能為着方便往返孖沙街金銀貿易場。

1950年初，一日，該舖「冧騎樓」幸無傷人。一般人視為不吉利，但志雲哥不迷信，不以為然。過了幾年，經由西班牙傳教士買入位於金巴利道教會物業，發展成美麗華酒店集團。

景福從中環十二呎門口的戰前舊樓，發展至擁有尖沙咀半條街。有謂當日之「冧騎樓」，乃除舊立新之吉祥。

陳德泰與彭國珍

古語有云：時來風送滕王閣。「冧騎樓」本屬晦氣事，但曾遇「冧騎樓」而發大達者，有二人卻事後平步青雲成巨富。上日談及景福老舖「冧騎樓」，志雲哥除舊立新，從舖面十二呎之老舖，發展成擁有尖沙咀金巴利道半條街。今之「景福」「美麗華」亦為本港名牌之一。

另一「冧騎樓」而發大達，為地產業內之事。

話說上世紀五十年代本港地產市場方興未艾，發展商的規模不及現今這麼龐大，發展商會合夥發展一個地盤的情況不鮮。

1950 年初，港島東區書局街一個正在興建中地盤，突然發生「冧騎樓」事故。這地盤便是由陳德泰與彭國珍合作。當年地盤建築監管沒有現今那麼嚴謹，書局街地盤在施工中突然「冧騎樓」，幸無傷人。這一幢沒有電梯的樓宇，落成後賺了五萬元，發展商舉行慶功宴，一時之間成為行內佳話。現今，排隊「炒籌」亦不只賺此數目，但在當年，五萬元已是一個大數目。

陳德泰除了與彭國珍合作外，也曾與江德仁合作承建港府的九龍渡船街屋邨，業內享有盛名。泰哥負笈嶺南大學，畢業後，熱愛母校，熱心教育，對母校及附中捐助，出錢出力。泰哥亦熱衷服務社會，與我同為保良局己亥年（1959 年）總理。

遠東交易所成立，打破香港會一會獨大局面後，泰哥苦心經營的「大昌」上市。天妒英材，泰哥早逝，事業交陳斌世兄發揚光大，目前發展中；及持有的物業投資及酒店投資，分布於香港仔、筲箕灣、尖沙咀、紅磡、新蒲崗、屯門及沙田。

此外，亦投資海外，位於美國加利福尼州之 San Ciemente Tech Park 發展物業，及集團承投資四百萬美元於美國創業資本基金。陳斌世兄並繼承父志任嶺南校董，作育英材。

彭國珍的「嘉年」亦曾於遠東交易所成立後上市。可惜在 1973 年，受股災牽連，宣布清盤。

記憶中，彭國珍營運時，曾參與中區中建大廈的發展。

利用點唱賣廣告

歲月彈指瞬息間，香港電台已是七十五周年。六十多年前，我已經收聽香港廣電台 ZEK 講《三國演義》故事。

我有一段頗長時間出任香港電台（俗稱港台）節目主持，但首次在大氣電波中傳送我聲音，約為 1957 年港台點唱節目，這節目由鄭鏡斌兄主持，主動前往各工廠邀請廠家或工友點唱流行曲娛眾。當時，點唱最多的是乜乜油工廠，隔日便有「乜乜油工廠點俾全體工友聽，祝生活愉快，身體健康……」，如此一來，「乜乜油」如同變相免費賣廣告。期間，鄭鏡斌兄也曾到我家族藥廠搞點唱，我的聲音乃始於大氣電波中傳送。

1958 年東京亞運，我為香港乒乓球領隊，帶隊往東京參賽，港台派鄭鏡斌兄往東京採訪，邀我評述乒乓賽況及港隊前景，此亦為我首次接受電台訪問。料不到幾年後，我為節目主持，轉而訪嘉賓或聽眾，亦為始料不及。

麗的映聲開台後，亡友潘朝彥兄邀我參與新聞報道，每日播讀新聞，這是我正式參與廣播工作。

其後，港台成立電視部，倫兆銘兄邀我主持《針鋒相對》辯論節目，首播邀陳立僑醫生進行辯論，開始我在港台主持節目的歷程。這些年來，主持過眾多港台節目，其中有初稱《金科玉律》，後易名《法門》的法律節目；港府並派王見秋法官任節目法律顧問，羅顯勝老法官亦曾參與演出。

此外，亦有夥同李健雄醫生主持及孫詠恩出鏡的《醫生與我》。在主持港台節目中，最吃力及最長壽的是《鏗鏘集》與《城市論壇》，在未談及主持這兩節目際遇和感受前，倒談一談《法門》及《醫生與我》這兩節目。

最近，偶然看到電視節目中播出港台七十五周年特輯中最後一輯（第七輯），其中有講及當年《法門》及醫藥節目，或許舊片未必全部備存，此懷舊特輯赫然沒有我這個舊主持。

今借此一角，順告港台主事，吾雖老矣，尚在人間！

《鏗鏘集》臨時易稿

我所主持的港台節目中，最吃力的要算是《鏗鏘集》了。

其中尤以 1972 年九龍秀茂坪山泥傾瀉事故，這曾被當年港督麥理浩稱為最擔心的事件。須在《鏗鏘集》播出，向全港市民展示事件真相及港府的善後態度，由我與殷巧兒在臨時寫稿情況下，半天內完成翻譯、錄映，又豈只是含枚疾走，馬不停蹄這麼簡單。

上世紀七十年代，港台沒有沖片（菲林）設備，菲林依靠麗的代沖。這輯《鏗鏘集》在星期五完成錄影，並交由麗的沖片，準備於星期天播出。但港府工務局突然來電，說是要改劇本，那個英文本送台時，已是星期六下午，翻譯組同事已下班，沒有人翻譯劇本，在這情勢下，只好由我口述翻譯，殷巧兒筆錄，每段寫在大紙板上，放在我面前，一邊照讀，一邊錄影，如此逐段逐段地「讀」「錄」，直至深夜才完成，再交給麗的沖片。

翌日（星期天），工務局派了一名外籍人士，帶同一名翻譯前來看片，一邊看片，一邊即時傳譯。這工務局人員看畢，表示滿意，便於當天晚上節目時間播出。

1972 年麥理浩甫來港履新，便遇上季茂坪山泥傾瀉事件，憂心忡忡，及至卸任離港前，港台攝製訪問特輯，由《工商日報》何鴻毅社長，BBC 駐港記者羅蘭士及我，組成三人採訪組訪問麥理浩，麥理浩談及施政期間，最擔心的事故便是秀茂坪秝山泥。這次訪問，我特意向《華僑日報》何建章總編輯，商借他收藏的國畫大師吳昌碩之「春夏秋冬」四條幅為背景，增添雅意。

此外，主持港台之節目，最長壽的是《城市論壇》，一做便十多年。這節目最初由吳明林主持，其後轉為殷巧兒，再由我接任。悠悠十數載，與現場觀眾打成一片，認識了不少「維園阿伯」及少年朋友。十多年來，與參與這節目的工作人員相處融洽，承蒙他們餽我紀念牌，誌念這一段合作日子。

先施開啟工展會

本月中旬，維園又有盛事，第三十八屆工展會將於此舉行。

工展會歷史悠長，七十年前的 1933 年，中華廠商聯合會在籌備期間，爆發「一二八事件」，全港華人厲行抵制日貨，提倡愛用國貨運動，由先施公司主辦；廠商會籌委會協辦，在德輔道中（電車路）先施公司天台舉行國貨展覽會，參展廠商達七十家。未幾，九龍長城中學利用年假，在校內舉辦一次小型國貨展覽會，為期五天。這兩次國貨展覽會，可算得上是工展會的雛形。

1938 年，第一屆工展會（當年稱為國展會）由廠商會與香港女青年會屬下「愛用國貨團」聯合主辦，在中區己連拿道與雲咸街交界鐵崗之聖保羅書院內舉行。

為何首屆工展會與香港女青年會合作？原來，先施公司創辦人馬應彪之太太，乃為香港女青年會領袖。當年，麥當奴道與花園道交界女青年會會址第一次興建時，由馬應彪夫人主持奠基典禮。

1938 年的一屆工展會，參展廠商達四十多家，展期五天。

翌年（1939 年）廠商會擇新春假期，於九龍華南中學舉辦第二屆工展會，參展廠商有七十餘家。

這兩屆工展會也是在戶內舉行，引不起廠商濃厚參展興趣，及至 1940 年第三屆舉行時，情況才有顯著改善。

1940 年 2 月，萬戶賀新歲的喜慶日子來臨，第三屆工展會在跑馬地摩利臣山道開墾的空地（今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參展廠商逾百家，港督羅富國及各高官均前往參觀。

港府開墾摩利臣山道這地盤，從開山至夷為平地，歷時五十多年，在這半個世紀的日子中，不少參與地盤開墾的承辦商，嚴重虧損，吃不住兜着走——走路。

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

只因在開墾這地盤時，沒有人料到這是一座石山。當年墾荒

技術落後，沒有風鑽；只靠人手用鋤開鑿，焉不虧本！及至五十年代，風鑽面世，開墾技術得以改善，與此同時，本港建築業興旺，石粒需求大增，這地盤開發出來的石粒有價，承辦商才有利可圖。

■1963 年，二天堂有限公司參加二十二屆工展會，攤位設計出心裁，採泰國廟宇形象配合二天堂「佛嗲」，大受入場市民讚賞。

日治時期工展停辦

1940 年新春，第三屆工展會在喜氣洋洋的日子中開幕，參展的廠商逾百家，先嚴的「二天堂藥行及化粧品廠」也有參展。

這屆工展場內最高的建築物，是我家族佛標二天油。那二天油標記，高若煙囪，場內遠遠便已看見。

除此之外，參展攤位中，我印象深刻的有徐季良的大華鋼鐵廠，及康元製罐廠。

大華鋼鐵廠展出不少軍事用品，諸如防毒面具、鋼胄等，這些產品最吸引青少年圍觀。

至於康元製罐廠，其最大主顧為永安堂萬金油，不過，康元的參展攤位展出發售玩具，當年玩具缺乏，康元攤位大大吸引入場孩子們。

首三屆工展會有一特色，均在新春期間舉行，直至 1940 年杪舉行的第四屆，才改在聖誕節期間舉行。該屆選址九龍尖沙咀半島酒店側空地，這曾用作工展場地之「地王」，今建成喜來登酒店。這一屆由港督揭幕，逾百廠家，共二百四十個攤位參展，每日入場參觀人數，不計算小童在內，也有八千至一萬五千人左右。

1941 年，第五屆工展會本已籌備就緒，準備在聖誕前（12 月 20 日）開幕，但 12 月 8 日發生事變，日軍入城，這屆工展會雖然沒有舉行，但在記敘上仍計算在內。

日治時期，停辦工展會。

1945 年，香港「重光」，百業蕭條，工廠停頓，本港只得六十萬人口。夏慤軍政府撥款十萬元救濟全港飢民。

在今天來講，有些人入場賭馬，口袋中亦不只此數目，但當年十萬元便可救濟全港，可見戰後和平，本港社會環境多麼慘淡。

工展會前後停頓了七年，及至 1948 年才恢復舉辦，此為第六屆。這一屆仍在上址（今喜來登酒店）舉行，港督葛量洪主持

開幕，為期十八天，廣邀海外買家來港參觀，參展廠商共一百七十七家，攤位二百七十五個（其中以食品攤檔居多）。市民在過去七年未能逛工展，今逢再開，紛紛扶老攜幼入場，每日入場參觀市民達二萬人以上。

■十九屆工展會會場大門口，隱約可見頭號攤位之百年老字號「梁蘇記遮」招牌。

鱷魚小姐度領圍

1949 年第七屆工展會，仍然在尖沙咀梳士巴利道的「地王」舉行。一連舉行了十九天，參展廠商達二百一十六家；攤位共四百二十七個，入場參觀人數逾七十五萬人。

這一屆，廠商會除了免費招待社團學校參觀外，展期內，有兩天停售入場券，謝絕市民入場，只專誠接待外地買家入場參觀。

其後，第八屆、第九屆及第十屆工展會，也在今之尖沙咀喜來登酒店地盤舉行，每屆的參展廠商、展出攤位及入場參觀人數均有遞增。

自 1940 年，我家族「二天堂藥行及化粧品廠」參展後，於六十年代初期，我代表家族先後參加過兩屆工展會。

工展會「街道」縱橫，攤位所在位置相當重要，參展廠商均欲取得遊客必經、最聚腳位置之攤位。因此，歷屆工展會，均有舉行攤位競投。

記憶中，1963 至 64 年，我家族「二天堂藥行」以一萬七千元投得最佳位置攤位。

六十年代本港經濟起飛，地產樓市發展一日千里，尖沙咀地王有價，工展會場地亦由尖沙咀轉移往紅磡俗稱「大包米」的新填海地盤。

現今，這「大包米」也發展為鬧市，屋邨、商廈林立。

社會經濟發展神速，今舊地重遊，頗有「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之感。

話說回紅磡「大包米」工展會期間，我家族「二天堂藥行」產品為「佛標」，攤位採泰國廟宇設計，金碧輝煌，慕名前來參觀的不乏社會名流，東華三院何世柱主席親自帶隊，聯同眾總理前來參觀，當年冠軍騎師郭子猷及梅道登、衛林士這些谷中高手亦前來參觀；此外，粵劇紅伶、影視紅星、國術界、空中小姐，紛至沓來。

工展會攤位五花八門，其中最吸引男士的攤位，要算是「鱷魚恤」。買恤衫須量度袖長及領圍（俗稱度領），凡光顧鱷魚恤，均由攤位鱷魚小姐代為度領，在當時男女授受不親的年代，男士伸長條頸至鱷魚小姐胸前度領，有沒有需要也買番件，「醉翁之意」盡在不言中。

■（上圖）1961 年第十九屆工展會遭祝融蹂躪，廠商會發出緊急啟事。（下圖）攤位多燬於一炬，舉目瘡痍，只剩下支架。

工展高潮選工姐

工展會期間，場內每晚均有遊藝晚會，唱歌、舞蹈、雜耍及魔術表演。上世紀六十年代，電視仍未開播，市民娛樂節目不多，下班後，一家大小逛工展，吃吃喝喝，看表演，度過一個晚上，自得其樂。

每屆工展會高潮，正是選舉工展小姐的時候。

參選佳麗，不能從外間延聘入場，必須是參展廠商攤位工作員工。這些佳麗，平時在攤位，不一定售貨，不一定要穿着公司制服，大多數會穿着得花枝招展，推廣宣傳，提升曝光率，爭取遊客好感，俾能在選舉工展小姐時，投自己一票。

最近，《成報》副刊版持續刊出昔日工展會舊照片中，亦有刊出當年的工展小姐，穿着中國旗袍，婀娜多姿。

第一屆工展會時為 1939 年，今為 2003 年則是第三十八屆，若以每年舉行一屆計算，在這六十四年期間少了二十六屆，卻為何由？

在這逾半世紀的歲月中，細算一下，1941 年日軍入城，本已一切籌備就緒的第五屆工展會，沒有開幕，變得有名無實。

1945 年，香港重光，但經過三年零八個月日佔時期，工廠受嚴重破壞，元氣大傷，一時之間難以恢復投產，生計艱困，何來能力舉辦工展會？

及至 1948 年，各廠商元氣逐漸恢復，尤其是內地紡織業南下本港設廠，工業頓現生機，才又再度舉辦工展會，是為第六屆。經此之後，工展會舉辦至 1974 年，又告停辦至 1994 年。

1994 年為中華廠商聯合會成立六十周年紀念，為慶祝六十周年，該年專訪舉辦一次工展會，但翌年又告停辦，至 1998 年才又恢復舉辦工展會至今。從上世紀三十年代假座先施天台為展覽場地開始，至今年之工展會在維園舉行，逾半世紀悠悠歲月，浪淘盡多少風流人物，思本港工業的發展，逛工展憶舊事，對前輩們艱苦耕耘，深表敬意。

南固台怪異何來？

灣仔船街五十五號南固台，傳為「鬼屋」，有幾個少年男女更繪形繪聲。距今十五年前，合和實業在永安公司「開國元勳」杜澤文之後人手上購入這佔地五萬多平方呎古老大屋後，重門深鎖；至今仍未發展，這些「探險者」何以得入「鐵將軍」把守的巨宅？令人費煞思量。

我與杜家為世交，澤文老先生子嗣——杜昆榮與家兄基堯為嶺南 1951 年浩社同學，其弟杜昆耀與我由小學至大學亦為同窗。五十年代，杜昆耀去了美國讀書後，便沒有返港；杜昆榮則在永安銀行任職至退休。

1948 至 50 年間，我們同讀當時位於羅便臣道華仁書院。當年我住跑馬地毓秀街，正遇着電車、巴士大罷工，我與杜昆耀及另一同學李越樸（前教育司署李越挺之堂兄），一齊踩單車返學。

每天，我由毓秀街踩往船街南固台（今之所謂「鬼屋」），與杜昆耀、李越樸會合後，三人由船街托着單車，拾石級步行上堅尼地道嘉勒撒聖方濟各女校門前，該校女生曾指笑我等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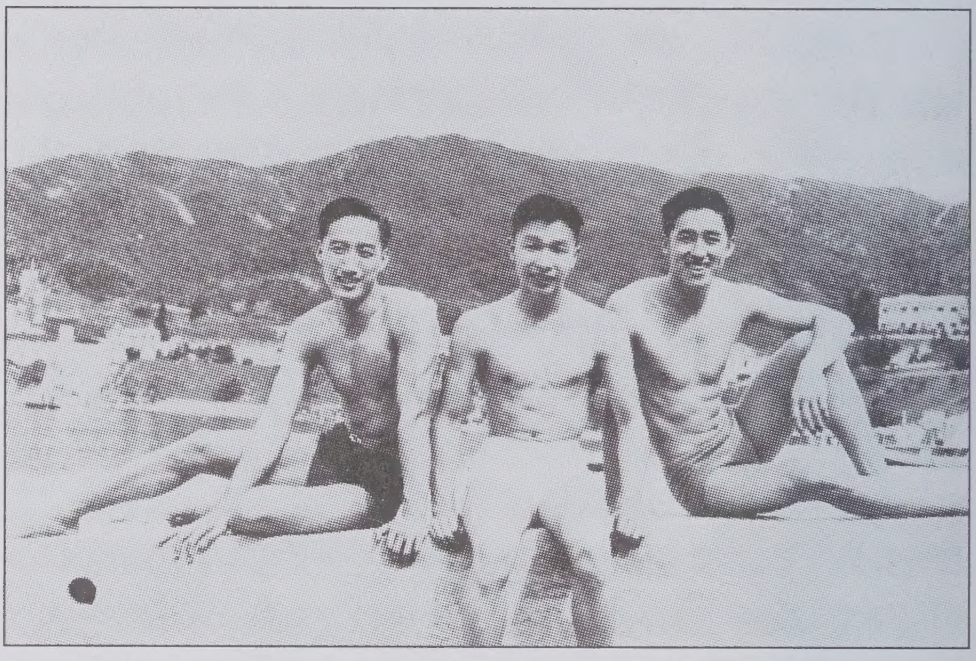
如今五十多年後，未知當日女生可還有印象。我三人由堅尼地道踩上麥當奴道，再上花園道，才俯衝落羅便臣道返華仁。這由於從麥當奴道上羅便臣道為一條挺直上山斜坡，直踩上去十分吃力，我們乃採此迂迴路徑。

那年代，半山道路車流不多，我們在堅尼地道這路段，邊踩邊玩花式，有時放開雙手，有時側身俯拾路上石仔，有邊踩邊脫羊毛衫……杜家兄弟住在南固台，二人在大屋花園涼亭中安裝一個拳擊快球，球體輕，打起來反彈快，有助練拳。我經常往他們家中玩耍，從沒有聽過二人說及家中有怪異事發生；也不見覺得有甚麼異狀。

我不怕黑；也不怕鬼。

哪一位傳媒朋友想夜探南固台的話，可與合和實業商量後，

我願意一齊入內宿一宵，看看是否真箇有鬼？我也想再訪舊同學故居，看看涼亭中用作懸掛拳擊快球的木板仍在否，若仍在，便帶備拳擊快球前往掛上，溫習一下，看看是否身手如昔，緬懷一番。



■1949 年，作者（中）與南固台（鬼屋）兩位少主杜昆榮（左）、杜昆耀（右）合照於淺水灣頭。

Comprador 與金必多湯

2000 年初宣布不再參選立法會，悄然離開政壇的陸恭蕙，最近又再曝光接任保護海港協會主席，為填海事宜與特區政府角力。回歸前，陸恭蕙獲彭定康委任為立法局議員，任職三載後，再透過直選入立法局過渡回歸。

縱然有些人對陸恭蕙之受彭定康垂青，揣測不一。然而，陸恭蕙母系家聲顯赫，可見諸香港商場史冊。

上世紀初，兩大英資洋行（財團）——渣甸、太古及匯豐銀行操控本港經濟命脈。陸恭蕙的外曾太祖父莫藻泉，及外曾祖父莫幹生均為太古洋行買辦 (Comprador)，莫藻泉是第一任太古買辦，莫幹生於 1917 年接任。

Comprador 這個英文字，上了年紀，曾光顧過「鼓油西餐館」的香港人不會陌生。

這類餐廳有一款名為「金必多湯」，用的便是 Comprador 這個字，其意寓為買辦飲的湯，這湯水汪汪的只有三兩條葱，但卻認為是身分象徵。近年來，洋行不再設買辦這職位，西餐廳的菜牌，再也見不到「金必多湯」了。

在舊中國，國人對買辦十分痛恨，認為是替洋人辦事的走狗。其實，這是不明白買辦制度的形成和作用而已。

香港開埠之初，外國人在香港經商，必須聘用一位熟悉中國及香港人情世故的華人為買辦，作為貿易及收帳中介人。買辦之職，非人人可為，不單只要懂英語，且須熟悉香港及中國的社會結構，有良好人際關係。

外國人來港經商，雖有貨物在手，但不知如何進入市場？

如何找買家？如何收帳？這一切也依賴買辦。以貸款帳期而言，當時多數為年終找數；這均由買辦運籌，收帳。買辦除了薪酬外，並在每宗交易中收取一定比例佣金。買辦收入雖然可觀，卻要承擔風險，一旦遇上買家「走數」，便由經手的買辦「孭數」。

太古買辦莫幹生

香港是華洋聚居社會，對買辦十分尊敬，華洋貿易，均有賴買辦中介進行。早年，香港最出名的買辦是何東爵士，他是渣甸買辦。據說何東爵士賺錢最多的一宗貿易，是顏料生意。

一直以來，中國也未能生產不褪色的紅色色素，俗語所謂「生紅死綠」由此而來。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前，他眼光獨到，洞察戰事發生後，中國需要大量顏料，於是向德國購入大批顏料色素。戰事爆發，顏料來源短缺，全中國也向何東爵士購買顏料。此役，何東爵士賺個盤滿鉢滿。

與買辦不同，另一種為華洋之間做生意中介的人，名為「出番」。那年代，大多數唐人老闆不懂英文，便僱用一個曉講英語，看得懂多少英文的「番書仔」來做「出番」；與政府或老番（洋人）打交道。（這裏，令我聯想起另一件事：最近有人提議特區政府搞入職英試，若與昔日而言，充其量也只是做一個「出番」而已。）

話說回早年太古洋行買辦——陸恭蕙的外曾祖父莫幹生，坊間有這麼的一個故事流傳：

上世紀初，莫幹生在干德道與旭龢道交界建一粉紅色四層高大屋。（後期，這大屋曾租與外國記者俱樂部作會址；及傳聞後來為李世華收購，此乃後話。）當年無論渣甸或太古，三至五年便會換一次大班。無他，洋大班遠道東來，如果與本國社會分開太久，在人際關係上便會產生隔膜甚至斷層。

當年交通落後，乘郵輪往返需時半年，總不能經常請假返「祖家」，只好一口氣做上三至五年，便調返英國。

莫幹生任太古買辦時，適逢新大班到任，莫幹生在家中設宴招待新老細。當年香港樓宇一般為四層高，我家羅便臣道四層高大宅，住廿多兄弟姐妹，也是行樓梯。莫家亮豪四層高，卻安裝電梯上落。新大班有見莫幹生派頭猶勝自己居所，心有不滿，流言四起。未幾，莫幹生便自動辭職。

陸恭蕙外祖父莫慶榮

早年太古洋行買辦莫幹生，是前立法局議員陸恭蕙的外曾祖父，坊間知之不鮮。陸恭蕙的生母莫綺萍是莫幹生的孫女，曾任連卡佛公司的化妝品部主管，但鮮見坊間言及陸恭蕙的外祖父莫慶榮。莫慶榮這世家子弟，曾是香港輔警華人高級警官。我在華商會所出入時，莫慶榮也是華商會所餐廳常客，其後在海關俱樂部也曾與他見面。

上世紀六十年代，我主理《天天日報》，曾邀約莫綺萍撰寫化妝專欄。那年代，報紙開設雜誌式版面十分困難，《天天日報》除了化妝（婦女版）外，並有音樂版、汽車版、健美版、音響版、夜總會版及攝影版。

當年，《天天日報》音樂版，每期也刊出一首歐西流行的英文歌詞。年輕人聽電台播送歐西流行曲或唱片，沒有歌詞，只憑記憶默錄下來，會有錯漏。《天天日報》與鑽石唱片公司合作，在每星期四的音樂版，刊出一首英文歌詞，大受讀者歡迎。後來版權局干預不准刊登，才告停止。

汽車版則為全港首家獨有的專版，由家兄基堯主編。音響版亦創香港報章先河，愛聽古典音樂，必須有上佳音響設備，才聽得樂章神韻。曾福琴行黃經綸兄建議開設這音響版後，無線電聯會各人大力支持，十分成功。曾有一段時間，音響版由姓雷的編輯負責，雷編輯佣金收入可觀，索性自己代理兩隻牌子音響器材。如此一來，影響編務，報館便將音響版交「第一陳」主理。

「第一陳」今為馬主兼飲食專家、鮑魚大王，本港及新加坡均有店舖。話說回莫綺萍家族，本港著名莫華高法官為莫幹生的孫。我與莫華高是小學及中學同學，一齊在史塔士道 (今稱司徒拔道) 的嶺南分校讀小學，後來同在羅便臣道華仁讀中學。我和莫華高也由媽姐（女傭）陪同返學，莫華高的媽姐專責看管，不准他在小憩時跟我們跑跳玩耍，並在每一個小憩，替他更換一條墊背的手巾。

財主佬生閹闊少

莫華高法官少年時趣事多，冬天在校園玩耍，同學把他推倒地上，滾來滾去也爬不起身。我趨前問他何以如此「論盡」？他才吶吶地說自己穿了七件棉袍。「七件」？同學們不信，細數之下，果然七件，頓時哄然大笑。

少年時，莫華高皮膚白皙，紅粉菲菲，帶有幾分畏羞，長大後成為本港享有盛譽的法官，退休後移民加拿大。

其後，港府再聘返港，委以「黑社會洗底」重任，工作幾年，完成這計劃後，才又返加拿大，過那優游退休生活，距今也有十多年沒見面。兒時朋友，今亦不留之年（七十），午夜夢迴，少年時笑聲，依稀仍在腦際迴盪。

話說日前談及早年太古買辦莫幹生妻妾眾多，那個年代，在大清律例的翼蔭下，三妻四妾，不足為奇。尤其是大富人家財主佬，皆多納妾為耀。那年代財主佬，妻妾縱多，但關防甚嚴。在男女授受不親的舊禮教樊籬下，老爺若在家中設宴請客，家中堂客（女性）須退避三舍，不准露面。妻妾平時三步不出閨門，縱偶然外出逛「公司」，亦由近身（近身乃專門服侍一個少奶的女傭）或住年妹（陪嫁丫環）陪伴，絕少單獨出街。

然而，天下事往往出人意表，關防雖嚴，亦有越軌事。上世紀初，太平山下便發生一宗妾侍紅杏出牆，闊少慘遭生閹的無頭公案。一位財主佬妾侍，雖絕少應酬，卻不知如何，與別家闊少搭上，闊少家族在元朗置有農莊，二人打得火般熱，常於農莊幽會。昔日交通不便，輦路藍縷，從香港島坐船過海，再由九龍駕車入新界，途程有如今之往三埠江門之遙。然而，俗語有云「雞春咁密亦菢出仔」，二人行蹤被財主佬偵破，財主佬派人往元朗，直闖農莊，將闊少捉住，當地當場生閹。有人笑我講生閹，難道會是死閹？所謂死閹，是用迷藥動手術，生閹則手起刀落。由於兩戶均體面人家，在那年代，家醜不出外傳，事情不了了之。闊少受重創，偉丈夫變成小太監，鬱鬱而終。

謙謙君子陸孝佩

回歸前後活躍本港政壇的陸恭蕙，其尊翁陸孝儀是早年太古買辦莫幹生的孫婿。我與陸家兄弟亦有來往，尤與陸孝佩（陸孝儀之兄）友情深厚。現今，更與陸孝佩為樓上樓下鄰居，可謂有緣。同廈為鄰居者，還有前東華三院主席孫秉樞，孫主席長袖善舞，與新聞界甚友好，此乃別話。

話說回，上世紀五十年代我與陸孝佩已熟絡，常與一班朋友打撲克，小賭怡情，二百元「一鑊」。

所謂「一鑊」，乃各人枱面「地莊」二百元，遇有上海人所謂之「蘇蝦」（廣東人所謂之「晒冷」）時，原則以枱面「地莊」為限，但亦可補注「跟尾」，補注之數悉隨尊便，但須提早言明，及為同枱賭友認可。因而往往上落的銀碼，倍於二百元之數。上世紀四十年代後期，陸孝佩南下香港，初來埗到，人生路不熟。那年代，本港交通沒有現今這麼發達，私家車少之又少，巴士路線不多；坐人力車，及搭單車尾代步十分普遍。

現今，縱為郊遊，在新界單車徑踩單車，也是一人一車，不准搭單車尾。但在當時搭單車尾十分普遍，別說港九新界流行，澳門亦普遍；由澳門往中山，若不乘搭「岐關車」，便只有搭單車尾，經前山、翠亨前往。

話說陸孝佩抵港第一天，在港島天星碼搭單車尾往跑馬地，車資百元。試想一下，1948 年坐白牌車環遊港島一周，也只五元，而陸孝佩由天星碼頭搭單車尾往跑馬地，卻需百元，明顯是本地人見他為外江佬，欺其人生路不熟。

陸孝佩勤奮好學，天資聰敏，他師承「新昌」錢師傅學建築。學以有成，自立門戶創立「公和建築」，行內聲名鵲起。

陸孝佩從以百元搭單車尾開始，勤奮努力成大富，「公和建築」並於七十年代上市，非同日而言。歲月飛逝，牌枱搭子白髮蒼蒼，陸孝佩已過退休之年，每日仍返公司視事，風雨不改，他那舊家風，謙謙君子長者形象，令人肅然起敬。

酩酊兵丁停梃聽

日前《報海浮沉》專欄，作者羅孚談及老一輩文士王季友，以「酩酊兵丁」筆名撰詩詞在報章發表。王季友另一筆名「宋玉」，描敘塘西風月，絲絲入扣。

王季友不嗜杯中物，何以採「酩酊兵丁」為筆名，未有問及其詳，唯以「酩酊兵丁」四字，則思及早年香港商業電台開台，向麗的挖角，邀得鄺天培加盟。

鄺天培主持考錄播音員時，必着各應考者朗讀一對聯，考其發音是否正確？有沒有「懶音」？

鄺天培之考試對聯為：「嶺頂鷹鳴酩酊兵丁停梃聽；山間雁返懶散蠻番挽彈彈。」

「停梃聽」的「聽」字若讀為「廳」音便不合格，而「挽彈彈」的第一個「彈」字讀音為「彈弓」的「彈」，第二個「彈」字讀音為「彈琴」的「彈」。

王季友取「酩酊兵丁」為筆名，是否源出於此？待與大編輯手談時問問，皆因大編輯曾對王季友執弟子之禮。

話分兩頭，花開別枝。最近匯豐、渣打、中銀發行「紅衫魚」（一百元港幣）及「駝背佬」（五百元港幣）新鈔，使我想起一宗往事，思及故人。事，與我主理《天天日報》時相關；人，是最近於數天內先後辭世的香港「名狀」張奧偉、貫天昆仲。開埠以來，香港馬會主席也由洋人擔任，而張奧偉大律師則是第一位由華人擔任的主席，開創了「皇家」先例。坊間曾有流言指張大狀並非純華裔人士，唯是其尊翁，人稱「老虎」的張老先生，數十年來也愛在華商會所午睡，若非華人，豈能入會。

張奧偉大律師曾任為香港大律師公會會長，其弟張貫天(DQ) 亦是香港律師會會長。未知是否天意弄人，張大狀辭世後三日，DQ 亦去世，令人無限惋惜。

1957 年，DQ 由英國返港，活躍社交圈，我們一班朋友，常在他那藍塘道寓所，舉行小型撲克聚會，聯絡感情。

宣傳新鈔惹官司

上世紀中葉，本港三家發鈔銀行是匯豐、渣打及有利。

六十年代，有利銀行發行一百元港幣新鈔，慣例上，銀行發行新鈔時，予報館有關圖文資料，代為宣傳。

當時，我正打理家族創辦的全世界第一份、有社會新聞彩色印刷日報——《天天日報》。事有湊巧，有利發行新鈔前夕，是夜我因事未有返報館視事。翌日，早上睡醒，打開當日《天天日報》一看，大吃一驚。

原來編輯把那有利發行的新鈔，原大小原彩色刊登出來。

過去，報紙在刊登鈔票時，習慣上將鈔票縮小；以電板「銅版」單色印刷，從沒有試過原大彩色刊登。

由於《天天日報》採用的滾筒柯式印刷機，成本不菲，若只出版一份日報，每天只運作一個晚上，負擔較重，未能物盡其用，便利用白天出版另一份晚報——《南華晚報》。《南華晚報》編採、排版、製版及印刷在上午開工，我立刻打電話返報館，吩咐工作人員將印壞了的《天天日報》「紙頭紙尾」，及當日報紙的印刷鋅板、菲林片，全部收集好，放在經理室內。

當我從羅便臣道寓所驅車前往北角，那時海旁新路仍未通車，由中半山往北角約七哩車程，恰遇着塞車，抵達報館時，已有歐籍夏利士總警司率領四十多名警員包圍《天天日報》，帶隊警員中有位沙展是我在澳門嶺南分校的同學。

他有點尷尬地對我說：「上頭吩咐，公私分明。」他既有職責在身，我亦與他合作，帶那歐籍總警司往經理室，將準備好的當日「紙頭紙尾」、印刷鋅板、菲林片等證物，交給警方帶走。

話雖如此，警方仍控《天天日報》印假銀紙。印假銀紙罪名不輕，定罪當裁入獄。我馬上委任施文律師樓合夥人張貫天，轉聘張奧偉大律師及沈澄大律師代表《天天日報》辯護。

何以警方這麼快，即日便包圍《天天日報》？我們又憑甚麼理據打贏這場官司？局外人難知其詳。

拾我牙慧講「樣本」

雖然，我將當日印刊有利銀行發行新鈔宣傳圖文的《天天日報》「紙頭紙尾」、印刷鋅板、菲林片等證物，交給警方帶走。但警方仍控《天天日報》印假銀紙。

控方在法庭上陳述，是日早上，一名中年男子，持一張有利銀行發行的一百元新鈔；前往有利銀行兌換小鈔（碎紙），被銀行職員揭發是將《天天日報》刊出之圖片剪下，底面貼合使用，遂報警。警方將這剪貼的「新鈔」呈堂，與此同時，亦將一紙真正的新鈔呈堂，讓法官、辯護律師鑑閱真偽之分。經過一番傳閱、觸摸兩張鈔票的紙質、鑑閱印刷技術、顏色後，眾人竟分不出哪一張是真鈔，哪一張是假！最後，還是由我指出哪張真，哪張假。

在未談及《天天日報》如何打贏這宗無妄之災的官司前，先談一談有關文字傳媒刊登鈔票圖文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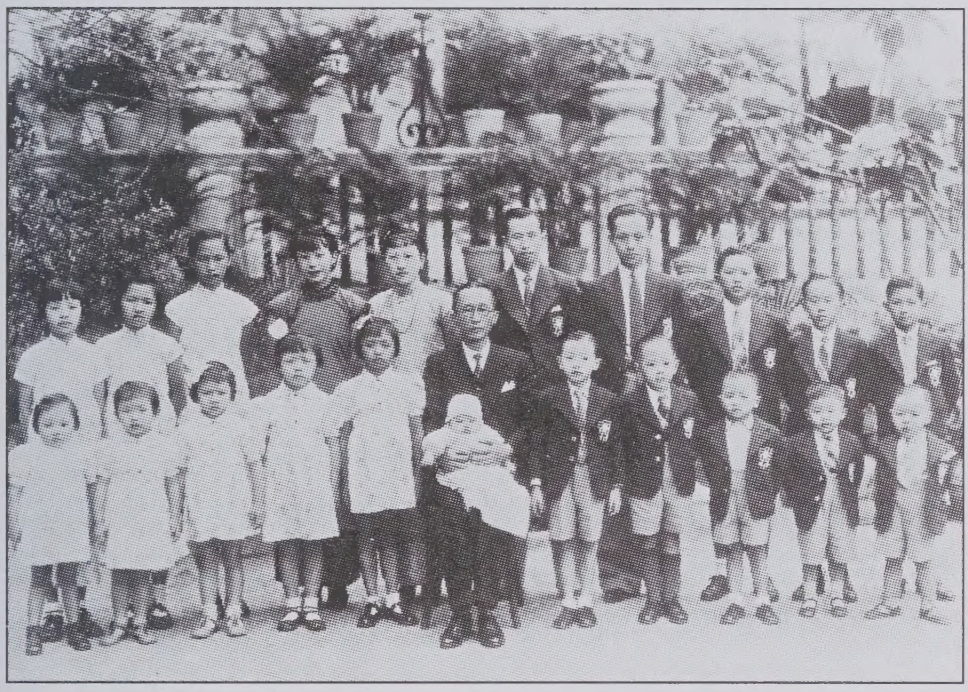
當上述事件發生後，我對編輯說：「如果刊出鈔票圖片，應該在鈔票上斜斜地加上兩行橫線寫上『樣本』(Specimen)，便不會引起麻煩。」事後有些「聰明人」聽了我這麼一說，便譏笑《天天日報》愚蠢，在刊出新鈔圖片時沒有寫上「樣本」。

查實，在法律上來講，如果未獲授權而從事鈔票或有價證券「製版」，無論是全張或局部也是犯法。時下有些廣告設計加入鈔票其中一部分，亦屬犯法。縱然在刊出的新鈔圖片上寫上「樣本」也犯法，問題在於警方提出檢控與否而已。

話說回《天天日報》能打贏這官司，關鍵在於「授權」。

有利銀行為發行這新鈔，將新鈔圖文送交傳媒刊登宣傳。當年有利銀行華經理是羅慶光，其弟羅慶斌與我在美國時是同校同學。事發後，我要求羅慶光出庭證明是銀行方面託報館宣傳這新鈔，但他不肯出庭。最後找着代有利銀行發新聞稿的遠東廣告公司，由該公司黃昭德總經理證明有利銀行委託該公司要求報館宣傳發行新鈔。

這麼一來，有利授權遠東，遠東授權全港報紙代為宣傳，不可能單獨剔出《天天日報》不授權。在這關連運作下，證明《天天日報》亦獲有利銀行授權。《天天日報》在張、沈兩位大律師以此為法律觀點進行辯護，打贏這場官司。這官司審結後，有些人不明關鍵所在，只拾我牙慧講「樣本」之保險作用。



■1940 年，先父少伯公與眾子女合照於韋府花園一角。先父共有 28 名子女；養育成人有 24 名，拍攝此照片時尚有 3 名幼女未出生。圖中眾兒子穿着服裝為家庭制服而非校服，上有家訓徽章「志而大，心而小」。

華南影帝吳楚帆

一夕，與丁羽飯局，談及華南電影皇帝吳楚帆，我與「二哥」昆仲均有交情，高魯泉排長，吳楚帆第二，人多稱「二哥」，吳剛是老三。

但若論與吳楚帆交情之深，吾友「皇牌騎師」——《香港夜報》社長胡棣周兄尤篤，有時候要找吳楚帆，還須勞煩「柴哥」（資深老友們冠以胡兄之綽號）。

高魯泉與吳楚帆均投身演藝界，吳剛則在廣告發展，我打理《天天日報》時，與他的廣告公司有業務來往，當年，吳剛的廣告公司位於大道中現今重建後之勵精大廈舊址。吳剛自稱懂內功，擅跌打，竟然英年早逝。

我較多時間與高魯泉見面，緣於亡友黃墅兄未出任精工表香港廣告宣傳部經理前，為普慶戲院廣告主任。我們經常晚飯宵夜，我、黃墅兄、《華僑日報》總編輯何建章為台柱，影圈中人蔡永昌、吳桐、姜中平及高魯泉亦為座上常客。

高魯泉嗜杯中物，為人風趣，亦喜逼人飲酒，他有句口頭禪：「三家叔叫你飲，唔飲唔得；飲醉咗最多叫個仔嚟車你返屋企。」人有敬老之心，如果與高魯泉不相熟，聽他之言，還以為他一片好心。後來，有朋友告訴我，高魯泉所言乃作弄對方，千萬不要上當。卻原來高魯泉之子任職殯儀館司機，駕駛靈車，若由他開車相送，認真「大吉利是」，遂對其言：「多謝」、「唔使客氣」。

吳楚帆那句「食碗面、反碗底」口頭禪及手勢，影迷耳熟能詳，唯獨他在指責對方時，一般人以食指直指對方，但吳楚帆的食指卻如持酒杯；或如武術勾指（鑿狀），轉了一個彎，指向左邊，像是指責左邊的人，而非面對者。

何以吳楚帆有如此異常姿勢？此乃拜風濕所賜，導致食指不能直伸。友輩相聚，《華僑日報》何老總喜模仿其手勢，彎着手指，指住吳楚帆說「你」、「你」、「你」，眾人登時樂不可

支。

吳楚帆除了其演技出眾外，唱腔亦佳，抗戰時他主演《生命線》並唱主題曲，那句「舉目四野烽煙……」洋溢英雄氣概。

67 騷動遍地菠蘿

1966 年，莽莽神州，在毛澤東主席策動下，爆發「文化大革命」，這原訂只進行三年的思想改造運動，卻造成十年浩劫，連毛澤東主席本人也始料不及。

「文革」浪潮在港澳地區造成的影響，最先在澳門出現，接着便是本港。

1967 年發生騷動，遍地「菠蘿（土製炸彈）」，社會經濟一潭死水。

有位高官，是高我兩班的華仁校友，可能太接近統治階層，面對眼前環境驚惶失措，將其先翁位於德輔道中兩幢物業，以低至百餘萬元價錢賣掉；辭官移民到外國教書。

如果當年他對香港仍有多少信心，留在香港，別說官至退休時所收的退休金數以千萬元計，光是這兩幢物業亦數以十億元計。

1967 年騷動，始於九龍新蒲崗塑（音數）膠花廠工潮。

當日，我與幾個同屆同學，相約在灣仔六國飯店仙掌夜總會晚膳，因為時尚早，先作「手談」，酣戰中，有電話找投身紀律部隊的同學馬上返警署，說是工潮惡化。我亦立刻通知自己打理的《天天日報》，派記者前往採訪。

報館一位黃姓突發記者，鐵塔般身形，重逾二百磅。

他往現場與其他傳媒一齊採訪之際，罷工工人突然衝向記者，場面十分混亂，一時間，各人爭相奪路狂奔。

我那位綽號「大墨魚」的黃姓記者，平時喜對人炫耀自己在抗戰時做過憲兵，如何如何威猛，如今竟在這緊張關頭腳軟「走唔郁」。

平時一齊在旺角酒店、彌敦酒店之茶座「打蘆」的行家，對此「龐然大物」抬也抬不動，只好合力又拉又推，拖着他一齊走避。

一般報館記者，裝備輕巧，只攜相機、閃光燈。

但當年電視台的攝影機仍用三腳架，由攝影師持機拍攝，另一採訪記者持米高峰作現場講述。

那年代的攝影機電池較汽車電池猶大，由出鏡講述者負責攜帶。面對衝殺過來的罷工工人，各人不得不丟下大電池拔腳狂奔。

騷動烽煙誕歌后

1967 年騷動期間，全港報章，無論左、中、右，銷路甚佳。多數市民也會購買幾份報紙，覽閱有關報道圖文，作一比較。

這期間，政府機構及多數報館均受到衝擊。平時態度友善的左報報人，也帶隊前來《天天日報》門外掟石、燒車、喊口號。

當時，《南華晚報》剛收工；《天天日報》編採人員仍未上班，報館內只有排字工人。聞訊，我立刻趕返北角糖水道報館視察，抵達時，叫囂的「群眾」已告離去。

這麼的一擾攘，無形中替我報宣傳，加上有關騷動新聞，無日無之，銷路大增，日達七、八萬份，在此「亂世」中能有此銷量，倒令人有些意想不到。

騷動升級，發生商業電台播音員林彬遭燒死事件後，商台高層鄺天培在警方安排下，每晚入住不同酒店，並派出兩名探員貼身保護。

這對鄺兄來講，雖確保人身安全，但卻諸多不便。我每晚在《天天日報》視事後，便往陪鄺天培飲酒聊天，至凌晨二時送他返酒店後，自己才返家休息。可能夜夜對飲，上了酒癮，每晚八時便心思思飲酒，自己頓時警覺，立刻戒酒至今。

爆發騷動之初，我有個舊夥記與一班朋友在利園酒店側搞了間夜總會——「銀樹」。

開業後，騷動擴大，各行各業大受影響，夜總會更甚。我提議他搞一個「香港歌后」比賽，每個周末舉行一場初賽，初賽七場，選出優勝者進行決賽。

這麼一搞，果然旺場。後來在演藝界創出名堂；當年只有十幾歲的森森，便是由「銀樹」選出來的「六七年香港歌后」。

騷動期間，《天天日報》及《南華晚報》如常出版。晚報午後出版，編採人員大清晨便上班，我亦於早上六時返報館視事。

一日清晨，驅車行至北角皇都戲院時，警車封路，我表露身

份，並告之報社位於前面兩個街口的糖水道，警員十分合作放行。抵報館時，已見警員荷鎗實彈包圍華豐國貨公司的大廈；上空亦有警方直升機盤旋。

夜夜笙歌無懼騷動

有位以耳作目的記者，指稱我在 1967 年香港騷動期間，舉家逃往台灣，遠離「險地」。

事實上，早在 63 年，我在台灣天母區買了幢別墅，曾許諾帶子女前往看看。當年暑假，我帶子女往台灣兩周觀看這別墅，騷動仍未結束便返港。這記者以此杜撰一番，誣我「怕得要死」。不了解我的人，不知他說甚；了解者，則不會相信。

67 年騷動期間，我每夕均由港島往九龍，與鄺天培、黃墅二兄聚會，夜夜笙歌至凌晨二時，送別鄺、黃二兄後，才乘搭電船仔過海返家。

「文革」期間，身邊友人際遇不同。

有幾位從事新聞工作友人，因報道青山灣有中國炮艇出現，被港府控以散播虛假新聞罪，判囚入獄。

但根據《天津條約》，中國艦隻可以自由進入香港水域，乃有水道由「官涌」直通九龍城寨。二次大戰前，九龍城寨仍由中國管治，及至太平洋戰爭結束後，才成為「三不管」地方。

當年騷動，左派曾提出「三視」（仇視、鄙視、蔑視）對策，與港府搞對抗。騷動結束後，港府不知左派持甚麼態度，便用一宗案件作試探。

適逢有位女士向法庭指控丈夫不能履行婚姻關係，要求離婚，並在庭上作供時表示自己仍是處女。基於案例，不在此重複。當時全港報章均刊出案情法庭供詞，但港府卻只選擇控告一份英文報紙、一份右派中文報紙及兩份左派中文報紙以淫穢罪，判罰款。法庭供詞不能如實刊登，這是本港首宗案例。

該案聆訊時，四家報館也聘請律師出庭。兩家左報除了律師外，負責人亦有出庭；判案後亦有如數繳交罰款。如此一來，「三視」無形中消失，港府這招「投石問路」，果然高招。

回歸後，要講新聞自由，觀之當年之案件，不同的政府管治，有不同要求。

老外特務扮左派

1967 年騷動期間，除了遍地「同胞勿近」的土製炸彈——「菠蘿」外，左派人士到處張貼「反英抗暴」大字報及揮動「毛語錄」喊口號，亦成為全城普遍可見情景。

那時候，港九大街大巷及政府機構外牆滿是大字報，連港督府（今禮賓府）外牆，及對面兵頭花園的圍牆也貼滿大字報。

騷動開始不久，港督府前門左內側，突然出現一幢不相稱的矮屋，這是為保衛港督府臨時加建的軍警宿舍，監視前往港督府示威的民眾，以防萬一。

在這風雲變色的日子中，港府從英國請來兩位專門組織對付民眾行動的專家，分別從「明」、「暗」兩方面對付左派行動。

港府明刀明槍的正面對抗行動，首先是鑑於示威民眾大隊人馬，沿途呼喊口號，由花園道步行往港督府示威。於是港府便在拱北行政府新聞處屋頂，裝設巨型擴音器，播放音樂，以電子聲浪掩蓋喊叫得聲嘶力竭的口號聲。

另外，港府自行出版兩份刊物，其一為「內部參考資料」，供本港官員及對政治有興趣人士傳閱。

另一份，則由於不少新界居民到英國謀生，故特別將騷動時社會動態、政府對策作報道，發行往英國及歐洲供給海外華僑閱讀。

至於「暗」的方面，由一個受過特務訓練來港的英國人進入香港大學讀中文。此人平時擺出「左派」模樣，連衣着也穿上解放裝。

他在灣仔設有寫字樓，寫字樓內放滿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書籍，擺設着毛澤東畫像、雕塑，儼如一個左派機構。

本地有些左派人士，見有這麼一個外國人同情自己，高興之餘並視為同路人，頻頻向他「交心」，將自己所知的事情、政策向他傾訴。

這個英國特務，收集了各種情報後，在時機成熟時，立刻採

取行動，由港府動手將不少左派人士拘囚在漆咸營。

如今回想起受過訓練混進左派陣營中的英國特務，令人心寒。

豪宅只售三萬八

香港騷動期間，百業蕭條，社會經濟陷於低谷。樓市、股市一蹶不振，本港股市只有一家「香港會」，投資買股票的市民不多，影響面較小，但樓市不振，樓價下跌，對市民的影響卻深遠得多。騷動後，樓市仍不振，市道奇淡，無論豪宅或中小單位，均無人問津。然而，在這複雜環境中，各人際遇不同，有喜也有悲。1968 年，騷動平靜後，海派作家楊天成，除在我主理的《南華晚報》撰稿外，亦在他報寫小說，其中《二世祖手記》知名度頗高。每有南洋客來港，必問認識「二世祖」否。

一日，楊天成到報館收稿費，他對我說：「社長，我在大坑道高景大廈買了個單位，認真抵買。」並提議我也買一個單位。當年大坑道高景大廈的一個八百餘呎單位，只售三萬八千元，分期付款，首期一萬二千元，月供二百六十元。這月供之數，在今天來講，一頓午膳亦不只此數。既是如此相宜，我便買了一個單位。幾年後，約為 1971 至 72 年左右，有人出價二十八萬元向我求讓，眼看只三幾年間便賺了廿多萬元，十分高興，馬上轉讓給他。其後，這單位升值至數百萬元，社會發展，當時香港，有樓便是有財。

「文革」期間，內地先有「批鄧批孔」，繼而因林彪奪權事敗，與妻兒及親信夤夜乘飛機逃亡；墜毀內蒙身亡後，內地再掀「批林批孔」運動。

無論批鄧（小平）也好批林（彪）也好，也一併批孔。批孔之風南吹，本港文化人中，最尷尬的是香港《商報》張學孔總編輯，張老總大號「學孔」，有孔孟為楷範之意，正犯了造反派大忌。然而，名字用了這麼多年，難道要張老總改名為「張學東」或「張批孔」嗎！另一位是在國際攝影沙龍獲獎眾多的攝影大師陳復禮先生，他將黃山風景拍攝介紹給世人，享有盛譽。陳大師大號「復禮」，源自《論語．顏淵》的「克己復禮為仁」，又是犯當年造反派大忌。

老牌政團華革會

上周，收到香港華人革新協會（華革會）的金禧紀念（1949／99年）特刊，為何遲了這麼多年才收到？不得而知。

華革會是最老政治團體，1946年已有活動，1949年正式註冊。後來本港開展市政局議員選舉，政治團體除華革會外，並有革新會及公民會等參政團體。

現屆華革會會長蔡渭衡與我同鄉，曾是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港區代表。主席鄧鴻坡，曾代表本港參加亞運的本港乒乓球冠軍賽，1958年他膺學界乒乓球冠軍時，容國團為亞軍。其後，容國團回國受訓，代表中國參加世界賽，擊敗眾好手，打破日本及歐洲球手壟斷世界乒壇局面，成為中國第一個世界乒乓球冠軍。可惜在「文革」時，經受不起紅衛兵的鬥爭迫害，自殺喪生了。

話說回1949年華革會成立，第一屆主席團共十一人，由黃新彥擔任主席團主席，其餘各人為：莫應桂、馬文輝、古卓崙、陳靜濤、郭泉、許讓成、潘範庵、黃錫禎、陳仲池、陳丕士。莫應桂兼任大會總務；許讓成兼籌委會財務。另外，黃大釗為大會秘書，沈慧芙為籌委會秘書。華革會正式成立後，第一屆主席為黃新彥，副主席莫應桂，秘書長馬文輝。馬文輝是先施公司創辦人馬應彪的哲嗣，二次大戰後，組織香港聯合國香港協會，提供位於雲咸街的私人物業作會址，出錢出力，替港人爭取權益。

華革會成立時，主席團中的陳靜濤，是本港會員最多的老牌體育會——南華體育會創辦人之一，也是家電器代理商「華美電器」老闆，郭泉是永安公司創辦人；陳丕士大律師則是民初我國外交部陳友仁外長之子。至於籌委會秘書，人稱「沈八姨」的沈慧芙，則是上世紀三十年代，本港第一位空中小姐。黃新彥擔任首屆創會主席後，第三屆由莫應桂接任，第四屆至第三十八屆，由陳丕士大律師任主席。1952年華革會在「迎親人」行動中，聲名大噪，創會副主席莫應桂，因而被港府遞解出境。

漆咸營見證歷史

前篇蕪文《老外特務扮左派》言及騷動期間，港府將左派人士囚於漆咸營後，有讀者通知，指稱當年囚禁左派人士的地方是在摩星嶺域多利亞拘留中心，而非漆咸營。

記憶中，一直以來，域多利亞拘留中心位於中央警署後面，孫中山先生也曾被拘留於此。至於摩星嶺亦有同名之拘留中心，則未有所聞。於此，謹向熱心讀者致謝。

一直以來披上神秘面紗的漆咸營，太平洋戰爭，日軍入城之初，將所有英籍軍人囚於赤柱集中營；第三國籍軍人（西洋人），則囚於漆咸營。這些西洋人在保衛香港戰役中，參加義勇軍，本來在二次大戰中，葡萄牙是中立國，他們大可以在日軍入城後脫下軍服回家，毋須視為戰俘囚入集中營。但他們不失軍人本色，嚴守軍紀，仍自動列隊操入集中營。

和平後，1956 年至 67 年期間，港府將漆咸營用以囚禁右派人士。事緣 1956 年「雙十節」，石硤尾發生「撕旗事件」，爆發右派暴動，不法分子乘機渾水摸魚；一名駐港外國領事夫人被暴徒拉落車打死；荃灣不少工廠工友加入左派工會，搞事暴徒衝入工廠打人，釀成傷亡；左派學校、醫療所亦受破壞。自此後，港府為避免在「十・一」及「雙十節」這兩個敏感日子再生事端，每年十月也將右派人士「請入」漆咸營，直至「雙十節」過後才出營。在這段時間，平時有些右派「有力」人士喜聚集波樓，在這段時間亦紛紛走往澳門以避，波樓變得水靜鵝飛。及至 1967 年騷動後，漆咸營轉而用作囚禁左派人士，可真個是「十年河東，十年河西」。

話說回騷動期間，華革會三名執委被特務老外出賣拘囚，與此同時，港府並派出「防暴隊」前往華革會進行搜查，搜出會內粵劇組用以演出的刀槍劍戟道具，視為攻擊性武器，提出檢控。

確實，當年來講，縱為武館，藏有習武用之刀刀槍槍，也須領有牌照。

長髯飄逸馬文輝

本港老牌政治團體華革會創會秘書長馬文輝，乃先施公司創辦人馬應彪之哲嗣。老香港對他那長髯飄飄、一襲長衫灑逸的高大形象，並不陌生。太平洋戰爭爆發前，馬文輝已出任先施公司總經理。

當年華洋有別，香港在英國人管治下，種族歧視相當嚴重，以英、美為主的白種人高高在上，其次是西洋人（葡萄牙），再次是印度人；英國殖民地政府厚待「白頭嚤囉」，亦有封爵之士。較印度人低一級的是威海衛的山東人，而本地人（廣東人）則最低等。何以威海衛的山東人較本地人高一級？事緣 1922 年爆發香港海員大罷工，全市工人支持海員大罷工，舉行總同盟罷工；步行返廣州，香港變成「臭港」。在這情勢下，殖民地政府聘用山東人威海衛來港投入警隊，市民稱為「山東差」。

話回馬文輝任先施公司總經理時，僱用英婦為秘書，替他挽公事包、掌傘，途人側目之餘，亦令一些瞧不起中國人的英國人為之氣結、不悅。

馬文輝中、英文造詣甚高，中英文演講口若懸河，文情並茂，令人敬佩。有人說馬文輝曾留學英國；也有說他畢業於嶺南大學。其實，馬文輝沒有上過大學，他在嶺南中學完成學業後，便投身家族生意及社會工作，他那高博的英文，全是自學成果。

二次大戰結束後，聯合國呼籲全球各地成立協會，馬文輝首先響應在本港成立「聯合國香港協會」，並提供位於中環雲咸街的私人物業為會址，出錢出力，為本港促使港府實行民主的第一人。馬文輝秉承「天下為公」精神，常與洋人打交道，曾與不少英國人共事。

聯合國香港協會廣收會員，馬文輝不拘小節，不戀名位。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一次會員大會，有一班會員另選新會長及全面改組理事會。我本是該會的永遠會員，但經這次改選後，至今一直再沒有接獲開會通知。

文韜武略長衫客

馬文輝創立「聯合國香港協會」後，每周在大會堂演講室舉辦「海德公園」講座。海德公園本是倫敦市內公園，人民可在這公園內自由演說，發表不同的意見。聯合國香港協會的「海德公園」講座亦標榜爭取言論自由。後來受到該會之新理事會警告，講座不能冠以「聯合國香港協會」稱謂，乃易名「海德公園真言宗講座」舉行。

歲月悠悠，馬文輝辭世已有十年，然而，仍有一群繼承馬文輝遺志的義工，組成「海德公園真言宗工作委員會」，仍然堅持每周舉辦講座，邀請博學多才的社會人士，對不同問題發表演說，招待市民免費入座。

馬文輝那長髯飄飄、長衫灑逸的高大形象，尤其是在中西文化匯聚，市民生活漸趨西化的香港，「長衫客」尤為矚目。太平洋戰爭前，市民服裝以唐裝為主，戰後因裁縫縫工昂貴，便轉着成衣。男士唐裝分為長衫與短打，女士唐裝則為旗袍與短衫褲。

本港戰後的知名「長衫客」，除馬文輝外，還有新聞界的宋郁文、呂大呂、鄭郁郎，商場中十分低調的巨富孔安道（現今香港大學「孔安道圖書館」乃孔安道捐贈）以及仿林中學的陳仿林校長。

武林宗師太極吳公儀掌門亦是「長衫客」，吳公儀掌門平時外御長衫，內穿短打，上台比武或示範表演時，則為短打。立法會主席范徐麗泰先翁徐大統，平時亦喜穿着短打，友人喜戲稱他為「吳公儀」前面四袋全部直版新錢紙。穿唐裝短打的朋友中，以鏞記老闆甘穗煇最有型，甘老先生精神奕奕，體型適中，每日中午仍往店中視事。

在西風東移初期，西服未流行，店舖「掌櫃」、「火頭軍」仍穿唐裝短打。穿着唐裝短打講技巧，唐裝褲的褲頭沒有褲耳，不像西褲可穿用皮帶。穿着唐裝褲在摺妥褲頭後，束上皮帶或綢紗帶。

富裕人家則喜在褲帶上繫以美玉為扣，普通人則用附有銀包，類似俗稱「過山龍」的闊皮帶，將財物放在貼身的皮帶銀包內，以策安全。

黑膠綢英武凜凜

唐裝布料豐儉由人，講究的有綾羅綢緞；普羅的有薯梁熟紗。有一段時間，夏天唐裝，我喜着「黑膠綢」。「黑膠綢」是將綢料塗上一層「膠」，十分爽身。女士肌膚雪白，穿着「黑膠綢」時黑白分明，分外嫵媚。

抗戰時期，喜着「黑膠綢」唐裝的男子漢，除武林中人外，其他多是身分特殊的「密偵」與「大天二」。

「黑膠綢」唐裝與一般唐裝不同。一般唐裝衫用的是「耳鈕」，「黑膠綢」唐裝則用「啪鈕」。「密偵」、「大天二」腰間插上短槍左輪或駁殼，平時扣上「啪鈕」，有所需要露出槍械或拔槍時，左手執衫袂，用力一拉，「啪鈕」隨即解開，右手拔槍，快速行動。

直至上世紀六十年代，本港女士仍盛行穿着唐裝旗袍。可見諸關南施主演的荷里活電影《蘇絲黃世界》中的蘇絲黃。

如今，市面上除酒樓女知客仍有穿着旗袍外，穿着旗袍的女士已少見。女士旗袍分上海與本地兩種不同裁剪，多數女士喜用上海師傅裁縫，據云乃喜其夠「貼身」。

上世紀香港天氣較寒冷，一般人在冬天穿着俗稱「棉緊身」的短棉衲。以前是度身訂做，現今國貨公司則有棉衲成衣發售。

短棉衲裁縫手工亦有粵滬之別，上海裁縫裁剪為前幅較長，穿起來前幅如雞冠般凸起。先慈慣穿用上海裁縫手工，我則喜用本地裁縫，取其實際，衫身長可蔽臀，不怕着涼。昔日寒冬，除身着短棉衲外，還有穿着長棉袍及皮袍。棉袍以絲棉為褥，絲綢為面裏；皮袍則以獸皮為褥。中外穿着皮裘習慣不同，中國人將皮裘藏於夾裏；外國人則將皮裘外露，如現今女士穿着的「明克」。

由此之故，外國人喜穿長毛；中國人則穿着短毛。若皮袍久不穿着，會「鬆毛」，須重新「弔」過，「弔皮」是一門高巧手藝。我有一襲皮袍，近廿幾年香港天氣和暖，未派用場，六年

前，鏞記甘健成世兄介紹一個師傅替我把皮袍重新「弔皮」，手工亦逾萬元。

港英政治部之謎

港英時代，殖民地政府在警方設政治部，英文稱為「特別部門」，專門搜集市民個人資料，歸納檔案。

回歸前，港英將這些檔案悉數搬往英國。回歸後，有人控告新華社，指稱新華社存有市民個人檔案資料，「侵犯」私隱、人權云云。結果，控告不能成立。令人詫異的是，港英時代政治部存有大量市民個人檔案，這是人所共知的公開秘密，但卻從未見有人提出非議，更不用說提出控告了。

1961 年的所謂「曾昭科間諜案」，便是警方政治部檔案效應的產物。我認識曾昭科時，他出任銅鑼灣警署署長。晚上，我與他及一些朋友一齊飲酒，消磨時間。曾昭科為廣州人，香港華仁英文書院肄業。1947 年畢業於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經濟部。加入香港警方後，官至助理警司兼警察訓練學校副校長。61 年年中，被指涉嫌間諜活動，遭扣查五十多天後，該年 11 月 30 日遞解出境返內地。62 年後，歷任廣州暨南大學英文系教授、系主任；廣州外國語學院教授；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大代表。

港英在「平衡」政策下，為做到「左」「右」均衡，遞解曾昭科出境後，另以「台灣特務」罪，曾將高級警務人員黃永賢遞解出境。政治部指稱，接獲一名於抗戰時與黃永賢同在內地警校的同事揭發其「台灣特務」身分，乃遞解出境。我覺得，黃永賢頗為無辜，只是政府「平衡」的犧牲品。

1983 年，我前往廣州，曾與曾昭科相聚、共膳。然而，當我返港後，港英將我所有的政府職務解除。到底甚麼原因？可思之過半。

曾昭科父子、兄弟三人，中文國學修養造詣甚高，寫得一手好書法。曾昭科之弟在商場發展，曾代理一隻日本牌子化妝品，風靡一時，並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初與我及一些愛犬朋友創立簡稱「港九狗會」的「香港與九龍狗會」，推動育犬及狗展活動。

贏沙蟹買老虎獒

「香港與九龍狗會」創立前，本港只有一個狗會「香港狗會」。香港狗會每年在跑馬地馬會內舉行一次狗展，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士及愛犬之人，紛紛攜犬參與這一年一度盛會。

「香港狗會」主席候活是香港馬會司閘員，也是香港交易所（香港會）的股票經紀，馬會獸醫渥利也是該會委員之一，秘書為潘先生。一直以來，「香港狗會」的活動，只有西報報道，中文報章少有刊登。有一年，我與朋友聚會玩二百元一「鑊」、上海人呼作「沙蟹」的撲克賭局。

二百元一「鑊」小賭怡情，乃每人枱面注碼二百元「地莊」，卻可以無限注「跟尾」，但須入座時提出「尾」的數目，並得到同枱眾賭友同意才落實。

若無「跟尾」，則輸贏也只以枱面注碼二百元「地莊」為限。可能是幸運之神眷顧，在這二百元「地莊」一「鑊」的怡情小賭中，我連場大獲全勝，合共贏了二萬多元。

在這二百元一「鑊」的怡情玩意中，贏二萬多元，非同小可，眾友懼於我的賭術與運氣，不再邀我參加，我便索性將這在「沙蟹」枱上贏來的二萬元，前往英國買兩頭老虎獒。

當年空運落後，旅客由英國來香港，航程長達三十多小時，沿途須頻頻停站，最令人發噱的是在巴基斯坦停站時，航空公司用專車送各乘客往酒店，沐浴更衣，搞一輪衛生後，然後又再專車送各乘客返回機場上機，繼續航程。

旅客已是這麼麻煩，犬隻更麻煩。犬隻不能經由飛機運送來港，須交由船隻經海路運送。

我在英國買了兩頭老虎獒，運返香港時，正遇上蘇彝士運河發生事故，航道受阻，須轉由非洲好望角返港，航程長達三個月。

幸好船上大副亦是愛犬之人，他悉心料理我這兩頭老虎獒，閒來帶它們在甲板上散步、運動，保持健康。

狗王「果種」擺酒退役

從英國買回來的兩頭老虎獒，在我和練狗師徐洪培照料下，果然非同凡響。1958 年參加狗展，已告脫穎而出，那頭雄狗「果種」立刻登上狗王寶座。當年自己參與眾多體育活動，與各報體育記者熟絡，各中文報章爭相報道狗王「果種」，圖文並茂，其中，《晶報》由採訪主任莫光（後來升任總編輯）親自撰文、拍攝，全版篇幅報道，打破只有西報報道狗展消息的唯一局面。

與此同時，我的另一隻沙皮狗「黑仔」，亦奪得「另類犬種」冠軍。所謂「另類犬種」是屬於英國狗會未承認的犬種。我這頭「黑仔」，也是全球第一頭參加狗展的沙皮狗。

自從「果種」與「黑仔」奪得狗王及「另類犬種」冠軍，各中文報章廣為報道後，引起本港華籍人士養狗及參展的興趣。

「果種」不愧狗王本色，持續五年獲得四次全場冠軍，「黑仔」也持續奪得五屆「另類犬種」冠軍。由於狗展每年只舉行一次，幾年來冠軍之爭，「果種」與「黑仔」所向披靡，引起有些人不滿。為此，我便專誠「擺酒」，宣布「果種」及「黑仔」退休，不再參加狗展。

香港狗會規例，舉凡持續三年獲得冠軍，便可以永久擁有這冠軍獎盃。「果種」及「黑仔」永久擁有冠軍獎盃後，我另鑄兩隻獎盃給狗會，作為後繼者獎品。我雖然不再派犬參加狗展，仍經常在我主理的《天天日報》及《南華晚報》報道狗展消息，推動這活動。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狗友」們認為每年一次狗展太少，要求香港狗會增加次數，但狗會主席不予同意，「狗友」們便另起爐灶，成立「香港九龍狗會」（港九狗會）。

港九狗會主要在九龍舉行狗展，1973 年在九龍伊館內舉行第一次室內狗展，其後增加至每年舉行兩次狗展，分春、秋二季舉行。

香港狗會有見及此，每年亦增多一次狗展。未幾，不少愛犬之人，紛紛成立不同的狗會，舉辦不同比賽，在狗展蓬勃影響下，提升犬隻質素及狗主對犬隻的認識。

■全球首隻參加狗展之沙皮狗「黑仔」，連續五年（1959-64 年）經過四位不同外籍評判判定為最佳未分類犬隻。

三院總理「沙蟹」局

昔日紙牌牌局，以「沙蟹」為主，近年才流行「鋤大D」。有些人學識「鋤大D」，便躊躇滿志，自以為聰明。

查實，「鋤大D」只是將「十五湖」簡化而已。「十五湖」經過千多年的琢磨改進，規例較「鋤大D」嚴謹得多。「十五湖」每一隻牌也必須「頂大」；沒有 Pass 不容「放章」，這才叫做「扭歪嘴」，十分考功夫。

但今之「鋤大D」，若為有交情，可能會「放章」，任其過關，否則寧願不「結牌」亦見一隻打一隻，打到「炒」為止。

話說回上世紀五十年代，流行賭「沙蟹」，其間輝煌一役，至今歷歷在目。當年，喜玩「沙蟹」的部分東華三院總理，有一個啤局，喜在酒樓打啤。與局者不乏闊佬，洗牌、派牌交由酒樓夥計用兩副牌進行。關如彭世伯亦喜參與，初時，並無異狀，漸漸的，發覺關伯之對手在搏牌時，尤其是搏「卡窿順」必成功。牌局常言：「追啤有如追火車」，更何況是「卡窿順」？我見及此，乃勸關伯歇一歇，由我落場看個究竟。結果，交鋒下，我贏了六千多元。牌局中人全是有頭有臉，散局離枱毋須即時付鈔，月尾再找數。但經此役後，這啤局竟無疾而終。而我所贏的六千多元，事隔一年仍未見到銀兩。

庚子年（1960 年），張玉麟（同寅尊稱三叔）任東華三院主席，我拜託三叔收回此數造一條金龍捐給三院，為每年舞龍籌款之用。

每年，東華三院都會舞龍祈福賀昇平，鑑於龍鱗可以接福，舞罷，每片龍鱗售價五元，籌得善款作為三院經費。

當年本港的舞龍壯士並非武館中人，而是西環三角碼頭潮連鄉人，上世紀三十年代，本港祝賀英皇加冕舉行舞龍，也是由這些潮連鄉人主持。

那年代，私家俱樂部未流行，澤輝、宏發仍未出現，大闊佬在酒樓夜總會耍樂，必有牌九局。而麗池夜總會亦因李裁法事件

而結束，代而起之為北角都城、雲華等夜總會，及至我的三水鄉里劉老八（劉衡仲）主持之北角麗宮夜總會開幕，內有牌九局，闊佬雲集。

■狗王「果種」與主人攝於 1959 年。「果種」參加五屆狗展，榮獲四屆全場冠軍，創下香港狗展紀錄。

印尼陳牌九傳奇

北角麗宮夜總會牌九局設於後廂，已是公開秘密，但從不受滋擾。牌九局闊佬雲集，賢哥及李藥商更長駐耍樂。

一夕，我與昌利建築總經理張華倫在麗宮消夜，輯爺（何鴻略）在座，輯爺向我及張華倫各取一千元，說道往牌九局玩幾手，我二人如言各予千元。

未幾，輯爺興高采烈得勝回來，手上持着六千元。輯爺邀我與張華倫入去看看，他用這六千元打「地莊」。賢哥見狀，掟了一個火柴盒在枱面，寓意第一家「買起」。開牌，賢哥拿着好牌，吃掉這「地莊」六千元。輸贏並不重要，問題在於這區區六千元，在大牌九局中做莊，有若「荷葉凝珠」，嫌你阻住地球轉，倒不如做「塘邊鶴」，看準牌路啄一啄，方為上着。

一日，不知是誰人介紹，一個攜着一個內有廿多萬元現金藤喼，皮膚較黑，似是南亞一帶人氏，上到麗宮，說道想推牌九。

麗宮闊佬牌九局，既曉門路上門，來者不拒。這位不速之客，手氣欠佳，不消多久，整喼廿多萬元現金輸光。

其後得悉這豪客姓陳，印尼人氏，人稱「印尼陳」，據講乃走私客，起老友「尾注」後攜廿餘萬元來港。當年的廿多萬元，正所謂好使好用。印尼陳身懷巨款，在杜老誌舞廳耍樂邂逅一位舞小姐後，並予以五萬元纏頭錢，當年的五萬元亦非小數目，以1967年東半山馬寶山道一個二千餘呎豪宅，亦只售五萬元，而距此十年前，五萬元何只可以買一個豪宅單位。可能是印尼陳聽過舞小姐講過麗宮有賭牌九局，乃知門路往賭。

印尼陳輸光廿萬元現金後，因為「生客」，賒借免問，沒有人再受他賭。印尼陳乃往找那位紅顏知己商借賭本，難得這舞小姐夠義氣，二話不說，將那五萬元給他翻本。這一趟，印尼陳有如神助，不單只贏回輸掉了的二十萬元，而且更「贏到開巷」。賭牌九局同人懷疑他出老千，找來一個懂得千術之高人在旁觀戰，卻看不出印尼陳有甚麼出千手法。

李藥商棄甲曳兵

話說印尼陳在麗宮牌九局「贏到開巷」，牌局中人懷疑他出老千，找來一個「千」門高人在旁觀察，卻看不出端倪。

印尼陳從不洗牌，他弟弟坐在其身後，也一言不發，只是「牛咁眼」，全神貫注望着賭枱上牌局進行。

印尼陳連續賭了多天，大獲全勝，殺到李藥商「雞毛鴨血」；李藥商不單只全部現金盡入印尼陳囊中，甚至連位於北角的一幢新樓也輸給印尼陳，遠走扶桑避開印尼陳的鋒頭。

印尼陳贏到李藥商棄甲曳兵後，在山頂買樓與那紅顏知己雙宿雙棲。難得的是印尼陳從此不再涉足賭局，當年曾在麗宮做過事及牌九局眾友，應記得印尼陳的奇聞。

且說李藥商遠走扶桑，將藥廠業務交由長子打理，李少帥得掌大權，將家族生意打理得井井有條，加上其出品之成藥本身有市場，未幾，資金經濟周轉問題解決後，李藥商在牌九局的創傷得以撫平，便重返本港，重掌大權。

李少帥花盡心血，搞好家族生意，今卻大權旁落，頗有「有事鍾無艷；無事夏迎春」之感，頓為意興闌珊。

前文談及漆咸營，今歲新開年與友相遇，他表示「有心人」讀者所講集中營在摩星嶺無誤。當年摩星嶺薄扶林域多利道，有一所「域多利中心」，前身原屬皇家工程隊所在，其後皇家工程隊撤離香港後，乃歸港府管轄使用。港英法例，英籍人士（包括在本港出生的華裔人士），不能遞解出境，但由內地或其他地方來港移民，在本港犯事，經法庭裁定後可遞解出境。

判遞解出境的人，以江湖大佬居多，最初是解往澳門，後因解出境人多，澳門不再收留，港府予解出境者每人十五元，由漁船送出公海，放逐於荒島，有良心船家只收取五元船費，沒良心的則全數十五元盡取。

各犯放逐在荒島後，未幾便又會有船來接載，返回香港，回程船費，自然有人在港代付。

重犯蠱惑保餘生

當年拘留在漆咸營內準備遞解出境的江湖人物，其中一人為著名毒販翁宏。翁宏與跛豪一樣，同是行動不便。翁宏有「家底」（財富充裕），雖拘在漆咸營，食用甚佳，營內主管幫辦亦因而受惠。然而，在遞解出境前夕，翁宏突然失蹤。漆咸營重門深鎖，牆高盈丈，普通人要踰牆逃走也難，遑論一個行動不便的瘸子。為此，營內主管幫辦亦告「甩差」（革職）。

事隔年餘，有線報稱翁宏匿藏離島某地，當年仍是「兩劃」的藍剛，假扮蛋家，穿唐裝，捲起褲腳隻高隻低，滿面鬍鬚，帶同也經過改扮的幹警，前往離島某地將翁宏捕獲。經此一役，藍剛聲名大振，官運青雲直上，名列「四大探長」。

講開「走犯」，上世紀六十年代殺人犯「鹹魚洪」，白晝解往高等法院（今之立法會），在犯人房中等待上庭審判時，帶犯獄警往小便，返回犯人房時卻失去「鹹魚洪」蹤迹。據說，是有人打開窗戶，「鹹魚洪」得以踰窗逃之夭夭，奇怪的是至今三十多年，始終沒有「鹹魚洪」的消息。談及殺人犯，日前，因於赤柱之綽號花柳全的重犯何毓桓（真名何勁），趁兩位太平紳士往巡視赤柱，要求面見時，竟在探訪室內，當著到訪太平紳士面前襲擊總督察鄭文偉，及負責記錄的總懲教主任。據說，何毓桓是「新賊王」季炳雄手下。上世紀九十年代，攜同槍械偷渡來港，一年內四度打劫銀行、金行，並槍傷一名職員，當警方圍剿其巢穴時，已持假護照逃離香港。及至 1991 年，持假護照返港被揭發身分，官判其持假護照及持械行劫罪合共入獄二十年，但其中一宗為在中區犯案時，在連卡佛門外傷及一歐婦，因證據不足而未能入罪。何毓桓在獄中不停犯事，累計判囚三十八年。為甚麼他不乖乖地服刑？卻原來他來港前，曾在內地殺一名公安，以內地法律來講，必判死刑，將來在本港服刑期滿，解返內地後難逃一死。由於本港沒有死刑，所以才在本港獄中不停犯事，寧願不停加長囚期，還有一條生路。

早年學子大襟衫

濤叔（魯金）騎鶴西去已有七、八年，遺著人間，暢談香江舊事。濤叔來自鄰埠澳門，喜逛嚤囉街，搜購舊報刊收集資料，行文彙編成集出版，裨於時人得悉昔日生活風貌。最近拜讀其《古今香港系列》之《港人生活望後鏡》，書中談及早期香港學生的校服，勾起過往歲月鱗爪片斷。

早年學生穿着長衫，此非校服。其後書院出現，穿大襟衫、臘腸褲（狹身如拿破崙褲；亦似今之貼身衛生褲）。

戰前，校服仍未流行，最突出的只為「真光」女子中學的天青色藍布長衫而已。真光女校的藍布長衫，長僅過膝，這款式，至今幾十年來不變。

說出來也許有人不信，我曾是真光學生。這緣於我兩歲啟蒙，入讀西南幼稚園，一年後轉讀堅道真光幼稚園，當年校長是何中中女士。記憶中，當年何校長也是穿着藍布長衫，足御男裝綁帶黑皮鞋。女生們除了必須穿着藍布長衫外，並規定剪了一個俗稱「掘頭掃把」短髮髮型，因此，女生畢業時，第一件事是去電髮，追上時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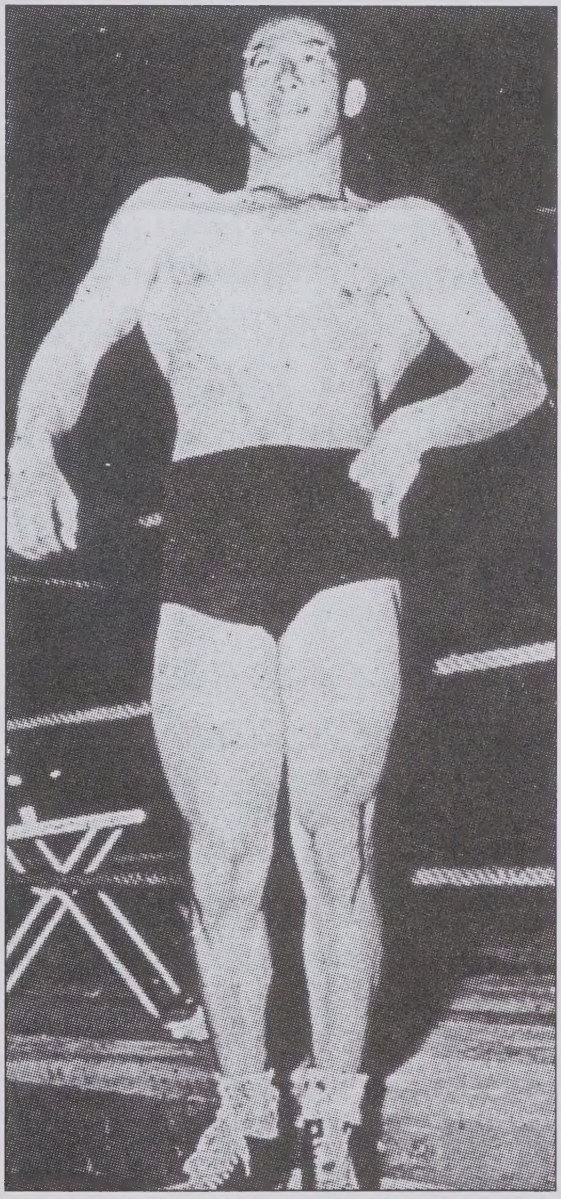
聖士提反女校也有校服，但並非真光那款長衫。

1940 年，家兄入讀香港大學，綠色校褸 (Blazer) 上佩有校徽。徽誌校訓「明德格物」，返家向先嚴提出各子嗣須穿着家庭制服之議，先嚴納其議，乃設家服為普藍色上衣，灰褲，家訓為「志且大，心且小」。

戰後和平，物資缺乏。有些家庭一家八口一張牀，眾人輪流瞓，如今說來好像是天方夜譚，但當年生活困難委實如此。今之深宵粵語殘片，也有此寫實反映。

事實上，當年船塢工人的起碼人工（今稱為起薪點）每天一元。試想一下，一個月開足工亦只三十元，一家幾口，食飯交租，子女書金亦由此開支，還須保佑無病無痛，毋須看醫生，這又何來餘錢買校服。

所以，學生衣着因家庭環境自己選擇，沒有硬性規定。男生在夏天多是短袖白恤衫，藍斜短褲，冬天是長袖白恤衫，黃斜或藍斜長褲。



■龍輝德應小彌姿挑戰，擊敗對方一洗「東亞病夫」之恥。

萊頓書院火紅校褸

正當大多數男學生也是穿着白恤衫，藍斜褲的時候，萊頓書院那火紅校褸、男生灰褲、女生灰裙的校服，頓令全港矚目。萊頓書院採英式教育制度，校址在羅便臣道五十二號我家大屋。為甚麼韋家大宅成為黌宮學府？說來話長：

我家為鋼筋水泥堅固大屋，附近多為四層高木樓。

太平洋戰爭時，英軍徵用我家地窖予附近鄰居入住，並由我家供應伙食。日軍入城後，憲兵部亦徵用我家大屋。

和平後，日軍憲兵部撤走，英軍仍然無償地佔用，及至1948年才與九龍喇沙書院一齊解封。

當年先嚴已去世，家族繁衍，缺了一家之主，難同住一起，各房分散卜居，便將羅便臣道大宅租與萊頓書院。

記憶中，影后林黛、上海聞人杜月笙的兒子也是當年萊頓書院的學生。

戰後和平，本港鄉土樊籬嚴峻，廣東人與外江佬難有南北和。萊頓書院學生乘坐私家車返學，沿途呼嘯而過，途人側目。當年華仁書院也在羅便臣道，同學見有萊頓書院學生駕車經過，不值所為，擲以石頭，造成兩校學生相約「講手」。

1940年代後期，社會經濟稍為好轉，生活改善，各學校開始穿着校服，印象較深的是新法書院。

新法書院校長王澤森是香港大學舊生，當年位於灣仔聖佛蘭士街的新法書院，只是一間補習學校，學生在上午上課三小時，約於1951年開始穿着藍色校褸，灰長褲，校徽是一頭鷹站在盾牌上。現今，全港學校，包括幼稚園也有校服。學生的家庭環境不同，有貧有富，學生們上課時穿着同一校服，無分彼此，對孩子們的心理起着平等、平衡效應。

近年來，美國教育界人士也提出學生穿着校服的建議，但由於美國崇尚自由，這建議未被採納，學生的服裝五光十色，悉從尊便。

春雨綿綿悼老金

《文匯報》前總編輯金堯如先生在美國去世，享年八十二歲。一般市民對金老總認識不深，但他在香港報壇是一個響噹噹的人物。金老總的朋友在本港舉行追思(悼)會，有人在會上發言，讚賞金老總在《文匯報》撰寫的社論。但據我所知，《文匯報》的社論並非出自金老總手筆，金老總是以「管見子」筆名撰寫時政評論專欄，他之取筆名為「管見子」乃為：以管觀豹，只見一斑。由此亦足見他為人之謙遜。

我與金老總有四十多年交情，他為人率直、敢言、善惡分明。當年《文匯報》社長為孟秋江，據云當年孟秋江的社長幹部職級，在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之上。戰時，孟秋江與范長江並稱「雙江」，為我國著名戰地記者。我們結識後，孟社長與金老總，時有邀我赴位於山頂「粵海關」舊址飯局。

昔日，在不平等條約下，我國海關不自主，中國關稅由英國代收，扣除「賠款」後，餘額才交給中國政府。戰後和平，取消不平等條約，山頂這幢「粵海關」物業也交還給中國，早年在「粵海關」內工作的傭人制服亦為白衫黑褲。星移物換，「粵海關」舊址現已改建為高樓大廈。

金老總有燕趙之風，一次，他邀我往他於北角堡壘街寓所，說道有我喜愛禮物相贈，我依約拜訪，原來是用一個豬籠載着一頭沙皮狗。金老總知我喜愛犬隻，頗也寶劍贈英雄。

在相交日子中，他也曾多番提出以廉價售我以國產白報紙，並建議我成立私人公司，購入這些廉價白報紙後，轉售當時由我打理的《天天日報》。由於《天天日報》是我家族股份公司，乃婉拒了他的好意。1967 年香港騷動前夕，金老總與我在報館深宵收工後，相約行家於軒尼詩道中國國貨公司樓上一家廣告公司「手談」至翌日清晨。當時，金老總已由堡壘街遷居跑馬地，散局後，我送他返寓所，途中天南地北閒扯一番，分手時，他曾說「可能有事要找你」。

金堯如仗義挺勞務

1968年金老總奉調返內地，後爆發「文革」，據云，造反派以「台灣特務」罪將金老總送往「五七幹校」接受學習改造檢查批鬥。及至「四人幫」下台，得以平反，在開放改革後，又再重返香港《文匯報》主持編務。

據金老總講，早年他在上海搞學運，主持核心工作，遭國民黨緝捕，在地下黨安排下將工作交給今之貴為國家領導人某君，自己則前往台灣逃避緝捕及開展工作。料不到在「文革」時，因此而被指為「台灣特務」，關入「牛棚」批鬥。此是耶？非耶？我亦是複述金老總所言而已。

「文革」前與金老總共掌香港《文匯報》業的孟秋江社長，於「文革」時在內地去世，這位我生平尊敬的報人辭世，令我心境有一段日子不平伏。孟社長與金老總，一文一武，一個斯文淡定，一個火爆敢言，互相配合，難能可貴。

上世紀八十年代，金老總幫我一個大忙。當年，本港已引入海外家務助理。本港是華人社會，有鑑於此，我向金老總提出從內地引入中國家務助理來港的建議，金老總認為這建議合乎情理，着我擬就一份建議書，由他帶上北京交給中央審批。

這建議可謂之滿途荊棘。當時，有些在本港工作的人，認為引進中國家務助理是販賣人口；更有荒謬地認為輸出女性家務助理，形同輸出賣淫（？！）。其後經金老總多番努力斡旋，指出輸出勞力並非可恥，由胡耀邦總書記批准這中國家務助理來港工作的建議書，我與幾個朋友成立聯合勞務有限公司與廣東省勞務局簽約，獨家承辦廣東家務助理來港；當日在廣州花園酒店簽約時，由金老總見證。

但卻又有人在港英移民局諸多作梗，中國家務助理不能來港工作！現在，香港已回歸，奇怪的是這問題仍未能撥亂歸正。

逝者已矣，在這春雨綿綿中悼念金老總，敬重添上一絲哀思。

水喉大王李耀祥

太平山下福地陰宅分公、私，公營有和合石墳場，私營有華人永遠墳場、天主教墳場、猶太墳場、波斯墳場、昭遠墳場等等。

江湖傳聞，何氏家族繁衍，何家子孫愛屋及烏，某房子嗣將愛犬葬在昭遠內，與先人毗穴而息，乃成笑談。

言及墳場笑話，想起「水喉大王」李耀祥。現今年輕一代對李伯知之不詳，但在太平洋戰爭前至戰後和平五〇年代，李伯在本港之知名度，不下於銀行大班。

正如我日前講過，太平洋戰爭前，本港的家電電器舖只得兩家，而在戰前至戰後初期，李耀記的水喉潔具則是獨市生意。試想一下，當年本港正步向發展，戰後樓宇陸續興建落成，水喉潔具需求激增，李伯生意愈做愈大。李伯兩個兒子李寶及李明繼承衣鉢，李明便是李曾超群的丈夫。

我國民間傳統習慣，老一輩人喜在晚年替自己尋找榮華富貴風水地，福澤後代，興建墓地陵園，備作百年歸老。

李伯有名譽有身家，對自己陵墓絕不馬虎。

他在新界尋得風水佳穴，便着手興建陵墓「生壙」，交由劃則師劃則，力求十全十美，氣勢懾人。「生壙」習俗，古代亦有，如秦陵、明陵，亦是諸帝在生前便興建，薨後入葬其內。李伯的生壙，經由劃則師繪畫的陵寢墓地規模龐大，依例須向工務局入則，經批准後施工。由於這工程經由工務局批出，當陵墓竣工時，工務局依例問李伯甚麼時候入伙？以便發出入伙紙。

李伯興建陵墓，此備作自己百年歸老身後用。今接獲工務局通知，問自己甚麼時候「入伙」？大有詛咒自己早日死亡之嫌，認真「大吉利是」。據云，李伯為此怒氣沖沖，曾親自上律師樓與律師商量，要入稟法院告工務局一狀。李伯位於新界的陵墓，曾在李小龍的功夫武打電影中出現，其中一場外景，便是借用這宏偉的陵墓，那紅色大門印象深刻。

蕭明伉儷揚威體壇

上周二，往香港殯儀館送殯。

平時送殯，靈堂多設在地下或二樓，這次剛好設在四樓。四樓置有香港殯儀館創辦人蕭明先生塑像，塑像背後書有頌辭「善有善報」。

早年，蕭氏伉儷均為體壇健將，蕭明是乒乓好手，曾任代表香港隊，蕭太曾鳳群乃青年會勵進泳團台柱，1947 年曾代表本港參加上海全運會。

談及「善有善報」，縱有行善之心，有時也未必能達致所願。上世紀中葉，公益金仍未成立，古道熱腸市民多透過出任東華三院總理，服務社群，捐獻善款。欲出任三院總理須經三院投票委員投票，全體通過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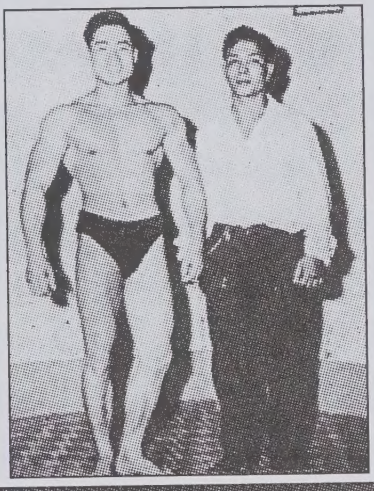
三院投票委員會採英式投票，設有一個小木箱，另將黑、白珠子置於布袋內，白珠表示贊成，黑珠表示反對。每個被提名的人，必須分別進行一次投票。投票委員會從布袋內取珠後放入木箱內，開票時，縱然只有一粒黑珠 (Black Balled)，也不能獲任三院總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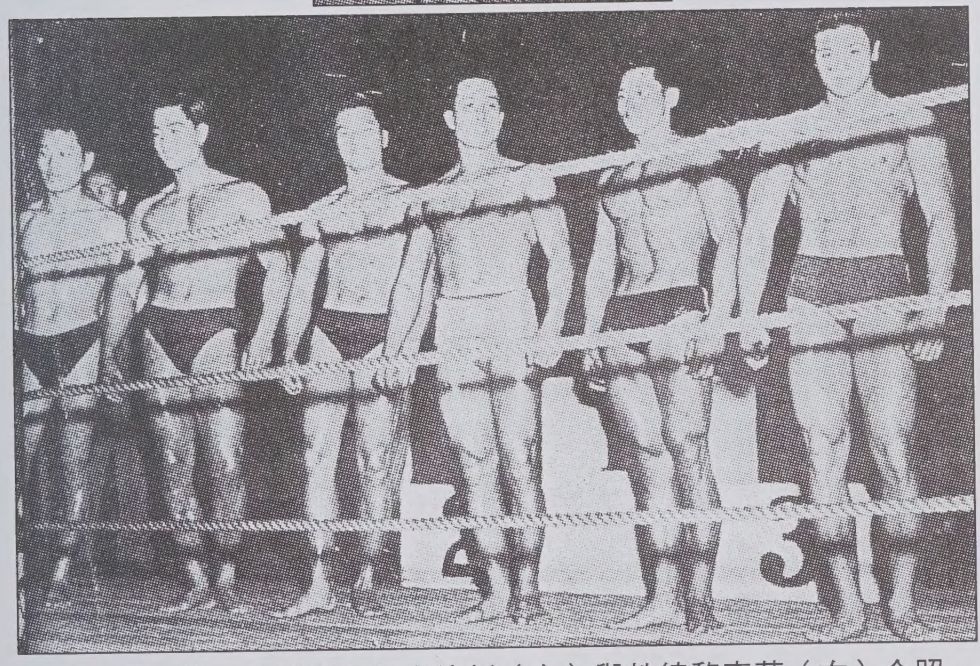
多年來，蕭明也希望列班東華三院總理做善事。但三院辦醫院，蕭明開殯儀館，有些人認為兩者難以協調，蕭明多番難圓善願。

然而，蕭明向善之心不減，仍爭取入閣。有一年，由鄧肇堅爵士提名蕭明做總理，鄧爵士提出「摸珠」太麻煩，改作舉手。鄧爵士有此提出，無人敢異議，舉手投票下，蕭明得償夙願，獲通過成為三院總理。其實，行善最樂，不應對為善者的職業有所歧視。殯儀館生意也是正行生意。話說該屆三院總理就職時，記者雲集，蕭明乘坐他那輛普藍色勞斯萊斯大車赴會，就職禮成，蕭明主動提出用自己的普藍色大車送各報館記者，未知是否有所避忌，竟無人上車。

話說回 10 日那天，往香港殯儀館送殯後，四樓只有一部載

客電梯上落，運作緩慢且人多，殯儀館服務員好心，指引眾人沿梯級落樓時，說道：「各位跟住落。」言者無心，聽者認真「大吉利是」。





■（上圖）第一位香港先生尤德新（左）與教練黎東芬（右）合照。（下圖）眾參加香港先生決賽健兒：（右一人）關秉康，關氏稍後膺香港先生；（右二人）梁編滔，梁氏稍後膺健美先生；（右三人）李應聰，李氏稍後亦膺香港先生；（左二人）應屆香港生尤德新；（左一人）吳應銳，吳氏為羽量級舉重冠軍。

「記體會」與「體記會」

香港體育記者協會春茗，冠蓋雲集，人才濟濟，共慶本港經濟復甦。我與體育記者打交道始於半個世紀前。1956 年返港，出任東方體育會籃球部主任，由此便結識體育記者。

上世紀中葉，《華僑日報》與《星島日報》出紙張數多，零售每份兩毫，其他各報出紙一大張（四版）或兩大張（八版），每份零售一毫。體育消息報道多為聊備一格，只有《香港時報》體育版為全版報道足球消息。現今，本港足球博彩合法化，加上美國職業籃球 NBA 受市民歡迎，有些報章體育版篇幅達三大紙，共十二版，頁數多過當年整份報紙的頁數。但當年《香港時報》出紙八版，而體育版佔了一版，分量也相當重。

現今傳媒，甚至許多已退休資深報人，未必知道有一個「香港記者體育會」組織。「記體會」不同於「體記會」，「體記會」每年飲春茗，「記體會」則舉行周年「水」運大會。「記體會」雖沒有在華民登記註冊，卻是一個有力權威組織。任何商業機構、人士，若要在全港報章發「通稿」或「冚」新聞，只須拜託「記體會」中人，事必「水到渠成」。但有一次卻「失拖」（失靈）。事情發生於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期，銀行風潮仍未發生，有一家銀行被「柴」不穩（「柴」乃無中生有的敵意攻擊），排滿提款人。由於當年十元開戶，有人動員一批碼頭苦力在該銀行十元開戶後，翌日齊往排隊提款，頓令銀行形同擠提。銀行方面為此便託「記體會」幫手「冚」新聞，單只《工商日報》不賣帳，每日在港聞版上位中央，闢一專欄報道此事。

為何《工商日報》對此事鍥而不捨？《工商日報》由何東爵士創辦。戰前，社址在中環電車路。耳聞何東爵士「過身」（去世）後，遺產中未有將該物業分給報館主持人何世禮將軍，剛好這銀行買下此物業，《工商日報》只好遷往灣仔，何世禮將軍雖多番與該銀行洽商，欲購回此物業，但未能如願，是否因而生隙，道聽途說，有待知情人士解畫。

《馬與波》生不逢時

近年體育資訊發達，體育版篇幅大增，多達十二大版，與昔日聊備一格，不能同日而語。

有人說是本港足球博彩合法化效應。查實，一直以來，市民對足球及賽馬有濃厚興趣。昔日每有大場波上演，諸如「南巴大戰」、「精南大戰」或埠際賽，加路連山便人頭湧湧，報章出號外，報販在保良局門前大聲叫賣「人頭人相落齊」。至於賽馬，更墟冚，為方便馬迷入場，若在跑馬地舉行賽事，事必交通改道。報章馬經多達數版，不在話下，林林總總的專業馬經，擺滿報攤。

馬與波成為市民工餘娛樂，與「手談」鼎足三立。

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期，一位體育記者陳桑榆，上海人，懂英文，曾出版一份名為《馬與波》的專業波馬經報紙。

當年的體育記者頗多是運動員出身，讀中文中學，文筆暢順，初入行時，須熟讀我國四大古典其中之《水滸傳》及《三國演義》，學習其中用辭及章回小說筆法。其中較流行有黃嗇名撰寫的《球國春秋》，便是以章回小說形式撰述本港足球從無到有的「初露鋒芒學生軍揚威耀武」；直至 1951 年「星島再成軍重興大業」。談及誌記香港足球著書立說，亡友「小白兔」區志賢，這位上世紀五十年代的香港警察會足球名將，多次代表香港隊南征北戰，不單只球場上騁馳揚威，歇下來亦揮筆行文，評述賽事行蹤、本港足球發展，刊於本港報章。九十年代初，志賢兄辭世，眾好悼念「小白兔」，集他的遺作成書《五十年代香港足球》出版。話說回陳桑榆這位上海籍體記，不單只中文文字流暢，也懂英文，可以從一些外國雜誌中翻譯一些文章刊登。但由於這份《馬與波》編撰也是陳桑榆一個人唱獨腳戲，加上當年馬季只有二十多天賽事，馬季抖暑時，足球球季也抖暑，難「攞料」支撐版面，出版了一段日子便停刊。陳桑榆雖有頭腦，可惜《馬與波》生不逢時，太早走在時代尖端。

早年三家健身院

上世紀二十年代，本港娛樂節目不多，遊樂場成為市民大眾假日遊玩好去處。早年的明園、愉園等遊樂場，余生也晚，只從舊聞書刊中得悉。

四十年代後期，上海人南下，聚居北角，人稱「小上海」。曾任東華三院總理本地富商郭双鰲（別字春秧），有見及此，在友人游說下，投資北角地產建春秧街，並在現今北角英皇道南方大廈地盤，興建月園遊樂場，及首創彈弓地板舞池的天宮舞廳，盛極一時。

月園遊樂場，除過山車、轉輪風車之類機動遊戲外，並有由一位綽號「泰山」彪形大漢，手持大鐵鎚主持「大力機」遊戲攤位。遊園市民用此大鐵鎚，鎚打「大力機」底座墊板，附在墊板前的通心柱內鋼珠受力上升，若能升至擊響柱頂銅鐘有獎。但除「泰山」外，從未有遊人成功響鐘。遊人議論紛紛，有指這「大力機」有暗掣，遊人鎚打時關掣，任你出盡九牛二虎之力，鋼珠也不能上升到頂。

談及彪形大漢、大隻佬，距今五十五年——1949 年第一屆香港先生選舉盛況，至今仍歷歷在目。第一屆香港先生選舉在加路連山南華會舊籃球場舉行，場側名存實亡的大樹足為歷史見證。

選舉大會可稱為體育匯演大會，除選舉線條優美健碩的香港先生外，還有由李劍琴師傅主持的西洋拳賽表演；蔡德培師傅的柔道表演；劉飛師傅的中國摔交表演；及彌姿健身院少東——小彌姿挑戰全港華人公開鬥大力，進行舉重比賽。

當年，本港只三間健身院，一為李劍琴師傅位於般含道的李氏健身學院；另為位於堅道的莫理素健身院；第三間便是位於電車路皇室行，今之藝林表行樓上的彌姿健身院。

老彌姿傳授健身之道，其子小彌姿習舉重，此子瞧不起華人，公開挑戰全港華人與他鬥大力，作舉重比賽。有如當年上海

外國大力士公開挑戰東亞病夫，霍元甲應戰一樣。此事看在有商業頭腦的李劍琴師傅眼裏，立刻計劃部署舉行全港公開舉重及健美比賽盛會。

■但茱迪（中坐者）榮膺 1952 度香港小姐，背後男士為頒獎嘉賓前中國外交名宿王正廷。但茱迪為名導演但杜宇、影星甄明珠之掌上珠。亦為歷屆港姐在國際選美壇中成就最高一人，曾獲 1952 年度環球小姐第四名。該年同為麗池夜總會舉辦最後一屆港姐選舉，事緣此夜總會老闆李裁法遭港府遞解出境。

香港先生尤德新

話說李劍琴師傅，首先物色正在港大讀醫科的馬來西亞華僑龍輝德與小彌姿進行舉重比賽。龍輝德是 1948 年第七屆全運會輕量級舉重全國冠軍。李劍琴師傅衡量過龍輝德的實力，認為可以擊敗小彌姿，便派他上陣。龍輝德果然不負眾望，順利勝出，替全港華人爭回不少面子。與此同時並舉行華洋摔交比賽，及全港公開健美比賽（也就是第一屆香港先生選舉）。

華洋摔交由全運冠軍程開年出戰英軍代表堅尼亞，程開年以一招「大別子」摔倒堅尼亞勝出，全場掌聲雷動。

正本戲第一屆香港先生選舉，經初賽選出六名健美男兒進入決賽，最終由來自上海的尤德新掄元，登上第一屆香港先生寶座；亞軍關秉康、殿軍李應聰，後來也先後獲選為香港先生。在當年來講，有位大力士王邦夫，身形最佳，但他與王邦民兄弟二人從事北京稱為「天橋大力戲」的雜技表演，視為職業運動員，不能參加業餘健美比賽，轉而出任大會評判，另一位評判為莫理素健身院的莫理素院長。上世紀中葉前，無論商業或生活閒情，上海也走在香港前面，尤以健美為最。當年上海已有趙竹光主編、王學正（王雲五之子）出版的《健力美》雜誌，其後，本港才由李劍琴師傅出版《健與美》雜誌。香港仍未流行著牛仔褲，上海已大行其道，因此，尤德新榮膺第一屆香港先生，實至名歸。這第一屆香港先生選舉盛會，李劍琴師傅眾多紅顏知己，親臨捧場，頓時會場內盡是吳儂軟語、高叉旗袍，活色生香，看得我輩血氣方剛的「青頭仔」脈搏加速。選舉事後有一小插曲，傳云尤德新掄元後，各報記者欲採訪未晤，卻原來這新鮮出爐的香港先生獲當日在場觀賽的舞小姐「至尊寶」看上，賽後攜手共往軒尼詩道勝斯酒店（七十年代樂聲戲院舊址）共度七日情。七日後尤德新見記者時，已神萎骸蝕，更有小報對此七日情繪影繪聲，亦有指是別有用心的人對尤德新個人攻擊。實情如何？只有當事人心知肚明。

港姐李蘭艷壓群芳

談了兩日第一屆香港先生選舉，倒談談婀娜多姿，爭艷鬥麗的香港小姐選舉。現今選舉香港小姐，基於無綫電視與環球小姐選舉掛鈎接軌，自 1973 年後，便由無綫電視獨家專利主辦。

但在此之前，沒有限制，任何機構也可搞香港小姐選舉，因而，當 1973 年首次舉行香港小姐選舉時，該年內，出現兩位香港小姐，一位是東方選美公司選出的狄波拉，另一位是無綫首屆港姐孫泳恩。

本港選美史上，第一屆香港小姐選舉於 1946 年在北角麗池夜總會舉行，那是聞人李裁法在本港風頭最勁的年代。當年李裁法南下，商場長袖善舞，在北角建麗池夜總會，中外官商名流雲集。昔日舊上海多只舉辦乜乜皇后，物物皇后選舉，李裁法南來後，腦筋轉動快，便在自己的麗池夜總會首辦香港小姐選舉，哄動全城；李蘭艷壓群芳，當選首屆港姐。

李蘭當選 46 年首屆港姐，然則同年本港冠軍騎師是誰？陶柏林？韋耀章？郭子猷？非也非也！

在未揭曉誰是冠軍騎師之前，在此先向讀者諸君交代兩句，為何在談香港小姐選舉中卻談及冠軍騎師。事緣有位退休新聞界在他出版的回憶錄中，指我喜刪改馬經版標題。

當年我主理的報章，《天天日報》的馬經版由簡而清主理，黎振主編。簡而清在馬圈中知名度高，毋須多講；黎振是名體育記者，筆名「李又茲」（今之《東周刊》總編輯黎廷瑤先翁），我與簡、黎二人交情深，既為賓主，也是朋友。

至於《南華晚報》則由「田豐先生」潘懷偉主編。潘兄自己出版的《田豐》馬經至今仍出版。

我不賭馬，數十年來入場觀賽屈指可數，又怎會去刪改馬經版標題！何況，作為報館「大腦」，工作抓全面，指揮大局，知人善用。話說回來，1946 年李蘭當選首屆港姐時，該年冠軍騎師是黑先生，可能現今年輕一輩馬評人，未必知有黑先生。

但茱迪為港爭光

李白詩云：「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在那李裁法春風得意、北角麗池夜總會選美的歲月中，第一屆香港小姐是李蘭；第二屆是吳丹鳳；第三屆司馬音。然而，成就最高的是1952年那一屆的但茱迪。

李裁法的「沒落」，形成了1952年是北角麗池夜總會選美的終結篇。然而，這一屆的水準為歷屆之冠。但茱迪是大導演但度宇之女，但茱迪獲選之夜，由我國外交界名人王正廷博士主持加冕，盛況空前。

但茱迪登上香港小姐寶座後，於同年六月，前往美國長堤參加「宇宙小姐」（後稱環宇小姐）選舉，獲得第四名。但茱迪以東方女性之身材、樣貌、儀態、談吐，在眾多歐美佳麗比較下，毫不遜色，名列前茅，替香港爭來不少面子。這一屆的「宇宙小姐」冠軍為十九歲的芬蘭小姐侯絲娜。侯絲娜獲得的獎品，包括荷里活環球國際電影公司一份七年合約；一輛白色旅行車；一隻價值一千五百美元鑽石女裝手表及一套華服。當年這些獎品價值不及現今香港小姐冠軍之逾百萬元獎品那麼可觀，但在那個年代來講，已是一個少女夢寐所求。後來，這小名阿咪的「宇宙小姐」下嫁菲律賓富豪。話說回來，1952年香港小姐選舉時，記憶中後來在電影圈中闖出名堂的影星李湄也有參選，可能是「醜小鴨」仍未變成「白天鵝」，當時的李湄名落孫山。

52年這屆香港小姐選舉，有一段頗有趣味的小插曲：傳媒中有位《星島晚報》記者鍾小姐，也報名參加香港小姐選舉。據鍾小姐對同業及友人稱，自己參選目的在於深入採訪選情，將鮮為人知的內幕披露出來公諸於世。她這種敬業樂業的精神，值得敬重。經過評選，這位女記者落選為意料中事。但在整個選舉期間及選舉名花有主後頗長一段日子裏也未見這位「我不入虎穴，誰入虎穴」的女記者在《星島晚報》發表有關港姐選舉的獨家內幕報道。

太極源於河南陳家溝

中國武術剛柔互濟，剛如猛虎下山，風雲變色；柔若輕舟破水，致勝於無形。上周日（2月22日），第六屆世界功夫群英會在灣仔新伊館舉行，日間舉行賽事；晚間，來自世界各地一百零五位武林高手、宗師登場表演，得以觀賞上乘武功，令人如沐春風。

這次武林大會，難得河南陳氏太極陳正雷掌門亦親臨香江。太極拳發源於河南陳家溝，清代楊露蟬扮作傭僕偷師，然後返回京城，擔任貝勒護院。此後，太極拳流行於大江南北，並演化出各種形式太極流派。目前，本港最流行的太極拳，有楊式、吳式、孫式及顧式。

是夜，洪拳高手亦登台示範，果是硬橋硬馬，拳風虎虎。洪拳源自人稱「南少林」的福建少林寺，由洪熙官傳入南粵。近代眾洪拳大師中，首推廣東十虎之一的黃飛鴻師父。有關黃飛鴻師父事迹，亦由關德興拍成近百集電影，現時電視台深宵粵語殘片時段，間中亦有播映這些影片。黃飛鴻師父育有兩子，長子在清末時任職內河渡船護航，職同現今的保安，在一次事件中遭槍殺。次子為人低調，從不習武，據同門師兄弟說，這位一代宗師後人，曾任職本港東亞銀行職工食堂。

黃飛鴻師父元配夫人，事迹不詳。電影中的韶關十三姨，只屬一位杜撰人物。黃師父繼室莫桂蘭師太，曾在香港設館授徒。莫桂蘭師太為廣東三水高州莫家村人，與我同鄉。師太喜愛武術，偷學莫家武功，練成「莫家腿」，力克狂牛令鄉人及其身為教頭的伯父驚訝不已。師太十八歲嫁黃師父，得黃師父將拳腳、棍樁、刀劍等武功及跌打醫術，傾囊以授。1925年黃師父去世後，師太南下香港，設館告士打道一百一十七號授藝行醫，悠悠歲月，人面全非，該址現已重建高樓大廈。師太在香港設帳授徒期間，間中亦有參與善舉，舞獅籌款。在當年來講，鮮有女子舞獅，唯師太獨樹一幟，一新港人耳目。

修頓平民夜總會

太平洋戰爭前，本港遊樂場有逸園、愉園、明園、太白樓及利園，戰後和平則有月園、東區遊樂場及予免費遊逛的「平民夜總會」荷里活道大笪地及修頓球場夜市。

上世紀中葉，戰後和平初期，港島東行電車最遠仍未到筲箕灣，以鰂魚涌為尾站。由於電車首尾均有駕駛設備，電車抵達鰂魚涌尾站後，只須將車頂電桿移接西行架空電纜，便可將尾作首西行運作。另外，以銅鑼灣為尾站之路線，車行至法國醫院前迴旋處繞圈調頭，又再西行。東區遊樂場，則在現今銅鑼灣怡和街富豪酒店地盤。稱為「平民夜總會」的荷里活道大笪地及修頓球場夜市，免費入場。場內有賣武、捉棋（中國象棋）、小食、照田雞（睇相）、禾鵲占卦，亦有流鶯（私娼）企立，林林總總。

江湖賣武，武師用一長繩繫以鐵鉈（俗稱飛鉈）繞舞，好讓圍觀者騰出所需的空地，方便表演，場中以三枝竹竿交叉紮立，中間懸掛一盞大光燈照明。大光燈本身是火水燈之一種，用鋼絲做燈紗，打氣後加熱燃亮發出強烈白光，較一般長燈筒擋風的燈芯火水燈，照明度不知強多少倍。昔日，我國民間照明，普遍用油燈。油燈為一個小碟形燈盞注盛少許油，此為不能食用的劣油。放一條燈芯在燈盞內，凸出少許於外，燈芯吸了油，點着後發出昏黃微光，俗語形容一個人目光短淺為「目光如豆」的「豆」，乃指其昏暗不明如油燈那「豆」般模樣。

講開油燈，民間慣用一條燈芯，若用上兩芯同燃，視為浪費。昔日有一財主，臨終時，子孫圍於榻前，且看有何遺言。財主已不能語，只豎起兩隻手指。子孫百思不得其解，後來發覺，原來財主看見屋內油燈燃點了兩條燈芯，認為浪費，死唔眼閉。

我國民間既普遍用油燈照明，為何會轉而用火水燈？火水燈能在這黃土地上大行其道，乃拜十九世紀末美國「煤油大王」洛克菲勒所賜。

棋檔逢人讓雙馬

話說回修頓球場夜市，江湖賣武，有謂開花結子，開花者乃先露兩手武術，舞刀弄棒一番後便會表演「心口碎大石」公然無損之類大力戲，緊接着便是「結子」賣大力丸、跌打藥。如果圍觀者捧場銷情佳，便又再表演一兩手，不然便「係咁先」，收檔。此外，一燈如豆，有擺棋檔過招，棋局為殘局，紅黑子任揀，兩毫一局，殺敗檔主可獲獎金五毫。據稱此類殘局為和局，對弈一方若稍行錯一步便輸棋。除殘局外，還有逢人讓雙馬，縱有高手入場，明知檔主憑此餬口，均不「踢盤」壞人衣食。記得當年自己年少好勝，與朋友往捉棋，友人坐矮札櫈與檔主對弈，我站在身後，用膝頂着其背，遇有他將要行錯棋時，便輕輕用膝頂他一下，無形中是我們二人對局主一人，結果勝一局，贏了五毫。

當年街邊小食，仍未流行魚蛋，荷里活道大笪地及修頓夜市小食以滷味、韭菜鴨血及齋為主，檔主手持大剪刀，弄出「熠熠」響聲招徠，毋須叫賣，好者聞聲自動幫襯。睇相稱為「照田雞」，源於當時仍未有港澳碼頭大笪地年代的汽車電池照明設備，相士慳皮費，不用賣武的大光燈，而用一盞長燈筒火水燈在客人面前照來照去，恍如昔日鄉間晚上捉田雞一樣。生活在城市的人只知田雞肉質富營養，如何於晚上捕捉田雞，知之甚少。早年鄉間捉田雞用燈籠，後來火水燈流行，便用火水燈。田雞看見光線便會呆着不動，鄉人在晚上捕捉時，用火水燈面對面照着田雞，便手到拿來。修頓夜市相士手持火水燈，照着光顧者之臉論相，恍如鄉間捉田雞，謔稱「照田雞」。

一夕，與友人逛修頓夜市，自己貪玩想去睇相，同行友人曾加反對。我花了五毫子，相士端詳一會，說我有福相，心地好後，並繪形繪聲叫我提防有些朋友。令人忍俊的是，他所描繪須提防的人，竟如站在我身旁、反對我睇相的同行友人一般模樣。

銅鑼灣桃花依舊

荷里活大笪地及修頓夜市，禾鵠占卦，最講技巧。

相士飼養一兩頭禾鵠，分別置於方形竹籠中，籠前有一木盒，一張張摺好的籤文放在木盒內。遇有前來問卜，檔主便打開竹籠，其中一頭禾鵠跳出站在籤盒前，顧盼一會，從籤盒中銜啄出一摺籤文，檔主接過籤文，餵以粟粒，禾鵠便自行返籠，禾鵠受過訓練，出籠入籠，銜啄有序，每次只取一摺籤文，很少會自己飛走。

問卜但求心安，禾鵠占卦靈驗與否，見仁見智。

當年逛修頓夜市，多為中下階層男性勞苦大眾。一夕，兩名女友想去見識一下「平民夜總會」風貌，央我帶往觀光。當時流連在修頓夜市的流鶯盡是庸脂俗粉，衣着為唐裝衫褲。與我同往觀光的兩位女友，御牛仔褲，打扮時髦，引動場中眾人圍觀，兩位女友嚇至花容失色。幸好自己年富力強，習武有功，兩臂有分牛之力，分開圍觀人群帶兩位女友離去。

當年位於現今銅鑼灣富豪酒店地盤的東區遊樂場不同於修頓夜市；東區遊樂場要收入場費。遊樂場內設有俗稱「踩雪屣」的溜冰場、粵曲歌壇、賭博遊戲攤位、飲食檔等等。粵曲歌壇多數由業餘唱家擔綱，間中亦有初入戲行的伶人演唱，歌壇造就了一些人才，成為一代紅伶。

上世紀五十年代，東區遊樂場曾發生一宗「大」案。該案若在現今來講，屬「小兒科」，未必見報。話說當年遊樂場歌壇有位姓林少女，在粵曲造詣上頗有前途，林女十分活躍，亦為應屆「溜冰小姐」。正所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追逐裙下大不乏人。其中一男士自作多情，視林女顧盼間對己情有獨鍾。一日，因不滿林女裙下追求者眾，竟以小摺刀刺傷林女。當年民風純樸，傷人為「大件事」，林女雖只受輕傷，但自此以後，不再在歌壇出現，也不再學戲，本來一個上乘粵劇明日之星，從此埋沒，誠為可惜。

跳舞學校一蚊通場

上世紀四十年代末期，本港出現兩種另類學校。一種是俗稱「竹館」（麻將館）的麻雀學校，另一種是跳舞學校。跳舞學校又稱跳舞學院，舞院不同於舞廳。舞廳有舞小姐伴舞，以「枱鐘」計算收費。舞院只收入場費，沒有舞小姐伴舞。那年代，港九跳舞學院多如雨後春筍，跑馬地、灣仔道比比皆是，記憶中，當年中環大道中皇后戲院對面的舊興瑋大廈一樓，也有一間跳舞學院。

跳舞學院設備簡陋。主事人或公司租用一個單位，闢為一個大舞池，舞池的四周，平排放着一些座椅，沒有樂隊伴奏，也未流行ＤＪ打碟，只是播放唱片，有如家庭派對一樣，營業至晚上十一時打烊。

跳舞學院入場收費，男女有別，男士入場費整晚為一蚊（一元），女士則免費入場。學院只供應場地及音樂，其他欠奉，俗語所謂「茶都冇杯」。今時今日，坐電車亦要兩元，但在當年來講，一般打工仔（受薪階級）日薪為一元至一元二角，然則這一元消費，不輕鬆，打工仔須積蓄一些日子，才可消費耍樂。

往跳舞學院跳舞的人十分重視禮貌。除結伴同行外，大多數的男女也互不認識，男士欲邀請心儀女士共舞時，必趨前鞠躬說道：「可唔可以同我跳隻舞？」由於樣貌娟好女士成為男士爭相邀舞對象，當跳罷一曲返回原位後，另一曲音樂甫起，便立刻搶先往邀請心儀的對象共舞，因此男士必須熟識當時之流行歌曲，聽到三幾個音符，便知道那歌曲的拍子，應該跳甚麼舞。不過，有時候，女士一方若對閣下有好感，閣下縱不曉跳這隻音樂的舞步，她也會主動移磴就船相教。

那年代民風純樸，跳舞學院內每多君子好逑，卻從沒有發生過因爭舞伴打架事件。平時，往跳舞學院耍樂的，多數是輟學後在社會謀生的青年，少有現讀學生前往。間中，亦有像我等活潑好動的人，則視為社交活動。

太平山下美人魚

英國殖民地年代，本港體壇與內地多有合作，見諸歷屆遠東運動會，我國參賽之排、足球代表隊，均以港僑為主力。太平山下有運動才華的女子亦屢建功勳，曾先後出現兩位稱霸泳壇「美人魚」，為港人爭光，名垂史冊。

第一位「美人魚」誕於 1933 年。當年第五屆全運會於南京舉行，香港雖是英國殖民地，亦派隊參加，領隊為莫應桂。莫應桂是華革會創會副主席，在五十年代「迎親人」事件中，被港英政府遞解出境，有關事件來龍去脈，蕪文《老牌政區華革會》已有講述，不再重複。

話說回 1933 年全運會上，本港女子泳手楊秀瓊大發雌威，奪得五面金牌，包括：女子五十公尺自由式、女子一百公尺自由式、女子一百公尺仰泳、女子二百公尺自由式及女子二百公尺接力。在第五屆全運中，其妹楊秀珍亦為香港代表。全運會結束，楊秀瓊譽稱「美人魚」。當時為考試院院長之褚民誼，親自執鞭御馬車，載楊秀瓊環南京城，引孔夫子云：「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此所謂：可以發達乜都肯做。褚民誼有美同車，貴為考試院院長亦為執鞭之士，一個人平日做事，可見其為人。褚民誼在抗戰時加入偽政府做漢奸，抗戰勝利後判處死刑。據說他是太極高手，與吳公儀、吳圖南同輩，乃一代宗師吳鑑泉入室弟子，內功深厚，行刑時頭顱中槍後，仍能企立，須由刑兵再補一槍方斃命。

1948 年，第七屆全運會在上海舉行，另一位「美人魚」誕生。名醫黃錫滔千金婉貞、婉生姊妹代表香港參加泳賽，黃婉貞奪得女子一百公尺及四百公尺自由式金牌，成績為一分二十點六秒及七分十六點三秒，揚威第七屆上海全運，許譽「美人魚」。同屆全運會上，「氣袋」陳鎮南獲男子四百公尺及一千五百公尺自由式金牌，陳鎮南與黃婉貞同屬青年會勵進泳團泳員，是一代名教練黃少雄門生。

維園球場憶忌廉

中區填海工程，官民爭拗，對簿公堂。首仗，民間反對填海團體獲勝；次仗，政府得直。但有關爭拗仍未定局，可能有待終審法庭作出最後裁決。市民與政府打官司，只為爭一口氣而已。打官司，市民用的是自己的錢；政府用的是市民交的稅。如此，這場官司不論輸贏，也是市民用自己的錢與自己打官司。本港是個小島，土地資源有限，開埠以來，也是填海取地，現在的德輔道中及干諾道也是填海所得，至於灣仔地區，更不在話下。

戰後，本港第一次填海是在 1951 年 7 月，韓戰爆發後不久，我在專欄中曾講過，當時本港歐美人士撤僑，遣送家眷返祖家，中區難見有白人婦孺出現。但韓戰並沒有停止港府填海計劃，全港首次最大填海工程是銅鑼灣避風塘填海，避風塘西移，填海成為現在的維多利亞公園。

由於早年填海材料為拆卸舊樓的廢料，草坪樹木難以栽植，早年的維多利亞公園一片荒蕪，最矚目的是那幾個小型足球場。雖然維園填海工程於 1957 年才全部竣工，但在 1955 年已有市民在踢足球。

早年曾在維園足球場踢足球的市民，總會記得「忌廉」此人。「忌廉」雖非維園僱員，卻主動替市民租用球場，遇有球隊找不着對賽球隊時，他便四出代為約賽；如果沒有球證，他的兒子便負責「吹雞」。維園足球場龍門沒有波網，「忌廉」代掛網，每個龍門收一元。維園內本禁止踩單車，但「忌廉」例外，他踩單車載着波網周圍走動。

我喜「忌廉」服務周到，我屬下的公司足球隊常往維園練習、作賽。霍英東先生的「有榮」小球隊本以修頓為基地，有時候也到維園活動。

維園英女王銅像

經常在維園踢足球的朋友，多喜「忌廉」服務周到。天下事無奇不有，「忌廉」用自己的熱誠服務謀生，卻惹來有些人不滿，指摘他霸佔球場服務，更有人說他因此而娶二奶。對於別人的私生活，我從不過問，其後「忌廉」沒有替波友們服務，我也不再到維園踢足球。俗稱「高卡」的小型賽車，早年亦租用維園足球場舉行。記得本港首次小型賽車在維園舉行時，發生嚴重意外，撞死一名正在採訪的無綫電視攝影師。「高卡」車身雖小，但車速高，所以發生意外。此外，維園亦租作年宵市場，歲晚時候，是市民一家大細逛遊的好去處。

有年，我曾申請在維園舉辦車展，申請提交至市政局時，多位市政局議員也贊同，但那位洋人市政局主席卻反對，來信通知不能在維園舉辦車展。為何可以在維園舉行車聲震天的小型賽車賽事，及人聲沸騰的年宵市場，卻不能舉行香車美人相輝映的車展，令人費解。這可能是華洋有別。前幾年，這位前市政局洋人主席去世，有些人說他貢獻大，但經歷這次車展事件，洋華際遇不同，我對這位洋主席沒有好感。事實上，當年維園足球場平時僅作踢波用途，未能物盡其用。觀之現今工展、花展、燈會，甚至燭光晚會，也可租用，這與當年我申請舉行車展未獲批准，時代不同矣。

話說如今維園正門的維多利亞女王銅像，是十九世紀為紀念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登基六十周年而鑄，銅像本置於中區皇后廣場，太平洋戰爭日治時期，日軍將女王銅像及匯豐銀行門口的兩座銅獅子運返日本，準備熔掉作鑄造槍炮彈殼之用，幸好仍未動工，日本便宣布無條件投降，女王銅像及匯豐銅獅子得以保存；英國立刻運返本港，女王銅像放在維園正門，匯豐銅獅子亦歸原位，保存至今。回歸前，女王銅像曾遭淋紅漆；回歸時，曾有人認為不應再立此女王銅像。查實，我認為讓此女王銅像留在維園，可作反面教材，毋忘殖民恥辱。

維園風水剋猛虎

港府填海，建成維園後，對鑼銅灣及大坑地區的風水，成耶？敗耶？人言人殊。雖云風水一道，各有所信，唯是有時候有些現象，事情的發展，非一般常理能解釋。

港府未填海建成維園前，大坑道虎豹別墅後建有「虎塔」「豹塔」。論風水，虎豹別墅所在為「猛虎下山」勢，別墅後的兩座塔有如猛虎豎尾，聲勢懾人。從猛獸生態而言，老虎發威必豎尾，今虎豹別墅雙塔屹立，形成怒虎下山勢，倍助主人好運。然而，當維園建成，內鋪設草坪，綠茵平坦。虎豹別墅的風水由「猛虎下山」轉為「虎落平陽」，主家運程亦隨之逆轉，風水之道，豈非寓於冥冥之中。有關虎豹別墅的風水，吾師劉志鵬風水大師，五〇年代在他的著作中已有詳盡論述。

我與胡家認識，但風水玄學在於各人信與不信而已。當年我之所以沒有對胡家談及此事，對方若信風水，方會受落；若不信風水，便會說我唱衰胡家。如今事過情遷，維園填海已逾半世紀，此事言來，無如白頭宮女話玄宗。玄學之道，浩如瀚海，我喜涉獵，朋友知我擅測字，多有相詢。惟往往測有不吉之事，自己忐忑不安，因而，近年來，萬不得已也不會替朋友測字。言及測字，十多年前某日，赴「南北極」王敬羲兄佳寧娜飯局，席間，王兄謂我擅測字，同席「浪子」沈西城乃以「佳」子，祈我替他測其友人。我觀此字後，直言他的朋友已去世。沈西城詫問何解此言？我告訴他，這個「佳」字乃兩個「土」字夾一個「人」字，此乃人在兩土中，縱仍活着，也不久人世。此時，沈西城才說出友人患腦癌，相信「浪子」還記得這件事。

我年紀較沈西城癡長廿年，可說是忘年之交。日前，他在本報《浪子心情》中談及也有位讀者朋友盧律師，致電談及五十年代香港舞場舊事，提到一家名叫「夢鄉」的舞廳，「浪子」對這浪漫蒂克的名字，十分迷戀。

杜記小姐唔揍鬼

「夢鄉」這名字，對於我等年屆「從心所欲」的人不會陌生。我往「夢鄉」跳舞，是在 1949 至 50 年的日子；56 年從美國返港，「夢鄉」已不存在。

「夢鄉」有別於當年的同級舞廳，「夢鄉」沒有坐枱，而是採用舞票制度，每跳一隻舞，便予舞小姐一票。有些「殷客」對自己的舞小姐情有獨鍾，便多惠舞票。

當年上舞廳耍樂，均講排場。「夢鄉」雖非大廳，客人與舞小姐共舞，起舞時二人手握手之際，客人將舞票從自己左掌交給舞小姐右掌，不會當眾遞給舞票那麼寒酸相。

1955 年，我在美國讀書，晚上前往底特律汽車城，也光顧過有這種採舞票制度的舞廳 (Taxi Dance)，寓意前往跳舞有如乘搭的士，隨時上車，隨時落車。

五十年代，本港舞廳以杜老誌、瓊樓為大廳，次為東方、金鳳池。杜老誌、瓊樓每票八元八角，東方、金鳳池每票六元六角。其之所以有尾數八毫或六毫，乃因政府要徵稅 10% 之故。往杜老誌、瓊樓跳舞消遣多是殷商巨賈，有頭有臉的人鮮有即晚「封相」。捧小姐講究「追」，假以時日追求到手方為樂，不像現今的時興「即食麵」。杜老誌與瓊樓雖同屬大廳，但客路有所不同。杜老誌小姐不肯「揍鬼」（陪洋客），以免失去本地殷客捧場。瓊樓則無拘華洋，因此，洋人往杜老誌跳舞，舞廳經理必婉拒入場，轉而介紹往光顧瓊樓。

金鳳池位於告士打道與菲林明道交界彎角，巴喇沙則在洛克道。上班一族及專業人士於放工後喜往金鳳池跳茶舞，其茶舞最旺枱。區內還有不少中、小舞廳，黑人水兵跳舞尋歡，帶小姐出街未必上夜總會，多光顧區內夜店，聚於太平館或豪華餐廳消夜。太平館燒乳鴿大行其道，舞小姐飽食後更「打包」，何以如此？思之過半。人道：十年一覺（音教）揚州夢。如今驀然回首，豈只一覺。

良師益友余鴻翔

紫微楊娶新抱，同文珠珠，舞其繽紛筆，誌楊門之慶，妙文言及報壇舊侶人稱沈老闆——沈寶新。

觀之現今報壇述舊文章，每多只談編採人士，或為社論主筆，鮮有提及經理部、營業課，掌管報館財政大動脈之台前幕後重臣。

以《明報》為例，撰文者講《明報》，只識查大俠——查良鏞先生，甚至有些人將查先生之著作譽稱「金學」（金——指金庸），作專門研究，卻鮮有言及《明報》另一創辦人沈寶新先生在報壇的貢獻。我與沈寶新先生認識數十年，除沈先生外，報壇經理部主事人中，香港《文匯報》總經理余鴻翔先生，與我亦屬忘年之交，余老總出道時，我尚未出世。

1938 年 1 月，余老總參與《文匯報》在上海創刊。上海解放前，余老總來港辦香港《文匯報》，負責財政、經理部。余老總運籌帷幄，香港《文匯報》社址從波斯富街遷往灣仔道，再遷香港仔田灣；從舊樓發展至擁有一幢商業大廈，再而建工廠大廈。工餘時間，我常與余老總手談，牌枱上另兩搭子，一位是中環街市對面大華國貨公司胡老闆，另一是黃國桐先生，均是上海人。經常與三位上海朋友打牌，日子有功，我亦學懂少許上海話。天妒良人，一日，黃先生在德輔道中華人銀行門前發生意外，慘遭巴士撞死。

余老總來港辦香港《文匯報》時，首任總編輯為唐納。唐納曾是毛澤東主席夫人江青的前任丈夫，1949 年，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唐納深知江青為人，有朝當權，必無倖免。當機立刻辭職，移民法國，開設一家餐館謀生。1978 年，唐納曾在巴黎舉辦過一個照片展覽會，展出當年與電影明星藍蘋（後改名江青）在一起時的照片。1979 年初，小女大學畢業，我帶她往巴黎遊覽，余老總託我將一本《文匯報四十周年紀念冊》帶給唐納，盛蒙唐先生熱情招待在他的餐館午膳。

姻緣石有喜有悲

港島中區皇后大道中，老香港稱為大馬路。開埠之初，本港未填海，大道中在山腳，乃稱大馬路。既然有大馬路，便有二馬路，二馬路為寶雲道，在堅尼地道之上。現今的寶雲道並非全部通車，其中有一部分是單行線，成為市民晨運時行山及緩步跑好去處。

寶雲道最出名的是姻緣石。若沿着寶雲道東行，於右手邊路旁便可看見這矗立的巨石。姻緣石矗立，有如男性性器官，一般人迷信，認為膜拜此種形狀物體，可帶來姻緣與子嗣。我國尊奉慎終追遠，紀念祖先，而「祖」字亦是禮衣邊作一「且」字，這「且」字形狀如男性生殖器，暗寓傳宗接代之意，亦是對性器官形狀崇拜。一直以來，不少市民往拜此石，祈求天賜良緣及能傳宗接代。途經姻緣石後再往前行便是司徒拔道，嶺南分校位於司徒拔道，設有寄宿。有位宿生，每日晨運，未天光便走上寶雲道大叫「早晨」練氣，附近街坊向學校投訴該學生擾人清夢，因此，每年開學時，陳校長必訓示全校學生在晨運時不要大呼小叫擾及街坊。

我很少往姻緣石「八卦」，但 1961 年發生一宗涉及姻緣石的事，與我主理的《天天日報》，多多少少也沾上邊。事緣當年《天天日報》交由陳富記代理發行，陳富記除了代理發行《天天日報》外，並代理發行《紅綠日報》。突然，老闆陳富離奇失蹤，家人夥計遍尋不獲。幾天後，有人發現他在姻緣石上吊。事後，據說陳富因生意受壓力而尋短見。一般而言，報紙代理發行，所謂「公死食婆死食」，每日根據各報販攤檔所需數量，向報館訂紙，然後發紙給報販，現賣現收，不拖不欠，報販縱賣唔去，也沒有回紙，代理發行完全封了蝕本門。更何況，當年陳富記代理發行的《天天日報》及《紅綠日報》銷路俱佳，同業均羨稱其「夠享夠長」，何故突尋短見，至今仍是一個謎。

《生死戀》谷旺海鮮舫

傳云，香港仔避風塘美食舢舨又再重現，市民大可懷舊一番。上世紀，香港仔是否有遊艇河美食？印象模糊，但香港仔之海鮮舫用舢舨載客上舫飲食，則由來已久。

香港仔海鮮舫之得以知名寰宇，還得多謝荷里活電影《生死戀》。《生死戀》由珍妮花鍾絲、威廉荷頓主演，故事發生在韓戰期間的香港，由威廉荷頓飾演的美國記者與香港女護士熱戀，取景香港仔海鮮舫。

當年，太白海鮮舫用舢舨，從岸邊碼頭載客上舫光顧，藥商顏玉瑩頭腦靈活，在各舢舨布置白花油廣告，當《生死戀》拍攝劇中人坐香港仔舢舨時，白花油廣告便上鏡；《生死戀》上映時，白花油在全球免費賣廣告。

最近，有報道稱現在香港仔舢舨可坐十人，我沒有在香港仔遊過艇河，昔日香港仔舢舨是否如此，不得而知。

我遊艇河是在銅鑼灣避風塘，早期銅鑼灣避風塘為現今維園，港府填海建維園，避風塘西遷至渣甸東倉前的海面——今之百德新街，其後繼續填海，最後遷至現在的遊艇會側。本來，遊艇會位於吉列島（俗稱豬扒島），該島離岸約四百公尺，若無船隻，難以前往，近年填海至該島接鄰，可驅車前往。

昔日遊艇河，在波斯富街海旁落船。蕪文曾講過當年黎仲賢（肥B）追求艇妹，我秉成人之美，差不多每夕陪肥B落艇，不再重述。當年之所以流行遊艇河，其中一個原因是夜店沒有冷氣（按：怡香仍未啟業），炎夏遊艇河，海風涼快，消夜、打牌、歌聽、唱曲，優游自在。遊艇河唱粵曲，輯爺何鴻略風頭之勁，一時無兩。與他遊艇河，輯爺娛己娛人，一曲薛覺先、譚蘭卿名曲《冤枉相思》：「人無量，月無亮……生生死死共情長，解下玉環戴在芳卿指上……」歌艇弦索拍和，簡直聽出耳油，附近遊艇河之人駐艇傾聽，直情好似在避風塘開演唱會。輯爺唱腔佳，恍如薛老渣；如果做手好，又是一個粵劇大老倌。

艇簾相隔度良宵

避風塘遊艇河，除客艇外，有歌艇、粥粉熟食艇、生果汽水煙仔艇。各歌艇懸掛不同顏色燈串以資識別。一般點唱，每曲十元，但若點唱白駒榮首本名曲《客途秋恨》，則需三十元，因這曲長，唱足十幾廿分鐘。

芸芸眾歌艇，最出名是大細Ｂ——司徒姊妹花。前東華三院主席「三叔」張玉麟遊艇河，必召大細Ｂ唱粵曲以娛。後來，當局取締飲食艇在避風塘經營，避風塘遊艇河式微，風光不再，大細Ｂ上岸，轉往九龍美麗華酒店帝國夜總會獻藝。

最近，有人說當年有關部門取締飲食艇在避風塘經營，乃鑑於在艇中生火煮食太危險，容易發生火警。看來，講這話的人，沒有在避風塘遊過艇河，只是想當然而已。根本上，避風塘粥粉熟食艇不會靠着客艇炊事。飲食艇獲客人「落單」後，便撐往較僻地方烹飪，煮好後，才送給客人品嘗。

查實，取締飲食艇經營，主要是關乎衛生與環保。避風塘內沒有自來水管駁上各艇，飲食艇只用火水罐盛存清水作煮食及洗滌用，小艇面積有限，既安放煮食爐，又放食物材料、食具，便放不了多少個水罐，洗滌用水慳得就慳，殊不衛生。至於殘肴，及諸如蟹殼、東風螺殼、橙皮、蕉皮等垃圾，則全部倒落避風塘內，嚴重影響環境。

說及昔日避風塘艇河口福，有人把炒蟹譽為招牌菜。查實不然。遊慣艇河的人很少食炒蟹，因為吃罷沒有水洗手，黐淋淋十分不便，倒也是炒蜆、東風螺、燒鴨粉、韭菜花至今仍令人念念不忘。

避風塘艇河通宵打牌，散場上岸飲早茶，習以為常。亦有男女在艇上過夜，艇家以簾相隔，保護私隱，平過酒店開房。遊艇河最不便之處乃是沒有廁所，若要如廁，艇家便撐往避風塘出入口較僻靜處，予以一蓆圍住身，蹲於艇頭，在黑夜掩護下方便解決。日積月累，避風塘內垃圾穢物積聚，無衛生環保可言。

國家教練梁卓輝

最近，本港乒乓球代表隊參加世界國體賽，締赫赫戰績，女子隊僅敗於中國獲銀牌；男子隊則名列第五。有人認為，本港乒乓球能臻高水平，乃近年獲內地球員相助。查實，回顧一下香港乒壇歷史，對內地亦曾有不少貢獻。一直以來，港澳乒乓球水平相當高。上世紀五十年代，澳門葡將「炮子球」陸那烏、「小霸王牛皮糖」王錫添，均享有崇高聲譽。

1951 年，本港乒乓球全盛年代，「十傑」之戰，前四名薛緒初、姜永寧、鍾展成及傅其芳，均鏖戰七勝二負後進入決戰分高下。姜永寧與鍾展成為港產球星；薛緒初與傅其芳則來自上海。七屆全運會時，男子乒乓球單打冠軍為台灣的王永信，薛、傅二人分別為亞軍及季軍。

話說「十傑」之戰，四雄爭鋒，除姜永寧外，薛、鍾、傅三人均為星島猛將。是役，姜永寧不敵薛緒初居次席，一怒之下，返內地發展，為本港第一位返內地效力國家隊的乒乓球員。

1958 年，全港學界亞軍容國團返內地發展，經嚴格訓練，成為中國第一個世界乒乓球冠軍。其後，傅其芳亦返回內地，任國家隊教練，教出莊則棟、李富榮這兩員世界名將。從此，中國登上世界乒乓球盟主寶座。

1958 年東京亞運，本港女子雙打黃碧瑤、吳玉珍為本港奪得第一面亞運銀牌。黃、吳在準決賽時，先擊敗日本世界冠軍進入決賽，與另一對日本選手爭金牌時曾領先一局，但終以一比二見負。二人能有此成績，已創下本港紀錄。

1957 年，英國世界冠軍李芝來港獻技，擊敗眾多高手，唯獨敗在鍾展成拍下。鍾展成削球韌力驚人，若與另一削球手李萍對陣，互對削球，一分波往往打上十幾廿分鐘。

談及中、港乒乓球壇風光往事，相信有一事鮮為人知，此為中國第一位乒乓球國家教練梁卓輝，是我家族在廣州的二天堂藥行職員。

睇西片聽譯耳風

日前，《老照片》刊出本港在 1958 年舉行「美腿小姐」之照片。記憶中，本港「美腿小姐」是於六十年代初在中環娛樂戲院地牢金寶夜總會舉行。當年娛樂戲院（今之娛樂行）位於皇后大道中，兩側為雲咸街己立街，俗稱三面單邊，與對面陸海通大廈的皇后戲院均放映一流頭輪西片。

戰前，時近太平洋戰爭行將爆發，西片未有片上中文字幕，在娛樂戲院看西片，除了銀幕腳前有幻燈片中文字幕講劇情外，並有「譯耳風」供應。

買戲票時，加多少錢，便可以有一個「譯耳風」收聽廣東話解畫。「譯耳風」像電報員聽筒，戴在頭上，放映時，聽筒中傳出一位女子聲音，讀出事前寫好的戲文、對白。

記憶中，娛樂戲院老闆是今之立法會議員周梁淑怡先翁。家中傭人帶我兩兄弟往娛樂戲院看西片，租一副「譯耳風」，我與家兄各持一邊聽筒收聽，各得其樂。

當年娛樂戲院的西片中，印象最深刻的是由泰倫鮑華、亨利方達主演的《蕩寇誌》(Jesse James)，電影分上、下集，故事講述兩兄弟在南北戰爭後，被北方鐵路大亨逼賣農場，便打劫列車報復。當年一般戲院只吹風扇，但娛樂戲院已有冷氣，冷氣出風口設在座位底，孩童看電影時小便特別多，卻又不願往廁所錯過劇情，傭人便着其就地解決，屙在冷氣出風口。

上世紀六十年代，娛樂戲院地牢的金寶夜總會開幕，宣傳經理梁秉權為《真報》記者，《真報》為當年第一份闡有舞廳版的港聞午報。第一屆香港美腿小姐（也是唯一一屆的香港美腿小姐）在金寶夜總會舉行，記得由芝柏表贊助。美腿小姐選舉與一般選美不同，只視一雙玉腿美麗與否，不在乎樣貌身材。因此，參選佳麗站在台上，以布幔遮住頭部及上半身，只露出一雙玉腿。當年，小女補習老師威廉絲小姐也有參選，威廉絲小姐尊翁曾任民航處處長。

歎茶須講究水質

電視節目講飲茶，言及廣東人飲茶用焗盅及水滾茶靚，此只為泛泛其談而已。記得幾十年前，已故摯友《華僑日報》總編輯何建章兄，數十年如一日，每日午間必在中環一著名茶室歎茶。某年，該茶室提高茶價，每客六毫加至八毫，升幅三成後，何老總突然不再光顧這茶室。究其因，歎茶講究茶葉之餘，還須講究水質。何老總指出茶價加價三成，茶室用以沖茶用的水，縱不採用泉水，也應採用上好井水，但卻用自來水煲水沖茶，殊不合理，所以不再幫襯。

電視飲茶節目主持將茶盅蓋揭開，擱在盅旁等待沖水，傳說此慣例，與雀鳥有關。雀鳥分文雀與打雀兩類，文雀以唱取悅世人，打雀則用作打鬥、賭錢。文雀唱家班主要為石燕、相思、山麻及百靈鳥，打雀為畫眉、豬屎鶇及鵪鶉。話說旗下人（滿洲人）入關後，食朝廷俸祿，平時無所事事，只作棋琴書畫，打狗、打蟋、打鵪鶉。打輸了的鵪鶉稱「二口哥」，已無鬥志，再上陣亦調頭便走，主人棄如敝屣。

話說有個旗下人往茶樓飲茶時，將打輸了再沒用的鵪鶉藏於茶盅內，茶博士不察，揭開盅蓋沖水，收手不及，將鵪鶉當場淥死。那旗下人當場發惡，要拉要鎖要封舖。清代旗下人勢力大，商賈不敢逆其鋒，終於做好做歹，賠錢了事。從此之後，不成文地舉凡客人不自行揭開盅蓋，茶博士不會主動沖茶。

講開打鵪鶉，上世紀六十年代，港九金舖均會聘用印巴籍人士作門衛，上班時閒來無事攬住「雷明登」鳥槍（按：雷明登只為一家槍械廠名，此種鳥槍正名為散彈鳥槍），另一手持着一頭鵪鶉在「撳」（向下輕輕撞碰）鵪鶉，訓練鵪鶉腳力，增強戰鬥力。

一直以來，警方禁止打鵪鶉，十幾年前，曾拘捕過打鵪鶉之印巴籍門衛，加上金舖鮮再僱用印巴籍門衛，才不再見印巴籍人士在金舖門口「撳」鵪鶉。

打雀刺激過打狗

電視節目講飲茶，並提及昔日有些茶客歎茶時，托住雀籠上茶樓，此言不假。

廣東人有托住雀籠上茶樓歎早茶習慣，有些茶樓為方便雀友，拉有鐵線掛雀籠。但上環著名的得雲茶樓，卻沒有鐵線掛雀籠。我帶雀歎早茶，是在當年位於中環街市對面的蓮香茶樓。上世紀五十年代本港私家車不多，我每日凌晨五點鐘，便開車往蓮香，將車泊門口後，托着兩籠雀上去歎早茶，將雀籠掛在設置好的鐵線上，等候各雀開腔鬥唱。

每個雀籠均用布籠冚罩住，一方面避免愛雀晚上着涼，另一方面白天帶出街怕生眼，見到汽車受驚。及至上到茶樓，掛好雀籠後，方打開籠冚，各展唱腔，此謂之開籠雀。時下形容口不停地講話的人，便稱為「開籠雀」。

雀友養文雀，多數養石燕與相思，很少人養山麻、百靈鳥。我見過一個外江佬（按：廣東人統稱外省人或上海人為外江佬）養過一隻山麻，相當成功，唱時隨着歌聲在籠中飛上飛落，美妙悅目。由於自己不懂打理山麻，沒有飼養。

清早托着雀籠往蓮香歎早茶的雀友中，陸海通集團老闆之一、已故(大隻佬)陳伯宏兄身材健碩，卻托着兩籠細文雀，相映成趣。伯宏兄不單只養雀，更喜收集名匠雀籠，遇有出自名師手藝的雀籠，縱一擲千金購入，亦在所不計。

談及打雀，戰況較打狗更激烈，兩雀隔籠對峙後，拔起籠柵過籠廝殺，強者用爪抓着弱者頸部狂啄。昔日打雀以清遠雀為主，其後有人引入新加坡豬屎鶇，豬屎鶇體型大壓倒清遠雀，自此，打雀多採用新加坡豬屎鶇。本港禁止打雀，雖云打雀犯法，但時下新界仍有打雀，賭注驚人。話說回自己托着兩籠雀往蓮香歎早茶，每日由清晨五時到七時方休，在這兩個鐘頭內，交談多言不及義，漸漸地覺得沒有理由每天浪費這麼多時間，做這樣沒有意義的事，過了一段日子，便沒有再養雀。

「樓下閂水喉」

香港開埠沒有水塘，港島西環原本有一個瀑布，可作煮食飲用，英國佔領香港前，英艦補給便上岸取用這水源。開埠後，人口增加，水源不敷民生所需，便在薄扶林建造第一個水塘，儲存無根之水（雨水）。其後，人口不斷增加，港九水塘數目亦大增加。依靠儲存雨水解決民生，遇着天旱，苦不堪言。

在廣東省未引東江水供應本港之前，本港經歷多次旱災水荒。一般認為 1963 年水荒，四天供水一次的旱情最嚴重。查實，在此之前，1948 年旱情有過之而無不及，不過，卻被一般人遺忘。1947 年廣州「西水大」，西江水氾濫淹入廣州市區。當年暑假我由九龍坐火車上廣洲，沿途所見，兩旁洪水一片，只見火車軌及田野中孤零零的電燈桿。翌年（48 年），本港大旱，赤地千里，港府實行制水。當年空氣污染沒這麼嚴重，萬里無雲，盡目晴空，只見一片蔚（音屈）藍。據港府透露，曾有駐港英國空軍提議搞人造雨，用飛機載乾冰上天空撒下，但苦於晴空萬里無雲，難讓乾冰刺激水蒸氣化雨落下而告敗。該年大旱，由於人口不多，影響不大，所以世人印象不深。

上世紀中葉，本港眾多舊樓沒有天台水箱，食水靠政府水塔透過街喉接駁入屋供應。水塔較舊樓高，用水壓谷上各層樓，平時水源充足，各層樓也獲食水供應。

1963 年水荒旱情嚴重，港府制水，分區四日供水一次。開喉時，低層立刻用各種器皿裝水，儲夠四天用，水壓由低谷上，低層齊齊開喉，水壓谷不上三樓以上，樓上眼看供水時間將截止，仍涓滴全無，便大叫「樓下閂水喉」，不絕於耳。與此同時，港府安排街喉供水，市民前往排隊輪水，一家大細齊上陣，出動水桶、櫈仔霸位，街頭大擺水桶陣，因而，爭位糾紛甚至大打出手，常見發生。制水雖苦，惟頭腦靈活的人能化危為機。紅 A塑（音素）膠廠本來只生產塑膠花，梁老闆掌握商機，適時生產各種類型、呎碼塑膠水桶，市民紛紛購用，獲利可觀。

羅宋大餐湯任飲

太平山下人口不斷增加，目前本港人口逾七百萬。開埠以來，本港出現過幾次人口驟增現象，第一次為 1937 年日本侵華廣州淪陷，另兩次為 1948 年及 1962 年。

1948 年，上海戰事緊張，很多上海人，無論大老闆或是中產人士，紛紛南下香港，避離戰火。南下本港的上海人，大多數聚居北角，因而，當年北角亦有「小上海」之稱。既稱「小上海」，則在飲食方面，自然少不了滬點美食，記得像王家柵、喬家柵、家鄉邨、四五六等上海食肆紛紛在北角出現。當年所見上海館子與廣東舖頭不同，上海舖在門前放有一個巨型平底鑊煎鍋貼。年輕時零用錢少，最初光顧上海館子只是買外賣鍋貼。當年食肆未收加一，「手震」（貼士）豐儉由人。自己喜坐樓上雅座，吃罷用找贖剩下之碎銀為「手震」。但上海舖有個習慣，樓上客人付鈔後落樓時，樓上夥計會大聲唱諾：「小賬ＸＸＸ」，高聲報出貼士多少，而門口一名肩上搭着一條白巾的夥計在鞠躬送客時，也高聲多謝貼士多少，如此嗌到出口，若貼士孤寒，頗為尷尬。那年代，除上海鍋貼外，還有上海西餐館的羅宋大餐，這羅宋大餐是麵包任食，羅宋湯任飲。記得菲林明道有一家這樣的上海西餐館，我與同學打完波後往光顧，我等年輕力壯，當打當食之年，一招「羅通掃北」，看得餐廳老闆口定目呆。

1949 年，內地政局穩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很多人也返回內地，我有位上海女朋友，50 年初也返回上海，一別半世紀了無音訊，生死兩茫茫。

1950 年，香港居民開始要領身分證，身分證分一家之主及家眷兩種不同顏色，我的身份證為粉紅色，面積大過一張Ａ４紙，通常會將身分證摺兩摺放在口袋。初時未有移民局，出入境由警方管理。由澳門返港，上碼頭時，警察幫辦站於岸上跳板側查看證件，有些幫辦向女乘客討便宜，說道：「擘開俾幫辦睇。」意為將摺合的身分證攤開。

僑生逃亡梧桐山

早期，基於《天津條約》，中國籍人士可以自由出入香港，因此，沒有身分證也可以來港。1951 年，內地開展「三反」「五反」運動。53、54 年間，再有大批上海人及廣州市民湧來港。沒有身分的內地人士抵港過關時，如果曉講廣東話，警察便會再問有沒有錢？只須身上有二十元「照寶」，表示有錢便放行。如果是不懂講廣東話的外江佬，可就較為麻煩，但仍有不少上海人神通廣大順利來港。

到了 1962 年，忽然湧入很多內地居民，初時，港府採「即捕即解（音介）」政策，但過了兩三天，湧入本港的人愈來愈多，幾十萬人漫山遍野經由梧桐山湧入，面對這情況，警方索性隻眼開隻眼閉，不加阻截。

該年我正在辦報，立刻派出記者前往採訪，經過兩天採訪後，記者回報看見這些面有菜色者爬山過來，無飲無食，十分淒涼。為此，在稍後採訪時更帶備麵包，派給這些饑饉的同胞充飢。這一段時間湧入的三十萬人，大多數是僑生。他們多數是印尼、馬來西亞及泰國的華僑子弟。上世紀四十年代，東南亞各地排華，華僑愛國，將子弟送返內地讀書，一直留在內地。及至 1962 年內地放寬邊境戒備，僑生便爬越梧桐山來港。各人入市區後，尋找在港親友棲身，或設法返回原居地。但來自印尼及泰國的僑生，限於當地政府法例，不能返回原居地，只好設法在本港謀生。

在這次大逃亡中，我收留了四個僑生，三個是泰國僑生，一個是新加坡僑生。我安排他們在我們打理的報館工作。三個泰國僑生有拳擊潛質，經過訓練後，為天天體育會拳手，其中一人更代表本港參加 64 年東京奧運。而那位新加坡僑生打得一手好羽毛球，全國單打第三名，在內地時讀會計，我便安排他在機構內做會計。此子亦毋負我裁培，贏得 1963 至 64 年羽毛球全港公開賽男子單打冠軍。

十號風球有喜愁

以前，香港人對於打風，心理上頗為矛盾，正所謂有喜有愁。愁的是颱風襲港時，銀行店舖關門，交通停頓，沒有生意做。喜的是本港靠水塘供水，打風落雨，水塘溢滿，俗語所謂「水頭充足」，不怕制水。

自從 1963 年大旱後，周恩來總理批示廣東省向本港供水，由 1965 年開始，東江之水越山而來，江水源源供應不絕，本港市民不再受制水之苦。近年，更因用不了這麼多東江水而減買，每年節省十億八億元。

香港人喜打麻將，打風時候，最佳娛樂莫過於關室「手談」，各間聯誼會、會所，便就絕早爆棚。

多年前，有一天，天文台預告有颱風襲港，三個朋友約往中區消防局（今恒生銀行總行）側租庇利街順德聯誼會樓上一家會所打牌。交戰至翌日凌晨五時，我一輸三，三個贏家堅持不再打下去，宣布收場。收場後，一齊落樓，街外狂風暴雨，卻原來天文台已掛十號風球，樓上玻璃窗被狂風暴雨吹打得「砰、砰」連響，搖搖欲墜。三個贏家站在街邊騎樓底，縱遭暴雨淋得渾身上下濕透有如落湯雞，仍不願返上會所。

若在平時，雖是凌晨五時，街上還有的士行走，但掛上十號風球，廣東人口頭禪：街上「鬼影都冇隻」，莫講的士。

斯時，我腦海靈光一閃，醒起利源東街街口可能有的士。事緣，每日凌晨，沒有報紙車的發行均用的士載報紙往利源東街「發紙」。於是，我雖穿着整套「老西」，亦冒雨步行往利源東街找的士。由於我平時也往看「發紙」，有些送慣報紙之的士司機認識我，當時雖是十號風球狂風暴雨，亦主動載我返家。上車後，我着的士先駛往租庇利街順德聯誼會門前，接載仍瑟縮在騎樓底的三個贏家，着司機先送我返家，餘下行程貴客自理。

經一事長一智，自此之後，凡有牌局，我也看看是些甚麼搭子才落場。

妙哉三義君廟

港島中上環有兩條街巷，經常被人混淆。一條是位於大道中一百九十號側通往歌賦街的安和里。另一條是中環蘭桂坊，與威靈頓街平衡的和安里；這是一條掘頭巷。兩條巷均「安」「和」為名，只是二字作不同次序排列而已。

安和里又稱「二奶巷」，坊間傳說，有位財主賭錢贏了一條街，便將此送給二奶。

至於和安里，巷尾盡頭處有一間「三義君」廟，出乎一般意料的香火鼎盛，每逢初一、十五上香善信絡繹不絕。這廟可謂之廟細菩薩大，此廟之細，僅可容納一神案供奉神像及香爐，善信難以入內拜神，叩頭也好，酹（音賴）酒也好，全在廟外街上進行。

「三義君」廟前，常見有善信攜捧金豬來「還神」。「還神」是我國民間習俗之一，有些人遇着疑難或有所冀求時，便會拜神禱告，求神保佑指點迷津。當願望達成，解決疑難時，便感謝神恩，金豬還神。今見常有人往「三義君」廟還神，看來，此廟果真有靈。

「三義君」廟是誰人建造？不得而知。這廟原本供奉三尊神像，有一天上班，經過廟前，發覺這三尊神像不翼而飛。可能是這廟鄰近蘭桂坊，附近酒吧林立，三尊神像被醉漢偷走了。「三義君」廟沒有了原來的三義君神像後，有善信將其他神像供奉廟內，以免有廟冇菩薩。有一段時間，「三義君」廟除廟內供奉神像外，另有些人將家中的神像供奉於廟前、廟側，形成廟的周圍也放滿諸如觀音、關帝、呂祖、壽星公等各種神像。這可能是有些人移民海外，家中供奉的神像，不便帶往外國，也不敢棄如敝屣，便拿到「三義君」廟供奉，有人帶頭開了先例，其他同樣情況的人，也仿效着這樣做。從前年開始，政府大興土木，將「三義君」廟後面的山坡夷平，建一公園，並建造一條路，可以由和安里直上荷里活道抵達列為「古蹟」的中央警署。

灣仔警署有特色

港府將中環蘭桂坊與蘇豪區連成一體，在中環和安里巷尾「三義君」廟側興建一條小徑，從和安里直達荷里活道。與此同時，並將「三義君」廟後面的山坡剷平，興建一個供市民憩息的花園。

四十年前，港英政府已有這構思，但一直以來也未見付諸實行，直至回歸後才動工。

這條由和安里通往荷里活道的小徑，工程原在去年四月完成，但適逢去年三月「沙士」肆虐，工程被迫放緩，直至最近，這條赭紅色石級、不鏽鋼扶手的梯級小徑才竣工落成，從此，市民可以由和安里拾級而上荷里活道，毋須再採用蘭桂坊山邊、附近居民自建之狹窄的鐵板梯級，危危乎蚓行登上荷里活道。

「三義君」廟後面的花園仍未建成，市民欲在這「市肺」憩息，還須等待一段時間。

據云，港府將中環蘭桂坊與蘇豪區連接，構成一個以飲食消費為主的社區，吸引遊客，刺激消費經濟，為此更計劃把俗稱「大館」的中央警署遷往軍器廠街警察總部。

本港有些人以保留古迹為名，興之所致，對於一些毫無歷史價值的舊建築物也視為「古迹」。不准拆卸，中央警署便是其中之一。

但是，左看右看，除了陳舊之外，也看不出中央警署有甚麼歷史古迹價值，甚至連殖民地建築物特色也沒有。

觀之港島各警署，若站在建築物特色「古迹」角度而言，與其保留中央警署，不如保留灣仔警署。灣仔警署樓底高，那俗稱「走馬騎樓」的臨街大走廊，是亞熱帶英國殖民地建築物特色之一。早年沒有冷氣機，亞熱帶天氣炎熱。「走馬騎樓」四圍通風、扯風、涼風習習，沒有冷氣也無妨。在現今舉目多是封閉式玻璃幕高樓大廈的市區，具亞熱帶英國殖民地建築物特色之一的灣仔警署，其「古迹」保留價值還在中央警署之上。

師姑街見證革命

雖然有些人口口聲聲要把中央警署列為「古迹」，保存下來，不准拆卸，與其勉強說是「古迹」，倒不如說中央警署拘留所曾囚禁過孫逸仙（中山）先生。

昔日，孫中山先生奔走革命，推翻滿清，以香港為根據地設立多個機構，其中一個辦事處名為「乾亨行」，位於今之蘇豪區，俗稱師姑街的士丹頓街。

「乾亨」之名，取自《周易》。《周易》「乾」卦，卦辭：元，亨，利，貞。其爻「九五」為「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孫中山先生胸懷大志，喻「九五之尊」，表示龍在天上飛騰，一個德才兼具的君子奮立天地之間，以寓奔走革命，拯國民於水深火熱中。

1896 年，孫中山先生在香港被英國殖民地政府拘囚於中央警署後側，俗稱「長命斜」的奧卑利街拘留所，隨後便放逐出境(BANISH)。

說及這「長命斜」，十九世紀期間為市民由市區往半山區必經之路。當年交通工具仍落後，私家車少如鳳毛麟角，的士亦未普遍，更沒有現今供上落山之半山區行人自動扶手電梯。因此，住羅便臣道、干德道等半山區居民，若沒有私家車出入，便在大道中與雲咸街交界處坐轎，由轎伕抬上半山區，轎伕由雲咸街起步，前往荷李活道，再經陡斜的「長命斜」上去堅道，然後再抬往半山區。話說回孫中山先生曾被拘囚於「長命斜」之中央警署拘留所，但時下在中區所見的「中山史迹徑」之記載中，卻沒有談及此事。其實，孫中山先生奔走革命，香港所佔分量不輕，這次被囚，與英倫蒙難同樣對革命有影響。

孫中山先生被逐出境後，1897 年曾致函香港政府，表示為着要解放在韃子縛束下的同胞，要求准許他返港。但港府回覆孫中山先生，提醒他那 1896 年的放逐令(BANISHMENT ORDER)。

炮台里平台之謎

炮台里（舊名炮台徑），位於大道中與雪廠街匯合之側，由此里弄可步上終審法庭。炮台里樹影婆娑，昔日黃昏時分，多見情侶漫步其間，近年治安不靖，無復見卿卿我我。白晝或黃昏，行經、漫步炮台里的行旅，當會發現徑旁有一小平台，雖荒廢多時仍存在。

說來，這小平台有一段光輝歷史。

戰後和平，1947 年，葛量洪出任第二十二任港督，也是太平洋戰爭結束後第二位港督。和平後至六十年代初，有一個手工藝匠人，在炮台里擺賣手造燈罩。這是一種加在燈座上的罩子，燈罩利用內櫳的鐵線罩着燈泡，不至於燈泡外露難看，也可以讓燈光更柔和。葛量洪夫人頗為喜愛這匠人手造的燈罩，自己經常幫襯之餘，還向一些達官貴人介紹幫襯。燈罩檔有港督夫人這麼錯愛推介，果然其門如市，生意滔滔。

當年，港督權如皇帝，妻憑夫貴，葛量洪夫人把炮台里的一個地方批給這燈罩匠，建一小平台營生。這是香港開埠以來，唯一可以奉旨在公眾地方毋須領牌，毋須交差餉，毋須交租的「幸運兒」。

談及港督夫人「恩澤」黎民，有關部門發現港島西環一幢樓僭建多兩層，與原先入則不同。經過一番調查後，得悉葛量洪任內，港督夫人默許多建兩層。由於事隔多年，事過情遷，為聲譽着想，不了了之。和平後的香港，葛量洪從楊慕琦手上接過這「爛攤子」百廢待興，任內加上韓戰爆發，本港人口激增，房屋及社會福利問題急需解決，於任內相繼成立房屋署及社會福利署。

十年人事幾番新，1957 年，葛量洪離任，翌年由柏立基接任。這燈罩匠人如常在炮台里小平台營生至去世。歲月悠悠，燈罩匠人去世後，這小平台雖沒有「主人」，仍然保存下來，也不見拆卸。

酹酒馬場悼英魂

一班傳媒朋友有個「大食會」，各人因工作關係，下班已更闌人靜。這「大食會」，每月定期卜時深宵開會，大擺龍門陣，或為手談。

近年來，各人年事已高，多已不上夜班，開會的話，亦毋須等至深宵，但這習慣行之多年，仍維持傳統。

最近一次聚會，女作家鄧拱璧談及馬場舊事。鄧拱璧並非馬評人，為何會講馬場舊事？其實，她的先翁鄧文驊先生是馬場烈士。

1948 年與 49 年期間，香港賽馬仍為業餘時代。一日，鄧文驊策騎上陣，當時鄧文驊正蹬着腳踏企立策馬出草地，不提防座騎突然自動跑番馬房，頭顱撞着馬房門上橫樑受重傷喪生。

另一騎師老瑞霖，也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捐軀馬場。

上世紀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上海幫騎師莊洪康、洪燮康、蔡克文等三人，據云有親戚關係，三人聯手一齊列陣，叱咤馬場，所向披靡。後來，莊洪康墮馬半身不遂，洪、蔡二人亦對馬事意興闌珊，淡出馬圈；洪燮康轉業股票經紀，遠東交易所時代，為上海幫一員猛將。

香港馬會業餘年代，騎師不乏紳商社會人士。1960 年，青洲英泥總經理李路，愛好策騎。這位洋老總在一次賽事中，由於另一騎師周森不慎，導致他墮馬喪生。周森，這位本港著名紙商「跛手周」之子，亦因這宗事故「釘牌」。所謂行船跑馬三分險，陣上別人的疏忽，也會發生意外。何偉航墮馬喪生，也是同場另一騎師在賽事進行中策騎不慎所致。

一個騎師發生意外，將會導致連環墮馬。當年快活谷嚴重五人連環墮馬，因悍勇見稱的司馬克引起。當時司馬克狂放頭至養和院彎，轉入直路時，馬失前蹄，司馬克墮馬後像足球似的在地上翻滾，隨後而至的馬匹勒避不及，導致另外四名騎師墮馬。

馬會打齋度亡魂

1960 年歲首，司馬克在快活谷賽事中馬失前蹄，導致五人連環墮馬，司馬克本人亦傷重不治。當時香港馬會設備沒有現今那般先進，仍未有沿途分段全程攝錄，因而未能攝錄得司馬克由養和醫院轉彎入直路時發生意外，導致連環墮馬之情形。

家兄基華熱愛賽馬，當年已僱有專人分段沿途攝錄競賽過程，攝錄得整件連環墮馬事件，這菲林一直保存至今。

這次連環墮馬事件發生後，馬圈內鬼魅之說甚囂塵上。

上世紀六十年代仍未有沙田馬場，馬房設在山村道，馬伕摸黑拖馬往快活谷晨操，行經黃泥涌電車路時，馬匹會無故驚跳；加上圈中人對 1918 年快活谷火燒馬棚釀成巨災，死亡慘重；1946 年中區雪廠街一家影樓 MEE CHUNG STUDIO 在「大石鼓」拍攝到「馬場鬼相」等等的心理陰影仍未完全消除，令到佔大多數的華籍騎師更人心惶惶。

馬會鑑於這季賽事意外頻生，董事局的洋人也不得不聽從華人董事旨意，請佛教高僧做法事，打齋超度亡魂。已故摯友簡而清在他的著作中，說道馬會在快活谷打齋超度亡魂為 1965 年之事。但根據香港佛教聯合會的文獻記載，馬會 1960 年初在快活谷打齋超度亡魂。我則同意香港佛教聯合會的講法。

這場法事規模之大，可謂空前。馬場內高豎大幡竿，另外有兩個大花牌，上書「南無阿彌陀佛」。法事從 1 月 18 日開始至 21 日結束，歷時三日四夜。由馬會董事周錫年爵士主祭，祭文悼念追溯至 1918 年快活谷火燒馬棚，歷年馬場殞亡騎師，建醮超幽，一為超度歷年馬場死難者，一為生者祈福。除全體華洋騎師、練馬師及中西名流均出席啟壇儀式外，並有七十多名男女僧、尼，二百七十位女居士、一百七十二位男居士，五十多名善信，在高僧帶領下，環繞馬場一周，大悲壇上持誦《大悲咒》，歷時將達一小時，梵音繞空，莊嚴肅穆。各主壇高僧、法師均屬義務，不取分文；而附薦者逾四萬人。

放眼馬場風雲湧

港人喜愛賽馬，上世紀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外圍馬賭風猖獗，涉及各個階層，有言及馬房中亦有人參與其事，只不過是「艇仔」而已，背後實有財團控制；及至發生毒馬案，全港更為哄動。

當年外圍馬，賭WP及Q過關，須提早一日落纜，若是賭單WPQ 則現場有交易。我絕少入馬場，但有位朋友喜愛賭馬，友輩皆知他豪賭。他養一騎師為門下食客，加上與多位練馬師有交情，視賭馬十拿九穩。此人派頭十足，外圍佬視為財神爺，每次入場，必派專人到餐廳在他背後企立侍候，他只須用白紙寫上馬名及買甚麼彩池，總之開閘鐘聲未響，無論注碼多大亦接受。他雖養有兩匹馬，但卻從未曾親自拉過頭馬入凱旋門。令人發噱的是，當其愛駒勝出時，他總是不在香港。正如亡友潘懷偉（田豐先生）所言：「賭馬之難於斯可見」。

五十年代與七十年代，我身邊有不少騎師朋友，有些是中小學同學，有些是平時一齊遊樂夥伴。例如老一輩的趙連璧、韋耀章，與自己年紀差不多的鄭棣池、黎根、周振雄、譚業成、黃長萊、邱達禧、陳浩祥（陳意齋之子）、成報少東何國英、陳毓麟(飛機陳)、陳洪熙（曾涉「黑市馬主」事件）、「大細雞」林國樑、國強昆仲、梅道登及後期來自澳洲的麥美倫、高立培等人。（因憑記憶，若有遺漏，敬請諸友見諒。）

老一輩的趙連璧，戰前曾替先父策騎名下愛駒參賽。韋耀章綽號「高佬韋」，戰後五十年代出策馬王「夜遊人」，此馬王是澳洲小馬，只得十四掌高，韋耀章騎長檔，騎在馬背上，雙腳差點着地，看相搞笑，但推吓挾吓便又勝出，不愧是馬王。韋耀章掛靴後，在我主理的《天天日報》馬經版撰稿論馬，大受讀者歡迎。

談及馬王，在「夜遊人」之前，馬王「空中霸王」由陶柏林主轡，所向無敵。當年開大馬票，攪珠配馬（昔日開大馬票之

事，蕪文已有講過，不再重複），其中一張配得「空中霸王」，頭獎獎金達六十多萬元，持票人一心以為鴻鵠將至，豈料是役「空中霸王」大熱倒灶，徒呼荷荷。

■1960 年，1 月 18 日至 2 月 21 日，香港馬會在跑馬地馬場打齋超渡亡魂，門樓肅穆。

兒時同窗鄭棣池

馬王大熱倒灶，屢見不鮮。繼「空中霸王」跑大馬票大熱倒灶後，另一匹馬王「螢火」也曾大熱倒灶，一個銀行職員因而吃不住兜着走。

「螢火」為蔡大哥（蔡惠鴻）名下愛駒，此駒本名「倫敦十七」(London 17)，一出即勝，馬會發現這馬名與一隻香煙相同，基於馬名不能有廣告宣傳的規定，「倫敦十七」(London 17) 之名不能採用，蔡大哥乃改作「螢火」(Firefly)。「螢火」所向披靡，頓成大熱門保衛者。

有一次賽事，「螢火」列陣，成為當然大熱門，P派彩五元二角。該日賽事在星期六下午舉行，永安銀行有個職員在上午收工時，從夾萬中私自取了五萬元，入場投注「螢火」位置，縱然五元派彩只贏兩毫，但五萬元便可贏二千元。在當年來講，銀行主任月薪亦只數百元，今只「借用」這五萬元一個下午便賺二千元，星期一便放回夾萬，正所謂「仙神過鐵橋」，二千元便袋袋平安，豈料人算不如天算，這場賽事，三甲不入，這銀行職員無法在星期一將五萬元放回夾萬。

「螢火」大熱倒灶，說明了沒有必贏的馬，也告訴世人不要有負東主或朋友的信用，挪用不是自己的金錢財物。話說回身邊的騎師朋友中，鄭棣池是我在澳門培正讀書時小學五年級同學。

太平洋戰爭時期，先父帶我們舉家遷往澳門避戰難時，我入讀澳門培正小學。鄭棣池為澳門人，同讀於培正小五年級。他住卑利喇街，我住連勝馬路，放學時一齊由盧家花園步行返家。有人說鄭棣池出身寒微，其實不然。鄭父為岐關車總經理，當年一般人多搭單車尾上中山，而來往中山與澳門的岐關車，為商賈旅客重要陸路交通工具，鄭父既是岐關車總經理，經濟環境不會差，戰時鄭家應兩餐溫飽無缺。戰後和平，鄭棣池來港，入讀啟德機場遠東航空學校，時下有某名嘴亦是鄭棣池之遠東航校後輩。

帶梅道登打網球

「陳意齋」食品店，為本港老字號，位於我家族大道中老店對面，我與「陳意齊」的子女熟絡，少東陳浩祥亦是香港馬會業餘時代騎師。

上一輩馬迷對「梅道人」梅道登不會陌生，梅道登曾是本港馬會業餘時代冠軍騎師。這位澳洲騎師來港策騎，初來埗到，駕駛一部舊開蓬車，人生路不熟，經常由我帶他往中華游樂會打網球。梅道登座騎之中，一匹名叫「事必叻」上駟，實力超卓，人馬合拍連番報捷，梅道登便是憑着「事必叻」成為冠軍騎師。

梅道登名成利就後，他身邊的「朋友」大增，向他討賽馬「貼士」的人無日無之。我自己對賭馬毫無興趣，有見及此，有謂「君子之交淡如水」，便主動逐漸與他疏遠。

本港馬會業餘時代，騎師必須有一份正當職業。六十年代後期，澳洲騎師麥美倫、高立培來港發展，入住現在稱為「英皇駿景」的雅閣酒店，該酒店東主姓霍，也是馬主。一日，一位童年時住在跑馬地之混血兒朋友差利，帶着麥、高二人來見我，說道二人欲在港策騎，因為沒一份正當職業，馬會不予發牌，請我幫忙。

助人為快樂之本，我便聘用麥美倫為《天天日報》廣告部經理，高立培為《天天日報》攝影主任。麥、高二人成為《天天日報》員工，有正當職業，馬會給予入會，再才發牌予二人策騎上陣。在本港策騎期間，麥美倫較有成就，高立培沒有甚麼進展。

我雖有很多騎師朋友，但我對賭馬毫無興趣。我這個「老」會員，幾十年來入場次數屈指可數。當年我之所以入會，主要是可以將「女賓牌」予先母，她老人家高興時，隨時可以入場看跑馬，也由於自己身邊有很多騎師朋友，對馬圈諸事亦耳濡目染，歷歷數來一些辛秘。

上世紀六十年代發生毒馬案，哄動全港，主角彭利來鋃鐺入獄。事件人物關係錯縱複雜，詳情日後道來。

黎根仔「阿婆賴屎」

上世紀六十年代哄動全港毒馬案主角彭利來，為香港馬會業餘時代騎師黎根（友輩多呼作黎根仔）的小舅，郎舅二人在馬場也曾叱咤一時。

彭利來是在本港出生的西洋仔（葡萄牙人），住在堅道天主教大堂附近的聖若瑟樓。本地人呼之為「咸蝦燦」的西洋人，港英時代地位較本地人高，這由於一方面他們懂英語，另方面乃香港開埠前，澳門已租借給葡萄牙，英國商船東來，多會停泊澳門進行補給，英葡有此淵源，因而香港的葡萄牙人地位較華人高，英資機構亦喜僱用西洋仔；六十年代前，匯豐銀行大部份職員也是本港的葡籍土著(音着)。

葡萄牙信奉天主教，彭利來與家人住在堅道聖若瑟樓，黎根則住羅便臣道，正所謂「近水樓台先得月」，結織了彭利來之姊，君子好逑，娶得如花美眷。

戰後和平，香港仔有家西維亞騎術學校，校長西維亞也是葡萄牙人，不少華人進入西維亞騎術學校習騎，黎根與鄭棣池投入西維亞門下，為同門師兄弟。

1954 年，西維亞介紹黎根與鄭棣池入香港馬會，所謂同人唔同命，同遮唔同柄。當年鄭棣池未行運，沒有馬騎，黎根則受馬房眷顧，間中亦有策騎上陣。有一次，黎根騎「鼓掌」(Applause) 出賽，我們一班朋友往捧場，他自己亦表示「鼓掌」有機會勝出。是場賽事開閘後，黎根策「鼓掌」跑到大石鼓時，但見黎根拋上拋落，「鼓掌」愈跑愈慢。過終點落馬後，眾友問黎根何以騎姿如此怪異？黎根自爆內幕，皆因肚屙，上大石鼓時搞到「一褲都係」；「褲浪有料」，難以發揮，眾友聞言，捧腹大笑，並以「鼓掌」之英文諧音呼為「阿婆賴屎」。

話說回黎根小舅彭利來，未做騎師時，經常在黎根家中出入，我們往黎根家中耍樂時，彭利來斟茶遞水，彬彬有禮。何以會涉及毒馬案投獄？這與當年外圍馬猖獗有關。

造輸不造贏

外圍馬集團造馬，控制賽果，有些人以為是造「贏」，亦有人以為每一場也造馬，查實，並非如此。正如一些資深馬迷所言，造「輸」容易、造「贏」難。一場賽事只有一個W，各路人馬雲集，你想贏時，別人也想贏。縱然莊家肯大灑金錢，但涉及之人數眾多，未必人人俾面，遇有唔生性者，隨時會「單筷子挾豆腐花」（歇後言——乜都撩散晒）。更何況，賽事進行中，意外難免，絕無贏梗之馬。資深馬迷應猶記得，當年郭子猷出策「鋼鐵大王」龐鼎元的「貴妃」，入直路時領先拋離對手廿多個馬位，但卻在終點前斷腳，徒呼奈何。

所以，沒有贏梗之馬，卻有輸梗的馬。在這規律下，外圍馬財團造馬，便在「輸」的方面動腦筋。但在部署造「輸」，俗稱「斷纜」的時候，仍須考慮到不能趕盡殺絕，自斷客路，還須讓個別客仔有多少甜頭，換來「有殺有賠」「有信用」的口碑，因此，便不會每一場也造馬。

那麼，在每一天賽事中，外圍馬集團揀哪幾場來造馬？這與外圍收纜運作有關。

外圍馬在開跑前收纜後，統計出哪幾匹最多人過纜，立刻計算出如果斷了這些纜，縱然其他勝出，公司仍然收入可觀。於是，在殺大賠少的原則下，便決定造「輸」哪兩三匹馬，換句話說，只造兩三場馬便行，涉及範圍較窄，容易控制。

1969 年馬季，快活谷如常進行賽事。其中一場第九班賽，「瑞士小姐」捧成頂頭大熱門。開閘後「瑞士小姐」在馬迷萬頭鑽動，叫聲震天下毫無表現，大熱倒灶，包尾而回。其後返回馬房突告死亡，經獸醫解剖檢驗，證實遭人落毒，中砒霜毒暴斃，馬會鑑於事態嚴重，交由警方接手調查。經多番偵查後，揭發兩個外圍馬集團造馬，在該馬季內曾向五十三匹出賽馬匹落毒。

不知如何，此事竟牽涉到彭利來身上。

借我過橋

記得當年造毒馬案開審時，我是藥行商會會長，上法庭替一隻中藥作證，證明這隻中藥並非西藥。中午休庭時，與彭利來辯護律師相遇，我邀他們一同午膳，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彭利來。經過長達八個月的聆訊，毒馬案審結。法庭裁定彭利來及三名馬房助手、一名姓鄧醫師等涉案人士罪名成立，各判囚兩年。其後，各人上訴，均獲減刑入獄十八個月。彭利來入獄期間患了癌症，僅服刑三個月，獲提前釋放，移民澳洲後客死異鄉。

毒馬案另一涉案的鄧醫師，其實並非中醫師，只是一名生草藥醫師而已，據說由他提供生草藥造馬。當年，山光道馬房職工有一隊小型足球隊，我出任領隊，因而與馬房中人十分熟絡。鄧醫師刑滿出獄後，有位與馬房熟絡的評馬人，帶着鄧醫師前來我寫字樓，說道可以將毒馬案內幕爆料給《天天日報》獨家刊登，索取稿酬六萬元。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六萬元可不是一個小數目。這評馬人如此推薦，正所謂「雞食放光蟲」（歇後語——心知肚明），肯定是借我過橋。

其實，他二人來找我之前，已經向外圍馬集團通風報訊，表示會向我爆料，期望外圍集團給予「掩口費」。既然他們主動開口向我索取稿酬六萬元，則外圍馬集團給予的「掩口費」。必定不只此數目。所以，他二人前來我寫字樓時，外圍馬集團已派人跟蹤。此等行藏，又焉能逃過山人法眼，我虛與委蛇一番後，二人亦離去，直至此文執筆，這位鄧醫師亦銷聲匿迹，再也沒有出現。

當年外圍馬如此猖獗，基於普羅馬迷入場賭馬不易，馬會雖有公眾席，但入場人數有限制，絕早便「掛紅旗」（按：「掛紅旗」表示滿座）。而且，當年馬會只接受單 WPQ 投注，沒有「過關」，因而形成場內外的外圍馬十分活躍。及至 1973 年，馬會開設合法外圍投注站，各種投注方式、過關，先後推出。馬迷亦基於買馬會穩陣過買外圍，外圍馬氣燄方稍斂。

探貼士百怪千奇

上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香港馬會採用買辦制，場內賣飛（售票）派彩職員均為臨時工，由買辦房負責招募。記憶中，這種在賽日負責賣飛及派彩的臨時工，日薪二十五元，這雖較諸商場、食肆日薪高，但如果派錯彩，派多了錢，便須自己負責填數。曾試過有一個臨時工派多了彩金，登報懇求多領彩金馬迷「回水」。不過，如果彩金可觀，贏錢馬迷也會將「散紙」「碎銀」打賞給該派彩窗口的臨時工。後來因為發生多宗強索「貼士」爭執投訴，七十年代開始，馬會規定派彩窗口不准收「貼士」。

話說回在那年代，有群喜愛打籃球的朋友，志趣相同組織一支籃球隊、球隊領隊本身在馬會買辦房工作，負責招募臨時工，因利乘便，部分隊友成功申請做馬會賣飛，派彩窗口臨時工。

當年賽事在周末或周日舉行，這班球員雖非人人富貴，但起碼生活與收入安定。他們之所以放棄假期休息，去馬會做臨時工，坐足一日，並非等住這二十五元薪酬羅米，而是透過賣飛時可以知道大戶投注動向而跟風。

正所謂朝中有人好做官，既然領隊在買辦房話事，便安排入職隊友在每票五百元以上的「大飛」窗口賣飛，專門留意幾個大馬主；尤其是印度大馬主們投注哪一匹馬，然後打手勢暗號通知其中一個隊友，再由他示意在其他窗口排隊的隊友買飛跟風。由於售票大堂人頭湧湧，他們便指派一個身材最高，跳得最高的球員負責傳遞消息。這球員收到賣飛窗口隊友手勢暗號後，立刻在人群中跳高打出手勢暗號，由於他身材高又跳得高，正在排隊買飛的隊友一目了然，立刻跟風。當年馬場內保安沒有現今那麼嚴謹，縱然在售票大堂跳來跳去，也沒有人上前干預。

然而，天下間那有這麼容易發達的事！結果妙計難逞。過了兩季，這群人輸了不少錢，不再去馬會做臨時工。

一人一隻腳

1950年已認識周振雄，他未入馬會為紅牌生時，與鄭棣池在舊卜公碼頭有過節，結果由華仁同學稱為「拳王」的我作「魯仲連」，排解紛爭。其後，周振雄與鄭棣池均入馬會為紅牌生，馬圈浮沉講運程，行運時不愁沒有馬騎，未行運則坐幾季冷板櫈司空見慣，鄭棣池坐了五、六季冷板櫈後才轉運，從此一帆風順，登上冠軍騎師寶座。周振雄則蹉跎歲月，建樹不大，淡出轉營波樓，生意倒不錯。六十年代，我主理《天天日報》與《南華晚報》。一日，周振雄來電說是想寫馬經。鑑於他以前沒有寫過馬經，我建議他於每次賽事替南華晚報提供三隻「死火馬」。講贏馬貼士未必贏，但提供「死火馬」，馬迷可以諗少一隻。豈料，有一次賽事，他提供的三隻「死火馬」全部W出。翌日，不少讀者打電話到報館找社長。

另有紅牌生黃長萊是我華仁同學，相當時日也沒有馬騎，便自己買匹馬，取名「銀芍藥」上陣，惟是孤軍作戰，從未贏過。

至於陳毓麟、福仁昆仲在馬圈中成就各異。飛機陳清風送爽，掛靴後為練馬師；及至在港退休，轉往澳門任練馬師。陳福仁在華仁求學時與黎根同班；為紅牌生時少有機會出賽，便銳意玩健身舉重。平時，陳福仁喜開電單車，每與朋友相遇，必問對方為何瘦了，以喻自己健身有成。紅牌之中，最早行運的莫過於譚業成，他也是我在華仁的同班同學，經由羅顯勝大法官介紹入馬會策騎，很快便升為黑牌大師傅。後來，因事淡出馬圈，移民海外，學得一手好廚藝，不單只懂得做西餅，也懂得做月餅。前幾日講過的五十年代「黑市馬主」（又稱枱底馬），圈中人笑云「一人一隻腳」，幾個黑市馬主同時擁有同一匹馬。據說陳洪熙涉及其中，將一匹馬同時賣給幾個馬主，被其中一人發現，向馬會揭發「枱底馬」。事後，發生陳洪熙伸頭進焗爐中自殺事件。馬圈中事，無奇不有。有一季，陳杰榮膺冠軍騎師，但奇怪的是，翌年他竟沒有馬騎，此事令人費解。

三院總理滿漢全席

薛興國兄的《吃遍天下》專欄，連日談及滿漢全席，其中有講及本港食滿漢全席，為始於 1975 年的一班日本遊客。

據講，本港第一次食滿漢全席，是清末李鴻章訪港時，官方安排招待。及至戰後和平 1959 年，東華三院戊戌年（1958 至 59 年）總理在上環大同酒家隆重舉行另一次滿漢全席。由於是在酒家食，等於是一天內吃兩次，分別在中午及晚上食兩餐盛宴。

《吃遍天下》所講的滿漢全席菜單，與當年大同酒家的滿漢全席有所不同，主要在於大同設有「看果」。「看果」包括八仙塑像，只供觀賞，不作食用。我是當年三院總理，入席前與影業大亨邵氏父子有限公司董事長邵邨人總理，洋服大王李維鼎總理 (James Lee) 一齊觀賞「看果」，並在「看果」旁拍照留念。由於當年三院的滿漢全席分兩餐食，住在九龍的三院總理，雖有私家車出入，但一方面當年私家車沒有冷氣設備，另方面未有海底隧道，一日之內，兩次過海須經用油蔴地汽車渡輪排隊，無不弄致身水身汗。

本來，食滿漢全席並非設於酒家，而是必須有大宅、花園、亭台樓閣，然後連吃幾日。因此，須有地方供賓客住宿，及另有地方舉行琴棋書畫、曲水流觴。吃罷一頓，客人亦非各自打道回府，仍留在主人家大宅耍樂，各適其適。最重要的還須更衣，因而必有僮僕帶備衣裳隨行，不能兩餐也穿着同一衣服，而是早晚不同衣裳。滿漢全席原始是開口席，用的是八仙枱。現今常用的圓枱，民初才流行。八仙枱可坐八人，開口席則只坐三邊，最多坐六人，如果條件容許，則每枱只坐一人最佳。場地食桌布置成 U 形，中間留一開口，用以上菜及歌舞表演。每次上菜，經「贊」(說明) 後才分菜，並非各人自行持筷齊向肴盤挾取，由於地方環境條件不同，當年大同酒家雖是最高級酒家，亦難做到上述場地設施，只有響局助興。不過，當年一般飲宴都是響局。

宴請皇夫躬逢勝餞

港英時代，舉凡有英國皇室人員訪港，必為隆重接待。

1959 年，皇夫愛丁堡公爵首次訪港，本地官紳名流宴於灣仔英京酒家五樓，接風洗塵。

在此之前，四十年代，愛丁堡公爵仍未與伊利莎伯二世成婚，身分為希臘王子，服役時有若其他「阿尊」「阿積」之流，隨軍艦前來遠東。戰後和平，維多利亞港滿是英美軍艦，港灣內電船仔不多，水兵上岸依靠蜑家撐艇。當年的希臘王子亦曾由蛋家妹撐船送他上岸。

十年人事幾番新，1959 年愛丁堡公爵（希臘王子）重臨香港時，已貴為皇夫。他深懂公關重要性，抵港後，第一件事是找尋當年撐他上岸的蜑家妹敘舊，顯示其平易近人作風。一般總以為，官紳名流宴請皇夫，菜譜必為極盡豪華，少不得鮑參翅肚、山珍海錯。然而，出乎一般人意料，其中兩道菜為「炸石斑塊」與「咕嚕肉」。這只是一般大圍酒席菜色，未算矜貴，卻是皇夫心中好，豈敢不設。

當年，我為座上客，躬逢勝餞。

1978 年《南北極》雜誌老總王敬羲兄商借這次歡宴皇夫之請柬、賓客名單及菜譜，表示要根據這些資料，撰寫有關「何謂名流」的特稿。

為何我會將這些珍貴資料借給《南北極》？事緣 1978 年，我參與佳視電視劇《名流情史》演出，白彪是劇集主角。劇集播出後，有傳媒攻擊我不似名流。事實上，二十年前，我已經以名流身分，出席 1959 年全港官紳名流在灣仔英京酒家五樓歡宴皇夫訪港，我的名字已列於名流賓客名單，攻擊我不似名流的傳媒，當年可能仍穿「開浪褲」，不認識我並不出奇。王敬羲兄得悉此情，主動提出在《南北極》撰寫特稿，向我借用資料。可惜文章未見刊出，這些資料亦未有歸還，可能是小小紀念品，容易被忽略遺忘。

戴麟趾拂袖離場

副刊刊出俗稱啒喀兵的尼泊爾僱傭兵舊照片。啒喀兵與我國沾上關係，可追溯到清朝乾隆時代。乾隆自稱「十全老人」，詡稱在位時，有十大征伐戰功，其中兩次為征服廊確爾（尼泊爾）。後來，英國將領楊赫賓 (Young Husband) 率領啒喀兵兩度入侵西藏，攻入拉薩。後來，由於俄羅斯覬覦西藏礦產，逼英軍退兵，我國才保存西藏。

自此以後，英國發現啒喀兵忠心，便大量用作為僱傭兵，二次世界大戰時，已派上戰場效命英國。

及至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啒喀兵來駐紮。當時，有一 Billy Tingle（譯名：丁高）的澳洲人來港開設體育學院，在山頂及借用中區木球會（現今遮打道花園），教授英童體育，忽然，此人大發宏願，說道要訓練駐港啒喀兵的西洋拳手，代表尼泊爾參加 64 年東京奧運。本來，參加東京奧運與否是他們的事，所謂井水不犯河水。但那年代的外國人認為中國人冇膽、怕打，所以不學西洋拳。這澳洲因以此公開挑戰「東亞病夫」，向本地拳手下戰書。

當年，我麾下天天體育會，及我支持下的中國健身會西洋拳隊，均不齒這洋人趾高氣揚，決定捋虎鬚，派出拳手應戰，看看這些啒喀兵拳手有多少斤両。賽事由這澳洲人主辦，並邀得港督戴麟趾為主禮嘉賓，視此戰為參加 64 年東京奧運的拳手實力檢閱。賽前，這澳洲人大肆宣傳啒喀兵在馬來亞剿滅馬華共產黨事迹，並播放啒喀兵射擊、擲彎刀武功，其中最觸目驚心是揮彎刀斬下牛頭那血腥的一幕。雖然，這澳洲人在賽前刻意營造「先聲奪人」，以至修頓座無虛設，眾目睽睽下，全部啒喀兵拳手均被「天天」及「中健」拳手打暈 KO。坐在主禮嘉賓席上的港督戴麟趾為之臉上無光，顧不上身分風度，未及終場便拂袖離去。

經此之後，戴麟趾出席報業公會場合時，不再與我這個敢於捋虎鬚的報業公會委員握手。

舞院風情夢依稀

與朋友飯局，天南地北閒扯一番，說道多已將達耄期，看了蕪文，每多勾起回憶封塵舊事，便也自動報料，也好懷舊一番。

年輕時沒有寫日記習慣，很多事情也只憑記憶而就。文友沈西城在他的《浪子心情》中，表達出他這代人的歡樂心情。我亦曾是「浪子」，歲月催人，如今無此心情。

沈西城在《浪子心情》中，講及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後香港舞國風情，笑云：我出世早，年紀較沈西城大，耳濡目染的是七十年代以前的事。

香港開埠後，跳舞多見於上流社會社交活動——派對，本地人對這洋玩意鮮涉足，甚至敬謝不敏，遑論營商舞廳。

及至 1930 年，歐風東移、滬風南下。本港出現第一家舞院「中華跳舞學院」，經營手法師法上海舞場，當年稱舞廳為學院，而不直呼舞廳，乃鑑於政府未有明文規定准許公開設立舞廳，經營者有所顧忌，便以「跳舞學院」之名代替「舞廳」。

「中華跳舞學院」開啟市民娛樂新一頁，尤為性情活潑男士趨之若鶩，生意滔滔。娛樂業商人有見於此，紛告投資經營，僅兩三年光景，全港舞廳已逾十間。由於當年民風仍過舊，社會人士關注舞廳的出現會否影響社會秩序、治安？1933 年 2 月中旬，立法局官守議員布祿加在例會上提出諮詢，由胡樂甫警司一一作答。經過五個月左右的觀察研究，鑑於跳舞學院多在中環，樓宇地下為店舖，樓上為住宅，而舞廳在午夜後仍做生意，音樂聲浪擾附近居民清夢。因此，警方在同年七月十三日公布法令，舉凡跳舞場所，一律須在午夜十二時停止營業。此令頒布，舞廳生意受打擊，同年十月，舞業同人一度向當局請願，要求延長打烊時間，但遭當局拒絕。從此，舞廳十二點打烊，一直持之恒久，直至七十年代日式夜總會出現，才可將營業時間延長至凌晨四時，由於舞廳十二點打烊，打烊後客人帶小姐出街宵夜，催令夜店燈火通明，構成本港夜生活璀璨的一面。

金陵、中華、百樂門

時下的日式夜總會可以「劈」酒，遇有熟客，媽媽生或經理或會送瓶拔蘭地籠絡客人，而且還有性感科騷表演。但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立法局通過的跳舞院（舞廳）管理條例中，明文規定不准在跳舞場內賣酒與飲酒，舞院內不得口出污言穢語、穿着袒胸露臂衣服及作無禮的舞姿與舉動。

除上述兩項規條外，當年立法局還規定：

不論任何地方，凡用作公眾跳舞，均視為跳舞學院，須領牌，每年牌費一百二十元，每月二十元；舞小姐及員工年齡必須在十五歲以上，凡十五歲以下者不得僱用及不准入場跳舞；舞小姐不得在跳舞院住宿。當年雖然規定午夜十二時打烊，倘有需要延長跳舞時間，須另繳費；一小時十元，兩小時三十元。

日軍侵華，神州狼煙處處，商賈富人紛紛南下避戰難，其中不少為喜愛跳舞巨賈。一時之間，太平山下跳舞大旺，據云當年貨腰紅粉逾千。記憶中，茶舞由下午五時至九時，枱票為一元五票；晚舞由下午九時至凌晨一時，周末則延長至凌晨二時，枱票為一元三票，坐枱則為十元一個枱鐘。紅舞女除了與舞廳均分每晚所得枱鐘外，仍有固定薪水。至於臨時客串性質的小姐，則由舞廳均分得枱票外，若有恩客賞賜，全數歸小姐所有。當年來講，一個相貌娟好，舞藝精湛的舞小姐，月入數百元，司空見慣。今天來講，數百元濕濕碎，但當年來講，數百元是一個大數目。

1941 年，全港共有舞場二十二家，仍分舞廳與跳舞學院，有舞小姐坐枱的舞廳有金陵、中華、百樂門、麗都、夢鄉、銀都、大華、皇后及國泰，其中以金陵最大，位於石塘咀金陵酒家頂樓。沒有舞小姐坐枱而設有舞池，供賓客攜伴入場翩翩起舞的有思豪酒店、告羅士打酒店、北角麗池夜總會、香港大酒店（張愛玲在她的小說中稱為「香港大飯店」）、淺水灣酒店、半島酒店及京都酒店。

金陵舞廳賣柏

1941 年除了舞廳外，仍有高士打、黃姑娘、麗思、九龍、百樂門及月宮等跳舞學院。跳舞風氣甚盛，太平山下輕歌妙舞，一片昇平景象。可惜好景不常，是年聖誕節日軍入城，可真如「驚破霓裳羽衣曲」，聲色娛樂大受打擊，舞業亦陷低潮。戰後和平初期，百廢待興。本港舞業幾成西洋人佐利天下，麾下中華（位於大道中中華百貨公司樓上，今之連卡佛）、百樂門（位於雪廠街與電車路交界，今之藝林表行樓上）兩舞廳地點適中，客路廣。佐利有見於舞客多已對本地小姐興趣漸減，便親往上海施展銀彈政策，提供諸如貸款、添妝、供膳宿等優厚條件，拉攏當地舞小姐簽約跳槽，南下來港登場。佐利率領一批上海「新血」浩浩湯湯南下，頓令太平山下舞國耳目一新，「火山孝子」聞風而至，每夜爆場，生意大旺。一時之間，頓執舞國牛耳，令對手金陵（位於石塘咀金陵酒家樓上，當年金陵酒家較之大同酒家更高級）、仙樂不得不減價抗衡，掀起香江舞廳爭霸戰。交戰之下，本地幫難敵佐利，強如金陵亦岌岌可危。1949 年春，曾任上海大都會舞廳場面管事之金陵揸弗人張氏，向老闆獻策，親往上海向昔日舊主郁克非(Charlie Gray) 求助。當時上海正處解放前夕，時局混亂，舞廳門可羅雀。在張氏游說下，郁克非亦趁此機會南下，支持舊夥計與佐利一較高下，於同年 4 月底捨棄上海舞廳，乘搭最後一艘郵船「寶樹雲」於 5 月 2 日抵港。郁克非到港，先聲奪人，大打「鄉親牌」，原先由佐利從上海帶來港之海派舞女大班及小姐，紛送秋波，示意「阿拉儂要幫阿拉儂」。佐利面對強敵，表面上處之泰然，骨子裏虎視眈眈。金陵雖有郁克非助陣，但股東心知不是佐利敵手，亦告意興闌珊，在張氏游說下，將舞廳賣柏給郁克非，易名凱旋。佐利由上海帶來港的舞小姐亦半數過場凱旋。此外，郁克非並電留在上海的手下鍾先生（鍾氏子裔今為本港娛樂界名人）率領一批「新女」南下助陣之餘，更重金禮聘十六人大樂隊伴奏，風頭一時無兩。

大廳風光曇花一現

郁克非主持凱旋，沿用他在上海時的經營手法，全部海派作風，令本地「火山孝子」耳目一新。除上海鄉親捧場外，好奇的本地人亦紛紛往捧場，一度沉寂的塘西再度燈火輝煌，車水馬龍。佐利經營的中華、百樂門受到正面衝擊，打擊尤其沉重。

然而，好景不常，社會經濟環境欠佳，不上一年，凱旋便歸還原主，風光日子如曇花一現。

事實上，當年來講，凱旋的實力未算最雄厚，面對同屬海派作風的巴喇沙、杜老誌、中華、百樂門等強敵競爭，要力壓群雄並不易。何況，當年各舞廳之舞女大班見有客上來，冧住客人拚命帶女「塞枱」，小姐上枱有如走馬燈，正是「人面還未看清楚，美人已隨秋風去」。誰還敢送羊入虎口，「火山孝子」無不談舞變色。上慣舞廳之人，心中有數，與其上去應酬舞女大班「硬啃」冤枉枱鐘，倒不如自己直接約小姐出街交易，連茶錢小費亦慳番。舞業淡風狂颳，佐利經營的中華、百樂門，幸好根深柢固，有一班熟客長期捧場，才可以勉強渡過這一場風潮。

大舞廳拚個你死我活之際，小舞院、黑燈舞廳乘機崛起，販賣色情招徠，甚麼真空管、勝手女郎、七貼舞、手指舞、小廂座、鴛鴦池、鳳尾葵、醉翁閣……充斥舞國，頓令正當社交娛樂變成色情人肉市場。

當年的小舞院，枱鐘為一元一個鐘。所謂真空管，便是舞小姐不穿內衣，沒有穿戴胸圍。七貼舞，乃跳舞時渾身上下緊貼，與平時的貼面舞，迥然不同。

手指舞小舞院設有卡座，若無卡座，便用鳳尾葵將座位遮擋隔開，互不看見，互不騷擾，做甚麼事也無人得知。手指舞小舞院多是黑燈舞廳，伸手不見五指，帶位入座用手電筒，有如電影院。舞院奉客，每客一杯茶，這杯茶從來沒有人飲，只用作洗手。跳舞搞到要洗手?當年警察查牌時，有意整蠱，必命各人啜手指，不言而喻。

差人查牌有下文

現今，有些港人事事講人權，對上世紀警察在小舞院查牌，喝令各人啜手指，必視為侵犯人權。事情若發生在今天，縱不拉隊上街遊行，也會往警察總部遞抗議書。但當年來講，警權大可隻手遮天，等閒小市民焉敢捋虎鬚。

港英時代，小市民有句口頭禪「警察大晒」。市民晚上在家中竹戰，聲浪傳出街外，若有人打電話到警署投訴，警員按址上門調查，仍未收場的話，警員有權命竹戰者，以至「塘邊鶴」，抬著麻將枱，連同麻將，作為證物，一併帶返警署落案。警員往妓寨查牌，捉着嫖客時，嫖客須抬牀板往警署落案。所以在當年來講，警察在小舞院查牌，喝令啜手指，各人也只好照做，不敢違命。上世紀七十年代，廉政公署未成立，有些警員往舞廳藉詞查牌，騷擾客人，舞廳生意難做，你「識做」時我亦「識做」。

有一次，有位家在九龍的朋友，邀我等幾個朋友往九龍一家中廳耍樂。這中廳領有舞廳營業牌照，場內燈火輝煌，正當舞樂悠揚中，一隊警員闖入查牌，其中一名沙展走上音樂台，手持米高風大聲說：「男嘅企右邊，女嘅企左邊」。當時我大聲問他：「邊一邊係左邊？邊一邊係右邊？」因我與這沙展面對面，他的左邊是我的右，他的右邊是我的左邊，當時，帶隊的幫辦認識我，立刻叫其同僚不要騷擾客人。事實上，舞廳領正牌經營，市民前往消遣，不是送上門受辱。警員查牌，只是查這舞廳有沒有營業執照，舞小姐年齡是否「夠秤」？這些也與客人無關，有甚麼理據要客人排隊企這邊企那邊。

五十年代發生「三狼案」，黃應球失蹤前夕，我與他各自駕車在菲林明道迎面相遇，當時我載着籃球名將吳乙安，他載着名體記錢景麟，他叫了我一聲。當時我估計他可能往洛克道巴喇沙跳舞，便調頭往找他。但在巴喇沙卻找不着黃、錢二人，原來他們去了六國飯店仙掌夜總會消夜。如果是夜我找着黃應球，他可能不會被綁票。

金鳳池茶舞最旺

巴喇沙舞廳位於灣仔洛克道一幢舊樓二樓。三樓是波樓，那年代流行打桌球，很少人打「士碌架」。平時上去打波，未必有枱，須排隊輪候。當年，眾人予我面子，我上去打波，一定有枱。波樓中央那張枱，專供賭大錢，每年 10 月，波樓便水靜鵝飛。緣於經過 1956 年騷動後，每屆 10 月，警方便大舉拘捕黑社會分子。有等知機者，便自動往澳門避風頭，過了 10 月 15 號才返港。四樓為巴喇沙舞小姐宿舍，宿舍設備簡陋，為板間房，每人一房，內只有一牀一梳妝枱。話雖如此，但在當年的舞廳來講，僅見巴喇沙有宿舍供小姐住宿。

另一間知名度甚高的中廳，為位於灣仔菲林明道與高士打道交界的金鳳池舞廳。金鳳池茶舞最旺場。晚舞每個鐘收六元六，茶舞則為三元三。金鳳池設於一幢四層高舊樓的二樓，將同層隔籬的單位打通經營。

當年很多在中區上班人士，喜在放工後往跳茶舞，紓緩一下神經，其中以專業人士及白領階級居多。上班一族跳茶舞，目的在於紓緩工作壓力，放鬆神經，因此，不一定會帶小姐出街。有時候，三五知己相約往跳茶舞，然後一齊吃晚飯，便各自打道回府休息。金鳳池老闆李先生，頗多噱頭，每月也搞搞新意思。最流行莫過於是旗下每一個小姐，若在一個月內的枱鐘達到指標，便贈予一條金鏈作為獎勵。因此，每到月底，小姐拚命「揾鐘」。不管生張熟李，也說這個月差多少個鐘便可以達到指標，大耍手段賣弄風情，叫對方多買幾個枱數。所謂千金買笑，有時候，客人明知小姐所言不實，但出來「行搞」，只為求開心，縱然埋單買多幾個鐘亦不計較。

金鳳池晚舞，帶小姐出街，未必上夜總會，有時候會帶往菲林明道東方戲院旁邊的太平館，或豪華餐廳消夜而已。這時代，講求「培養感情」，帶小姐出街也未必有下文，常有於消夜後便送小姐返家的情況。

都城・雲華・麗宮

早年，香港的夜總會只有北角麗池夜總會，稍後，天宮夜總會出現，兩雄對峙。

及至上世紀五十年代，夜總會多如雨後春筍。港島方面，北角區有都城夜總會及雲華夜總會，時下很多人談及北角區的夜總會時，只知有新都城夜總會，而不知有都城夜總會。查實，新都城夜總會地址便是在都夜總會的舊址。

都城夜總會由海派飲食界知名人士黃瑞麟先生南下主理。黃瑞麟先生為上海新雅酒樓老總，新雅酒樓隸屬陸海通集團在上海的生意。黃老總南下主持都城夜總會，其海派作風十分吃得開，尤其與新聞界的關係十分融洽。有些人在回憶錄中，對黃老總讚不絕口，報界前輩湯仲光（筆名李家園）曾行文讚許。據湯伯所言，黃老總教導樓面侍應，每人須備有一個打火機，當客人抽煙，便立刻趨前替客人點煙，使有賓至如歸之感。湯伯視此小動作為最佳模範。

黃老總移民澳洲，封太平紳士，獲 OBE 勳銜。其後不幸遇害，客死異鄉，友輩不勝惋惜。

北角另一家夜總會——雲華夜總會，老闆嚴雲龍先生是上海人。當麗池與天宮結業後，都城與雲華雄視北角，成為東區夜遊馬首是瞻。

其後，麗宮夜總會的出現，北角夜生活進入另一個時代。麗宮位於英皇道與天宮台路口交界之麗宮大廈，主理人為來自澳門的三水同鄉劉衡仲（劉老八）。麗宮風光一時，曾有段日子麗宮後廂有牌九局，箇中辛秘見蕪文「印尼陳牌九傳奇」「李藥商棄甲曳兵」，此處不再重複。當時，港島地區夜總會，中區有位於皇后大道中、今為謝瑞麟珠寶（前身為商務印書館）頂樓的藍天夜總會；娛樂戲院地牢的金寶夜總會；皇后戲院地牢的夏蕙夜總會；電車路李寶椿大廈樓上的月宮夜總會；及銅鑼灣天后的百利夜總會。為適應潮流。百樂門舞廳也改作夜總會經營。

香港之鶯徐小鳳

百樂門舞廳改作夜總會後，適逢 1973 年「香港節」，大會在百樂門舉辦「香港節歌后」選舉。

百樂門設有音樂台，參賽者在台上演出，台前安排一列座位作評判席，我與亡友簡而清兄同為大會評判之一。其中一位評判是娛樂記者，此君頸部神經線有問題，令到頭部有時候會向左或右抽扭，有如搖頭一樣，不能自制。台上參賽者在表演時，看見此評判「動作」，還以為自己走音，亂了板眼。賽事評選前，我與簡而清兄已向大會提出，統計出各參賽者的總成績後，先讓我們過目才好宣布，但大會卻沒有這樣做，及至宣布後，我們如在夢中。有見及此，我與簡兄連忙離場。但百樂門只有一部電梯上落，入電梯後，同電梯中有其他觀賽市民，指着我二人大罵評判不公；電梯內無路可走，只好硬着頭皮受罵。自此之後，所有邀請我作評判之歌唱比賽，也敬謝不敏。

話說回九龍夜生活與港島未遑相讓，早年有位於美麗華酒店商場的帝國夜總會；帝國夜總會萬壽宮是本港第一間獲准演出無上裝艷舞夜總會。此外，另有位於彌敦道的漢宮夜總會、金冠夜總會。我主理《天天日報》時，也曾在漢宮夜總會舉辦過多次「香港玉女」及「香港之鶯」選舉。第一屆「香港之鶯」選舉，由徐小鳳當選，此為歷屆「香港之鶯」最成功一位。徐小鳳得獎後，在歌壇一帆風順，成為香港歌壇其中一位超級巨星。至於金冠夜總會，則開創夜總會通宵營業先河，為夜遊人一個好去處。1967 年，銅鑼灣利園山道銀樹夜總會開業，這家在社會不靖環境下經營的夜總會，發掘了一個影視人才。當年銀樹舉辦「香港歌后」選舉時，社會秩序兵荒馬亂。我忝為評判之一，決賽之夜，十多個評判搞到凌晨四時才結果，最後宣布由年僅十七歲的森森脫穎而出，榮封「香港歌后」。當時，評判團中的銀樹老闆之一——精工表廣告經理黃墅兄，及歌星顧媚小姐均住在九龍，因時勢動盪，我送他二人過海，並在金冠飲早茶。

出街鐘買到凌晨四點

前文說及森森封「香港歌后」。從此，她踏足娛樂圈，加入無綫電視 (TVB)。開始時，森森在 TVB 只擔任熒幕前推銷《電視周刊》。初出版的《電視周刊》，每冊零售兩毫子，後來加價一毫為三毫子，森森在賣廣告推介時，豎起三隻手指，一派天真神態，觀眾與傳媒稱之為「三毫子小姐」。從推銷《電視周刊》開始，繼而參加演出《歡樂今宵》，森森正式在影視圈子開創自己的事業前途。

由於當年舞廳只有小姐伴舞，沒有酒牌，因而客人買鐘出街，或深夜十二時打烊後消夜飲酒，便往光顧領有酒牌，營業至凌晨二時的夜總會。

後來，日式夜總會出現，不知誰人有通天本領，夜總會內既有小姐伴舞，也可賣酒，打烊時間亦延至凌晨四時。在此之前，客人往一般舞廳耍樂，除非買鐘出街有下文，若純屬跳舞消夜，由於場內不賣酒，消夜飲酒須另覓夜店。但日式夜總會可以賣酒，進場後便毋須再撲來撲去。日式夜總會的旺場，導致純粹跳舞消夜，不准賣酒的舞廳式微。日式夜總會最為人詬病之處，乃為出街枱鐘計至凌晨四時。有時候，客人帶小姐出街，基於翌日還須返工，耍樂至凌晨二時，已人乏馬疲，便也打道回府休息。

昔日，買鐘出街至深宵十二時，便送小姐返家，未必一定去夜總會消夜。現在則計至凌晨四時，強迫客人買多四個鐘，若在「魚翅撈飯」年代，間中多花三兩千倒無所謂，但要常客長年累月被「閹」，委實有點那個。未知哪個「蠶蟲師爺」度出這一「屎橋」害死自己。

出街鐘計至凌晨四時，最大得益是日式夜總會本身，經七除八拆後，小姐得益少之又少。本來，客人有心照顧小姐，結果變成「照顧」老闆。醒目夜遊人士有鑑於此，亦逐漸絕迹此等歡場；縱有所愛，亦自行約出街，不上夜總會買鐘。今見界業感嘆不景氣，看來還須先行自我檢討現行制度。

冠軍騎師郭子猷

較早時，談及馬圈風雲，有人看過蕪文，指我既鮮入場，何故對馬圈見聞如斯豐盛。無他，只因友輩中亦多馬上英雄，耳濡目染，順手拈來亦多姿多采。

上世紀，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敦子猷如日方中，快活谷中，無人不知此紅透半邊天的華人騎師。

戰前，英國人谷巴（香港音把）(Cooper) 在啟德機場附近開辦騎術學校，最初郭子猷便隨谷巴騎，那年代，習騎者多是富家子弟。從市區往啟德機場路途遙遠，公子哥兒們往學習騎馬，從港島開私家車，搭油蔴地汽車渡輪過海，前往啟德機場，一身英國式馬褲、馬靴打扮，在導師教導下跳幾個圈，視為時髦耍樂。郭子猷與這些公子哥兒們有所不同，他潛心習騎，跳完馬後更替馬沖涼，接觸熟識馬性。郭子猷身材矮小，習騎有成，戰前已在澳門參賽。及至日治時期，才正式在本港策騎出賽。

曾有人傳稱郭子猷為日本間諜，指他在啟德機場附近學騎馬，是為了監察本港飛機升降。此可能他在日治時曾在跑馬地任騎師「落水」，故有此流言。也由於此故，戰後和平，有一段時間，郭子猷被摒於香港馬會門外。其後，基於本港騎師缺乏，而郭子猷鞍上功夫不凡，香港馬會才接納入會，執韁上陣。郭子猷也不負馬會所望，屢建戰功，成為冠軍騎師。退休後，馬會委任為場地主任。一般而言，身材矮細較適合做騎師，但本港亦有所成就牛高馬大騎師。華人方面，最著名的有韋耀章、趙連璧。韋耀章乃廣東中山人，早年在天津上海騎馬。其後，劉家麟亦來港策騎。韋劉二人掛靴後，分別替《天天日報》及《成報》撰文評馬，一時傳為佳話。話說回，戰前津滬賽馬為蒙古馬，蒙古馬須騎長檔。本港早年用蒙古馬上陣，個別津滬騎師亦隨之南下。韋耀章「高人一等」，早年出策馬王「夜遊人」，此澳洲小馬 (Pony) 僅十四掌，韋耀章騎在馬背，兩腳幾乎到地，狀雖滑稽，划吓，推吓，卻大勝而回，不愧馬王本色。

人才輩出浪淘沙

戰後和平，快活谷高佬騎師韋耀章、趙連璧外，皇家空軍輔助隊有位姓李的隊員，因為忘記他的名字，我們呼作 Jockey Lee，他是快活谷紅牌生騎師中，身材最高一人，Jockey Lee 無建樹，未幾便悄然引退。馬會業餘騎師時代，時有紳商上陣。友輩中如太平館少東徐啟初亦是快活谷紅牌生。霍錦坤則贏足十場頭馬，升黑牌大師傅。湛班（湛兆霖）這位在股市中喧赫一時，前遠東交易所、聯交所董事、三院總理，亦曾是谷中紅牌生，最威一次策「獵狐者」勝出。當年，家兄派人拍攝每場賽事過程為參考資料，我將「獵狐」勝出的十六厘米影帶菲林送給湛班作紀念。「七君子案」，湛班吉人天相，其後淡出社會服務。

現今，馬會進入職業騎師年代，競爭激烈，遇着大熱門倒灶，派彩可觀。業餘時代，爆冷亦屢見不鮮，有一次，紅牌仔楊必達爆出八百多元獨贏彩金。當年為五元一票，五元派彩八百多元，相等於現今十元派彩一千七百元，相當驚人。楊必達住在跑馬地毓秀街十六號地下，在樓梯底開了一家單車租貸店，閒時常在店中看舖。他一生人贏一次馬，爆出八百多元大冷門，哄動快活谷。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大師傅陶柏林，來自上海，成名早於郭子猷。此冠軍騎師以策騎馬王「空中霸王」稱著。當年航機中 DC4 型號最龐大，號稱「空中霸王」，但若與現今之「珍寶」型號比較，則如小巫見大巫。傳云陶柏林曾中馬票，當年頭獎為四、五十萬元，是一個不小數目，並云他當紅時治裝，一次過做半打西裝。可是好景不常，五十年代末期，他來寫字樓探望我，看來已頗拮据。此外，西洋籍的告魯士，具騎師身材，騎功亦不錯，但判斷力較差。不過，相人甚準。其子告大力（達理）、告東尼未習騎時，告魯士已預言其中一子必是冠軍騎師。果然，告氏兄弟在馬場成就驕人，告東尼膺冠軍騎師，掛靴後首任練馬師，便登上冠軍練馬師寶座，經他訓練的「精英大師」，連捷十一仗，譽封馬王。

富豪「到會」用膠筷

報道稱「風扇大王」、上市公司蜆壳電器工業（集團名譽主席）翁祐，因病厭世，寫下遺書夾在右腳襪筒內，在渣甸山大宅內投繯，離開人世。我與翁祐認識多年，先後擔任東華三院總理，噩耗傳來，令人無限惋惜。翁祐位於渣甸山的大宅，上手業主是澳門「火柴大王」、友輩尊稱「阮三哥」的阮維揚。

當年香港有兩個「阮維揚」，除阮三哥外，另一位是英皇道新昌印刷廠東主，也名阮維揚。為不致混淆，當年新昌承印的電話簿，分列滬人阮維揚與粵人阮維揚。

阮三哥辭世後，翁祐買入阮家渣甸山大宅。翁祐入伙後，邀請《星島晚報》總編輯唐碧川先生、《快報》鄺蔭泉老總及我，前往參觀這華府。

記得當時參觀翁祐的新居，其花園是日式布置，但在花園一角有一個羅馬式亭子。我們也參觀了書房，書架上只有一套英文版《美國百科全書》。有見於此，我直言在日式花園中，有一羅馬式亭子，格調上有點格格不相入；並鑑於翁祐的英文水平不高，乃建議他應買一些中文線裝書，充實書架藏書。

主人家招呼朋友參觀新居，少不免設宴款待，翁祐也不例外。他召「到會」奉客，這「到會」筵席用的碗筷竟是塑膠筷子。我並非瞧不起「到會」，而是既買此華宅招呼朋友參觀，有如衣錦夜行，理應置有一套銀器食具待客，入席時縱不用銀筷子，也要用象牙筷子，而不是塑膠筷子。

自己生性率直，也不懂奉承，朋友之間，有時候看見甚麼便說甚麼，往往在不知不覺中令有些朋友心中不悅。自此後，翁祐再沒有邀我飯局。

已故鄧肇堅爵士生前與翁祐伉儷為好友，飲宴時經常邀翁氏伉儷出席。據聞，鄧爵士盛讚翁太好「食相」有福。

向晚凌霜傲寒月

香島道樹影婆娑，風光明媚林蔭處的「萱廬」主人已故富商謝啟鑄，生前叱咤外匯市場，育犬養馬，賞花玩盆栽，堪稱風雅商士。謝啟鑄字陶菴，他的先人曾經營押當業，與李又泉並稱「當舖大王」。

我與謝啟鑄為忘年之交，相識數十年。我二人均喜養犬，戲稱為「狗友」。當年，香港狗會主席多數是洋人出任。有一年，謝啟鑄想做香港狗會主席，我便與眾華人會員支持他競選，獲膺任香港狗會主席。謝啟鑄在「萱廬」內養有各類犬種數十，只要有人告訴他有甚麼優良犬種，他也會買來飼養。謝啟鑄名下愛犬也曾登上「狗王」寶座。

謝啟鑄飼養寵物，無論飛禽走獸，興趣廣泛，甚至在家中飼養過一頭黑猩猩，其對飼養寵物之愛好，可見一斑。

有一年，我從柬埔寨（高棉）帶了一對獵鷹返港，謝啟鑄聞訊，立刻用一隻狗來換取我一頭獵鷹。一日，他那頭獵鷹突然走失，飛落淺水灣海灘，與泳灘市民相接近。其中有些膽小者，見獵鷹飛來便驚惶失惜。《南華早報》曾報道獵鷹會襲擊小童。為此，我替自己仍飼養的另一頭獵鷹拍照，寄給《南華早報》，表示獵鷹經人手餵食，平時停在主人手臂上，聽主人哨聲往返，與人類相處和洽，毋須驚慌。

有一年，謝啟鑄突然喜歡玩盆栽。早期，警犬隊「咩乍」徐洪培退休後，與一位姓戴友人，在黃大仙鑽石山設狗場，專門訓練犬隻，其中不少犬隻經他訓練後，成為「狗明星」。徐洪培師傅除了教導犬隻外，並擅於玩盆栽，謝啟鑄拜徐洪培師傅為師學盆栽，由於他曾在中國銀行主持外匯買賣，正所謂「近水樓台先得月」，內地每有新盆栽來港，謝啟鑄第一時間選購觀賞。除盆栽外，謝啟鑄也愛栽花。有一年，順德菊花來港，原意公開展出，謝啟鑄全部買下，在「萱廬」內舉行私人菊展，供友好觀賞。我參與賞菊雅事，湊湊熱鬧，秀才人情，賦詩以賀。詩云：

「不逐眾芳能後發，向晚凌霜傲寒月；人間世事幾滄桑，爭似名葩標風骨。」

「老圃新來取次開，樽前籬下獨徘徊；祇今無復陶元亮，荒荒三徑多蒼苔。」

■戰後和平，本港首次滿漢全席，於 1959 年在大同酒家舉行，戊戌年東華三院總理參與盛宴。圖為邵氏父子有限公司電影大亨邵邨人總理（左）；洋服大王李維鼎總理（右）及作者（中）合照於滿漢全席之供奉貢果（又稱看果）前。

渣甸東倉每呎 22 元

有些人認為，鯽魚涌太古城是港島第一個大型屋邨。其實不然，港島第一個大型屋邨應為銅鑼灣百德新街。

百德新街前身是渣甸東倉。開埠時，渣甸（怡和）是本港最大的洋行，貨物抵港後，不單只內銷本港，還經由本港轉口輸銷內地，因而必須有龐大貨倉貯存貨物。

早年，本港地價低廉，殖民政府將兩幅地皮批給渣甸，一幅為現今富豪聚居的渣甸山；另一便是銅鑼灣包括渣甸東倉。韓戰期間，渣甸這兩幅地皮出售，渣甸山每呎售價只五元；而渣甸東倉此一商業地皮亦只售每呎二十二元，並可分期付款。

張錦記為位於中環永吉街陸羽茶室側的一家西藥店，張家兄弟洞察先機，從渣甸手上買下了渣甸東倉地皮，開展龐大的百德新街建屋計劃。一系列的新樓在灣畔建成，構成一個中上層次的屋邨。

百德新街各大廈落成後，1959 年底至 60 年初，日本百貨業進軍香港，大丸百貨租用百德新街的地舖經營。當時，有人心存疑問——百貨公司可以在銅鑼灣打開局面嗎？一直以來，本港各大百貨公司也集中在中環，其中包括四大百貨——先施、永安、大新及中華（位於現今大馬路之連卡佛）及另外兩家外資大百貨公司連卡佛（舊連卡佛在電車路）、惠羅（在現今戲院里德成大廈地舖）也在中環。此外還有瑞興、龍子行、萬成、建成等洋貨舖也集中在中環，各階層市民習慣在中環購買衣物、日用品。

先施、永安、大新均是人稱新金山的澳洲華僑資本。

1849 年，美國加州發現金礦，引發華人「賣豬仔」往美國做苦工掘金，稱為「金山」，其中以廣東台山人為主。後來澳洲也發現金礦，廣東香山（中山）人，亦紛紛「賣豬仔」往澳洲做苦工掘金。歷史悠長，上一輩華人為分別三藩市與澳洲之不同，便分別稱作舊金山與新金山。

大丸帶旺銅鑼灣

清末民初，先施公司馬家在澳洲立足後，在當地經營生果、雜貨。鳥倦知還，返港開設先施。較早時，蕪文《長髯飄逸馬文輝》《文韜武略長衫客》言及故友馬文輝兄，乃先施後人，其先翁馬應彪先生曾資助孫中山先生搞革命，推翻滿清。馬文輝兄為人坦率直言，戰後，響應聯合國號召，在本港成立香港聯合國際會，並於大會堂舉辦「海德公園」講座，其高風亮節，使人聯想起我國文壇硬漢子田漢先生，齊為令人肅然起敬。有關馬文輝兄事迹見諸蕪文，不再重複。

此外，永安公司郭家，大新公司蔡家，亦為當年賢達，同為澳洲歸僑。

至於中華百貨，總經理周日光先生，是周壽臣爵士哲嗣。周壽臣爵士是清代由朝廷保送往美國留學的幼童之一。此事緣於清末，我國第一個美國留學生容閎（香山人），學成後向李鴻章提出「幼童留學計劃」，獲清廷批准實行，周壽臣爵士便是官費幼童留學生之一。周壽臣爵士學成返國後，曾隨袁世凱出使朝（音招）鮮，在大使館任職。

話說回日本大丸百貨在百德新街開業，與中環各大華洋百貨公司分庭抗禮。加上開業時貨品售價較市場稍貴，曾有人笑言會否有人前往銅鑼灣買貴貨。然而，日本人營商主旨顧客至上，服務周到，態度和藹。大丸每日開店前，全體員工列隊齊集，聆聽店長訓示；有時候，劉火炎總經理也會親臨訓話。

日本百貨公司的親善服務態度相對於那些服務態度乞人憎的華、洋資百貨公司售貨員來講，顧客縱然買貴多少，也會幫襯大丸。相信很多市民也會記得，以前的百貨公司售貨員十分「起市」，服務態度很差。當你叫他（或她）拿一件貨品來看看，他總會問你一句「係唔係買㗎？」；有些更會語帶嘲諷說「買唔買得起？」。他們以為用這種激將法能使一些「唔衰得」的客人硬着頭皮去買這貨品。但實際效應是趕客，替老闆「倒米」。

灣畔露天夜總會

日本大丸百貨公司的親善待客態度，口碑佳，市民紛紛往光顧，人流大增，帶旺了銅鑼灣區。

大丸百貨開業時，現今利園山道附近的三越百貨舖位，仍是一小山丘，未墾平。昔日，利園山為一個遊樂場，其後建屋出租，亡友簡而清曾居於此，戰後和平租與嶺英中學為校舍。至於現今行人如過江之鯽，水洩不通的崇光百貨，其正門為昔日香港餐廳；大丸地鐵出口毗鄰則為著名外江館子東興樓。

從現在的崇光百貨正門，向西延伸的一列店舖（即為現今三越百貨對面），戰後和平初期，該地盤是日本戰犯集中營，囚禁本港的日本戰犯。當年綽號「殺人王」的日本兵隊長野澗賢之佐亦囚禁於此。後來，野澗賢之助判死刑，便在這集中營內問吊。

以前，灣仔鬧市旺到波斯富街，過了波斯富街東移便靜悄悄。後來，大丸百貨開業，便帶旺了銅鑼灣。

話說回百德新街建成前，在現今海濱大廈與海華大廈的地盤上，有一個露天夜總會，這是一個有樂隊演奏的正規夜總會，不同於修頓球場、大笪地這些露天平民夜總會。發展興建百德新街的錦興集團張錦記老闆之一張玉麟（人稱三叔），他與我同是戊戌(58)年東華三院總理，三叔經常邀我往這個露天夜總會消遣。當時銅鑼灣仍未填海，這個露天夜總會便在避風塘側，沒有高樓大廈，晚風吹來涼習習，十分寫意。如今，該處亦已高樓屹立，舊避風塘經填海後，亦成車來車往通衢大道。

日前，蕪文談及本港各夜總會時，漏了這家露天夜總會，特於此補記一筆。

或許有讀者會問，在露天夜總會消遣，不怕落雨嗎？昔日本港雨水不多，試想一下，如果雨露豐潤，又焉會有 1948 年及 64 年的大旱，何至於四日供水一次，市民飽受制水之苦。

報業公會慶金禧

時光飛逝，今年香港報業公會金禧紀念，彈指間，香港報業公會成立至今，已是半個世紀。

上世紀中葉，香港報業公會成立時，有四個創會會員，此為中文的《華僑日報》、《星島日報》、《工商日報》及英文的《南華早報》。當年，這四家報紙為華民政務司承認刊登法律廣告有效的報章，華民政務司之所以會有這措施，乃鑑本港報章眾多，市民選擇任何一份報章刊登法律廣告時，可能會有些人看不到，引起爭拗，因而便規定在這四份報章中，擇其一中報、西報刊登，若當事人漏看，乃閣下自己疏忽。

由此之故，這四家報章的廣告收入大增，與此同時，港府之廣告、告示，亦指定刊此四報，更見錦上添花。

及至七十年代，本港股市興旺，公司上市如雨後春筍，港府打破成規，上市公司招股廣告只須在一份中文報章，一份英文報章刊登便行。從此以後，不再有所謂「正式法律有效」的規限，所有報章地位也一樣，而後來向政府申請為「正式法律有效」，只為安心而已。報業公會創立時，章程規定，主席職位由四家創會會員輪流擔任，後來，此措施曾導致一些會員不滿而退會。如今時移世易，當年的四家創會會員已有兩家不再存在，會章也隨之修改主席職位不再由創會會員輪任。早年，報業公會最隆重盛事為周年晚會，任內港督均蒞臨出席，由公會主席及各委員列隊歡迎。但由於 1964 年，我派出的華人拳手，在修頓球場一仗賽事中，痛「宰」唏喀兵拳手，身為大會嘉賓的港督戴麟趾臉上無光，未及終場便拂袖離去，此事詳見蕪文《戴麟趾拂袖離場》，此處從略。經此役後，報業公會周年晚會，我身為《天天日報》、《南華晚報》社長，及報業公會委員，循例與主席及各委員列隊歡迎港督蒞臨，戴麟趾抵埗後與歡迎者一一握手，但行經我面前時卻視而不見，仰臉而過，令我深深感受到殖民地官員對殖民地人民的高傲態度。

油價上升報紙加價

香港報業公會成立以來，首次面臨最大的考驗，是早年中文報章首次集體加價的事。由於當年中文報紙出版張數不同，零售價每份分一毫、兩毫。出版張數較多的《華僑日報》及《星島日報》售價兩毫，其他報章則只售一毫。《天天日報》為彩色柯式印刷，創刊時售價亦兩毫，但只出紙兩大張，縱為彩色印刷，從張數來講，讀者便覺得「唔抵睇」，因而出版了一個月後，便回復售價一毫。不過，其中出版三大張的《工商日報》，也只售一毫。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由於油價上升，白報紙來價隨之上漲。報業同人商議加價，建議每份零售價加一毫，原先售一毫加為兩毫；兩毫則加為三毫。雖然報業公會通過這加價議案，但仍須報販接受。乃授權《新報》社長羅斌先生及我，代表報業公會與報販開會商討加價。當日除了我與羅社長外，《東方日報》馬奕盛社長亦有出席；我們約定在午膳時間，一同在九龍一家酒樓與各報販區頭開會。傾談了約三小時，大部分區頭亦同意加價，只黃大仙區及鑽石山區未被說服。我知道馬社長每晨也親自視察發紙，與這兩區區頭熟絡，便請他向這兩區頭解釋後，獲圓滿解決。這次會商，除達成加價協議外，並解決今後再加價時的折扣計算方式。但羅社長表示要向報業公會匯報，始能作實。我認為報業公會既授權我們兩人為全權代表，應即時拍板，遂與各區頭握手達成協議。

但是，翌日《工商日報》仍維持每份售價一毫。報業公會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對策，我在會中指出，這並非報業公會本身問題，而是《工商日報》與報販之間問題。《工商日報》雖印着每份零售一毫，因為一毫與兩毫的折扣不同，報販收益有差別，報販也會照賣兩毫，這問題報販自然會找《工商日報》解決。幾日後，《工商日報》還是跟隨大隊加價。

事情過了三十多年，回溯起來，這是我在報業公會中，經歷關乎全港中文報章營運的大件事。

華革會首倡政改

若問太平山下，誰是民間老牌政治團體？香港華人革新協會（簡稱華革會）當之無愧。今年是華革會成立五十五周年，日前舉行慶祝酒會，老中青會員共聚一堂，為香港在中央政府關懷、支援下，經濟迅速復甦乾杯。

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全球掀起反對殖民主義高潮；大戰結束前的開羅會議，及大戰剛結束後聯合國發表的《人權宣言》、卡撒伯蘭卡 (Casablanca) 等國際會議，推動全球各地紛紛結束殖民統治。曾於香港淪陷時，遭日軍拘囚的任內港督楊慕琦，在日本投降後，返回英國療養一段時間，再來港履行他未完成的任期，並於 1946 年提出政制改革，也曾引起激烈爭論。香港在這大氣候影響下，華革會及以貝納祺大律師為首的香港革新會，相繼成立。1949 年，華革會成立時的創會會員，均為一時俊彥，其中包括有莫應溎大律師及陳丕士大律師，陳丕士大律師尊翁陳友仁先生是孫中山先生助手兼外事顧問，兩度出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此外，創會會員還有黃新彥教授、法律界潘範菴、先施公司馬文輝、永安公司郭泉、西醫曾福初，及陳耀衡、楊雲卿、曹學愚、黃大釗、沈慧芙等社會知名人士。除了個人與華革會的籌組工作外，多個商會亦派代表參加，如：惠陽商會的許讓成，九龍總商會的潘壯修、謝伯昌，洋行行商會的李文祺，而莫應溎及潘範菴同時也代表華商總會（今之中華總商會）。

現在，民主派於近日提出政改，查實，早在 1949 年，華革會已經向當年港督葛量洪提出政改方案。該年 7 月 12 日，聯同中華廠商會、九龍總商會、九龍華商會、發起組織有一百四十二個團體參加的港九社團聯席會議，共同聯署向港督葛量洪提交請願書，要求「即進行政制改革，組織市議會；在進行改革過渡期，將原立法局官守議員削減至不超過九名，非官守議員增至不少於十一名，全部由選舉產生，取消委任議席」。

但是，葛量洪對華革會提出的政改置之不理。

港英敵視華革會

民主派裝腔作勢發動政改，自視為政改由他們首創。查實，五十五年前，華革會已向港督葛量洪提出政改方案。相對來講，民主派的政改建議較之華革會遲了五十五年。五十五年前，華革會人材濟濟，有大律師、教授學者、社會知名人士，盡是一時俊彥。創會後歷屆主席由大律師、教授學者、商界翹楚、體壇精英出任，為港人爭取權益。

就以在 1949 年 7 月 12 日向港督葛量洪提出政改方案而言，當年為創會首屆年度（1949 至 1951 度），主席黃新彥教授是港大藥劑學教授。1951 至 52 年度的主席為莫應溎大律師。1952 年初，東頭村大火，廣東省派慰問團來港，華革會發動「迎親人」活動，但慰問團在羅湖橋頭被拒入境，事後爆發「三・一事件」，莫應溎大律師被解出境；陳丕士大律師於莫應溎大律師被解出境後接任主席至 1977 年。

除大律師外，也有學者出任主席，其中有上述創會主席港大黃新彥教授後，並有港大文學院陳君葆教授，中華中學黃祖芬校長及曹宏威博士。黃新彥教授任首屆主席，向葛量洪提出政改，上文已有講述，從略。陳君葆教授任教港大時，1941 年年底，日軍佔港，封馮平山圖書館，陳君葆教授力保館內藏書，得免兵燹之劫。黃祖芬校長尊翁黃冷觀先生，早年加入同盟會，與孫中山先生一齊搞革命。曹宏威博士為現任主席，以科學角度分析社會上一些怪力亂神現象見稱。而商界翹楚蔡渭衡及乒壇名將鄧鴻坡，也先後擔當主席重任。從 1949 年華革會首先向葛量洪提出政改方案，一直石沉大海，直至彭定康出任末代港督後未幾，眼看香港開始倒數回歸中國，立刻自動提出他那一套政改方案，熱心營運，用意何在？思之過半。英國管治香港時，堅持行政主導，但在回歸前卻談民主；如果這一套適合香港，早在 1949 年便接納華革會的政改方案。由於華革會提出政改方案，遂被殖民地政府視為眼中釘，藉詞把主席莫應溎大律師解出境。

柯撚炒粉的來由

讀者何先生來信，言及看了蕪文，憶及球壇往事。何先生提及當年曾在西環陶淑球場踢小球。歲月流逝，昔日陶淑舊址，今為佐治第五公園。戰後和平，本港小球最旺場是灣仔修頓球場。當年，「球王」李惠堂雖已收山，間中也到修頓露兩手。修頓之所以旺場，基於當年娛樂節目不多，電視也未開台，街坊衣着隨便，有着拖鞋、木屐，優哉游哉免費入場睇打波。早年小球賽事，《紅綠日報》首創免費代各球隊約賽。球隊致電登記，或挑戰，該報便聯絡其他球隊。及至五十年代，《昌報》出版，亦搞免費小球約賽服務，體記「大口」黃錫惠文章一般，但擅詞令、人面熟，搞小球約賽一流。自此《晶報》在這方面取代《紅綠日報》。

何先生談及當年有隊「七虎」，擁有「三條煙」。記憶中，戰後有一隊名為「逼迫桶」，班主為涼茶舖老闆，店在莊士敦道。修頓球場對面軒尼詩道與盧押道交界，有一名叫「何倫餐廳」，老闆何倫先生為小球發燒友。波友們叫這餐廳「何」讀柯音；「倫」則讀上聲若撚。球隊贏波便往「雙喜」食晚飯，大魚大肉、若輸波，雖不至口糠糠，只是去「何倫」食炒粉。從而引伸至舉凡輸波或門前撻Q；均叫「何倫炒粉（柯撚炒粉）」。修頓除露天小型足球場外，並建有室內籃球場館，「炒粉」一詞更延至籃球場內，若在籃底射球失手亦叫「炒粉」，「炒粉」一詞雖大行其道，但很多人只知講「炒粉」，殊不知其出自何典。

上世紀五十年代中，霍英東先生麾下「有榮」小球隊，為修頓班霸兼柱薑。踢小球講腳法、搓波，此有別於踢大足球之講腳力。當年「有榮」有兩球員，一姓黃沛榮綽號「大頭仔」，另一姓趙玉池綽號「單拱(降下去聲)」，均為小球場上一時之選。

「有榮」軍醫李活生，同時也是我領軍的二天堂小球隊軍醫。1959 年，我帶領二天堂小球隊往澳門，替當地籌款，隊中擁有「三條煙」香港之寶姚卓然、莫牛莫振華、牛屎黃志強、東

方馬菲士何應芬、神童黃文偉及陳輝洪、羅國泰等名將。此行，並由澳門葡萄牙羅保爵士哲嗣小羅保先生親自接待。

■1959 年，作者（後排左五人）率領二天堂小球隊赴澳門參加慈善籌款賽，隊中擁有「三條煙」姚卓然、莫振華、黃志強，「東方馬菲士」何應芬；當打之陳輝洪、羅國泰等球星。

勵進泳團猛將如雲

香港泳壇人才輩出，讀者何先生談及他曾任職蘭香室；老闆黃藹初之千金黃玉冰為中青會勵進泳團名將。蘭香室為中環第一家標榜自磨咖啡的餐廳，最出名是蛋撻。蘭香室蛋撻於每日下午四時出爐，好此道者，準時前往排隊輪購，等候蛋撻新鮮熱辣出爐，大快朵頤。

黃玉冰、玉清姊妹，與陳鎮南同屬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勵進泳團隊員；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簡稱中青會，有別位於尖沙咀的西青會。當年本港基督教青年會，雖屬同一教會，卻分華洋兩系，涇渭分明，可見當時華人地位如何！勵進泳團教練是黃少池、少雄昆仲。黃氏昆仲，不單只調教出黃玉冰、玉清姊妹「美人魚」黃婉貞、婉笙姐妹及「氣袋」陳鎮南這幾位游泳好手，更訓練出「蛙王」戚烈雲。戚烈雲藝成返回內地，代表中國出戰，創新蛙泳世界紀錄，是華人第一位破世界記錄。

何先生提及金銀會泳棚及鐘聲泳棚，鐘聲慈善社泳手人才輩出，早年風頭最勁的為港大女生梁愛梅，她囊括當年女子捷泳錦標。當年能入讀港大不易，既要用功讀書，也游出好成績，兩者兼得殊不簡單。此外，黃金富、金華、桂枝也是鐘聲善社游泳選手，黃氏兄弟尊翁在西環屠房任事，鄰近鐘聲泳棚，習泳方便。鐘聲泳棚設於西環海邊，為一個U形泳棚，三邊圍着海水成塘。泳棚兩側，竹棚前設有木板，泳手習泳用此木板撐腳轉身（轉塘）。先嚴少伯公，曾任鐘聲慈善社社長。戰後和平，「捷和」鄭植芝先生任社長；五十年代中，顏玉瑩先生亦曾任社長。

上世紀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太平山飛魚」張乾文崛起，他是我讀華仁時的不同級校友。黃金華、桂枝則是我在聖法蘭士街新法書院時的同學，當年新法招攬不少體育精英，泳將除黃金華、桂枝外，還有張仲堯（肥堯）、岑錦釗、吳冠章。張乾文是幸運游泳會主將，身高、手腳長、腳掌大，踢水有力去水快，較黃金華、桂枝之健碩力量型為佳，每次校際賽，黃金華、

桂枝也輸給張乾文。岑錦釗早年已移民英國，中學未讀完便輟學，入職巴士售票。吳冠章任職新法書院多年，並代表新法出席交通安全隊，近年較少見面。

■1960 年，1 月 18 日至 2 月 21 日，香港馬會在跑馬地馬場打齋超渡亡魂，逾五百僧尼信眾唸誦繞場一周，前往附薦者超過四萬眾。

「華人與狗」的年代

早年，本港到處綠樹成蔭，縱為鬧市也見樹影婆娑。現今中區遮打花園，前身是木球會，四周圍有高高的鐵欄，在大片綠油油草地上，建有一幢殖民地式建築會所。在那「華人與狗」的年代，木球會不接受華人會員，會所及球場上見到的華人，只是「草王」「執波仔」。木球會內，除了打木球（現今稱作板球）外，還有草地網球場。

然而，中區有這麼大的一幅草地，在「華人與狗」的年代，對某些人來講，篤眼篤鼻，心有不悅。可是，我倒欣賞這球場。年輕時，閒來無事總會在該處倚欄看着別人打木球。那白色的運動服、白冷衫；那緩慢的動作，一切也那麼平靜，優游自在。

一年，有人攻擊木球會，我在馬文輝先生的「聯合國論壇」談論「華人與狗」問題。西報為此作大篇幅報道，可能是英國人可以自由出入木球會，不知華人的感受。後來，港府在黃泥涌峽道批地給木球會，建會所球場至今。中區木球會遷走後，原址改為遮打花園，不知哪位「聰明人」獻計，港府耗資幾千萬元，本是綠油油大草坪，變身石屎叢林，不知所謂。

殖民地年代，本港有不少「華人與狗」的地方。位於舊木球會附近的香港會，也是典型「華人與狗」的會所。香港會正門面對和平紀念碑，後門於現今麗嘉酒店對面。早年香港不接受華人入會；在該會所任職華人稱之為「新公司」，為何有此稱呼？不得而知。但若會員帶華裔朋友往會所飲食、耍樂，須由後門出入。

1973 年「香港節」，我是體育小組主席，各小組均由港府委派政務官 (AO) 為秘書。一日，體育小組秘書 Primrose 請我去香港會打保齡、飲茶，我雖是「香港節」體育小組主席，奈何是華人，也只能由後門出入。或許，你會講應該不去。但我亦想試試這滋味，反正自己姓韋，與韓信的「韓」只差半邊，何妨領悟一下淮陰侯未發迹時心境。

景賢里古意盎然

當你行經司徒拔道（前稱史塔士道）東山台，抬頭上望，一簇紅牆綠瓦，飛簷雲柱古色古香大宅，盡入眼底。

這位於司徒拔道四十五號的古老大屋，建於 1936 年，大宅主人姓岑。本港岑卓欽法官為岑老先生嗣裔。早年，岑卓欽法官與家兄基堯是嶺南同級同學。清末民初，華僑「賣豬仔」往澳洲謀生，胼手胝足，生病也沒有錢看醫生，至於中國熟藥，也因中土路途遙遠，供應不足，華工只求於華僑中的生草藥醫師。

早年，澳洲也是英國殖民地，但當地總督 (Governor General) 官階較港督高。岑老先生年輕時在澳洲為生草藥醫師，適逢澳洲總督千金有瘡患，當年仍未發明抗生素，群醫束手。岑老先生時來運到，用生草藥醫好總督千金生的瘡患，聲名大振，求診者絡繹不絕，醫館其門如市。

岑老先生在澳洲發迹後，鳥倦知還，返抵香港後，便在史塔士道 (今之司徒拔道) 興建這佔地約五萬餘呎，古色古香，飛簷雲柱大宅。嗣裔岑卓欽年輕時往英國讀法律，學成返港出任法官，退休後移民海外安居。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這岑家大屋也告易主，新主人是東華三院己未年（1979 年）主席邱木城。記憶中，當年，邱主席斥資約千餘萬元購入這大屋。我是東華三院投票委員，與邱主席曾有一面之緣，但亦有多年未見面。這現今稱為「景賢里」的大屋，若是自住，確是一流，屋前無遮擋，眺望無敵全海景，俯覽整個跑馬地。但若為發展重建，恐怕會有阻滯。並非我語出驚人，緣於今有古迹文物保護管理委員會，連那俗稱「大館」的荷里活道警署，及「長命斜」拘留所，亦列作古迹文物予以保護，不准拆卸。那麼，這較之「甘棠第」更具古建築形式，古意盎然的「景賢里」，又豈不視作古迹文物，不准妄動一磚一瓦嗎！看來，今後買舊樓，交易前，還須查問這是否屬於受保護的古迹文物，以免事後不准發展重建，徒費投資。

沙龍十傑第一人

現今香港人喜愛攝影，無論鬧市郊外，也可以看見攝影發燒友揸住「長短火」，捕捉心目中的「沙龍」，至於攝影器材公司及沖曬店之多，更五步一樓十步一閣。

戰後和平，本港攝影風未趨狂熱，影樓沖曬店不多，愛好攝影的人，多數會在自己家中利用樓梯底或洗手間，自設沖曬黑房。這沖曬黑房設備簡單，首要是沖曬時不讓外間光線滲入，房內設一盞紅燈，方便沖曬操作。當年未有調教好的沖菲林、沖相用藥水發售，玩相只好自行秤好藥粉分量，用水開調使用，大致上分為沖菲林、顯影及定影三種。黑房內，除了曬相放大機外，還擺上一盆盆的藥水，黑房設在樓梯底倒不相干，若以洗手間作黑房，如果家人、太太不愛好攝影，便會有微言。

現今有「一小時」沖曬服務，只須將菲林交給沖曬店，歎完咖啡回來，便有相睇。但在當年自己沖曬的話，將菲林放入藥水菲林罐內，還須不停轉動罐內菲林，防止有氣泡積聚在菲林上。沖好菲林後，沖水、晾乾，然後才曬相。一般曬相為先顯影再定影，也有在顯影與定影之間再漂一漂清水，將附在相紙上的顯影藥水沖淨才定影，以免滲落定影藥水中，影響相片效果。

本港開埠以來，第一次把攝影活動推向高潮的人是張汝釗先生，張汝釗先生是「鷓鴣菜」家族中人，「鷓鴣菜」是兒童成藥，戰前，「鷓鴣菜」生意已相當龐大。戰後，總店在灣仔莊士敦道與菲林明道交界，英京酒家對面；被悅興酒家與梁國英藥行夾在中間。張汝釗先生酷愛攝影，是著名業餘攝影家之一，他別出心思拍攝金魚「打龍」（參加攝影沙龍比賽）。他用一個注少許水的白色瓷盆為背景，兩條金魚游曳於淺水中，魚脊露出水面，他從上而下攝影。當年彩色攝影未流行，其黑白相背景瓷盆為白，魚為黑，黑白層次分明。金魚游曳不受指揮，難以導演，張汝釗先生耐心地拍攝了很多菲林後，選取其中一幅「打龍」成功，譽封當年世界「十傑」之首。

醫生「打龍」知名度高

張汝釗先生「打龍」成功，榮登當年世界攝影「十傑」之首後，本港立刻湧現攝影高潮，掀起一片「打龍」熱。港人頭腦靈活有心思，佳作紛陳，自此每年世界「十傑」，均有港人上榜，最多一次佔了七席，顯赫一時。

張汝釗先生為紀念這金魚照片「打龍」成功，他在銅鑼灣邊寧頓街 (祈士域街) 開設的酒家，取名「金魚菜館」。

張汝釗先生是第一位替本港攝沙龍掙得殊榮，香港博物館應該設法收藏他這作品，作本港攝影沙龍成就歷史見證，也好讓市民欣賞到黑白時代的破紀錄沙龍佳作。

話說本港攝影沙龍黑白年代，有三位「老師」，這是龍彼德、鄧雪峰、吳章建。龍彼德與鄧雪峰影樓均在華人行；吳章建影樓則在告羅士打行。在那個時代，最多參加「打龍」的是醫生。由於當年醫務衛生處規定，西醫不得賣廣告。但是醫生參加「打龍」或作品參展，可以在署名上冠上「醫生」二字，一旦「打龍」成功，躋身「十傑」行列，傳媒於報道時，「醫生」之知名度也就大大提高。

當時，本港的攝影題材，大部分取材新界，諸如：牛、白鶴及農婦、蜑家婆等；亦有以本港海港特色帆船為題材。及後，香港旅遊協會，其標誌也採用帆船。話說回本港攝影家以新界農婦、蜑家婆為題材，這些農婦、蜑家婆多半是由皮膚皙白城市女子飾扮，取其皮膚哲白，穿上深色農服，頭戴大竹帽，在黑白沙龍年代，色溫層次分明，及具有濃厚中國風物色彩、造型亦為外國人、洋評判受落，因而大行其道。洋評判對中國女性攝影模特兒，似乎另眼相看。有位朋友任培，他是粵劇大老倌任劍輝之弟，愛好攝影，憑一幀「飛瀑慾潮」登上沙龍榜。任培的「培」與「賠」同音，任培變了任賠，友輩多戲言與他打十三張必贏。另有兩人的名字也利於牌友，與他們打十三張亦好意頭，一位是殯儀大王周有；另一個是記者萬家勝。

任培與《飛瀑慾潮》

話說任培憑一幀，也是他唯一的攝影作品《飛瀑慾潮》登上沙龍，這《飛瀑慾潮》題材是一個中國裸女在新界林村瀑布下，迎着飛瀉而下，水花四濺的瀑布。任培這「打龍」作品名字，取自瑪莉蓮夢露一齣同名電影。在我看來，這照片只為「鬆、郁、矇」而已，可能是洋評判鮮見中國裸女，對此另眼相看，得以「打龍」成功。後來，任培在洛克道今崇光百貨後門對面，開設一家鞋店，將自己得意傑作《飛瀑慾潮》陳列在窗櫥，供途人觀賞。談及攝影沙龍中，以中國風物色彩入鏡，郎靜山大師是第一人。當年，郎大師將中國國畫意境、構圖融入攝影畫面中，將那峻嶺飛鷹，小橋流水，牧童坎煙，一幅幅丹青妙筆，透過鏡頭併成一幅幅影在相紙上、生動的水墨畫，令到本來對中國國畫迷戀的人，更如癡如醉。

且說龍彼德、鄧雪峰和吳章建，三位「老師」除設帳授徒外，各影樓也僱用一批夥計，協助沖曬黑房工作。他們除指導攝影技巧外，最主要還是運用自己影樓的設備，有償地替學生沖曬放相，甚至選揀一些較佳習作品，蓋上攝影者印鑑，替學生寄住世界各地「打龍」。

龍彼德本身是華仁書院老師，教物理、化學及英國文學，尤其專長莎士比亞作品。退休後開影樓，仍替學生補習英國文學。其眾弟子中，靠攝影行業致富要算是袁鏡泉。袁鏡泉兄弟二人均師從龍彼德學攝影。其後，袁鏡泉娶得一位攝影器材公司太子女為妻，並加盟太平洋行攝影器材部，代理日本賓得牌攝影機。當年本港流行「東洋熱」，賓得相機大行其道，後來，袁鏡泉索性自己代理賓得相機，人稱袁賓得。天下事無奇不有，龍彼德有一真傳弟子，專責黑房沖曬工作，但在龍彼德去世後，對攝影意興闌珊，竟轉職到「木樓時代」的華人行揸電梯。當年，我主理《天天日報》、《南華晚報》，對他的黑房沖曬技術有信心，曾邀他參加報館攝影部黑房工作，但他卻表示無意重操故業。

德國「祿來」闖港

吳章建影樓在告士打，他有一黑房夥計名叫關勤，人如其名頗勤力，黑房技術造詣相當好。有鑑於龍彼德的黑房徒弟意興闌珊，我主理的兩家報館攝影部求材若渴，便僱用關勤為《南華晚報》攝影記者，當年「梧桐山大逃亡」，他與另一攝影記者區熹（《天天日報》攝影學徒出身，其後轉職電視台），拍攝了不少動人新聞圖片。

至於鄧雪峰，其子亦從事沖曬黑房工作，凡有學生將菲林交給鄧雪峰影樓做相，經鄧雪峰挑選出較佳習作，便由鄧子負責在作品背面印上作者資料，及蓋上攝影者印鑑，代寄往世界各地「打龍」。

時代進步，影音科技進步一日千里，攝影器材也進入彩色年代。最早採用彩色沖曬技術的是二天堂印務有限公司。當時，彩色菲林分為正片、負片兩種。負片可以在本港沖曬，正片則要寄返澳洲沖曬，虛耗時日。

彩色沖曬技術在本港面世之初，國際攝影院高嶺梅先生及其子高仲奇兄，經常來二天堂印務做彩色相，但二天堂印務沖曬彩色，主要是用作彩色印刷分色，而非曬相。

其後，玩彩色攝影的人與日俱增。馮漢復先生在尖沙咀的影樓，專做彩色沖曬放大。曾有一段日子，不少發燒友「打龍」的彩色作品，也是馮漢復先生經手。

戰後和平，只有戰前遺留下來的風琴式舊款相機，當時拍友們若拍了筒菲林，每格菲林也有貨交，已稱「大師」。稍後，德國相機「祿來」進軍本港市場，《華僑日報》攝影主任汪石羊兄，第一位獲德國邀請前往訪問。汪兄返港後，取得一隻貴價德國相機代理權。但由於市民普遍收入低，購買力弱，貴價相機市場發展不大，稍後，汪兄將代理權轉讓給一家攝影器材公司。

上世紀七十年代，本港股市大旺，有人自稱發明一款立體影像相機，我有位朋友欲買入專利權，相詢於我。適逢「哈蘇」廠

放盤出售，我認為倒不如買入世界知名的「哈蘇」廠為佳，但他不聽我勸告，堅持買入此立體影像相機專利權。結果，由於其印製照片程序複雜，這款立體影像相機，無疾而終。

■半山區景賢里外貌，紅牆綠瓦，古色古香，較之甘棠第更具文物保存價值。

昂首出入香港會

與友茶聚，談及早年本港「華人與狗」，這種族歧視現象，全球亦有存在，並非香港獨家。接近回歸時，曾視為港英上流社會標誌的香港會，也要向現實低低頭，摒棄那「華人與狗」的規章。早年，香港會不接受華人為會員，但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本港的英國人愈來愈少，香港會收入會費，難以維持經常開支，遑論發展，但如此一個「大」會，豈甘沒落，幾經商議，決定求助於李嘉誠先生，將原有會館重建，經此之後，便打開接納華人入會大門。

一般上來講，諸如中游會、馬會等「大」會，入會也須排隊輪候，香港會也不例外。當然，如果會方認為有必要，有意思吸納某人成為會員，便毋須排隊輪候。有一年，一位高級警務人員接獲香港會邀請入會專函，表示優待，毋須排隊輪候，但這位華人高級警務人員竟然婉拒入會，此種情形，甚為少見。

我在蕪文《「華人與狗」的年代》中，言及早年華人賓客出入香港會；雖有會員帶領陪同，也要行後門。不過，世事無絕對，記得上世紀七十年代，仍為「華人與狗」時代，我也曾昂首闊步在香港會正門出入。

事緣 1967 年騷動後，港府經常在政府新聞處舉行吹風會，邀請各報社長、總編輯及電台、電視台新聞部主管參加，講解重大新政策，或是在財政預算案宣讀後，立刻進行解讀……

時為 71 年或與 72 年之間（年深月久，記不起準確日子），夏鼎基財政司在立法局宣讀完財政預算案後，循例在新聞處舉行吹風會。財政預算案英文版本，早發給西報及電台、電視台，而厚厚的中文版本則在舉行吹風會時才發出。麗的映聲新聞部主管在開會前已得閱英文版本，準備好一些問題提問；而中文報章與會人士，臨時才收到中文版本，一般上來不及祥細閱讀，遑論從中挑選問題提問！如此一來，吹風會主管侃侃而問，壟斷了幾十分鐘，變成個人「表演」。

夏鼎基宴請午餐

話說麗的映聲新聞部主管，早獲財政預算案英文本，有備而來，吹風會上單獨「表演」，壟斷提問幾十分鐘，別人難以插嘴，令解答的財政司夏鼎基有點不耐煩。當時我坐在後排，政府新聞處副處長 Flaming 坐在我背後，他輕輕地推了我一下，用英語低聲道：「韋先生，請你幫幫忙。」我平時慣於閱讀，厚厚的一冊中文本，亦迅速看完，立刻提出一些問題，打破麗的映聲主管個人「表演」場面。

事後，夏鼎基請我往香港會共晉午餐。我估量，夏鼎基此次邀宴，大有多謝我吹風會上替他解困之意。是日，我持着夏鼎基的請柬赴宴，由正門進入，門房見是夏鼎基的請柬，連忙有禮貌地帶往一間貴賓房，房內設備豪華，座椅靠背刻有香港政府的龍獅標誌。席上，除主人家財政司夏鼎基外，還有嘉道理爵士，祈德尊爵士及《華僑日報》岑才生先生。由此看來，「華人與狗」時代的香港會，並非每一個華人賓客也要由後門出入，問題在於請你往會館飲食耍樂的人，是甚麼身分。

70 年代肉彈涉賣淫

最近，一本周刊刊出一篇台灣女星來港賣淫報道，成為坊間茶餘後話題。

查實，有關女星嫌賣淫的報道，上世紀屢見不鮮，更有立案，交警方調查，其中以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五肉彈案」最為哄動。

據當年報道，涉嫌電影公司經營扯皮條醜業，數名肉彈女星被傳訊，其中一名首當其衝，在希爾頓酒店的房間內，被警方人員「請」往警署協助調查，並需簽保再候傳訊，最後，涉案肉彈，以一百元擔保候訊。在七十年代，以當時之生活水平，各人之知名度及案件性質來講，這一百元擔保，只為象徵式保費而已。

此事，涉案女星雖多，哄動社會，但雷聲大雨點小，調查拖延頗長一段日子，年深月久，證據亦散失難查，事件乃不了了之。不過，此事曾涉及一名娛樂記者，這位娛樂者在圈中十分活躍，其裝備與眾不同，若用現今流行語而言，乃「收入與支出不符」。一般娛樂記者用的相機是日本單鏡頭反光機，但他用的是瑞士「哈蘇」相機，當年一套「哈蘇」，三支鏡頭及閃光燈在內，最少為二萬餘元。以一個娛樂記者來講，縱不吃及毋須交租，一年的薪酬也未必可以買到。但他在人前人後，也說這「哈蘇」相機是一位探長朋友相贈，是與否？無人得知；信不信由你。話說當年娛樂圈內，有些新出道的女明星、女藝人，為着能夠曝光、提高見報率、擴闊社交面，喜與娛樂記者打交道，有些娛樂記者因利乘便，也就促成一些飯局。

女明星、女藝員經娛樂記者介紹赴飯局，收多少車馬費，養成習慣後，漸漸的，另有收費應酬，也算不了甚麼一回事。

有些聰明娛樂記者，利用自己工作上方便，出版不定期娛樂書刊，替一些明星、藝員刊出相片，這書刊變成「相簿」，供老細睇「辦」，按圖索驥。

黃賭毒氾濫蓮花宮

回歸後，警方犁庭掃穴，大舉掃黃，打擊罪案。談及港英時期，黃賭毒氾濫年代，銅鑼灣大坑蓮花宮，黃賭毒明目張膽，賭檔林立不在話下，娼巢則為「五皮有交易」貨色，毒窟比比皆是。

有位退休新聞界，撰文自詡曾往大坑蓮花宮，暗訪黃賭毒情形。文章繪影繪聲，說道毒窟門外寫有「正」字，表示曾向記者派「片」數目。他解釋「正」字共五劃，一個「正」字，乃表示曾派「片」給五名記者。依我看來，這報道應屬道聽途說。根本上，蓮花宮黃賭毒由有力人士包起，「片」不會亂派。並非你揸住相機，說自己是記者，便會有人向你派「片」。

當年我主理《天天日報》、《南華晚報》，認識不少警探，我一再對他們說，千祈不要贈送金錢給我的僱員，我絕對不容許我的僱員收「片」。有一次，一個發行助手冒充我的報館記者，前往北角一間賭檔收「片」，結果被對方痛打一頓。

有位周刊總編輯，本身是位資深報人，曾任職一間電影公司，收藏有不少艷照。他在周刊刊出這些艷照，好此道者，爭相購閱，銷路大增。

一日，他透過渠道，通知蓮花宮黃賭毒頭目，說道有篇報道蓮花宮毒窟特稿，準備在自己打理的周刊刊出。蓮花宮接獲消息後，立刻派人與他接頭「過水」，着其不要刊發這特稿。正所謂：有錢使得鬼推磨。他放出消息，目的在於「孔方兄」——錢，既然目的已達，便一口應承不發稿。豈料，挖到「料」 的作者將特稿直接交給周刊老闆，老闆為了銷路，批示刊登。特稿刊出後，蓮花宮上的人大為震怒。所謂盜亦有道，如果你無收錢，而刊出文章，還無話可說，但收錢後仍刊出，則說不通。

結果，這總編被人用單車鏈打至遍體鱗傷，不敢露面。該周刊也因為沒有他藏有的艷照支撐，銷路大跌，未幾亦告停刊。

銀行擠提英鎊救急

現在，經常聽到有些人談論本港的信心危機。若論信心危機之嚴重，莫過於四十年前銀行擠提風潮。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位於中區畢打街之明德銀號（銀舖）出現問題，市面熙嚷了好幾天後，明德銀號終於在星期五向法庭申請破產。翌日（星期六），我的司機告訴我，有巴士司機講及香港仔廣東信託銀行分行，出現人龍排隊提款。當年，我主理《天天日報》、《南華晚報》，聽到這消息，立刻從羅便臣道住所驅車往香港仔看個究竟。抵達香港仔，果然看見廣東信託銀行分行門外有人排隊，但並非長龍。由於這事情關乎社會安定，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不能只作有聞必錄，必須考慮事態對整個社會的影響，於是便立刻致電兼任該銀行公關的一位晚報記者，告知他香港仔所發生的情況，希望銀行負責人立刻出來澄清一下。但這位公關兼記者說自己正忙於晚報「埋版」工作；而且當日為星期六，銀行下午休息，加上翌日星期天銀行休息，到了下星期一，事情便會平息。雖然他這麼說，但鑑於事態可大可小，我主理的《南華晚報》沒有刊登這宗新聞，但另一家夜報則大字標題報道。到了晚上七時左右，我與朋友在大同飯局，這位公關兼記者來電，請我幫忙「冚」這消息。消息已出見諸報章，根本無法「冚」，遑論其他。

然而，事態由於廣東信託銀行當局在處理上犯了一個錯誤，發展更趨惡化。銀行不單只在星期六下午仍開門，連星期日也開門，任由存戶提款，以示自己資金充足，實力雄厚。豈料，到了下星期一，其他銀行開門營業時，也同時出現提款人龍。試想一下，絕大多數存戶在同一時間內提款，縱集合全港銀行櫃存現鈔，根本上沒有這麼多港紙應付，一時之間，港九出現銀行擠提，一發不可收拾。面對這嚴峻時刻，立法局馬上通過臨時緊急法案，批准從英國急運英磅來港，根據匯率以英鎊支付存戶提款。

廣託資產多過債項

面對銀行擠提，為了應付全港銀行出現港紙不足支付存戶提款所需，港府從英國急運英磅來港，折合匯率以英鎊支付，銀行擠提風潮才漸告平息。銀行擠提風潮平息後，港府成立專案小組調查，嚴辦罪魁禍首，拘控廣東信託銀行姓陳及姓李兩位負責人，經法庭審訊後收監。當時，市面上有流言指陳、李二人是老千。其實，二人是有頭有臉的美國華僑（台山人），戰前雄視廣州的愛羣酒店，也是二人牽頭興建。

陳、李二人在本港開辦廣東信託銀行，採用美式經營，業內耳目一新。當年本港銀行運作，多採英式守舊經營，前往銀行開戶須有介紹信；存款或提款要領「籌」，待叫「籌」才前往櫃枱辦理提存。記得當年有利銀行「籌」是一條木棍，用久了變得黑黝黝的十分異相，其後有「十元開戶」，方便市民開儲蓄戶口，才不用介紹信，但六十年代初，開設支票戶口仍須舊客戶介紹。廣東信託銀行採美式經營，提存一切從簡，且大力拓展放款業務，分行愈開愈多。記憶中，銀行擠提風潮爆發前，廣東信託銀行的分行多過匯豐。

話說回銀行擠提風潮平息後，港府接管廣東信託銀行進行清盤；出售物業、追討放款，前後花了二十年時間才完成。最後核算結果，收討回來的帳款多過其債項，這證明當年廣東信託銀行財務狀況健全，資源雄厚。

但是，清盤後核算出來的盈餘如何處理，未見有公布，是否攤派給股東，或撥歸政府庫房？不得而知。至於兩位銀行負責人因「風潮」而入獄是否恰當，人言人殊。談及廣東信託銀行高層，曾有一傳說，說道有一日，董事長周俊年爵士行經海皮（海邊），不慎墮海，當時岸邊一個苦力見狀，見義勇為，立刻跳落海拯救，救回周爵士一命，周爵士為謝救命之恩，介紹這苦力在廣東信託銀行任職，苦力以為得遇貴人，料不到遇著擠提風潮，銀行倒閉只好重操故業，果真時也命也。

文章題目犯誹謗罪

最近，有幾位「名嘴」先後封咪，坊間傳云乃受到恐嚇所致。一般而言，「恐嚇」大多透過文字或言語表達。「名嘴」若從文字上經受恐嚇，應收到恐嚇信或看到文字印刷文章，將恐嚇信交給警方或對刊出之文章興訟；如果收到恐嚇電話，便應該報警。很多人也講究法治，既然講法治便要有證據，如果連警方也不信任，何來法治。

談及新聞界人士受恐嚇、誹謗，戰前三十年代曾有一案，相當哄動。

當時一位筆名「豹翁」的作者，筆鋒辛辣。「豹翁」原名蘇偉明，字守潔，此人脾氣剛烈，稍有拗撬，也會被他的文章罵個狗血淋頭。其文章不單只對事，也對人，有時亦作人身攻擊。

由於某事，「豹翁」與亡友潘朝彥尊翁潘賢達先生展開筆戰。潘朝彥兄是本港資深報人，早年為《星島晚報》港聞版編輯，麗的映聲新聞部主管；《讀者文摘》在本港發行，由他撰稿；佳藝電視開台則主管新聞部；稍後則任職商業電台高層；當《南華早報》收購《華僑日報》後，交由潘兄主理。然而，天妒良材，有一年，潘兄帶領本港傳媒代表團訪問內地時，遇上車禍，不幸喪生，令人惋惜。潘朝彥兄尊翁潘賢達老先生亦為新聞界中人，寫得一手好文章，不在話下，而且曲藝及下棋修為甚高。有一次，賢達翁與「豹翁」展開多次筆戰，最後，「豹翁」寫了一篇為《三作潘賢達後有此文》的文章。驟眼看來，此文章題目並無大問題，但在廣東人看來，問題卻不小，問題出在「作」字與「後」字。「作」為動詞，有「做」的涵意，而「後」則指「後庭」乃寓屁股。遭人嘲罵「後庭」被「作」，對任何人來講，也是奇恥大辱。

賢達翁睹此文章，立刻入稟告「豹翁」誹謗，經法庭研訊，官判「豹翁」誹謗罪名成立，此案距今超過半世紀，相信很多現職傳媒也不知有此案例。

報壇怪傑人間蒸發

「豹翁」（蘇守潔）性格狂野不羈，文章辛辣，曾因一篇文章題目犯誹謗罪。

「豹翁」乃廣東南海人，家族經營茶葉生意。父喪接產，分家後身家豐裕，唯是名士風流，揮霍無度，坐食山崩，只好謀事維生，幸好他寫得一手好文章，遂得加入新聞界工作。

當年袁世凱竊國，國會改在廣州開會，「豹翁」書寫文字速度快捷，國會在開會時，記錄得最詳細，備受政府及社會稱讚。其後，北上上海，任中央精武體育會秘書。「豹翁」曾習武，唯是雙臂發展不均衡，左臂骨瘦如柴，右臂則手瓜起腱。

「豹翁」在廣州任事時，身上常佩帶短槍，人稱「蘇左輪」。經常與人爭吵、漫罵，難以合群，便來港謀生。惟初來埗到，人生路不熟，幸得本港精武會會長鄧次乾招呼，入住跑馬地，出入均有私家車接送。當年來講，本港私家車數量寥寥可數，「豹翁」獲此禮遇，足見鄧次乾會長對他何等尊敬。

「豹翁」來港後，任職《華僑日報》，手持一罐五十支裝「三個五」煙仔，坐私家車返工，派頭十足。豈料僅返工三日，酒醉夜宿報館，翌日酒醒，喝罵報館後生何解不倒水給他漱洗，因而辭職。其後，專工寫小說、特稿，向全港各報投稿，其作品先後在《時報》、《大同報》、《工商日報》、《工商晚報》、《中興報》刊出。

蘇守潔生平講義氣，報界中人稱之為「豹子頭」，媲美《水滸傳》梁山泊好漢——「豹子頭」林沖。他對這稱號十分受落，遂取筆名「豹翁」。

正所謂江山易改，品性難移，「豹翁」剛烈性格形諸文章。後來，因為文章得罪北平權貴，港府勸令他離境返廣州。「豹翁」返抵廣州，打了一個電話返港給太太後便失蹤，家人與朋友也遍尋不獲「豹」蹤，一代報壇怪傑人間蒸發。

健美小姐滄海遺珠

黎文卓在《笑口常開》中，談及 1985 年亞洲電視舉辦首屆「亞洲小姐」選舉，無綫電視立刻舉辦「健美小姐」選舉迎戰，與亞視唱對台。

一直以來，無綫的大型節目均在利舞台舉行，「健美小姐」選舉也不例外。是夜「健美小姐」選舉，評判團成員包括家兄基堯與我，家兄是香港舉重健身總會會長，我則經常在電視、電台擔任體育評述。

本來，健美評選，無論男女，均以體態均勻為標準。但在「健美小姐」選舉進行中，台上司儀何守信，突然宣布一項出乎意料的比賽項目——掌上壓，參賽英雌以做得次數最多為勝。當時，聽到何守信這宣布，我與家兄愕然對望一下，因為事前沒有通知評判團有這比賽項目。一般而言，掌上壓是男性健身動作，並非為女性而設。男性胸肌較平坦，雙臂支撐上身，讓胸膛下降至離開地面最低點，然後雙掌壓地將上身推上至雙臂挺直。這掌上壓的「壓」，便是指雙掌壓地，這一動作用以鍛煉男士胸肌健闊。但若是女士練掌上壓，便會扯平乳房，失去女性曲線美態。而且，掌上壓對胸部豐滿的女性來講，在鍛煉上存在困難。當其上身俯落，未到最低點時，豐滿乳房已觸地，再往下降只會擠壓乳房，難以達至掌上壓的成效。

我不明白為何大會有此決定，就算選健美為主的香港先生也沒有需掌上壓比賽！我相信，大多數參選女士們，事前也不知道有這項比賽。這屆「健美小姐」選舉，大會最後宣布由一位「鋼條」型女士獲得冠軍。不過，身為評判的我，沒有給予這女士高分數；事後問及家兄，家兄說他也沒有評予高分數。以我兄弟二人在健身界的資歷，也認為這女士並非「高班馬」，為何當選「健美小姐」？不得而知。倒是一位來自內地，操不純正廣東話口音的參賽者，腰腹線條甚佳，在健美來講，腰腹最難鍛練。可惜，又是滄海遺珠。

水手館憑弔人力車

港島分域碼頭水手館內，陳列一部俗稱「車仔」的人力車（黃包車、東洋車），供遊人影相，尤其是隨軍艦訪港、補給時上岸購物、耍樂的美國水兵，多喜以這上一代華人交通工具為背景，拍攝留念。上世紀初，本港私家車少如鳳毛麟角，公共交通工具亦落後，人力車與轎是一般代步工具。當年用以代步的轎，只屬山兜，由兩人抬着上路，這有別於嫁娶的大紅花轎。

由於路陟難行，港島人力車難以拉上半山，若無私家車，而需前往半山區，只好坐轎。凡坐轎，多數在雲咸街（現今馬莎百貨側）上轎，經由接連荷里活道的「長命斜（奧卑利街）」而上至堅道。

早年港島人力車，行走中區為主，皇后大道中為雙行線，車仔站設在皇后大道中一百八十二號我家族老店門前。每日中午時分，我往華人行飲茶午膳，穿着整套西裝行路，乃屬苦事，炎夏天更身水身汗，例必坐五毫子人力車前往，優哉游哉。

後來，皇后大道中改為單行線，車輛只能西行，人力車伕由「狗孖捻」拉車往華人行一帶，變成逆道而行，車資亦由每程五毫加至七毫。後來，警方干涉下，皇后大道中的車仔站亦告取消。及後，九龍星光行地前闢為巴士總站，「五枝旗桿」前的車仔站亦同告取消。

早年，人力車伕刻苦耐勞，身穿白線衫（俗稱笠衫、文化衫）；短褲，足登「千里馬」。「千里馬」是一種車轆膠底簡陋涼鞋，以車轆膠裁成鞋底形狀，然後穿上繩帶綁腳為「鞋」。車仔佬穿着車轆膠鞋，夏天在柏油路上拉車，不怕燙腳，縱天雨路滑也不怕滑倒。話說回取消「狗孖捻」車仔站後，人力車伕轉移陣地往香港天星碼頭聚腳，供遊客坐在車仔上、擺好姿勢影相，少再有拉着遊客在碼頭前地踱步行一兩圈。時光流逝，天星碼頭前地，及九龍星光行前「五枝旗桿」的車仔與人力車伕不復見，只剩下「水手館」內的車仔供人憑弔。

策馬蹓躂太子道

有朋友認真捧場，每日均閱蕪文，說道我既然不賭馬，卻在講及馬圈中事，大小騎師時，瞭如指掌，大感意外。查實，我認識馬圈中人，何只見諸蕪文的十幾廿位，仍有眾多圈中朋友未能一一盡列。於此，順便說聲抱歉，以免怪責我「大細超」。

話說回來，我本來就是資深騎馬人，早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我已經在九龍太子道騎馬蹓躂漫步。

早年，英軍炮兵駐守太子道兵營，拖炮的馬匹可以出租，每小時五元。由於英軍對租騎者不放心，加上這些負責輜重的馬匹，平時只服從牽引餵飼它的英軍，因此，軍曹也騎着另一匹馬，相伴「遊馬河」。我之所以稱之為「遊馬河」，皆因這些輜重馬，腳粗如柱，只用以拖炮，難以快跑，縱用力鞭策，亦只得一個「行」字。如斯騎在馬背，漫步街頭，只為過癮而已。

七十年代，我經常到上水騎馬。當時，羅海倫律師的「龍騰會」設於上水，香港馬會送贈多匹退役馬，推動騎馬運動。我與另一人士合資養了一匹，每周策騎兩次；養馬費每月八百元。當年吐露港公路仍未興建，往返市區與上水之間仍須經由舊公路。每次往上水騎馬，大清早便起牀，驅車前往上水龍騰會，在馬背上騁馳一個上午，過足「癮」後，用過午膳，便驅車返市區。午後回程，公路上盡是貨車，跟着貨車緩緩而行，加上午膳後「飯氣攻心」，有點睏睡，便在大埔休息一會，才又上路。返抵市區，已是下午，騎半天馬而花上差不多一天，有點浪費時間，玩了一年便告停止。

港英時代的總督，最喜愛騎馬的是金文泰。金文泰可稱得上中國通，來港後全情投入學習中文，功至可寫中文詩。他每日均與子女家人騎馬，但認為在快活谷馬場行圈沒意思，便策馬由藍塘道往山上馳行，後山乃有「金督馳馬徑」，此徑可以直達黃泥涌峽道，及至大潭篤。奇怪的是，近年出版的本港地圖，有些卻不見有「金督馳馬徑」。

博士銜頭用錢買

周二，與友在陸羽茶室午膳，企堂斟豉油時，指稱此豉油為九龍醬園極品，每支售價五十元，市面鮮有發售。

港內，與九龍醬園於醬汁上同享盛譽的有淘大豉油，淘大老闆黃篤修兄，友輩皆戲稱「豉油佬」或尊稱「篤爺」。篤爺為人風趣，熱心公益，歷任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戰後和平，本港工展會之成功，篤爺功不可沒。

篤爺曾讀大學，可惜中途輟學，因而未能取得大學學位。有一次，他演講時說：時下流行買「博士」（銜頭），我亦買番個。當時，台下嘉賓、與會人士中，有些人的博士銜頭是用金錢買回來，聞言頗為尷尬。

話說上世紀六十年代，有一所自稱為英國的大學，在本港新界一間學校設立通訊處，出售博士銜頭。這在本港負責賣博士銜頭的人，是一位曾在仿林中學任職文員的員工。此人可真本領高強，不知透過甚麼關係，居然能代表英國大學，在香港頒授博士學位。後來，由於這間英國大學售賣的博士銜頭太多，樹大招風，有人往英國「校本部」看個究竟。卻原來這間「博士」多得數不勝數的英國大學，只是在英國境內一間教堂的圍柵鐵欄上，掛着一個「聖××學院」招牌，至於校園、校舍，一律欠奉。何以一間大學會在教堂掛上招牌？箇中有甚麼玄妙？大多數出錢買博士銜頭的人，只求達成交易，反正問不出結果，便不會「打爛沙盤問到篤」。

這子虛烏有的英國大學被揭發後，花錢買博士銜頭的人，從此噤若寒蟬，不再以學位炫人。

然而，太平山下「老襯」多，花款日日新鮮。有人摸到本地某些人熱衷名利「死穴」，居然自稱是「拜占庭」特使，奉命來港封爵。當然，特使不會無端白事封你為爵士，閣下必須有所「貢獻」，正所謂「姜太公釣魚」（歇後語：願者上釣）。最後，竟然在大會堂舉行封爵大典，認真荒謬兼搞笑。

「買辦」與「出番」

開埠以來，香港華洋社會流行「買辦」制度。

早年，洋人來華經商，無論在語言上、生活習慣上與本地人也有隔膜，全賴懂得英文的華人買辦居中斡旋，因而，華人買辦在本地人社區中地位崇高。香港未開埠前，廣州十三行生意龐大，當年雖未有「買辦」之名，但已有「買辦」之實。其中「潘、盧、伍、葉、周」這五家富商，便是十三行買辦。

香港開埠後，幾家大洋行亦有買辦，蕪文《太古買辦莫幹生》已有述及本港買辦情形，不再重複。本港華洋社會，除了「買辦」制度外，另有「出番」職位，現今，十之八九不知道「出番」是甚麼。至於買辦與「出番」，在職級上有很大差別。買辦是大洋行的華經理；「出番」只是唐人舖頭中識英文的夥計而已。

香港雖是英國殖民地，但居民以華人為主，生活在華人社區，縱不懂英文也問題不大。但是，一旦需要與官府（殖民地政府）打交道時，如果不懂英文也就諸多不便。最常見的是商家填報出入口文件時，必須填寫英文，因此，「字號（大店舖）」便僱用一個懂英文的夥計，店伴尊稱為「先生」的「出番」。

早年，南北行有些大老闆講廣東話欠準，遑論英語，當他們遇上紅鬚綠眼的生意對手時，便由「出番」應付。所以「出番」不只負責英文報單、書信來往，有時候還得替老闆與洋人打交道。由此可見，幾十年前，「出番」在華人商場中佔着相當重要地位，不下於洋行中的買辦。當年由於英文書院仍少，「番書仔」畢業後，若不入職政府部門，另一出路便是在唐人舖頭做「出番」。至於做大生意，出得起錢的字號則會僱用混血兒，一般混血兒高大威猛，只要能講得流利英文，能與洋人打交道便行，至於中文程度如何，已無關重要。回歸後，中文成為官方語言文字，洋人也要學中文、講唐話，「出番」作用消失。在華人社會再無所需趨勢下，「出番」也退休。

租屋須付頂手費

《香港公共房屋發展五十年展覽》在沙田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行，今晨（3日）我專誠驅車前往沙田觀展。一直以來，本港的公共房屋發展也十分成功。遠在五十多年前——1953年聖誕節，九龍石硤尾木屋區大火，近六萬人家園盡燬，流離失所。這悲慘社會現象，推動開啟了本港公共房屋的發展。

上世紀四十年代，普羅大眾入息低微，家庭傭工月薪只為五元，「鐸也（海軍船塢）」工人日薪亦只一元。戰後和平，本港實施租務管制，業主加租及收樓也受管制。業主若要收回租出單位，對租客作出的補償，往往相等於歷年所收的租金總和，換句話，租出單位讓住客白住多年。所以，和平後租屋須付「頂手費」，視為高級住宅區的跑馬地單位，頂手費約一萬元至萬五元。這「頂手費」不是給予業主，而是給予將單位轉租給你的現有住客。或許你會說，當年樓價如此便宜，何不購買？但當時發展商甚少，市面盡是舊樓，未有發明分層樓契，要買樓的話，須整幢交易。及至五三年有人找到分契、分層出售的竅門，物業市道才開始活躍，發展商也多起來。

和平後返港，曾租住灣仔道一百五十七號，該處為澳門富商高可寧的物業，對面雙琲巴的一迾屋（今之英皇中心），住客較貧困，一個單位住上十幾廿人，所謂「一家八口一張牀」。這現象，對現今年輕人來講會有疑問：八個人怎可以同時瞓一張牀？但在當年艱難日子中，一家人根據返工時間輪流瞓牀，習以為常。

四十年代末期，中國內戰未歇，很多人從內地來港避戰難，人口暴增，但本港從戰後和平至1953年，物業發展緩慢，鮮有新樓落成，居住問題成為一個嚴重社會問題。來港的內地「難民」，很多便在山邊自行蓋搭木屋（寮屋）棲身。話說回自行興建的山邊木屋，一間擠着一間，沒有水電供應；生火煮食只用柴或火水，加上自行接駁電線偷電，很容易發生火警。

昌利建築創世界紀錄

1953 年聖誕，九龍石硤尾木屋區一場大火，六萬災民頓失家國，寒冬裏流離失所，正是「長夜沾濕何由徹」。為了安置這些災民，港府立刻建造一些簡陋「臨屋」，俾予暫時棲身，隨之建造徙置區，將災民及山邊木屋區民分別徙置入各徙置區。

率先建造的石硤尾徙置區，為十二幢七層高的平房，這批平房，首先安排 53 年大火災民上樓。在今次的《香港公共房屋發展五十年展覽》中，一位現年只六十五歲的許女士，回憶 53 年冬天，石硤尾木屋區大火時，她才年僅十四歲。後來與父母獲徙置搬入第一代石硤尾邨；樓高七層的徙置大廈，百多呎的單位月租十四元。

展覽中，邀得公屋老街坊現身說法，講述當年居住公屋情景，可以讓現代年輕一代知悉當年艱苦歲月。然而，有點令人詫愕的是：有關方面講及這些徙置大廈時，只講工務局，卻不見提及當年的承建商。實際上，工務局公司只是執行政府交下來的工程計劃，實際施工的是承建商。

在此，我十分着意地向讀者指出，當年的承建商——昌利建築只用了兩個半月時間，建成這十二幢七層高的徙置大廈，創下世界紀錄。

當年昌利建築寫字樓位於譚臣道永華雲吞麵舖毗鄰，老闆張鎮漢是戊戌年（1958 年）東華三院主席。目前昌利建築雖已歇業，但年邁接近九十歲的張鎮漢主席仍健在，我倒認為房屋及規劃地政局應該請張主席露面，講述一下當年創紀錄快速興建石硤尾徙置區的光輝事迹。

事實上，上世紀五十年代本港建築業仍未有先進機械設備。以碎石而言，由於沒有碎石機，多數僱用客家女工揀石仔，她們用車輞膠製成保護手指指套，一手持石塊，一手持小鎚碎石。也由於未有吊機將建築材料運上高層，便需要由工人擔着石屎或磚頭，踏着幌動的木跳板，一步步地擔上各層樓施工。

打賞昌利 120 萬

昌利建築以短短兩個半月時間，建成十二幢七層高的徙置大廈，不單創下當年建築業世界紀錄，直至今天為止，仍未見有人能刷新這世界紀錄。所以，當年港督葛量洪十分開心，特別「打賞」昌利建築一百二十萬元。

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一百二十萬元，可不是一個小數目。當時本港很少百萬富翁，不像現在那麼的多，所謂「中環跌招牌落嚟亦砸傷十個八個」。

委實，當年昌利建築與港府簽約承建石硤尾徙置區時，合約中沒有說及如果提前完成工程可獲獎金。葛量洪特別予以「打賞」，除了開心之故，亦可視為對昌利建築的讚賞。

昌利建築在承建石硤尾徙置區的工程中，成績彪炳，備受當局稱讚下，港府在開展公共房屋政策中的興建廉租屋計劃時，於 1958 年把興建北角渣華街廉租屋（後來改稱屋邨）工程，也判給昌利建築承建。

當年的北角渣華街廉租屋，屬於豪華屋邨，有別於石硤尾徙置區。申請入住者的入息，必須是月入六百元或以上。當時一般人的入息每月僅一、二百元而已，這相對於規限月入六百元或以上的申請入住資格來講，能入住北角渣華街廉租的市民，可稱之為「富戶」。歲月流逝，石硤尾徙置區與北角渣華街廉租屋，也因應本港社會發展進行重建。

我國有句話：「飲水不忘掘井人」。

我認為，無論從本港公共房屋發展歷史來講，或是從本港建築業歷史來講，昌利建築和張鎮漢主席也應佔有一席重要地位。可是，令人遺憾的是在，在這次《香港公共房屋發展五十年展覽》中，昌利建築與張鎮漢主席竟被遺忘。

仰望白雲蒼狗，俯看花開花落。每想到我自己亦步入「不留之年」，幾十年來，看盡太平山下人間冷暖。如今張主席年將九十，今不如昔，又怎會有人記得這位前輩！

上環街頭老鼠貨

二次大戰，我國與英國為盟友。戰後和平，由於國軍具有盟軍身分，可自由進出香港，並有軍隊駐守九龍塘。後因中國爆發內戰，英美才將駐守九龍塘的國軍遣送往葫蘆島。

在此之前，駐守深圳及東莞的國軍，經常來港辦貨，滿滿的一大袋、一大袋，從九龍乘搭火車返廣州。途經其駐紮之所在地時，便將貨物從火車窗口往外掉，由地面接應者撿拾。這些貨物毋須經過廣州海關檢查，便毋須打稅。

軍隊走私貨物，以洋雜為主。當年，我家老店斜對面道亨銀號騎着的小巷廣源東街，各店舖大多數經營洋雜。我由大道中一百八十二號行過對面馬路，經廣源東街往電車路大金龍酒家，或先施五樓中國酒家品茗時，途經各店舖門前，各「事頭」均客氣點頭，有位「拉鏈大王」也十分客氣地打招呼問好。後期，他老人家轉營地產，成為赫赫有名地產發展商。

戰前，港島有金龍、銀龍兩間酒家。前者在中環，後者鄰近上環街市，現今之喜悅酒樓（前身為上環鑽石酒家）斜對面。戰後，金龍酒家由吳偉佳家族經營，改名大金龍酒家。該地盤重建後，為現今之金龍船酒家所在，稍有不同之處，乃重建後往南移了一條街。

當年的老鼠貨，由道亨銀號門前一直擺賣至蘇杭街、永樂街。這些老鼠貨不同於在華人行門口，手上叫賣的爆倉貨。道亨銀號一帶的老鼠貨以軍用品為主，由一些英軍、美軍自己偷出來販賣。華人行門口叫賣的老鼠貨，為較高級貨物，其中有玻璃絲襪、派克 51 墨水筆等。這由於戰後和平，空運缺乏，只靠海運，運送途中已遭爆竊。此外，貨物抵埗後，若未有即時交收，便先行入倉，遭貨倉老鼠爆格後，在街頭兜售，此情形在谷柳的《蝦球傳》中有詳盡描述。

作家打蘆美利權

昔日華人行正門彎角，大道中與畢打街交界，即為現今華人行匯豐銀行，有一間餐廳。女作家張愛玲在其作品《傾城之戀》中，呼作「青鳥」。較早時，電影《傾城之戀》上畫，本港曾掀起原著作者張愛玲熱。有人說張愛玲曾在香港大學讀書，但該年代港大女生不多，同校朝見口晚見面，同學之間縱不相熟，也應有印象。由於城中有人炒作「張愛玲熱」，連她那做漢奸、稱為「汪精衛第一枝筆」的丈夫胡蘭城也大出風頭。以情理言，若汪精衛要找人代筆，就不叫汪精衛。我們光看他當年替孫中山先生寫的總理遺囑：「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擲地有聲，傳誦千古。這較之後來的蔣介石遺囑：「余自束髮從軍……」，有雲泥之別。

話說回張愛玲筆下的餐廳，英文名為 Blue Bird，本地人譯做「藍鳥」，誠然「青鳥」較雅，但實在這餐廳的中文名字既不是「青鳥」也不是「藍鳥」，而是「美利權」。

戰前，本港文風甚盛，作家湧現。早年靈簫生的《海角紅樓》一語「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風行一時。其後，傑克、平可、望雲等作家興起，文壇更見活躍。傑克（黃天石，香港筆會第一任會長）小說《黑俠》，後來由吳楚帆拍成電影主演「雷君孟」。平可小說《錦繡年華》以巴丙頓道梅芳女子中學為假想背景。望雲則以小說《痴兒女》享負盛名。戰後和平，望雲在《星島晚報》撰寫散文專欄《星下談》。望雲喜坐在美利權餐廳閣樓寫稿，每日坐在窗前，外望畢打街與皇后大道中，觀人生百態。五十年代在《星下談》中曾寫過一篇散文，說道看見一個車仔佬拉着一車貨物，與一位女士相撞，貨物跌落地上，被這女士大罵一頓。望雲在文章中引用拿破崙的話「要敬重負重的人」，以此言勸告該女士。華人行樓上醫務所眾多，有最「行市」的兒科醫生陳德廣，陳德廣醫務所毗鄰細單位為粵曲師傅譚伯葉曲社，譚伯葉帳下門徒林鳳與南紅，在演藝界成就甚高。

華人行電梯傳奇

華人行精英匯聚，李劍琴師傅的新昌行，也設於此。李師傅是本港健身、拳擊先行者，他與陳月法同為 1936 年柏林奧運中國拳擊代表，但由於國家經費不足，前赴柏林奧運費用須自行負責。以球王李惠堂押陣之足球代表隊而言，領隊為容啟兆，教練為顏成坤，球隊出發後，由香港至孟買，須沿途作賽募集經費，轉戰二十七場，方抵達柏林出席奧運。試想一下，李、陳二人何來經費赴柏林奧運，則空有「代表」之名，卻未能出席，令人惋惜。新昌行除發售體育器材用品外，李師傅也是本港早期房地產經紀。李師傅平時搞拳賽，認識不少洋商和英軍。洋商在港經商，須租屋住；高級英軍家眷來港，也要住屋，他們便找李師傅介紹租住樓宇。

七十年代，遠東交易所成立，「金魚缸」設在華人行，股市千七點時，萬頭攢動，木樓板壓得吱吱響，消防處表示為防萬一，派出消防車停泊在戲院里及大道中降溫，此舉真正目的何在？惟當年未有廉政公署，人言人殊。

奇怪的是，當時消防車雖停泊一段日子，華人行卻未曾發生過火警，但其後拆樓時，一天中午十二時，竟發生火警。這次火警，引來途人圍觀，令人車熙攘的娛樂戲院與皇后戲院地段水洩不通。警方倒有先見，加派人手巡邏，在街頭圍觀人群中，拘捕九名打荷包的「文雀」。其實，最值得懷念的是華人行那部軋(Lift)。這軋並非現今的封閉式電梯，而是半開放式手拉銅閘，銅閘銅條金光閃閃。月前蕪文曾談及攝影大師龍彼德有位徒弟，在龍彼德去世後，我曾邀他加盟《天天日報》攝影部黑房，但他對攝影黑房工作意興闌珊，轉在華人行揸軋。華人行這古董電梯，由播音皇后尹芳玲丈夫——綽號「大腳八」的籃球名將伍耀棠的公司負責保養，但原廠不再生產這款式，沒有零件供應，伍兄只好採用別廠相同零件，或自行車製。友人乃戲稱「烏的斯」，與「奧的斯」相映成趣。

胡錦釗陀槍上波樓

上世紀七十年代，本港股市千七點，華人行萬頭攢動，這四部金光閃閃的電梯，日均擁滿上落「金魚缸」發達之人。電梯底槽設計裝設有巨型彈弓，以作緩衝之用。有一次，乘客太多，電梯負荷過重，下降時急促不止，直壓槽底彈弓，彈弓受壓反彈，把電梯彈回上二樓，缸邊客驚慄大叫，成為是日花邊新聞。

華人行這古董電梯，在中區並不孤單。由於華人行李家亦為東亞銀行大股東（另一大股東為簡家——簡悅強家族），因而，昔日東亞銀行的電梯，也用同牌子電梯。觀之日前我講過的「景賢里」，最近亦有人公開要求保留下來，若華人行未重建，則這金光閃閃的古董電梯，不視作古文物要求保留下來才怪。

華人行頂樓大華飯店，座上客皆紳商名流，為當年「富貴食堂」之一。地下軏口側為陳意齋，陳意齋為本港著名零食店，店主是騎師陳浩祥父母，陳意齋馬豆糕知名度甚高，朋友取笑浩官，此糕是否用餵馬飼料製成。二樓有間理髮店，這是本港第一間女子理髮店。戲院里側門舖位，有一間港島最出名的 Jimmy's Kitchen 餐廳，及一家兒童飲品店「博士果」。華人行重建時，Jimmy's Kitchen 遷往現今雲咸街南華大廈。

華人行五樓有一波樓（桌球室），此為南華會桌球室。當年流行打 Billiard，而非「士碌架」。華人行波樓有俗稱「嗲架」(Marker) 的記分員，最好波的是「沙厘曾」，後鄉村俱樂部開幕，沙厘曾轉往鄉村俱樂部任職。一九七三年香港節，我出任體育小組主席，舉辦一場桌球 Billiard 賽，決賽在九龍伊館舉行。這項賽事冠軍是澳門波王余，亞軍是沙厘曾。當年，長駐華人行波樓耍樂的有胡錦釗。沙厘曾曾告訴我，胡錦釗是新界南生圍人氏，有田有地，有錢有面。不知如何竟有支自衛槍，胡錦釗經常攜同自衛槍上波樓打波，經常自認好波讓波，卻被人「捉雞」。不過，華人行波樓最好波的仍算胡錦釗，而娛樂戲院樓上之娛樂波樓，最好波的是香港波王龐彪。

古惑仔熄燈搶錢

波樓內，每張波枱上空約幾呎懸掛有排燈，用以照明。排燈以長方形燈罩罩着，好讓燈光集中照着波枱，方便波友打波。波友大多數抽煙，一般不抽煙時，便將煙包及打火機放在伸手可及的燈罩上。

胡錦釗在華人行波樓與人賭波，為防對方「賴貓」，各人須將賭注（金）放在燈罩上，以示公正。有一次，胡錦釗與人賭大錢，如常將賭注放在燈罩上，這盤，胡錦釗穩操勝券，古惑仔見狀，乘機熄燈搶錢，胡錦釗立刻拔出自衛槍阻止，黑暗中連開幾槍，卻沒有射中人。經此役，波樓中人取笑胡錦釗「眼界」差。但是，1966 年，他代表香港參加曼谷亞運，五十多歲運動員，年紀雖長於領隊沙利士，卻替本港奪得第一面射擊銀牌，一時傳為佳話。

上日談及華人行醫務所成行成市，名醫林立，其中以黎廣煜醫生資歷最老。黎廣煜醫生是騎師黎根尊翁，上世紀二十年代，黎老先生在北平協和醫院畢業後，返港掛牌時，已將醫務所設在華人行。

華人行拆樓，由本港三大洋行之一的和記洋行，從李家手中買入該物業，進行重建。世事滄桑，和記洋行從一家老牌英資洋行，蛻變為本地華資藍籌公司，見證了本港社會經濟結構發展變化。

和記洋行創辦人祈德尊上校，戰後和平頒着帆布袋、踏着跳板落船來港，創辦和記洋行。祈德尊上校長袖善舞，很快便與渣甸、太古鼎足三立，譽稱三大洋行，股票上市，風頭甚勁。

和記洋行迅速發展，經營手法別樹一幟，當年在銅鑼灣翡翠、明珠戲院樓下開設一間百貨公司，專門做日本遊客生意。每當有旅遊車接載日本遊客前來購物，遊客入店後，百貨公司便「關門」，不再接待本地市民入內購物。這與對面大開中門，無論甚麼人也歡迎入內參觀、購物的大丸百貨，作風不同。

韋利來港任職車行推銷

發展時期的和記洋行亦經營飲食，早期的「家鄉雞」由它經營，但由於所採用的內地雞隻，在該年代很瘦，不合本地人口味而失敗。

和記洋行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的發展，可能發展太急，偏又遇上股災，頓時吃不住兜着走。當年恒生指數從千七點急速下跌至百幾點，和記洋行股價殘跌至一元低位，最後，由匯豐出面收購，安定股民信心。

匯豐收購和記洋行後，找來「公司醫生」韋利主持整頓和記洋行業務，祈德尊上校亦告淡出。

我認識韋利時，他剛由澳洲來港，任職夏巴車行為推銷員。

夏巴車行位於灣仔軒尼詩道與莊士敦道交界之油站樓上。夏巴車行主要為代理美國福特汽車，夏巴先生可以說得上是一位老香港。早年，老夏巴來港推銷汽車，其後將生意交給子女打理，由夏巴先生和他的姊姊主持公司業務。後來，韋利的上司高定搞建築、地產，但在興建工廠大廈時，工程出現問題，離開夏巴，韋利因而得以升任主管。

匯豐收購和記洋行後，從夏巴手上，把韋利挖角過檔，負責整頓和記洋行業務。經整頓後，匯豐將手上的和記洋行股權轉售給長江實業，從此，和記洋行業務蒸蒸日上。其後，長江實業買入重建後華人行業權，及收購黃埔船塢，合併為和記黃埔，列為恒生指數藍籌股。和記洋行從英資商業機構蛻變為本地資本，英資三大洋行只剩下渣甸與太古。

韋利譽作「公司醫生」後，我在一些公眾場合見面，這位仁兄竟視如陌路。

目前和記黃埔的市值接近二千億元，業務範疇亦由祈德尊上校的一般洋行貿易，發展為包括從事港口及相關業務、電訊及電子商貿、地產及酒店、零售及製造、能源、基建、財務及投資等。

草紙與玉扣紙

林行止兄在專欄中，大談如廁之道，提及「草紙」。

戰前未有現今慣用的捲筒廁紙，一般人如廁皆用草紙，草紙紙質粗糙，呈黃色。昔日，有些公廁由俗稱「屎坑公」的人看守，公廁內的草紙並非免費供應，而是由「屎坑公」售賣。戰前，我從未上過公廁。戰後和平，我家位於大道中一百八十二號老店旁邊，大道中與威靈頓街交界處，有一個地下公廁，如廁須拾級而下。這公廁有草紙供應，每張一毫，在當年來講頗貴。有些人則帶報紙上公廁解決，一物二用。當年，生活水平較佳家庭，多數用「玉扣紙」，玉扣紙呈淺米黃色，紙質軟滑，吸水力強。草紙纖維粗，剛開後纖維仍突出，揩易損皮膚，不及玉扣紙軟滑。從紙料舖買玉扣紙回來後，整張平鋪八仙枱上，掃平對摺，然後用竹刀剚開，尺寸約少於現今之 A4 紙度，以開口木盒盛載，放在廁所內。當年用竹刀不用鋼刀，不知其故，可能與當局禁售大鋼刀有關。及至六十年代，才有質地柔軟的捲筒廁紙出現，市民沿用至今。1983 年，中英在北京舉行香港前途談判，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提出「以主權換治權」及「三條條約有效」，遭到中國政府嚴斥拒絕；戴卓爾夫人步出人民大會堂，由石級上跌下。消息傳來，部分香港人發生恐慌，往超級市場搶購糧食及日用品，連廁紙也搶購一空；奇怪的是本來歐美地區廁紙貨源不絕，竟也缺貨，不克運港供應。不過，有位體育圈朋友，卻藉此機會，代理國產廁紙，銷港供應，賺了一大筆，從此一帆風順。林行止兄談及：「目前只有百分之九十八美國人如廁後用廁紙，至於那百分之二不用廁紙者以何物代替……？」

這個問題很易解答。十多年前，我到印度旅行，在一間大酒店用餐食咖喱。當時我用左手拿著印度薄餅，然後用右手撕開，引來餐廳中其他人士側目注視。導遊乃告訴我，印度人只用右手進食；左手用作如廁後揩屁股。要撕開薄餅則用右手一隻手指按在碟上轉動，再用其他手指撕址，左手則永遠閒着。

古言「更衣」乃如廁

印度人如廁，習慣用左手揩抹屁股，不用廁紙。因而在印度街頭，你隨時可以看見當地人手中持著一瓶水，這瓶水便是揩抹屁股後，作洗手用。非洲很多民族，也是挽着一瓶水在街上行走，其作用相同。有時見到一些觀音畫像或塑像的觀音大士，也持着水瓶，中插一楊柳，世人稱為「楊枝甘露」。但思及佛教起源印度，觀音大士為佛教中人，則那瓶「楊枝甘露」，不禁令人有所聯想。同學周湛燊兄指中文，左、右兩字亦有相同指事，右從口，左從工「出恭」大便，聽來也頗有道理。

林行止兄在文中談及如廁與「更衣」的關係。其中引述《五燈會》的考證，指古人大遺（如廁）時必脫衣，因是而思及古所謂更衣；此外，《論衡・四解篇》亦云：「夫更衣之室，可謂臭矣。」「臭則為廁無疑也。」因而，從「更衣」引伸為上廁所。

查實，「更衣」之代表上廁所，在《三國演義》第三十四回：「蔡夫人隔屏聽密語，劉皇叔躍馬過檀溪」中，亦有講及。

此回話說蔡瑁一心除去劉玄德，藉詞年豐好收成，建議劉表合聚九群四十二州官員於襄陽，以示撫慰。但劉表氣疾發作不能行，命二子待客。蔡瑁表示公子年幼，恐失禮節，提議往新野請劉玄德前來待客，劉表亦贊同。

劉玄德應邀，帶同趙雲赴襄陽。次日，大張筵席，酒過三巡，伊籍起把盞，至玄德前，以目視玄德，低聲謂曰：「請更衣。」玄德會意，即起如廁。伊籍把盞畢，疾入後園，接着玄德，附耳報曰：「蔡瑁設計害君，城外東南北三處，皆有軍馬把守；惟西門可走。公宜急逃……」

因此，讀《三國演義》時，若能細心閱讀，當知「更衣」一詞，已經代表上廁所。

粵式唐裝不捲白袖

曾經有人這麼說，若與人有仇，最好是慫恿對方辦報，因為報紙每天也出版，若不賺錢，則每天也要貼錢，縱有金山銀礦也蝕光。有一份全球風行的月刊，四十年前發行中文版時，小心翼翼，先進行一系列的調查報告，掌握一些數據後，才籌備出版，並非一般在本港慣見的別人出版自己也出版。這調查報告，首先是了解香港有多少讀者可以買得起這刊物，其次是制定刊物型格，作出招徠廣告客戶目標。當時的調查項目中，令我印象最深是那些認為是有收音機及縫紉機（衣車）就是富裕家庭。

昔日，很多人也自行縫造衣着，縫紉機成為受歡迎、最吃香的家政工具。有位頭腦靈活的女士，在銅鑼灣開設縫紉學校授課，經營了二十多年，桃李滿門。當年，由於我主理《天天日報》，也曾被邀作該校畢業典禮嘉賓。

社會進步，市民自己車衫着的習慣也有所改變。一方面由於現成服裝冒起，另方面航空業日益發展，不少空中小姐、空中先生一改慣常買手信返港習慣，轉而帶貨（衣服時裝）返港在自行開設的 Boutique，或轉賣給其他時裝店發售。Boutique 這個法文，本是指時裝或禮品店，後來，本港所有不論大小時裝店也用這法國字作稱謂。市民習慣購買現成服裝後，家庭主婦不再學車衫，自己車衫着更少之又少。追溯幾十年前，時裝店尚未流行，一般市民自己車衫着，富裕人家則光顧裁縫做衫。裁縫分粵式（廣州幫）、海派（上海幫）。粵式裁縫所做的短打（唐裝衫褲）較勝一籌，四平八穩，包着坐圍，爾雅大方。海派裁縫則為上衫後擺撮起，前幅更加雞嘴向前啄出。

今見有着唐裝衫者，喜把裏衫白袖翻捲出，認為時髦有型，查實，昔日上海之下級白相人才會這樣着衫。廣東人着唐裝，絕對不會這樣翻捲白袖出來。正所謂百聞不如一見，讀者可以於午膳時前往中環鏞記酒家看看，甘老闆的標準粵派唐裝，身形好，認真一流。

上海旗袍獨領風騷

海派男士穿唐裝以吳公儀師傅風采為佳，昔日「吳陳比武」，吳公儀上台後卸下長衫，露出一身短打，令人眼前為之一亮。可能因此之故，自此之後，舉凡外江佬穿着唐裝，本地人多呼之為「吳公儀」，其中最為人津津樂道者，為范徐麗泰主席之先翁徐大統先生，人多戲稱「吳公儀」。

粵式裁縫手與上海師傅各具擅長，男士唐裝以粵裁縫為佳，若論女士，則非上海師傅莫屬。

女士旗袍手工之優劣，取決於貼身與否。有幾次香港小姐選舉，參選佳麗穿着旗袍亮相，下襬裁剪闊大，有如台上戲子之大袍大甲，完全不能顯示出女性的嫵媚溫柔、婀娜多姿。

女士旗袍最難裁剪的是前胸，中國女性胸脯不大，適當的貼身支托，方顯得玲瓏浮凸。這一點，粵式裁縫鮮見造得盡善盡美。西方女士對中國旗袍十分嚮往，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荷里活女星來港，一定縫製幾襲中國旗袍穿着。但看來看去，只有《生死戀》女主角珍妮花鍾絲穿着中國旗較合適。《生死戀》以韓戰期間之香港為背景，講述一個美國戰地記者與一位女護士的戀情，珍妮花鍾絲飾演這女護士，在外國女明星中，珍妮花鍾絲屬於「瘦」之一族，較之高頭大馬的阿娃嘉娜，後者穿着中國旗袍，則有點格格不相入。

上世紀四十年代後期，大批上海舞小姐南下，太平山下鶯燕飛舞。我較早時講過一九四九年第一屆香港先生選舉在南華會籃球場舉行，當年舞國紅星湧現加山，入場觀看香港先生選舉，群雌粥粥，穿着高叉旗袍，穿插人群之中，吳儂細語，搖曳生姿，場內眾人側目，睇靚女多過睇大隻佬。

本港電影圈中，穿着旗袍最迷人的女明星，首推李麗華，到目前為止，無人能出其右。穿着旗袍，有所謂黃蜂腰，甲由肚為佳。這並非說此時此地，香港沒有靚女，而是沒有好裁縫，徒然埋沒了好身材。

收藏皮裘有學問

男士唐裝除短打外，並有夏天長衫；冬天皮袍、棉袍。粵式裁縫做夏天長衫，手工不錯；但若穿着冬天皮袍、棉袍，不能不幫趁上海師傅。理由是香港天氣較和暖，寒冷日子不多，本地人少着皮袍、棉袍，粵式裁縫平素少做這類服裝，正所謂工多藝熟，手藝自然不及上海師傅，尤其是「吊皮（裘）」，未見過一個粵式裁縫「靈光」。

也由於技術發展不同，中國製造皮裘方式不及外國先進，中國皮裘毛身易鬆散。穿着皮袍，頗有學問，並非人着你又着。暫不談選料，光是着衫之道，如何做到斯文得體？大有學問。

現今冬天，室內多有暖氣開放，皮袍只在室外穿着。因而，每當上落樓梯或台階時，必須用一隻手秤（抽）起皮袍下襬，以免拖地，弄至袍端骯髒難看；這姿勢動作要做到溫文爾雅，若非有修養，委實不易，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否着慣皮袍。皮袍不能用衣架掛起，因皮是用線紩着衣裏，若長時間用衣架掛着，毛身便會鬆落，因而必須摺好平放。一般人收藏衣服，喜用樟木櫳。但對皮袍來講，事屬大忌。乃因樟木櫳本身會發出樟腦氣味，皮袍藏於密封櫳中，有損皮裘。

時移世易，歐風東移，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本港很多上海人時興着大褸，尤以舞小姐為最。舞小姐為表示自己是紅小姐，例必於過年時度身訂造新大褸，穿着「出光」。因此當年專做大褸服裝店如雨後春筍湧現，尤以有「小上海」之稱的北角最多。

本來，市面上店舖多表示社會繁榮，但這些專做大褸服裝店卻給保險業帶來一定麻煩。這類大褸服裝店大多數也會購買保險，偏偏經常會在過完年後便發生火警，向保險公司索取賠償。這是否因過完年後，鮮再有舞小姐光顧，存貨太多，反正有保險公司「睇數」，便索性付諸一炬？人言人殊。

葉錫恩為民請命

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本港家傳戶曉、知名度甚高的葉錫恩女士，最近出版《我眼中的殖民地時代香港》，這回憶錄式的著作，引起社會人士關注。

香港殖民地時代，葉錫恩女士譽稱窮人喉舌。正所謂十年人事幾番新，自從彭定康來港後，漸遭冷落，知名度亦大不如前。

葉錫恩女士本身是英國教會傳教士，1951 年從內地教區來港傳教、推動教育；辦天台學校。

港英年代，唯一的議會選舉是選舉市政局議員，但在這年代不懂英文便「行不得也哥哥」，不單只參加市政局選舉的候選人要懂英文，甚至陪審員也要懂英文。雖然，本港法律規定，出任陪審員是本港出生人士的義務，但不懂英語文便可免役。

葉錫恩女士既是傳教士又是英文教師，英文談吐及書寫流暢，加上她心地好，經常幫助一些不懂英文的窮人出頭，與港英打交道，在勞苦大眾心目中，是一個替他們出頭伸張正義的人物。

在伸張正義的日子裏，葉錫恩女士聲名大噪的是「葛柏事件」。

葛柏，本港七十年代一位英籍交通部總警司，港九交通部均由他一人「揸弗」把持；炙手可熱。

當年，有人在小巴站「收規（收黑錢）」，葉錫恩女士親自往小巴站拍攝「收視」情形時，看見在場的警員竟不阻止「收規」，她便上前追問原因？在場警員回答：「司機自願俾錢。」

葉錫恩女士把拍攝得小巴站「收規」的照片沖印後，連同訪問小巴司機的文章交給報館、電視台發表。經傳媒報道後，小巴站「收規」事件「通天」，港督麥理浩下令徹查，矛頭直指葛柏。奇在葛柏被監視調查中，有人竟能協助葛柏舉家經由機場特別通道出境，潛逃往西班牙。

洋警司因禍得福

當年「捉葛柏」，視為港府大事之一，幾經辛苦，才將葛柏引渡返港審訊。

本來，要證實葛柏貪污不易。雖然小巴站「收規」已「通天」，但葛柏並無親自出馬收黑錢，難以入罪。豈料案件中一個涉案幫辦轉任污點燈人，指證葛柏。此污點證人便是人稱「爛仔亨」的韓德。事情妙在韓德轉任污點證人指證葛柏，獲減刑後返回英國，竟著書講述自己在香港發達事迹，其中雖涉及貪污，但法例規定一條罪只能控告一次，韓德在葛柏案件中既已獲減刑，便不能再提出同樣檢控。

由於成功捉到葛柏，予以定罪，大快人心，葉錫恩女士知名度更上一層樓。

「葛柏事件」，有幸有不幸。當年有位英籍高級警司，港府原擬升任交通部總警司。但這洋警司雖已有家室，仍追求一名已有唐人幫辦為男朋友的女警。為着爭寵，洋警司與該唐人幫辦在警署內大打出手，事為《工商晚報》得悉，作頭條報道。

洋警司閱報後，連忙找我，說道今次在警署內打架，犯例可能「甩差」，大感徬惶；他並坦誠表示只有廿多萬元積蓄，並問我如果不返英國，留在香港做乜好？老實講，當年能有廿多萬元已經不錯。

當時我安慰他，自己夥計打架，只會作內部處分。更何況，此種打架事件，報館只報道一次，少會再跟進，毋須過分擔憂。

事實上，他之所以找我，是想找「定心丸」，而我安慰他，只讓他安心亦無實質幫助。

結果，他那鹵莽行為受到「炖冬菇」處分，調往策劃部門。交通部總警司這「肥缺」，由葛柏出任。話雖如此，他卻因禍得福，得避牢獄之災。

「葛柏事件」引起社會反貪污激烈回響。未幾，麥理浩亦設立一個直屬港督的部門——「廉政公署」。

熱血青年落髮為僧

戰後和平，本港物價穩定。但到上世紀六十年代，天星小輪提出加價，樓上（頭等）加斗零（五仙），由兩毫加至兩毫半，樓下（二等）維持票價一毫不變。天星小輪舉行記者招待會，向公眾宣布加價。本來，斗零之數，若在今天，縱然掉在地上，也沒有人撿拾，當年亦非大數目。但當時有記者用百分率計算這加幅為 25%，便向主持招待會的公關主持提出。但招待會發言人自以為聰明，答覆在場記者：「如果你嫌貴，可以坐二等。」

此言一出，引起社會不滿激烈回響。當年葉錫恩女士剛被任命為交通諮詢委員會委員，對加價一事持有異議，但在交諮會中孤掌難鳴。其後，青年蘇守忠在天星碼頭靜坐絕食抗議。一直以來，本港鮮有此種行為，各報爭相報道。蘇守忠敢於衝擊英商，港英視為大逆不道，巧立罪名予以拘捕，因而演變成發生騷動，蘇守忠判刑入獄。最近有人說，蘇守忠出獄後，近年潛心向佛，落髮為僧。

天星小輪票分頭等、二等。我有一位老同學——《工商日報》社長何鴻毅兄，這位何東家族後人，家財天文數字，但他為人堅守原則，此事發生之後，坐天星小輪過海只坐二等，有時候與他一齊過海，也只好陪他一同坐二等。

怡香為我安裝冷氣

蘇守忠身穿黑衣，在天星馬頭靜坐絕食，抗議加價，卻遭港英殖民地政府拘捕判囚。蘇守忠服滿短時間刑期出獄後，經常往怡香消夜。

早年的怡香，位於電車路與波斯富街交界，即為後來之中國國貨公司舖位。怡香老闆九叔，本是在街邊推木頭車賣潮州粥，生意做旺便租舖位經營潮州酒家。早期怡香舊舖沒有裝修，地磚亦為鄉間常見的大紅階磚，如紫砂茶壺般顏色。此種大紅階磚吸水力強，掃地時須撒穀殼於地上，然後用大竹掃把掃。

九叔經營怡香，原意是通宵營業，每晚深宵二時燈光轉暗，經營至凌晨五時，賣潮州粥給準備「出市」工人。所謂「出市」，乃包括三行、建築地盤在內的工人，這些日計散工，大清早吃過早餐後，聚集在灣仔修頓球場貝夫人診所門口，等候判頭開貨車前來招工。當年，我經常往《星島日報》探班，報館收工後與該報體育版編輯黎振，及有「特級校對」之稱的陳夢因總編輯消夜。黎振先於我認識九叔，他提議幫襯怡香；反正是消夜，光顧哪一家也沒有所謂，於是便經常幫襯怡香。

在怡香消夜時，九叔苦口苦面，說道有警員前來干預，深宵二時過後不准做生意。我告訴他，香港沒有一條法例規定食肆在深夜二時後不准營業，只是規定有酒牌的食肆在深夜二時後不准賣酒。我更將自己那部 57 年白色、紅皮椅套的開篷平治跑車泊在門口，說道如果有人來干預，我便與他講道理。我自從泊了平治跑車在怡香門口後，一直相安無事，不見有人前來干預夜市，九叔大為開心，特意在閣仔安裝冷氣，只有我往消夜時，才開此冷氣，平時則慳電不開。

58 年，我與部分志同道合的東華三院總理成立東華體育會，由我擔任主席，亦常與各人及「球友（搞波之人）」在怡香消夜。其中綽號「火水才」黃裕才兄往怡香消夜時，也將他那部「孖八」（車牌 88）座駕車停泊在門口。

怡香集團聲名大噪

或許讀者會有疑問，電車路與波斯富街交界，車水馬龍，何解我與黃裕才兄可以將私家車泊在怡香門口，安然入內消夜？乃此一時彼一時。

當年本港車輛不多，深夜二時過後，一切活動亦停止。不似現今之通宵營業，銅鑼灣水靜鵝飛，俗話所謂「鬼影都唔多隻」，電車路路旁可以隨便泊車。

自從我們一眾「球友」經常在怡香消夜，消息傳開，各報記者聞風而至，猶以體育記者最多，一齊消夜。由此，各報體育版多以較顯著版面，較多篇幅，報道怡香消夜諸事，稱為「怡香集團」商量球國大計消夜局。

怡香消夜局見報率高，吸引更多其他圈子人士，影圈中人黃卓漢、丁瑩亦為座上客。一時之間，怡香消夜局聲名大噪，班主、球星、明星、記者雲集，成行成市。

怡香其門如市，老闆九叔有錢賺後，在禮頓道租用兩個舖位及二樓單位，從舊舖遷往新舖經營。怡香遷往禮頓道新舖經營後，忽然有一天，九叔叫黎振來找我商借六千元。

怡香生意本來不錯，何解要向我借錢周轉？追問之下，原來是怡香被政府罰停牌，以致周轉不靈，但當時沒有解釋停牌原因。其後有個夥計告訴我，怡香學人賣燒鵝，在門口街邊用明爐叉著鵝來燒。有一次轉動鋼叉在燒鵝時，油料濺着一名途人衣服，該途人叫九叔將燒爐搬返店內，勿在街邊燒鵝。當時怡香頗有名氣，九叔財大氣粗，對該途人說道：「幫辦亦唔管我，你管我？」

豈料，事有湊巧，衣服被怡香濺了油的途人是一位馬來西亞華僑；當年本港羽毛球雙打冠軍，任職港府的「衛生幫」，正好管着這門事，立刻進行檢控。經法庭研訊後，官判處罰停牌。於是，九叔便託黎振向我商借六千元周轉。當時我一口拒絕借貸，但可以斥資六千元入股怡香。

九叔拒我入股怡香

怡香九叔向我商借六千元周轉，我一口拒絕，寧願入股六千元。理由很簡單，怡香停牌後，不知甚麼時候才可以重新復業？如果不能復業，則我要收回借出去的錢要等他賺到錢才可能有得還，這倒不如將這筆錢入股怡香，將來怡香復業，仍有指望回本，甚至分紅；縱為不能復業，也視作了一項投資損失，仍有得搏。但九叔拒絕我入股提議，此事也就作罷。

怡香停牌幾個月後，得以復業，生意愈做愈大，並且在麥迪臣街自建大廈。稍後，禮頓道怡香搬往自己大廈經營直至九叔退休，該地舖便租予他人經營酒樓。

一直以來，九叔對於我不肯商借六千元之事耿耿於懷，見面時已無往日熱情。這又怎能怪我！為何他自己不反思一下，為甚麼不讓我入股，合作經營這「球人」夜店。人，往往便是如此，只看到眼前的自己，不會替他人着想。

話說回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六千元可不是一個小數目。

記憶當年中環有間餐廳開業，《星島日報》老闆胡仙小姐與這餐廳主人相熟，胡小姐有心關照總編輯「特級校對」陳夢因，叫他投資六千元董事股。

這裏得補充一句，朋友們為何稱陳夢因做「特級校對」？一方面，當年的老總睇大版，看看標題有沒有錯別字，與校對長的收版工作相似。另方面，陳老總在《星島日報》撰寫的食經專欄筆名為「特級校對」，因而朋友多稱之為「特級校對」。他在食經專欄中，最痛恨味粉，稱之為「搶喉作料」。

且說陳夢因投資六千元為餐廳董事股後，初時常向我埋怨冇錢分。後來，餐廳發展迅速，進一步經營酒樓，連鎖經營。及至陳夢因移民美國後，每次返港也收取可觀花紅，這六千元董事股份帶給他的收益，在異鄉夠享夠長。歲月東流水，大半生彈指即過，怡香消夜逸趣恍如發生在昨日，這見證本港球圈多姿多采日子，至今為老一輩「球友」「球人」津津樂道。

發冷切勿食大蕉

元朗加州花園惡蚊橫行，傳播日本腦炎，有居民受感染。當局為堵阻病菌傳播，立刻展開滅蚊運動。

昔日，本港多蚊，戰後初期，蚊患猖獗，俗稱「發冷」之瘧疾橫行。瘧疾由蚊傳染，市民遭帶菌瘧蚊叮一口後，便會發病，人皆聞風變色。瘧蚊有別於一般蚊子，一般蚊子為黑色，瘧蚊體積較大，後腿特且呈白斑點。那年代，大多數港人也被蚊叮過。若遭瘧蚊叮着，感染了瘧疾病菌後，便會發高燒。發病時，不由自主地發抖、打冷震，縱蓋上幾條棉被也難止震，除發高燒外，還會感覺到眼前發黑。

當年，仍未發明特效藥對付瘧疾，只採用金雞納霜。金雞納霜是從南美金雞納樹提煉而成。太平洋戰爭時期，本港物資短缺，藥物更不在話下，若手上有一樽金雞納霜，足夠一個人三年零八個月生活費用。

談及瘧疾，奇在患者不能食蕉，尤其最忌食中山大蕉，縱是痊癒後若不戒口食蕉，也會復發。但是，如果食狗肉卻可斷尾。這兩種效應，雖然未有醫學實驗證明，但在戰時，曾患瘧疾的人也知此違忌及斷尾方法。

戰後和平，港府設滅蚊專責部門，總部位於半山赫德道，香港大學莫禮遜堂宿舍再往上行之辦事處，由於道路崎嶇，車輛難抵達，路旁有箭嘴木牌，上書「滅蚊中心」。

本港早年滅蚊用 DDT，果然見效，經噴藥後，再也聽不到有人染瘧疾消息。

1966 年，我率領香港拳擊代表隊往泰國，參加曼谷亞運。曼谷多水，每間屋前均有小溪，門前自行以木板搭簡陋小橋出入，這種小溪孵生大量蚊子。我們入住亞運村。每日下午六時，大會派車到亞運村，以大喉噴射 DDT，果能治蚊。但我自己對 DDT 敏感，當滅蚊車來噴藥時，我便出村迴避，約於晚上八、九點，待 DDT 氣味散去後，才返回選手村休息。

司晨雞啼也有罪？

1972 年，颱風襲港，山泥傾瀉。當年我住在半山旭和道，毗鄰的旭和大廈在瞬息之間全幢失蹤。颱風過後，遺址廢墟長滿高過人頭、有棘的芒草，蚊蟲繼而滋生。我致電市政局投訴，市局隨即派出滅蟲組人員前來滅蚊，經噴藥後，初時見效，但過了三幾個星期，蚊患又再出現，令人難以忍受。我便自行斥資請人將該處芒草清除，鋪上草坪，並植上幾株桃花，果也一片新景象。但覺得在恬寧中應增添點朝氣活力，便養了幾頭雞在內，為防雞隻走出街，便圍上鐵絲網。晨運人士行經該處，見朝氣勃勃，大感興趣。其中飼養的公雞，更是十分好「更」，凌晨三時左右，準時啼叫「報更」，聲震屋瓦。

早上我往餵雞時，住在大學閣一位洋婦與我相遇，問及報時公雞是否我所養？並謂雞啼吵得她難入睡，戲言要「殺」我。為此，我立刻買幅漆布，將雞籠圍住，以為公雞看不見天色便不會報時。豈料，這公雞身上好像有一個「時辰鐘」似的，翌日到時到候在凌晨三時半，便又啼叫，有鑑於此，為免再擾及鄰居，我馬上送走這公雞。

同樓一位朋友太太，為一悍婦，不單只治夫兇惡，更霸佔大廈訪客車位。當我送走那頭「盡職」公雞後，有男子來電，劈頭便說：我是中央警署警長。問我知否我養的雞擾人清夢有罪。

首先，旭和道歸般咸道八號差館（警署）管轄，與中央警署風馬牛不相及，要管也輪不到中央警署。其次，這警長不會知我的電話號碼，而樓上悍婦早已不滿我養雞，可能是她認識中央警署一名警長，將我那頭公雞凌晨三時半「盡職」啼叫之事告訴對方，慫恿這警長來電恐嚇我。

我既然已送走公雞，二話不說，問對方：「沙展，你話雞叫有罪，然則叫雞有冇罪？」對方聞言，立刻收線。

後來，幸得當時市政局議員譚惠珠女士建議，將旭和道廢墟建成花園，雜草清除，再無蚊患出現。

幸運號碼講意頭

香港人喜意頭，追求幸運號碼。由此，舉凡「三」「八」也吃香，此因廣東話「三」「八」的諧音是「生」「發」，誰不愛風生水起與發達？因而引發追求車牌幸運號碼的狂熱，運輸署亦定期拍賣幸運號碼車牌，予市民公開競投，增加庫房收入。

日前談及「火水才」黃裕才那部「孖八」（無字頭車牌88）私家車。或許有人會問，黃裕才一介商人，在當年來講，為何能持有這麼一個靚車牌？

黃裕才家族經營火水生意，原本住在羅便臣道何生記（雜貨店）毗鄰，與我是街坊。何生記乃球星「香港四條煙」何祥友家族生意。戰前、戰後初期煮食煲水只燒柴，富裕家庭燒坡柴。查實，坡柴並非來自星（新）加坡，而是產自山打根。傳說山打根有位姓關的華僑，擁有一座山頭，據云若從此山的東邊開始伐木，當伐至西邊時，東邊的樹已再長成巨木。或許此為言過其甚，然而，亦足見此山之大，有一望無際的林海。

燒柴大煙，廚房牆壁薰黑且沾煤屎，須經常洗刮，翻新牆壁，十分麻煩。火水則方便，火力猛，市民樂於採用。黃裕才家族經營火水生意，時宜致富，要弄一個靚車牌並不難。

事有湊巧，葉鎏琛幫辦擁有無字頭「孖八」車牌，但「8」字恍如「孖葉（手銬）」，對警務人員來講，「孖葉」纏身屬大忌，更何況「孖八 (88)」，雙重手銬，認真大吉利是。於是便將這無字頭「孖八」車牌轉讓給黃裕才。

講開本港車牌，早年無字頭由1號至 20 號，歸由政府部門及議員持有，從 21 號開始才由公眾持有。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無字號 21 號車牌隸屬一部舊標域汽車：車主是一位舞女大班。後來，這舞女大班將車牌轉讓給經營拍賣行周湘農兄，湘農兄為周游將軍之子。另一個無字頭 22 號車牌，車主為南天王陳濟棠之子陳樹桓。陳樹桓移民美國，便由湘農兄以六千元買得。從此，無字頭 21 號及 22 號車牌，均由周氏持有。

1 號車牌香港尊嚴

一直以來，1 號車牌，隸屬警務處處長座駕車。回歸前，有人提出收回公開拍賣，遭到當年警務處處長李君夏拒絕。李君夏認為：1 號車牌代表香港尊嚴，公開拍賣，變成價高者得，不知會落在甚麼人手上，可能對紀律部隊士氣會有影響。

也由於警務處處長座駕車的車牌是 1 號，因而，市民及傳媒亦尊稱警務處處長為「一哥」。

此外，3 號車牌車主為葛量洪時代紅人——兩局首席議員周錫年爵士。

11 號車牌車主為官紳周峻年。廣東人喻「11」代表兩隻腳，常言「坐十一號車」便是代表徒步行路。

當年使用 11 號車最多的是周錫年爵士哲嗣周湛燊兄。

18 號車牌車主為羅文錦律師。羅爵士辭世後，這車牌由哲嗣羅德丞兄襲用至今。

10 號車牌車主為會計師，配掛白色大勞斯萊斯，友人戲稱為「十字車」，車主也避免在朋友面前叫車。

戰前，本港私家車僅三千部左右，所以無字頭車牌亦為千位數四個字位。戰後，發牌至九千九百九十九 (9999) 時，車輛仍不斷增加，突破萬輛之數，於是便採用 HK 字頭，HK 字頭代表香港地區，鄰埠澳門則以 M 字頭代表馬交。

本港經濟迅速發展，尤其四十年代後期開始，一日千里，九千九百九十九 (9999) 個 HK 字頭車牌亦供不應求。

當年，車牌由警察部簽發。負責發車牌的洋警司面對這情況，順手寫兩個交叉 (XX) 表示隨便用兩個英文字母。豈料，差館師爺會錯意，以為繼 HK 字頭後，用英文最尾第三字母 X 字頭發牌。當負責發牌警司發覺時，XX 字頭車牌已經發出，也就將錯就錯；XX 字頭車牌成為本港第二套有字頭車牌。

其後，九千九百九十九 (9999) 個 XX 字頭車牌亦用罄，便按英文字母順序排列車牌，此乃後話。

鄭裕彤「四條八」車隊

本港經濟發展一日千里的迅速，私家車從無字頭，發展至今已是 LM 字頭。

除私家車外，的士、巴士、貨車的增加同樣驚人。

早年，公共交通巴士及的士車牌 4 字頭，若以廣東人習慣而言，這個 4 字的諧音有點不吉利。但仍有人不以為意，當年中華巴士老闆顏成坤先生座駕車車牌便是 4444。何以本屬巴士的 4 字頭車牌，竟會成為顏老闆座駕車車牌？卻原來顏老闆以中華巴士公司名義出牌，配掛座駕車。

至於貨車，車牌則為 5 字頭。

上日我講過本港車牌，早年無字頭 1 至 20 號，由政府部門及議員持有。那麼，一般政府車牌又是甚麼字頭？

早年，政府車牌為 8 字頭，現在則為 AM 字頭。當年 8888 車牌，本來隸屬華民政務司麥道柯座駕車。後來，港府拍賣幸運車牌，首先把這 8888 車牌拿出來拍賣，經過一番激烈競投，由新世界發展鄭裕彤先生投得。其後，鄭裕彤先生相繼投得幾個有字頭 8888 車牌，組成「四條八」車隊。

另一個亦為廣東人喜愛之無字頭 1234 車牌。這囊括「冠亞季殿」的幸運車牌，本屬副警務處長畢達明持有，後來亦作公開拍賣。一般而言，很多車主也會鍾情與自己有關，有意義的車牌。6 號車牌車主便是電影大亨邵逸夫先生。邵逸夫先生排行第六，人皆尊稱「六叔」。

此外，亦有個別人士，追求車牌英文字母與自己姓名、名字縮寫相同。

一直以來，我也沒有刻意講究車牌號碼，每次買新車時，也交由車行代辦首次發記，運輸署按次序發出車牌。有時候，自己也記不清哪一部車是哪一個車牌號碼。我買這麼多部車中，易記的車牌是夏巴車行總經理李鶴屏兄送給我的 8844，但我在換車時，沒有保留下來。

殖民地的香港警察

講開數字、號碼，本港警務人員編號，確也引人入勝。

戰前，香港警察共有四組人，分別為英國人、印度人（包括俗稱西洋人的葡萄牙人）、山東差及廣東人。當年以A、B、C、D 作字頭排列，戰後才改用阿拉伯數字編號。

殖民地時代，凡是祖家的英國人來港當差（警察），不管他在英國教育程度、職位如何，入伍必做幫辦。有位官至副警務處長英國人，他在退休時自爆內幕：他在英國本是一名「長工」（英文為：農場勞力者），這種「長工」，等於魯迅《阿Q正傳》中的阿Q一樣，為農忙時的臨時幫工。他在英國本土找不到出路，便想前往馬來亞碰運氣。剛巧當時馬來亞及香港也在英國招募警察，他便往投考。入到試場，連馬來亞與香港也分不清，走進香港場當作馬來亞，足見其文化程度之差。但卻被他盲打瞎撞來了香港，其後，官運亨通，升至副警務處長才退休。

戰後，廣東籍差人編號由1號至 2400 號，山東差則由2500 號至 2900 號。何解會有山東人前來香港當差？事緣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在中國山東威海衛及青島的利益，分別由日本與英國瓜分。本來，一次大戰時，中國也是參戰國，為戰勝國一員，為何國土仍被瓜分？只因當年有強權無公理，我國國力弱，任人欺凌。這可見諸港島中區遮打道和平紀念碑。戰前，港英殖民地政府將第一次世界大戰強行改稱「歐戰」，故將此碑稱歐戰和平紀念碑，目的在於抹殺中國參戰的貢獻，不是戰勝國一員，「和約」便毋須算上中國一份，從而與日本瓜分戰敗國——德國在我國的利益。事實上，一次大戰時，我國雖沒有派兵上前線，但派出幾十萬華工，前往法國兵工廠生產軍火。

上世紀二十年代，香港海員大罷工，各業工人不滿英國人管治措施，紛紛返回廣州，香港變成臭港。自此，殖民地政府不再信任廣東人，便往威海衛僱用高頭大馬的山東人來港當警察，是為山東差。

嚤囉差時日有異

殖民時代俗稱嚤囉差的印警，戰前與戰後有所不同。戰前的嚤囉差包頭，戰後的嚤囉差則戴警帽而不包頭。

戰前，印度未分裂，英國喜僱用驍勇善戰的錫克人。當年英法聯軍侵華，攻打北京，英軍軍官是英國人，士兵則是印兵。讀者若然不信，可往圖書館看看當年英軍佔領九龍時，舉行升旗禮中，列隊士兵全是印兵。

李翰祥大導演有部電影《火燒圓明園》，李大導為此做了不少考據，但鏡頭所見的侵華士兵卻全屬白人，沒有印兵，不知何解。

雖然英國喜僱用印兵，太平洋戰爭，日軍攻打香港，本港雖屯駐印兵甚眾，但殖民地政府沒有派上陣，結果陣亡的多是客死異鄉的加拿大兵。卻原來開戰時，日軍飛機向印兵發撒傳單，表示同情印度淪為英國殖民地，同時表示協助印人民族解放，擺脫英國奴役云云，英國人得悉傳單事，恐印兵陣前叛變，便不派上陣。

打仗時，先父為策安全，安置全家住半山巴丙頓道一號太和醫院，毗鄰西南中學駐紮一隊印兵，日軍飛機向印兵撒傳單，有飄落太和醫院，經撿獲後，得知日軍離間計。

香港淪陷後，本港英國軍官囚入集中營，日軍軍部遣派錫克印警管理集中營，印警從過去被奴役地位轉為「主人」，如何對付集中營內的英國人，不言而喻。

二次大戰後，印度獨立，一分為二。殖民地政府不再僱用印警，轉而僱用巴基斯坦穆斯林為警員。穆斯林警員不包頭，編號由 3001 號至 3390 號，此組合警隊隊伍中，包括負責通訊的西洋人(葡萄牙人)；當年加西亞大法官之弟卡西亞在警隊服役時，曾代表天天體育會參加西洋拳賽。

至於水警編號，則為 3400 號至 3700 號，而廣東籍警員亦由 3701 號開始。此外，當年女警人數雖較少，但男女平

等，女警亦有編號，由 5000 號開始至 6000 號後，跳至由 8000 號再開始。

昔日，警隊有「頂號」制度，有警務人員退休時，其編號由新入伍者頂替採用，此制度至 1970 年後便取消。

■1959 年，張鎮漢先生（右一人）榮獲勛銜，眾友好設宴大馬路中華百貨公司（今之連卡佛）樓上中華酒家歡賀。席間，作者（右二人）與「政壇教父」周錫年爵士（中立者）舉杯祝賀。

燈火着，鬼搵腳

日軍侵華始於 1931 年「九一八事件」，佔領東三省後，1937 年 7 月 7 日，製造事端攻打盧溝橋，我國守軍奮勇抵抗，爆發「七七盧溝橋事變」，從這一天開始，我國正式開展全民抗戰，抵抗日軍侵略。也許會有人問，盧溝橋遠在北京，盧溝橋事變與香港有麼直接關係？

抗戰前，香港人口不多，只六七十萬人左右。我家住在半山區羅便臣道，黃昏六時過後，街道靜悄悄，正所謂「鬼影都唔多隻」。由羅便臣道轉上干德道的一段路稱為猛鬼橋。

當年曾有句話：「燈火着，鬼搵腳」，何解講「燈火着」而不是「燈光着」或「電燈着」？此緣於早年本港沒有電燈街燈，只半山區高級住宅街道才有煤氣街燈。各位如果想知道當年的煤氣燈是甚麼模樣，可以前往中區都爹利街與雪廠街交界之石級頂看看，該處有兩盞保留當年煤氣燈樣子的街燈。

現今的街燈有感應掣，自動調節開關，總之天黑，便會自動亮燈，到了早上也會自動熄燈。但是，煤氣燈年代的街燈，其亮、熄均由人手操作。每天晚上五六點左右，手持頂端配有鐵鈎的長竹桿的煤氣工人，用鈎拉掣，扯高點着火的煤氣燈火頭。同樣，天光時用此竹桿將煤氣燈火頭拉至差不多沒有火光。

話說回「七七盧溝橋事變」後，神州舉目烽煙。不久，日軍在大鵬灣登陸，攻佔廣州，不少廣州居民夤夜走難落香港。由於本港居民大多數是廣府人，廣州居民走難來港，較易融入社會。雖然本港人口一下子增加三倍至一百八十萬人，但奇在沒有人為居住問題擔憂，很少人建造新樓。那麼，這些走難來港的廣州人，如何棲身？

有人問，打仗時，廣州人走難來港投靠親友，則「外江佬」又如何？本地人統稱外省人為外江佬，其中以上海人居多。日軍侵華時，上海租界仍未淪陷，上海富裕人家紛紛躲入租界，因而，當年租界乃有「孤島」之稱，不過，已有文化界人士來港。

戰前舖頭舖底深

本港租金較便宜，單位較寬敞，臨時有親友投宿，在客廳行「音杭」帆布牀就寢。這種「晚行朝拆」的帆布牀十分方便，有兩種款式。一種是兩條木棍，分兩側穿着一幅帆布，牀腳交叉，用時將牀腳撐開成牀，不用時將牀腳夾貼，放在一邊靠牆不阻地方。另一種則稱為「行軍牀」，也是用木棍在兩側穿着帆布，但牀邊則有開合鐵鉸，不用時可以摺疊成一束，更省地方。

戰前，本港樓宇大部分只是四層高，由於當年電梯仍未流行，住客上落須行樓梯。不過，也有例外者，我較早時講過，當年只有莫幹生的大屋有私家電梯。

談及住屋，戰前樓宇為一排過興建，因而，整條街同一業主的情況亦屢見不鮮，建造時經常是兩間屋共用一幅牆，這種屋靠屋的建造形式，兩屋之間既可省掉一幅牆，而且在打風時不怕風力。

早年建屋，不成文容許霸佔公地，樓宇建至行人路，因而，常見行人路靠馬路必有幾條大柱支撐，構成俗稱「騎樓底」，這「騎樓」便是霸佔公地高空而建，卻屬該屋一部分。昔日樓宇，大多數樓下為舖面營商，樓上住人。有些一個冧巴的舖頭，地下為舖面外，樓上則用作貨倉、宿舍或住家。一般舖頭，上落樓梯設在舖側，各層上落毋須經由舖面。因此，晚上閂舖後，也不影響上落。但有些自己舖頭，樓上自用不外租，上落樓梯設在舖面篤尾。這種舖頭舖面很深，通常有個天井，廁所設在天井側；經天井之最深入篤底是廚房。以前的舖頭供膳食，僱有「伙頭軍」，這候鑊大師傅，只負責煮食午餐及晚飯。

壽終「正」寢是為福

早年，本港經濟沒有現今這麼繁榮，一般人生活單調。昔日舖頭，留宿夥計於晚上九時便閂鐵閘就寢，若外出逾時方返，沒有人會開門，因而談不上夜生活。一般上，舖頭在黃昏六時「上舖」休息。有住家的「先生」，諸如經理、司理、掌櫃、會計等人，紛紛打道回府。其他如收銀員、雜工、後生及伙頭軍（廚師）等，則在舖頭留宿看舖。

舖頭雜工與後生有分別，雜工專責搬運擔抬粗重工作，若是出入口行，還須兼替貨物裝箱。後生則做一些走走趯（讀似笛音）趯工作，多數有食無工（沒有薪水），戰前，一般人生活較貧窮，父親從鄉下帶兒子出城，找舊事頭或世叔伯「關照」學做生意。但鄉下仔一腳牛屎，如果未讀過卜卜齋（私塾），目不識丁，必須由做後生開始。講開後生，有一個「西南二伯父」故事。話說三水西南鎮有個事頭二伯父，作風與一般事頭不同，一般事頭有事也會先責難後生，但二伯父則專做「好人」，夥計做錯也不指摘，一於縱壞你，等你死。戰前本港樓宇多數只四層高，但唯有當年馬路兩旁樹影婆娑的彌敦道，只為兩層高平房，若當年在彌敦道擁有一兩幢這些物業或舖位，能守業至今，以時值而言，光是收租，打跛腳亦唔使憂。當年電梯未流行，腳力好者上落行四層樓，氣不喘、臉不紅。但最怕的是家有「白事」，老一輩人迷信，不願在醫院去世，縱是垂危也不肯入醫院，他們認為不在家中去世是「扑街」。習俗舉殯多有發訃聞。男子為壽終「正」寢；女士為壽終「內」寢。此乃指男子在家中垂危；行將斷氣時抬出大廳，用兩張轎櫈上擱牀板，家人將彌留者放在牀板上讓他斷氣，謂之「正寢」，才死而無憾。若為女士必要在房中去世，稱為「內寢」。去世者視「正寢」「內寢」為有福氣，是為福有攸歸。由於早年大多的樓梯只三尺闊，梯間彎角窄，一個人在家中去世，要從樓上將棺材抬落樓舉殯十分困難，只好在屋門口前搭一竹棚，從這竹棚斜坡抬棺材落街出殯。

鏟紙鳶有英雄感

戰前樓宇，多是四層高，往往是整條街一列而建，雖然每個屋巴天台有磚砌矮欄河相隔，但天台相通隨意跨越，可以由街頭行到街尾。

早年樓宇，天台屬公用地方，與今之天台多是連同頂樓一齊發售，業權歸頂樓不同。昔日天台多用作曬衫或咧涼（乘涼），每個屋巴有樓梯上天台，天台出入口為一間小屋，遇有打風、落雨便關上門，不會影響樓梯。天台除曬衫、咧涼，更是放紙鳶（風箏）的好地方。往日娛樂節目少，未有電視，放紙鳶最受青少年和兒童歡迎。當年本港航空業未發達，來往飛機不多，市區放紙鳶不受限制，每日下午四、五點後，太陽漸告西沉，很多人也開始放紙鳶。

放紙鳶除看着紙鳶在高空中，隨着手中線控制它上升飄動，產生一種廣曠飄逸感受外，另一種樂趣是鏟紙鳶。鏟紙鳶運用自己的技巧，配上鋒利玻璃線，將對方的紙鳶線鏟斷，令對方紙鳶飄走下墮，產生一種英雄感。大多數的紙鳶也在紙紮舖出售，也有自己紮造。南方與北方放紙鳶不同，北方用線球，南方用線轆。線球是用一塊木板，兩端削窄，將線繞在板上，然後用手扯放。紙鳶線轆可以在紙紮舖買到，紙鳶線轆中間為竹片，中央為揸腰，紙鳶線則繞於其中，並以木棍穿過轆，突出約半尺作揸手，轉動揸手，操控放線收線。

紙鳶用玻璃線，市面賣的玻璃線多數打碎燈膽、玻璃樽碾成粉末，以普通膠水黏在線上，質地差劣。我有個同窗好友，其父執業醫生，他發明用針藥管的玻璃為臘線材料。針藥管玻璃為上等玻璃，管特別薄，我們打碎針藥管後，以原始方法，將碎片放在石地上用石頭磨，磨出來的玻璃粉末特別幼細。磨好玻璃粉後，再買魚膠煮溶，然後混拌玻璃粉上線。上線必須均勻，不能起粒，否則在放紙鳶時，因為起粒部分令收線或放線不滑順而受阻，便會被對方鏟斷。

放紙鳶鍾情大馬拉

紙鳶線用玻璃粉末臘線，要做到全部滑順均勻不起粒，首先在一塊生膠或牛皮上穿一小孔，將線頭穿過小孔，然後開始塗上混拌玻璃粉末魚膠，然後才將線頭從小孔中緩緩拉出，這麼一來，黏在線上的玻璃粉末經過小孔時，便會將突出多餘部分隔除，成為完整滑溜，鋒利無比的紙鳶線。

鋏紙鳶有一種英雄感，我喜在夏天黃昏五時左右放紙鳶，那時太陽漸告西沉，不那麼「曬」，天氣也較涼。當年我放紙鳶，勢必將附近的紙鳶全部鋏斷才鳴金收兵。

放紙鳶講究技巧與策略，遇上勢鈞力敵對手，如果長時間仍未鋏斷對方，便向前急跑幾步，由於玻璃線有重量，線長了會下墜，紙鳶便好像斷線似的在空中飄浮。當對方以為鋏贏收線時，自己立刻停步，紙鳶便馬上上升，下墜的玻璃線又再扯緊搭住對方，由於對方正在收線，而自己則放線造成一股強大衝力，便將對方鋏斷，這戰略歷驗不爽。

紙鳶種類繁多，最好的是「大馬拉」，何以稱為大馬拉？不得而知。大馬拉是一種橢圓形大鳶，易於操控，將大馬拉放得高高的，當對方升高時，便立刻鋤下，兜住對方，然後又再急升，有如飛機直線急升，大馬拉鳶大食風，扯行（繃緊）線銳不可擋，便將對方鋏斷。

另一種紙鳶名為「高莊」，形狀如啤牌之「階磚」（鑽石），不過，下端較長，放長線時會打轉。有人說高莊在鋏鳶時打轉，玻璃不停轉動鋏着對方，這較之單而搭住來鋏有效。但是，我仍喜放大馬拉。

初學放紙鳶，大多數也會加上一條長尾，這長長的紙條，產生穩定作用，紙鳶升空後不會打轉。紙鳶高手不會鋏初哥「長尾仔」，勝之不武。紙鳶亦有雀鳥、昆蟲造型，諸如麻鷹、蝴蝶、蜈蚣（百足）等。蜈蚣、麻鷹、蝴蝶形狀紙鳶須持着跑一段路，借助衝力才可以起飛，因而只能在草地放，天台無用武之地。

天台「讀書會」

上世紀四十年代，本港物資缺乏，普羅市民生活水平低，收音機視為奢侈品。若家中有部收音機，左鄰右里多會過門來聽「天空小說」，而非聽新聞。及至五十年代，收音機開始普遍，多數家庭也有收音機，不過當時仍未發明原子粒收音機，所有的收音機也是大真空管膽。真空管膽機須接駁天線才可以收聽清楚，於是，每幢樓天台成為「天線海洋」。

當年的天線是用兩枝竹竿相距幾碼豎立在天台，中間繫一鐵線，然後將天線一端連接鐵線，另一端則引入屋內，接駁收音機。

自從天台成為「天線海洋」後，對於天台放紙鳶造成諸多不便。香港山多，放紙鳶須看風向，紙鳶很容易纏着天線，既損失紙鳶，玻璃線也損失不菲。其後，本港航空交通日益發展，不少地區禁止放紙鳶，紙鳶發燒友漸意興闌珊，天台放紙鳶已不復見。

早年，天台除是紙鳶發燒友勝地外，在四十年代也是「讀書會」活動場所。四十年代，本港湧現一些「讀書會」，現今有些名人也是當年「讀書會」會員。「讀書會」雖以讀書為名，卻非純為讀書，實際上每次集會也有人演講。由於殖民地政府沒有明令禁止這些組織，「讀書會」便公開打正招牌招收會員。記憶中，昔日菲林明道東方戲院對面，便有一間打正招牌的「讀書會」，現今某政黨頭頭亦為該會會員。殖民地政府雖不禁止成立「讀書會」，但對其活動亦非視而不見，於是，以「非法集會」為理由，明刀明槍上門拉人。天台「讀書會」遇有差人掃蕩，會員立刻跨過天台之間的矮欄河，由街頭走到街尾，從另一幢樓落街離開。查實，警方掃蕩天台「讀書會」只為虛張聲勢而已，若真正要拉人，只須守住整條街各幢樓樓下出口，便可甕中捉鱉。

春花秋月，今有不少飛黃騰達的人曾是昔日「前進分子」，今又如何？莫非是舊夢不須記！

米糧缺乏蘿蔔果腹

1942 年，先父挈帶全家往澳門避戰禍。留在香港的人，經受淪陷區物資缺乏，糧食短缺之苦。港人每日只配售六两米，市民每日排隊輪米，稍有不守秩序，會遭日軍毆打，甚至當場斬頭。然而在來源短缺，囤存有限情況下，米糧亦罄，市民只能以日本蘿蔔充飢。港人多不慣淨喫蘿蔔，只好用作製成蘿蔔糕果腹。由於長時間只吃蘿蔔，缺乏營養，市民多患上腳氣腫的「玉蜀黍病」。

廣東人有句話：男怕着靴，女怕戴帽。此為比喻腳腫頭腫，視為病入膏肓之狀。

及至戰後和平，英軍重返香港。此時百廢待興，老弱待哺，軍政府從庫房中撥款十萬元港幣，救濟全港六十萬市民。當年，這十萬元猶如觀音大士楊枝甘露，但在今天來講，有些人賭一場馬、賭一鋪百家樂也不只十萬元，香港社會變化之大，確是驚人！

時局瞬息萬變，本港社會亦急促變動。1948 年左右，本港人口約一百六十萬。突然，一批上海居民從內地湧入本港，遂令本港人口一下子增加超過二百萬。

這些人在本港沒有親友，無處棲身，居住問題急需解決。更何況勞苦大眾「一家八口一張牀」情況也普遍存在，有謂「留食不留宿」。於是，有些眼光獨到的人看準了港島北角地價較相宜，便在北角清華街、建華街、堡壘街一帶大興土木建造樓宇。從而，南下來港的上海人便聚居北角新樓，北角遂有「小上海」之稱。但並非所有南下來港「外江佬」也家境富裕，仍有很多人住天台木屋，或山邊木屋。

1949 年，新中國建國後，上海市面回復正常，不少來港的上海人亦先後返回原籍。當年我有位女朋友是上海人，住在北角，她跟隨家人返回上海後，一別半個世紀，音信全無，未知伊人是否安康。

李世華執韁策騎

上世紀四十年代末期，富商郭雙鰲（又名郭春秧）曾在北角投資興建春秧街，可惜時不我與，當春秧街建成後，來港避離動亂的上海人，先後返回故里，北角物業空置情況惡化，大富翁亦出現財困。另一位在北角投資興建大量物業的大闊佬（富豪）是李世華。今之北角清華街、建華街及堡壘街，亦為當年由李世華所建有。四十年代，李世華當老行（音肯），是一位響噹噹人物。記憶中，李世華的車牌是「四條七」(7777)，他不只是大業主，也是香港馬會業餘時代騎師。馬會業餘時代，有些闊佬興之所致，也會執韁為騎師。

自從南下的上海人陸續返故里後，本港地產樓市一度陷入低潮。及至 1953 年，嶺南大學舊生陳德泰、彭國珍，聯手在北角書局街興建五層高樓宇（工程進行中曾塌騎樓，此工業意外，蕪文曾講過，不再重複），經由 53 年地產發展商捲土重來後，地產樓市一帆風順，成為本港最大生意行業。

幾十年來，本港人口從二百六十萬增加至逾七百萬，人口暴增下，住屋需求相應增加，居住環境大有改善；屋宇設計更臻完美，山邊木屋及天台木屋亦不復存在。新樓水電浴廁設施齊備，思及往昔舊樓不只沒有水廁，連浴室也沒有，沖涼（洗澡）須在廚房。廚房放置大水缸儲水沖涼，用時以銅水殼舀水於水桶或面盆。一層樓只住一伙人，倒沒問題，若是包租婆分租給幾伙三房客，廚房放着各住客水缸，用錯或挪用時，隨時會上演「六國大封相」（斬人）。

如今，社會進步，市民生活較前人有改善，毋須住天台木屋，毋須蹈屎缸，毋須躲在廚房舀水沖涼。但卻有人大講貧富懸殊，嗌口號。這些煽動社會情緒嗌口號的人，兒時甚麼享受也沒有，現在卻能有各種生活享受。昔日富裕人家食魚翅，一般人飲宴亦只吃粟米魚肚羹；如今也同樣可以食魚翅。富人就寢一張牀，一般人瞓覺也是一張牀，不應以貧富作為分化工具。

舊樓衍生的行業

幾十年來，香港社會經濟繁榮進步，高樓大廈舉目皆是。昔日四層高舊樓，除個別列作有文物價值「古迹」得以保存下來外，其他早已拆卸重建，隨之相關行業，亦告式微，甚至消失。

因舊樓衍生出來的行業，其中廣為人知便是「飛機欖」。在粵語殘片中，經常見到新馬仔、鄧寄塵或波叔頇着一個巨型欖狀木箱，內盛一包包微辣的欖，沿街叫賣「飛機欖」。喜吃欖者，樓上住家毋須落樓買，只須在窗口丟落碎銀給小販，昔日舊樓只得四層高，小販便會將一包欖由街上掟入屋。當然，小販掟欖亦非百發百中，若有失手，便又再掟，由於橄欖成本低，多掟兩三包亦無妨，直至掟中為止，但仍須手力好、眼界準。有些人幫襯並非喜食欖，而是要看欖佬的功夫。

另一與「飛機欖」相似為「飛機報紙」，很多人已忘記。當年有些報販踩單車上門派報紙，由於每份報紙頁數不多，便用水草紮成一卷，經過訂戶門口時，一邊踩着單車，一邊將報紙從窗中掟入屋，每份報紙售價一毫，成本較貴，不能掟錯，投擲投巧及眼界要求更高。

此外，街邊小販沿街叫賣，樓上住家懶得落樓時，便以「吊籮」方式幫襯。此為用一條長繩，綁住一個小籃，放着購物款項，徐徐從窗口放下，小販收錢後將物品放在籃中，住家便收繩將籃扯上點收。

廣東人喜食消夜，一般住家人鮮有三更半夜流連夜店，乃有街邊雲吞麵檔大行其道。現今市面之雲吞麵舖，有些雲吞大如乒乓波，但昔日之雲吞小巧乃屬點心小食。雲吞麵佬挑住擔，由助手持兩塊竹板，一邊敲響竹板，一邊叫賣。當年坊間流行童謠：「叮叮獨，有雲吞，冇豬肉」亦為一景。早年街邊雲吞麵，每碗只三、五毫子，亦有闊綽為一元。雲吞麵不作「樓上吊籮」，由專人送上樓，麵與雲吞漉熟後乾置碗中，另以小銅茶煲盛載麵湯，上門後才斟用，若一早斟湯，會把麵浸冧不爽口。

吾土吾情

言及香港往事的文章多不勝數，其中，出自名家如聞一多、魯迅、巴金、徐志摩、胡適之、張愛玲筆下的錦繡華文，世人一再誦讀，凡數十年未見疲憊。然而，這些文章的作者都不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僅為過客而已；文章雖好，也僅僅停留在「觀感」「經歷」等比較淺的層面上，對香港的市民生活、社會發展的來龍去脈不免缺少深層次的體會，「只屬浮光掠影，令人有『瞎子摸象』之感。」（作者言）

本書作者韋基舜先生說：「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仔』…… 從童年、少年、青年、中年到老年，實在有太多的回憶。耳聞目睹着香江這一甲子以來的滄海桑田變幻，只憑記憶，只憑這份根深蒂固的鄉土情感也可以話說從頭。」

韋基舜先生一年多以來在《成報》副刊《吾土吾情》專欄發表文章，將香港的往事話說從頭。從這些文章中，我們可以深切地體會到作者對香港、對民族那一份真摯而熱烈的愛意和深深的眷念之情。

文章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回響，除了年輕的朋友對香港舊事的嚮往，十分關注這些文章外，對於一些移居海外的港人，這些文章已經成了他們緬懷家園、寄情遣懷的良伴。

本書的出版，除了能與更多的讀者分享這一份濃烈的鄉情，更重要的是，書中對人物、事情、社會的變遷所作的講述，無疑是一份彌足珍貴的香港歷史資料。

ISBN 988982680-1
9 789889 826802
SW01 HK$58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Hong Kong